

# 人類

從何而來？如何進化？去往何方？

MAN: WHENCE, HOW AND WHITHER

靈視調查記錄

*A record of clairvoyant investigation*

安妮·貝森特 / C·W·利比德 (Annie Besant & C. W. Leadbeater) 合著



新加坡證道學學會

The Singapore Lodge Theosophical Society

**MAN:  
WHENCE, HOW AND WHITHER**

*A RECORD OF CLAIRVOYANT INVESTIGATION*

**人类：  
从何而来？如何进化？去往何方？**

灵视调查记录

BY

**ANNIE BESANT AND C. W. LEADBEATER**

安妮·贝森特 & C. W. 利比德 著

李佳龙 译 / 杜巍巍 校译

**THE THEOSOPHICAL PUBLISHING HOUSE**

证道学出版社

1960

*First Edition: 1913*

*Reprinted: 1923, 1954, 1960*

2025 年中文首版

©版权所有：新加坡证道学学会

首版：1913

重印：1923, 1954, 1960

新加坡证道学学会  
<https://chinesetheosophy.net>

# 前言

在当今时代，灵视（clairvoyant observation）的可能性已不再被全然视为荒谬之谈。虽然它尚未获得广泛的普遍认可，甚至远未普及，但不可否认的是，越来越多的明智之士坚信灵视是一种真实存在的能力。他们将其视作一种完全自然的禀赋，并预言其将在人类进化的历程中普及开来。在他们看来，灵视并非神迹般的馈赠，也非高尚灵性、卓越才智或纯洁品德的专属果实；因为上述任一乃至所有美德，皆可在毫无灵视能力之人身上得以彰显。他们深知，灵视是蕴藏于所有人内在的潜能，任何有能力且愿意付出努力，以期超越普罗大众的进化进程而提前唤醒此能力的人，都能将其开发出来。

灵视（clairvoyance）被用于探究过往历史，这并非新鲜事。H. P. 布拉瓦茨基的巨著《秘密教义》（The Secret Doctrine）便是此种运用方式的有力佐证。至于这类研究成果的可靠性，则有待未来的世代来评判，届时他们将拥有我们现在用于此目的的灵视能力。我们深知，本书将吸引众多学子，他们既相信灵视的力量真实不虚，也信任我们的诚实正直，定会发现此书兼具趣味性与启发性。正是为他们，本书方得以问世。随着学子数量的增长，我们的读者群体亦将随之壮大。对此，我们别无他求。展望数百年后，当人们能够凭借类似的研究所著写出更为精湛的著作时，本书或将被视为一部有意趣的开创性作品，尤其考虑到其诞生的时代背景。

要提供灵视研究普遍准确性的确凿证据显然是不可能的，尽管偶尔会有一些发现能够间接证实其中的某些论述。对于普罗大众而言，灵视研究的真实性，正如颜色之于盲者，是无法被直接证明的。因此，当大众翻阅此书时，多数人会抱持彻底的怀疑态度；少数人或许会觉得它是一部引人入胜的虚构之作，而另一些人则可能觉得枯燥乏味。至于作者，多数读者会根据自己的善意或恶意，将其视为自欺欺人者，或是彻头彻尾的骗子。

对于各位学子，我们想说：请采纳书中所述，只要它能助益你的学业，并阐明你已知的知识。未来，本书的内容或许会有所增补与修正，因为我们所呈现的，不过是浩瀚历史长河中的吉光片羽，而这项工作本身，已然是极其繁重的了。

这项研究工作是在 1910 年盛夏时节于阿迪亚（Adyar）进行的。彼时，酷暑难当，许多学子离校返乡，我们便将自己封闭起来，以求不受打扰。每周有五个夜晚，我们沉浸在观察之中，并忠实记录所见。范胡克夫人与唐·法布里齐奥·鲁斯波利（Mrs. Van Hook and Don Fabrizio Ruspoli）两位学会成员鼎

力相助，将我们口述的一切一字不差地笔录下来，这两套珍贵的笔记至今仍完好保存。这些笔记被精心编织成本书的故事，其中一部分创作于1911年夏天，那时我们从繁忙的生活中挤出数周时间投入其中；其余部分则于1912年4月和5月完成，同样是忙里偷闲所得。这类工作容不得丝毫干扰，唯有暂时抽离尘世，进行罗马天主教徒所谓的“闭关静修”，方能得以成就。

本书严格遵循了证道学（Theosophy）关于进化的宏大纲领，此纲领已在第一章的“序言”中作了详细阐述，它犹如蓝图般统领全书。书中自始至终都预设了一个奥义等级体系（Occult Hierarchy）的存在，正是这个体系在指引并塑造着进化的进程，其间，体系中的部分成员亦不可避免地在故事中显现。为了将我们的意识回溯至进化的最初阶段，我们尝试寻找我们自身的意识印记，因为它们存在于那里，并且相较于其他不可辨识的存在，更容易成为我们追溯的起点。可以说，它们为我们在第一和第二进化链（Chain）中奠定了基础。从第三进化链的后期开始，我们便通过追踪一群特定的个体，来描绘人类的进化历程。然而，若这群个体在进化的某个重要阶段（例如第五根族的第三和第四次根族的萌芽期）有其他任务，我们便会暂时脱离对他们的追踪，转而关注进步的主流。由于本书的叙事范围极为宏大，因此关于具体人物的细节相对较少。不过，许多详尽的生命故事已在《证道人》（The Theosophist）杂志上刊载，总标题为“时间之幕的裂缝”（Rents in the Veil of Time）——透过这些裂缝，我们得以一窥个体的前世剪影。我们希望有朝一日，能出版一本名为《阿尔希恩的生命》（Lives of Alcyone）的合集，其中将附上完整的家谱表，展现所有已确认人物在每一世的相互关系。若有志同道合者，此类工作实可随心所欲地持续开展。

鉴于历史叙述离不开名号，且轮回（reincarnation）乃是无可辩驳的事实——这意味着同一个体在各个时代中不断重现，以不同名讳扮演诸多角色，同样也是既定的事实。因此，我们为众多个体赋予了专属的名称，以便在他们所参与的人生剧场中，这些角色能够被清晰辨识。

这恰如欧文之于我们，无论他饰演的是麦克白、理查三世、夏洛克、查理一世、浮士德、罗密欧抑或马蒂亚斯，他始终是那个欧文。在他的演员生涯故事中，无论扮演何种角色，人们总以欧文称之：其持续存在的个体性

（individuality）始终被认可。同理，对这个“真正的人”来说，在漫长如时日般串联的生命故事中，尽管扮演着数百种角色——或男或女，或农夫、王子、亦或神父——但他始终是那个独一无二的“自我”（Self）。

我们赋予这个“自我”一个独特的标识名称，使其在为适应所扮演角色而乔装易容之时，仍能被一眼认出。这些名称大多来源于星座或恒星。举例而言，我们将尤利乌斯·凯撒（Julius Cæsar）命名为“科罗纳”（Corona）；将柏拉图（Plato）命名为“帕拉斯”（Pallas）；将老子（Lao-Tze）命名为“里拉”

(Lyra)。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得以洞察到进化 (evolution) 轨迹的千差万别，以及造就凯撒与柏拉图的前世 (Past lives) 何其迥异。这不仅为故事增添了人性的光辉，更为研究轮回的学子提供了深刻的教益。

在本书的故事里，那些屡次以寻常男女身份登场，如今却已成为真师 (Master) 的伟大存有 (Beings)，或许能让某些读者对他们生出更真实的体认。他们正是沿着我们此刻正攀爬的同一生命阶梯，一步步攀登至今日所达的崇高境地。他们曾亲历寻常的家庭生活，体验过构成人类经验的喜怒哀乐、成败得失。他们并非自亘古以来便完美无缺的众神 (gods)，而是那些觉醒了内在神性 (God within themselves)，并沿着崎岖的道路，终至超凡入圣的男男女女。他们是我们未来成就的具象化体现，亦是生命之树上那璀璨绽放的荣耀之花，而我们尚处于含苞阶段。

因此，我们扬帆起航，将我们的作品投入波澜壮阔的公众舆论之海，任其乘风破浪，寻觅属于它的归宿与命运。

安妮·贝森特

C. W. 利比德

## 角色注解

**四位库玛拉：**他们是“火焰之主”中的四位，至今仍居住于香巴拉。

**大上师 (Mahaguru)：**指那个时代的菩萨，祂曾以广博仙人 (Vyasa, 又译毗耶娑)、透特 (Thoth, 又称赫尔墨斯)、查拉图斯特拉 (Zarathushtra)、俄耳甫斯 (Orpheus) 等形象显现，最后的化身为乔达摩，并最终成为佛陀世尊。

**苏利耶 (Surya)：**即弥勒上主，祂是当今的菩萨，也是世界的至高导师。

**摩奴 (Manu)：**一个根族的首领。如果带有前缀，如“根摩奴” (Root-Manu) 或“种子摩奴” (Seed-Manu)，则指代一位更高级别的管理者，祂所主管的是一个更大的进化周期，例如一个进化圈或一个进化链。在印度教的典籍中，“维瓦斯瓦塔” (Vaivasvata) 这一称号既被赋予了我们进化链的“根摩奴”，也是雅利安 (即第五) 根族的摩奴。

**毗罗阇 (Viraj)：**即大法王，是一位高级管理者，其位阶与一位摩奴或一位菩萨相当。

**萨图恩 (Saturn)：**现为位真师，在某些证道学典籍中被称为“威尼斯人” (The Venetian)。

**朱庇特 (Jupiter)：**现为位真师，居于尼尔吉里山 (Nilgiri Hills)。

**玛尔斯 (Mars)：**即《奥义世界》一书中的 M. 真师。

**墨丘利 (Mercury)：**即《奥义世界》一书中的 K. H. 真师。

**涅普顿 (Neptune)：**即当今的希拉里昂真师 (Master Hilarion)。

**奥西里斯 (Osiris)：**即当今的塞拉匹斯真师 (Master Serapis)。

**布里哈斯帕蒂 (Brihaspati)：**即当今的耶稣真师。

**维纳斯 (Venus)：**即当今的拉戈齐 (或拉科夫斯基, Master Ragozci or Rakovzky) 真师，祂亦是“匈牙利圣人”，以及十八世纪的圣日耳曼伯爵 (Comte de S. Germain)。

**乌拉诺斯 (Uranus)：**即当今的 D. K. 真师。

**乌拉坎 (Vulcan)：**现为位真师，祂在最近一次的尘世转世中，其身份是托马斯·莫尔爵士 (Sir Thomas More)。

**雅典娜 (Athena)：**现为位真师，在尘世中曾以托马斯·沃恩 (Thomas

Vaughan) 为人所知, 笔名为“尤金尼乌斯·菲拉莱特斯”(Eugenius Philalethes)。

阿尔巴 (Alba): 埃塞尔·怀特 (Ethel Whyte)。

阿尔比雷欧 (Albireo): 玛丽亚-路易莎·柯比 (Maria-Luisa Kirby)。

阿尔希恩 (Alcyone): J. 克里希那穆提 (J. Krishnamurti)。

阿勒忒亚 (Aletheia): 约翰·范·玛能 (John van Manen)。

阿尔泰 (Altair): 赫伯特·怀特 (Herbert Whyte)。

阿尔科 (Arcor): A. J. 威尔逊 (A. J. Wilson)。

奥罗拉 (Aurora): 布布纳-利西斯伯爵 (Count Bubna-Licics)。

卡佩拉 (Capella): S. 莫德·夏普 (S. Maud Sharpe)。

科罗娜 (Corona): 尤利乌斯·凯撒。

克鲁克斯 (Crux): 奥特维·卡夫阁下 (The Hon. Otway Cuffe)。

德内布 (Deneb): 科克伦勋爵 (Lord Cochrane, 邓唐纳德第十代伯爵)。

欧多西亚 (Eudoxia): 路易莎·肖 (Louisa Shaw)。

菲代斯 (Fides): G. S. 阿伦德尔 (G. S. Arundale)。

杰米尼 (Gemini): E. 莫德·格林 (E. Maud Green)。

赫克托 (Hector): W. H. 柯比 (W. H. Kirby)。

赫利俄斯 (Helios): 玛丽·鲁萨克 (Marie Russak)。

赫拉克勒斯 (Herakles): 安妮·贝森特 (Annie Besant)。

利奥 (Leo): 法布里齐奥·鲁斯波利 (Fabrizio Ruspoli)。

洛米亚 (Lomia): J. I. 韦奇伍德 (J. I. Wedgwood)。

卢泰西亚 (Lutetia): 查尔斯·布拉德劳 (Charles Bradlaugh)。

里拉 (Lyra): 老子。

米拉 (Mira): 卡尔·霍尔布鲁克 (Carl Holbrook)。

米扎尔 (Mizar): J. 尼提亚南达 (J. Nityananda)。

莫娜 (Mona): 皮特·默勒曼 (Piet Meuleman)。

诺玛 (Norma): 玛格丽塔·鲁斯波利 (Margherita Ruspoli)。

奥林匹亚 (Olympia): 达莫达尔·K. 马瓦兰卡 (Damodar K. Mavalankar)。

帕拉斯 (Pallas): 柏拉图。

福西亚 (Phoece): W. Q. 贾奇 (W. Q. Judge)。

菲尼克斯 (Phoenix): T. 帕斯卡尔 (T. Pascal)。

波拉瑞斯 (Polaris): B. P. 瓦迪亚 (B. P. Wadia)。

普罗透斯 (Proteus): 班禅喇嘛。

塞勒涅 (Selene): C. 吉纳拉贾达萨 (C. Jinarajadasa)。

西里乌斯 (Sirius): C. W. 利比德 (C. W. Leadbeater)。

希瓦 (Siwa): T. 苏巴·罗 (T. Subba Rao)。

斯皮卡 (Spica): 弗朗西斯卡·阿伦德尔 (Francesca Arundale)。

塔瑞斯 (Taurus): 杰罗姆·安德森 (Jerome Anderson)。

尤利西斯 (Ulysses): H. S. 阿尔科特 (H. S. Olcott)。

瓦吉拉 (Vajra): H. P. 布拉瓦茨基 (H. P. Blavatsky)。

维斯塔 (Vesta): 米妮·C. 霍尔布鲁克 (Minnie C. Holbrook)。

# 目录

简介.....	8
人类：从何而来，如何进化.....	11
第一章 前言.....	11
第二章 第一和第二进化链.....	21
第三章 月球进化链的早期阶段.....	28
第四章 月球链上的第六个进化圈.....	35
第五章 月球链上的第七个进化圈.....	41
第六章 地球进化链的早期阶段.....	52
第七章 第四进化圈的早期阶段.....	60
第八章 第四个根族.....	68
第九章 亚特兰蒂斯的黑魔法.....	75
第十章 亚特兰蒂斯文明.....	81
第十一章 两种亚特兰蒂斯文明.....	85
第十二章 两种类型的亚特兰蒂斯文明.....	99
第十三章 两个亚特兰蒂斯文明.....	111
第十四章 第五个根族的开端.....	128
第十五章 伟大之城的建立.....	136
第十六章 早期雅利安文明与帝国.....	141
第十七章 第二次根族：阿拉伯人.....	146
第十八章 第三次根族：伊朗人.....	155
第十九章 第四次根族：凯尔特人.....	161
第二十章 第五次根族：条顿人.....	168
第二十一章 源根族及其在印度的后裔.....	170
人类：去向何方.....	177
前言.....	177
第二十二章 第六根族的萌芽.....	178
阿育王的神视.....	178
第二十三章 第六根族的萌芽.....	182
第二十四章 宗教与神殿.....	188
第二十五章 教育与家庭.....	205
第二十六章 建筑与习俗.....	216
第二十七章 结论.....	231
尾声.....	241
附录.....	243

## 简介

人类的起源、进化乃至最终归宿，始终是引人入胜、永无止境的宏大命题。他拥有光芒四射的智能，至少在地球上，作为可见生灵之首，究竟源自何方？他是如何演进到如今的地位？难道他真是天降的璀璨天使，短暂栖居于凡尘的躯壳之中；抑或是历经漫长而晦暗的岁月，从原始的泥淖中蹒跚而上，溯源其卑微的祖先，穿越鱼类、爬行动物、哺乳动物，直至迈入人类的殿堂？而他的未来命运又将如何？他是否注定将持续进化，不断攀升，却最终无可避免地坠入衰败的深渊，跌落死亡的悬崖，只留下一个冰冷的星球，成为无数文明的墓碑？抑或，他当前的努力攀登，仅仅是不朽的灵性力量（spiritual Power）所经历的一场磨砺，旨在成熟之时，执掌一个世界、一个体系、乃至无数体系的权柄，最终演变成为一个真正的神？

对于这些疑问的答案，已从诸多途径或部分、或相当完整的给出：古老宗教的典籍、由远古智者世代相传的朦胧传说、现代考古学家的探索，以及我们当代地质学家、物理学家、生物学家、天文学家的不懈研究。最新的知识已然印证了最古老的记载，它将地球及其居民的存在追溯至一个浩瀚无垠且错综复杂的时期；亿万年的时光层层叠叠，为大自然缓慢而艰巨的演化进程提供了充裕的空间。“原始人”的历史被推向更遥远的过去；如今太平洋波光粼粼之处，曾是雷姆利亚（Lemuria）的古老大陆，而近期才被重新发现的澳大利亚，则被视为最古老的陆地之一。大西洋波涛汹涌的海域之下，亚特兰蒂斯（Atlantis）的传说浮出水面，非洲与美洲之间，曾由坚实的陆桥相连。哥伦布头上的“发现者”桂冠因此被悄然摘下，他不过是追随着早已逝去的世代，那些先行者早已寻觅出从欧洲通往“落日大陆”的航线。波塞冬尼斯（Poseidonis）不再是迷信的埃及祭司讲给希腊哲学家听的简单童话；克里特岛的米诺斯（Minos）已从古老的墓穴中重见天日，他是一个真实的人物，而非神话；一度被视为古老的巴比伦，如今被证实是一系列高度文明城市的现代继承者，这些城市层层叠叠地深埋地下，在漫长的时间长河中隐约闪现。如今，古老的传说正召唤着探险家们前往土库曼斯坦和中亚进行挖掘，巨石遗迹在低语着，等待探险者用铁锹揭示其真容。

在各种观点激烈碰撞、理论不断对立、新颖假设层出不穷并反复得到肯定或否定的当下，或许两位观察者与探索者的记录，能够获得被阅读的机会——他们所踏足的，是一条古老而罕有人迹的路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条路径将因

其稳定性而吸引络绎不绝的学子前来探寻。

当今科学正致力于探索其所谓“主观心智”（subjective mind）的奇妙之处，并从中发现异乎寻常的力量、奇诡的涌现以及离奇的记忆。当主观心智处于健康平衡的状态，并能主导大脑时，它便展现为天赋异禀的才华；而一旦与大脑失衡，变得漂浮不定、难以捉摸时，则体现为精神失常。

总有一天，科学终将认识到，它所称的主观心智，正是宗教中所指的灵魂（Soul）。而灵魂力量的显现，则取决于它所驾驭的物质与超物质载体（vehicle）的品质。倘若这些载体结构精良、健全、灵活，且能完全受控于灵魂，那么原先不规律地从主观心智中涌现的洞察、听闻与记忆等能力，便会成为灵魂常态化且可随意运用的力量。更进一步，若灵魂能奋力向上，趋近那隐藏于我们存在体系之物质中的神圣自我（Divine Self）——即真正的内在人（Inner Man），而非一味执着于肉体，那么它的力量将倍增，原本遥不可及的知识也将垂手可得。

古往今来的形而上学家（Metaphysicians）皆宣称：过去、现在与未来在神圣意识（divine Consciousness）中同时存在。它们之所以呈现连续性，仅是因为其在显化过程中受制于时间——而时间，实则为意识状态的连续展现。我们受限的意识栖居于时间之中，不可避免地被这种连续性所束缚。然而，通过梦境的体验，我们深知：时间尺度会随着意识状态的转换而变动，尽管连续性依然存在。我们也清楚，在思想界（thought-world）中，时间尺度的变化更为显著；当我们构筑心智图像时，虽仍受制于连续性，却能随心所欲地延迟、加速或重复思想图像的序列。

循此思路，我们便不难设想一种心智被提升至超凡之境，达到逻各斯或道（WORD）的层次——例如，《约翰福音》第一章1至4节所描述的那般存在。逻各斯的心智内部包含了所有诸如太阳系中具体化的心智图像，它们按照预定的显化顺序排列，却皆已存在，且随时可供审视，一如我们能够回顾自己的思想图像。尽管我们尚未企及先知穆罕默德（Prophet Muhammad）掷地有声地阐述的神圣力量：“他只对它说：‘有’，它就有了。”<sup>1</sup>（<sup>1</sup>《古兰经》（Al Quran），十一。17。）然而，正如初生的婴儿蕴含着父辈的所有潜能，我们作为神的后裔，亦内蕴神性的无限潜能。

因此，当我们将灵魂坚决地从尘世中抽离，并将其专注力集中于精神——精神乃是灵魂在物质世界中投影的本体——时，灵魂便有可能触及“自然记忆”。这“自然记忆”乃是逻各斯之思在物质世界中的具体显化，可将其视作其心智的映照。在那里，过去以永生不朽的

记录存留；未来亦然，尽管对于尚未完全发展的灵魂而言，触及未来更为艰难，因为它尚未显化，也未具形体，却同样真实不虚。灵魂阅读这些记录后，

可将其传递至肉体，铭刻于大脑，进而转化为言语和文字。

当灵魂与精神融为一体时——正如那些“臻于完美”的人，那些已完成人类进化、获得“解放”或“被拯救”（saved）<sup>1</sup>（<sup>1</sup> 印度教徒和基督徒分别用这些术语来标志纯粹人类进化的终结。）的精神——彼时，与神圣记忆的连接便会即时、直接、随时可得且万无一失。在此阶段到来之前，这种连接是不完美的、间接的，且易受观察与传输误差的影响。

本书的作者们，虽已习得沟通之法，却因自身尚未圆满的进化而面临诸多局限。尽管如此，他们仍竭尽所能地进行观察与传达，并深知作品中存在的诸多不足。所幸，前辈们不时施以援手，在必要之处提供了宏观的纲要与确切的日期，为他们的工作提供了宝贵的指引。

正如证道学（Theosophical）运动中此前问世的相关著作一样，这本新书亦是“玉之在石”。我们衷心感谢各方慷慨赐予的帮助，然而，书中的所有谬误，我们愿全然承担责任，绝无推诿。

# 人类：从何而来，如何进化

## 第一章

### 前言

“人究竟从何而来，又将归往何处？”对于这个宏大的命题，最完整的解答只能是：作为灵性存有的人，源于神（God）而终将回归神。然而，我们在此探讨的“从何而来”与“去往何方”，所涉范围则更为内敛。

本书所描摹的，不过是人类漫长生命故事中的一页篇章。它叙述了部分人类之子（Children of Man）降生于稠密物质世界的过程——啊，那尚未穿透的黑夜，在那诞生之后，又隐藏着怎样的奥秘？——并追随着他们在不同世界间的成长足迹，直至近未来，即数百年后的某个时点——啊，那尚未升起的白昼，黎明时分云霞之后，又将是怎样的景象？

然而，若细究起来，此标题也并非全然不妥。因为，那个源于神而又终将归于神的存在，已超越了我们惯常定义的“人”之范畴。在一次显化的肇始，从神性（Divinity）中流溢而出的那道神圣光芒（Ray of the divine Splendour）——“我那永恒本体中，仅仅微小的一缕神光，便成为了宇宙万物的生命核心”<sup>1</sup>（<sup>1</sup>《薄伽梵歌》第十五章第七节）——其真实内涵远超于“人”。

“人”，不过是其广阔生命展开的一个阶段；而矿物、植物、动物，则仅仅是他在自然孕育之宫中胚胎生命的不同时期，皆在其作为“人”诞生之前。

“人”的阶段，是精神与物质（Matter）相互争夺主宰权的战场。当这场较量尘埃落定，精神最终成为物质之主，驾驭生与死的力量时，精神便步入其超人进化的旅程，届时，它不再仅仅是人，而更确切地说，是超人。

因此，本书仅将“他”视作“人”来论述。我们将探究“人”在矿物、植物与动物王国中的胚胎形态；审视“人”在人类王国中的成长历程；并深入剖析“人”及其所处的宇宙，即作为思想者的他与他广阔的进化领域。

为了顺利地理解本书所讲述的故事，读者有必要暂停片刻，了解一下证道学文献中所概述的关于太阳系的一般概念，<sup>1</sup>（<sup>1</sup>学生可以在 H. P. 布拉瓦茨基的《秘密教义》、辛尼特的《秘义佛教》和《灵魂的成长》、安妮·贝森特的《古老的智慧》等著作中找到相关论述。尽管存在一些细微差异，例如 H. P. 布拉瓦茨基和辛尼特对地球进化链中各个球体的命名方式有所不同，但核心事实是完全一致的。）以及其中所进行的进化所遵循的宏观原则。理解这些内容并不比掌握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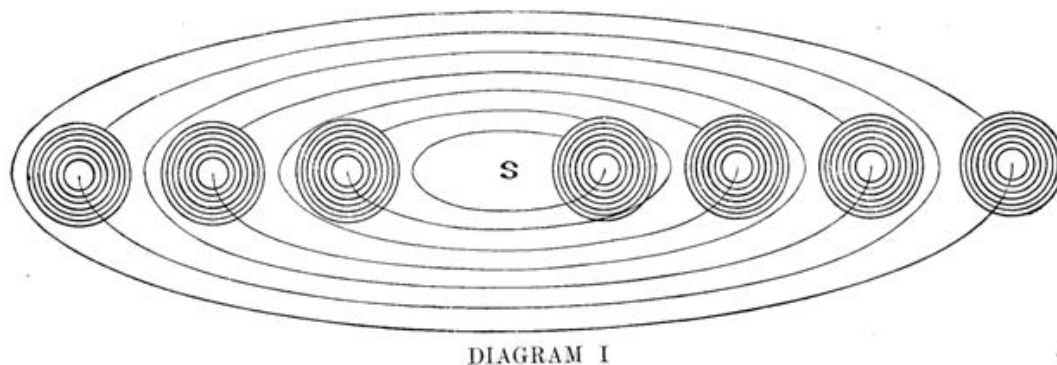
何一门科学的技术术语或天文学中的宇宙描述更困难，学生只需稍加专注便能轻松掌握。在所有内容精深的研究中，总有一些枯燥的预备知识是必须首先掌握的。粗心的读者会觉得这些内容乏味而选择跳过，结果在后续阅读中，思绪始终处于或多或少困惑与混乱的状态；这就好比无基而建屋，势必需要不断地修补支撑。而细心的读者则会勇敢地直面这些难点，一劳永逸地攻克它们。凭借由此获得的知识，他便能轻松前行，之后遇到的各种细节也会自然而然地各归其位，条理分明。偏爱第一种方式的读者，最好跳过本章，直接阅读第二章；而更明智读者则会花上一个小时来掌握下文的内容。

伟大的圣贤柏拉图，是世界顶级的智者之一，其崇高的理念主导欧洲思想。他提出了一个意义深远的论断：“神是一位几何学家。”我们对自然了解得越深入，就越能体会到这一事实。植物的叶序遵循着一个明确的序列： $\frac{1}{2}$ 、 $\frac{1}{3}$ 、 $\frac{1}{5}$ 、 $\frac{3}{8}$ 、 $\frac{5}{13}$ ，以此类推。构成音阶中各个音符的振动，同样可以被描绘成一个规则的数列。某些疾病的发展遵循着特定的天数周期，而第7天、第14天和第21天往往是决定生死的关键期。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无需赘述。

因此，当我们在太阳系的秩序中发现数字“七”的反复出现时，便不足为奇了。正因如此，它被冠以“神圣数字”之名；或许，“重要数字”是一个更恰当的称谓。月相的盈亏周期，自然地划分为两个七日的盈月期与同样时长的亏月期，而它的四分周期则为我们带来了七日为一周的计时方式。我们发现，“七”正是我们太阳系的根基之数，将其间的各个领域划分为七，这七个领域又各自下分为附属的七个，再往下又可细分为七，以此类推，层层递进。宗教学者会联想到琐罗亚斯德教的七大善神，或是基督教中侍立在上帝宝座前的七灵；而证道人则会想到体系中至高的三重逻各斯，与其周围的侍者们，即“七个进化链的统治者”，<sup>1</sup>（<sup>1</sup>这些统治者曾被称为行星逻各斯，但此名常易引起混淆，故在此不再沿用。）每一位都如同君主麾下的总督，掌管着体系中各自的领域。在此，我们只详细探讨其中的一个领域。太阳系共包含十个这样的领域，因为它虽以“七”为根基，却发展出十个领域，因此，数字“十”被神秘主义者称为“完美数字”。辛尼特先生恰如其分地将这些领域命名为“进化体系”，在每一个这样的体系之内，都有人类正在或将要在此进化。现在，我们将把视野局限于我们自身的这个体系，但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其他体系的存在，也应知晓那些高度进化的智能生灵可以在不同体系之间穿行。事实上，在地球体系演化的某个阶段，就曾有这样的访客前来，引导并帮助我们初生的人类。

一个“进化体系”会经历七个宏大的进化阶段，每个阶段被称为一个“进化链”。“进化链”这个名称，源于它由七个相互关联的“球体”构成的事实；它就像一条由七个环节组成的链条，而每一个环节都是一个球体。在图 I 中，展示了七个这样的体系环绕着中央太阳，而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时期，每个体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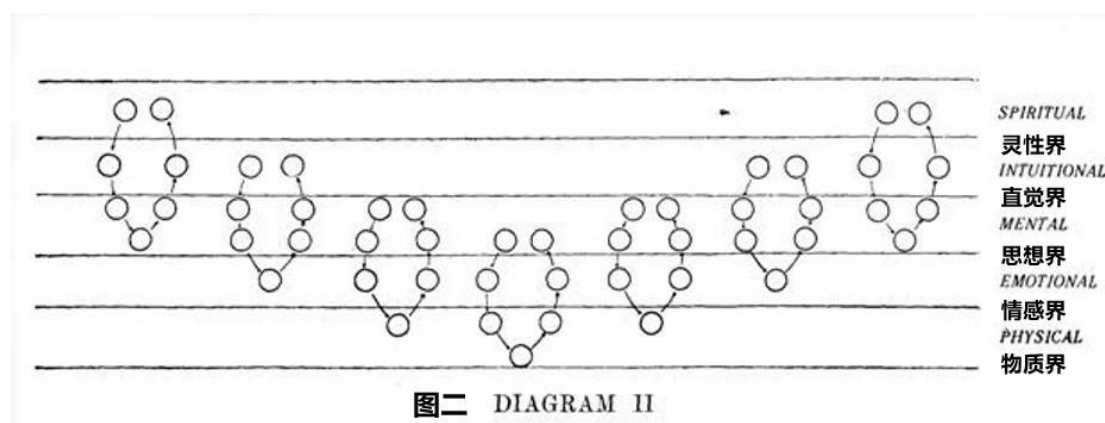
中都只有一个环是活跃的。这七个体系中的每一个环，实际上都由七个球体组成；为了节省空间，图中并未将它们分开描绘，而是将它们整合画成了一个环。关于这些球体的具体样貌，将在下一张图中展示。



图一

图II描绘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在其七个进化阶段，即七个相继进化链中的演变过程；图中展示了该体系与太阳系中存在的七种物质层面（或类型）中的五种之间的关系。每一种类型的物质都由特定种类的原子构成，而某一种类型物质的固态、液态、气态和以太形态，都是由该单一类型的原子聚合而成。<sup>1</sup>（<sup>1</sup>参见安妮·贝森特与利比德合著的《奥义化学》“Occult Chemistry”。）这些物质根据与之相应的意识状态来命名，分别为：物理的、情感的、思想的、直觉的、灵性的。<sup>2</sup>（<sup>2</sup>物理物质是我们日常清醒生活中所接触的物质。情感物质是因欲望和情绪而振动的物质，在早期的著作中被称为星光物质，我们在一定程度上仍沿用此名。思想物质是同样会对思想产生响应的物质。直觉物质（梵语中称为菩提物质，buddhic）是为更高层次的直觉与包容一切的爱充当媒介的物质。灵性物质（atmic），即神我物质，是创造意志于其中彰显其力量的物质。）在第一个进化链中，其七个世界，A、B、C、D、E、F、G，排列如下：<sup>3</sup>（<sup>3</sup>左上角的球体是A，其下方是B，以此类推，直到右上角的球体G。）根世界A和种子世界G，位于灵性界面，因为万物皆由高向低、由精微向稠密沉降，然后携带着旅途中的收获再次攀升至更高层次，这些收获将成为下一个进化链的种子；B和F位于直觉界面，一个负责收集，另一个负责吸收；C和E位于高级思想界，两者关系与前述类似；D是转折点，是下降弧与上升弧之间的平衡点，它位于思想界的较低部分。在每一个进化链中，这些成对的球体都始终紧密相连，但其中一个如同草稿，另一个则是最终完成的画作。在第二个进化链中，所有球体都已下沉一个层级，进入更低的物质中，此时D位于情感界面。在第三个进化链中，它们再度下沉一个层级，D到达了物理界面。在第四个进化链，也是七个进化链中居于正中、最深地沉浸于最稠密物质中的一个，它本身是所有进化链的转折点，正如D是所有球体的转折点一样，在此进化链中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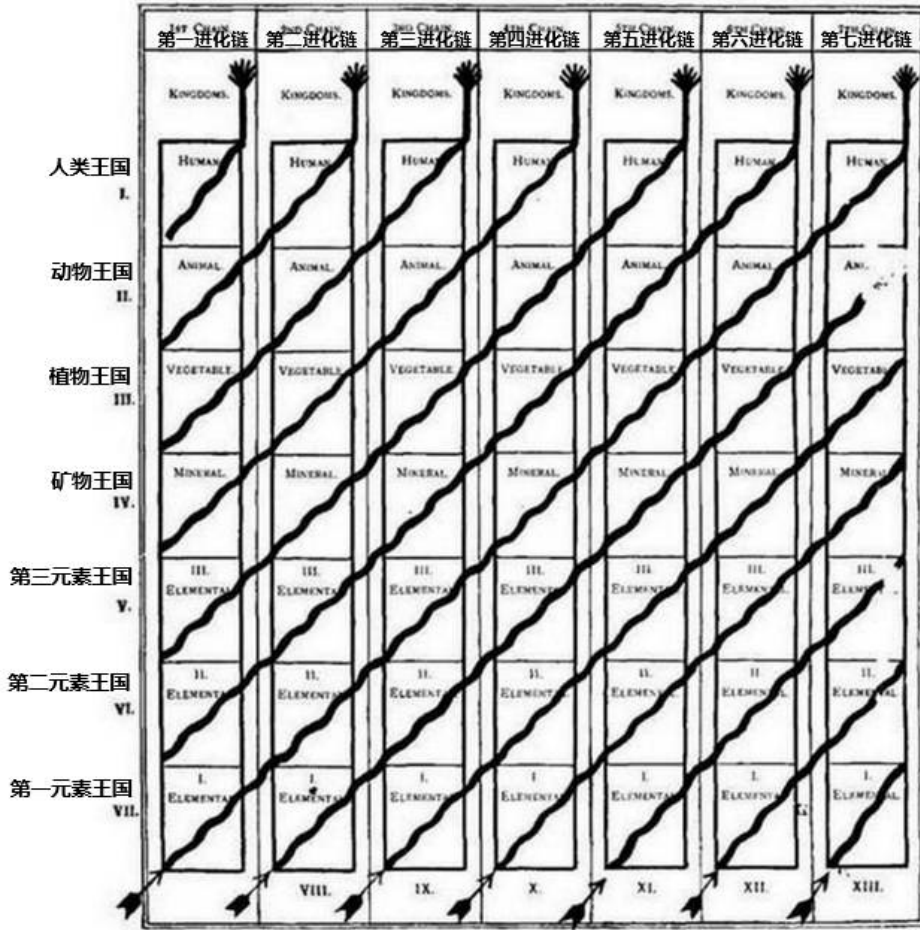
三个球体——C、D 和 E——都位于物理界面上。在回归的旅途上，其上升过程与下降过程遥相呼应：在第五个进化链中，如同第三个一样，只有一个物理球体；在第六个进化链中，如同第二个一样，球体 D 位于情感界面；在第七个进化链中，如同第一个一样，球体 D 位于思想界。当第七个进化链终结时，整个体系的演化便告完成，其最终的果实也得以收获。



为方便起见，我们太阳系的七个“体系”可以根据各自的球体 D 来命名，因为 D 球体是我们最为熟知的一个。这七个体系分别是：火星、金星、地球、木星、土星、天王星和海王星体系（参见图 I）。在我们地球所属的体系中，先于我们地球进化链的那个进化链，是其系列中的第三个进化链，而它的唯一一个物理球体，即球体 D，正是我们今天所知的月球。因此，第三个进化链被称为“月球链”，而第一和第二个进化链则仅以数字来命名。我们的地球进化链是此系列的第四个，因此其七个球体中有三个处于物理显化状态：其第三个球体 C，是我们所称的火星；其第五个球体 E，则是我们所称的水星。同样地，以海王星为球体 D 的海王星体系，其进化链中也有三个球体处于物理显化状态——这两个与之相连的物理行星就是 C 和 E，早在被现代科学发现之前，证道学文献中就已提及它们的存在——这表明海王星体系也已经达到了其系列的第四个进化链。金星体系正接近其第五个进化链的尾声，因此，金星最近失去了它的卫星，而这颗卫星正是其上一个进化链的球体 D。<sup>1</sup>（<sup>1</sup>值得一提的是，赫歇尔（Herschel）曾观测到过金星的卫星。）至于火星，即赫歇尔曾观测到但据说现已消失的那颗行星，它可能正处于其第六个进化链中，但关于这一点，我们没有任何直接或间接的信息。木星本身尚未有生命居住，但它的卫星上则居住着拥有稠密物质身体的生灵。

图 III 和图 IV 描绘了一个“体系”内部七个“进化链”之间的关系，展示了从一个进化链到下一个进化链的演化过程。我们应首先研究图 III；它只是图 IV 的简化版，而图 IV 则是一位真师亲手所绘图表的复制品。这幅图——虽然乍看之下可能令人有些困惑——一旦理解了，便会发现其极富启发意义。

# THE SUCCESSIVE LIFE-WAVES



图三 DIAGRAM III.

在图 III 中，一个“体系”内的七个“进化链”被描绘成并排的立柱，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能够清晰地追溯由箭头所代表的神圣“生命之流”在其上升过程中，是如何从一个王国演进到另一个王国的。每一根立柱中的每一个区段，都代表着自然七个王国之一——即三个元素王国、矿物王国、植物王国、动物王国和人类王国。<sup>1</sup> 让我们来追溯“生命之流”的路径，这是唯一一股完整穿越了该体系内所有七个王国的生命之流。它在第一个进化链中进入第一个元素王国，并在该进化链的整个生命周期中在此发展演化；继而，它进入第二个进化链中的第二个元素王国，并在其生命周期中继续演化；它出现在第三个进化链的第三个元素王国，并在第四个进化链中进入矿物王国；随后，它在第五和第六个进化链上相继通过植物王国和动物王国，并最终在第七个进化链中达到人类王国。因此，这整个体系为一股神圣的生命之流提供了一个完整的进化场域，使其能从最初对物质的赋灵开始，一直演进到人的阶段。<sup>2</sup> 至于其余的生命之流，它们要么是在另一个体系中开始了进化，并在达到某个进化阶段后才进入本体系；要么就是进入本体系的时间太晚，已来不及在此处演化至人类。

<sup>1</sup> 所谓的“元素”王国，是生命向物质沉降——即“内演”——过程中的三个阶段。因此，这七个界域的整体过程，也可以像进化链和球体那样，被描绘成一个先下降后上升的弧形：

第一元素	人
第二元素	动物
第三元素	植物
	矿物

<sup>2</sup> 上述的七股生命之流，再加上为其余六个进化链中最低阶的元素所准备的六个额外入口——总计十三股力量——它们共同构成了相继而来的生命脉动。对于我们这个体系而言，这些脉动汇聚成了证道人所称的“第二生命波”（second Life-wave），也就是一股旨在演化各种形态的生命洪流，它源自第二逻各斯——即印度教三相神中的毗湿奴（Vishnu），或基督教三位一体中的圣子。

研究图 IV 时，我们必须首先认识到，图中的彩色圆圈并不像人们可能预期的那样，代表七个由球体组成的进化链，而是代表在每一个相继的进化链中，自然界的七个王国。因此，这些圆圈实际上对应着图 III 中立柱的各个区段。这幅图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完整的进化体系，清晰地标示出每一个王国在每一个进化链中所处的位置。学生可以任选第一个圆圈中的任何一条彩色线条，然后仔细地顺着它的轨迹向前追溯。



让我们以左上角箭头所指的蓝色圆圈为例，它代表着第一个进化链中的第一元素王国。

当这股蓝色生命之流离开第一个进化链，进入第二个进化链（即下一圈彩色圆环）时，它发生了分化：其中，进化最慢、尚未准备好进入第二个元素王国的部分，会从主流中脱离，重新进入第二个进化链的第一元素王国。在那里，它将与一股新进入此进化链开始其演化之旅的生命之流（图中以黄色和箭头标示）合并。与此同时，蓝色的主流则继续前进，进入第二个进化链的第二个元素王国，并在此过程中接收来自第一个进化链中第二元素王国的滞后者，将其同化，并携同它们一起前进。我们会注意到，离开此王国的只有纯粹的蓝色流，因为外来的元素已被完全同化。

接着，这股蓝色流进入第三个进化链，再次分化。它将自身的滞后者留在第三个进化链的第二元素王国继续进化，而主体部分则继续前进，构成了第三个进化链的第三元素王国。在这里，它再次接收来自第二个进化链中第三元素界的滞后者，将其同化，然后作为一股纯粹的蓝色流，进入第四个进化链的矿物王国。和之前一样，它将一部分滞后者留在第四个进化链的第三元素王国中独自进化，同时接收来自第三个进化链中矿物王国的滞后者，并将其同化。至此，它达到了其进化旅程中最稠密的一点，即矿物王国。

离开矿物王国后——我们仍跟随蓝色的线条——它攀升至第五个进化链的植物王国。它将自身的滞后者分流至该进化链的矿物王国，同时接收来自第四个进化链中植物王国的滞后者。之后，它再度攀升，进入第六个进化链的动物王国，将自身那些尚未充分进化的“植物”留在第六个进化链的植物王国中，以完成它们在该阶段的演化，同时接收来自第五个进化链中尚欠发达的“动物”进入自己的王国。

最终，在第七个进化链中，它通过进入人类王国而完成了其漫长的进化之旅。它将自身那些过于欠发达的“动物”留在第七个进化链的动物王国，并接收来自第六个进化链中人类王国的某些人类，携同他们一道，走向辉煌的终点。在那里，人类的进化臻于完美，并沿着七条道路中的一条，开始超人的进化，这在图的末端以蓝色羽状物标示。

至于那些被我们作为滞后者留在第七个进化链动物王国中的生命，他们将在另一个新的体系中，出现在其第一个进化链的人类王国里，并在那里作为人类最终达到完美的境界。在图中，他们所处的位置将对应于图中第一个进化链中那个带有羽状物的灰褐色圆圈。

每一条线都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追溯，观察其如何在相继的进化链中从一个王国演进到另一个王国。

让我们来看第二个橙色圆圈中的生命。它代表第一个进化链中的第二元素王国，这意味着它的背后已经有了一个进化链的生命历程。换言之，它是在上一个体系的第七个进化链中，作为第一元素进入进化之流的（参见本图中第七个

进化链左上角带箭头的圆圈)。这股生命之流将在第六个进化链中达到人类王国，然后继续前进。

同样，第三个紫色圆圈中的生命，在前一个体系中已经经历了两个王国的进化，它将在第五个进化链中达到人类王国，然后继续前进。

第四个圆圈代表的矿物王国生命，将在第四个进化链中完成其在本体系的进化并离开。

而植物王国的生命将在第三个进化链中离开；动物王国的生命将在第二个进化链中离开；人类王国的生命则在第一个进化链中便已离开本体系。

凡能透彻领悟此图的学生，便会发现自己掌握了一个宏大的框架。他可以将不计其数的细节信息分门别类地置于此框架的各个部分，即便面对纷繁复杂的细节，也绝不会迷失方向，始终能清晰地把握永恒进化的宏观原则。

现在只剩下两点需要说明：关于亚元素王国与超人王国的问题。来自逻各斯的生命之流，最初是在第一个（也是最低阶的）元素王国中为物质赋灵的。因此，当这同一股生命之流从第一个进化链进入第二个进化链的第二个元素王国时，在第二个进化链中构成第一个元素王国所需的物质，就必须由一股来自逻各斯的全新生命之流来为其赋灵。对于其余的每一个进化链而言，情况也是如此。<sup>1</sup>（<sup>1</sup>“我父作事直到如今，我也作事。”——《约翰福音》第17章。关于此过程在地球上的具体描述，请参见第五章中月球之灵在地球上化身的部分。）

当一个人穿越了人类王国，作为一个解脱的灵，站在其超人生命的门槛上时，将有七条道路展现在祂面前供其选择：

第一，祂可以进入涅槃的极乐全知与全能之境，其活动远非我们所能揣度，并可能在未来的某个世界成为一位“阿凡达”（即神圣化身）。这有时被称为“披上法身衣”。

第二，祂可以进入“灵性时期”（the Spiritual Period）——这个词组涵盖了未知的含义，其中可能包括“披上报身衣”。

第三，祂可以成为灵性力量宝库的一部分，逻各斯的代理者们在工作中会从中汲取力量。这被称为“披上化身衣”。

第四，祂可以继续作为奥义阶制的一员，留下来管理并守护那个祂在其中达到完美的旧世界。

第五，祂可以进入下一个进化链，去协助构建那里的各种形态。

第六，祂可以进入辉煌的天使（天神）进化序列。

第七，祂可以将自己全然奉献，直接为逻各斯服务，被祂派往太阳系的任何角落，成为祂的仆人与信使，其全部生命只为执行祂的意志，完成祂在自己所统

治的整个体系中的工作。

就如同一位将军拥有其参谋部（General Staff），其成员将他的信息传达至战场的任何角落一样，这些生灵便是那位统御万有者的参谋，“是遵行祂旨意的臣宰”。<sup>1</sup>（<sup>1</sup>《诗篇》，103篇21节。）这似乎被认为是一条极为艰难的道路，或许是对一位圣人而言所能做出的最大牺牲，因此也被视为一项至高的荣耀。将军的参谋们没有固定的肉身，而是运用创造能（Kriyashakti，即“创造之力”），以祂被派去的那个球体的物质为自己造出一个身体。参谋团中包含了处于不同层级的生灵，从阿罗汉果位<sup>2</sup>（<sup>2</sup>指已通过第四次入道者。）起，乃至更高的层级。其中有些生灵是在月球链上达到阿罗汉果位时便献身于此；有些是圣人；<sup>3</sup>（<sup>3</sup>指已通过第五次入道者。）还有些则甚至超越了这一人类进化阶段。

之所以需要这样一个“参谋团”的存在，除了许多我们未知的因素外，可能主要源于一个事实：在一个进化链（尤其是在下降弧上的进化链）乃至一个球体的极早期进化阶段，它所需要的来自外部的帮助，要远多于后期阶段。例如，在我们自身体系的第一个进化链中，其最高成就水平仅仅是达到“入道第一阶位”，没有人类达到圣人果位，而圣人果位本身距离佛果的境界尚有遥远的距离。因此，就有必要从外部派遣更高级别的管理者前来支援。后续的进化链也同样得到了帮助。同理，我们的地球也必须为其他体系的早期进化链提供高级管理者，同时也要为我们自身进化链后期的球体和进化圈提供常规的人才补给。就我们所知，已经有两位我们自身奥义阶制的成员离开了地球，他们要么是去加入了总参谋团，要么是被我们奥义阶制的首领“借调”给了我们体系之外某个其他球体的奥义阶制首领。

在任何一个进化链中，凡是未能在特定时间点之前达到该进化链人类水平的人，都被视为“失败者”。“失败”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他们尚且“年轻”，因此没有足够时间进化，也可能是因为缺乏应有的努力，等等。但无论原因为何，那些没能及时达到某个关键节点，以至于无法在进化链剩余的时间里取得足够进展、并在该链终结前达到规定水平的生灵，都将在本次进化完成之前从中“掉队”。他们将被迫进入下一个进化链，从一个由他们已达到的阶段所决定的新起点开始，以完成他们作为人类的全部历程。

此外，还有另一些生灵，他们成功通过了这个关键点——即该进化链的“审判日”，但前进的速度却不够快，未能达到那七条道路敞开的境界。这些生灵虽不算“失败者”，却也未曾完全成功。因此，他们同样会进入下一个进化链，并在那个进化链的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其身体已进化得足以充当他们进一步发展的载体时，去引领那里的人类。

在我们的研究中将会遇到这些不同的类别，这里所言不过是对他们进行的一次鸟瞰；具体的细节将使他们的形象更加清晰。只有在第一个进化链中，我们没

有观察到有“失败者”从进化中掉队。那里确实有一些没有成功的生灵，但如果那个进化链也有它的“审判日”的话，我们当时未能观察到。

在单个进化链中，进化之波会依次席卷从 A 到 G 的每一个球体，将它们逐一作为生命成长的场域。这种环绕整个进化链的循环，被恰如其分地命名为一次“进化圈”。在进化链的生命终结、其工作彻底完成之前，这股进化之波会这样循环往复七次。届时，所有的演化成果都将被收集和储藏起来，共同构成下一个进化链的种子。但也有例外：那些已经完成了作为人类的全部历程并已成为“超人”的生灵，如果他们选择的不是在下一个进化链中担当引导者的角色，而是进入了七条道路中的其他路径去服务，那么他们就不在此列。

作为这部分预备知识的总结。在超灵性层面的单一体界中，栖居着神圣的流溢体(Divine Emanations)，即“神之子”，他们将在下一个宇宙中取得肉身，化为“人之子”。他们永远瞻仰着天父的圣容，是人类自身中神圣的那部分。在其自身的世界里，这位神圣之子在术语上被称为“单一体”(Monad)，意即一个“合一性”的存在。正是这个单一体，“在生命的世界里被转化为一个不朽的灵”。

“灵”(Spirit)是什么？它就被物质所遮蔽的单一体。当单一体本身吸纳了灵性、直觉和思想层面的物质原子，作为其未来身体，“灵”呈现出意志、智慧与活动这三个面向。

在单一体之内，涌动着永不枯竭的生命之泉；而“灵”，即被遮蔽的单一体自身，便是单一体在一个宇宙中的显化。随着祂在较低的物质层面获得越来越强的掌控力，祂便会越来越多地主导整个进化工作。所有决定一个人命运的重大抉择，都是由祂的意志所作出，由祂的智慧所引导，并由祂的活动所成就。

## 第二章

### 第一和第二进化链

在我们研究的开端，我们便必须直面一个可以说是唯一巨大的难题——那就是我们体系中第一和第二个进化链的进化周期。关于这一点，一位真师曾微笑着说：“嗯，你将能亲眼看到它，但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用清晰易懂的语言将其描绘出来，好让别人也能理解，这就很难说了。”那里的境况与我们在此所熟知的一切都截然不同：其形态是如此稀薄、精微、变幻不定；其物质完全就是“构成梦的材料”，以至于想要清晰地言说所见之物，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为了让读者能够理解后续的成长与演化过程，无论描述会多么不完美，我们都必须尝试着去描绘一番。尽管这番描述注定是粗浅的，但聊胜于无。

真正的“开端”或许是无从寻觅的。在生命体构成的无尽链条中，我们可以研究其中的一个环节，这个环节本身看起来是相当完整的；然而，在它成为链条的一环之前，构成它的金属曾在某处沉睡于大地母亲的怀抱，后又从矿山中开采，在熔炉中冶炼，于作坊里锻造，经巧手所塑造。我们的体系亦是如此。若没有先前的诸多体系，我们的体系便无从谈起，因为其中更高级的居民，其进化之旅并非始于此处。

我们只需知道：一些神性的碎片，即永恒的灵，他们曾在别处经历了下降弧的历程——在穿越元素王国时，将自身沉浸于不断稠密化的物质之中，直至抵达最低点——然后，他们在这个第一个进化链的矿物王国中，开始了向上攀升的旅程，在不断进化的物质中展开了漫长的演化。而在那个进化链的矿物界中，学习着我们最初进化课程的，正是我们——现今地球上的人类。

我们在此要追溯的，正是这些意识的演变轨迹，从它们在第一个进化链中作为矿物的生命形态，一直到它们在第四个进化链中作为人类的生命形态。由于我们自身就是地球人类的一份子，追溯这段历史，要比追溯某些与我们全然无关的事物来得更加容易。因为这样做，我们不过是从“永恒的记忆”中，唤醒那些我们自己曾经参与其中、并与之有着密不可分联系的一幕幕场景，也因此，我们能更加轻易地触及它们。

我们可以看到七个中心，它们构成了第一个进化链。如前所述，第一个和第七个中心位于灵性层面，<sup>1</sup>（<sup>1</sup>即涅槃层面）第二个和第六个位于直觉层面，<sup>2</sup>（<sup>2</sup>即菩提层面）第三个和第五个位于高级思想层面，而第四个则位于低级思想层面。我们沿用后期球体的方式来命名它们，即 A 和 G、B 和 F、C 和 E，以及作为周期转折点的中心 D。

第四个进化链的第一个进化圈，在某种程度上是第一个进化链的粗略复刻。《秘密教义》中引述的奥义评注曾将那时的地球描述为“空间母体中的一个胎儿”，这个比喻不禁让人再次想起。眼前的第一个进化链，正是思想矩阵中的未来世界，这些世界日后将诞生于更稠密的物质之中。我们几乎无法称这些中心为“球体”；它们更像是光之海洋中的光之中心，是光流涌过的焦点，由光的本质物质元素构成，除了光之外别无他物，却又因流经其间的光之洪流而被赋予了不同的特质。它们如同涡环，但这涡环也仅由光构成，只能通过其旋转、通过其与众不同的运动来辨识，就像在水中由水本身构成的漩涡；但这是在光之海洋中的光之漩涡。第一个和第七个中心都是灵性物质的变体，第七个中心是第一个中心中可见的宏大蓝图的完美产物，是由神圣艺术家由草图精心绘制而成的终极画作。

那里存在着一个人类，一个无比荣耀的人类，他们是某个先前之进化的产物，来到此处是为了在这个进化链上完成他们作为人类的全部历程（参见图 IV 中第一个进化链右上角的圆圈）。在此链上，每一个实体都将在每个进化圈的第四个球体中，获得其最低级的身体，即一个由思想物质构成的身体，这也是此进化链所能提供的最稠密的形态。为该进化链设定的成就水平是达到“入道第一阶位”（或与之相当的境界），任何未能达到此水平的，都意味着必须在下一个进化链中重新开始。就我们所见，在这个第一个进化链上，没有任何生灵作为“失败者”而中途掉队，并且，和后来的进化链一样，总有一些生灵会远远超越所设定的目标。在第七个进化圈中，那些成为入道者的人类成员，都已进入了前文所述的七条道路之一。

在这条进化链上，各个发展阶段的自我似乎都已出现。然而，由于缺乏较低层次物质，从而使得进化过程呈现出一种与我们所熟悉的截然不同、令人印象深刻的方式：一切不仅从“上方”开始，更在“上方”持续演进；因为此处根本不存在“下方”，也没有通常意义上的具体“形体”，只有流动的生命中心——那些没有固定形式的生灵。

在前三个球体中，甚至连低级心智界都尚未出现，更别说情感界与物质界了，因此不可能像后来的链那样，从下层世界涌现出某种冲动，去呼唤更高意识的下临，并赋灵于那些已具形体的下层载体。

最接近这种互动的，是在 D 球体上。此处，一些类似动物的思想形状开始向上延伸，吸引了漂浮在上方的微妙生命中心的注意。接着，更多灵性的生命之流脉动而出，注入这些中心，它们锚定于这些思想形状之中，并予以赋灵，这些思想形状便成了人类。

想要清晰地划分出相继的进化圈是十分困难的；它们似乎像一幕幕溶景般彼此交融，渐隐渐现，<sup>1</sup>（<sup>1</sup>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现今世界的第一和第二根族也表现

出类似的特性，尽管层面要低得多。) 其间的界限仅仅通过光的些微增减来标识。这里的进展非常缓慢；这不禁让人想起印度教经文中所描述的“萨蒂耶时代”(Satya Yuga)，在那样的时代里，一个生命可以持续数千年而没有太大变化。<sup>2</sup> (印度教徒将时间划分为由四个“时代”(Yuga)构成的周期，四个时代依次更替。作为系列之首的萨蒂耶时代，是最灵性且最漫长的。当第四个时代结束，新的周期便会开启，并同样由一个萨蒂耶时代开始。)

在磁化之光的照耀下，这里的实体们非常缓慢地演化着，如同一次孕育，如同卵中胚胎的成长，又如花蕾在苞片内的生长。这个进化链的主要旨趣，在于那些“闪耀者”——即天神或天使——的进化，他们通常就生活在这些崇高的层面；而较低等的进化似乎只扮演着次要的角色。人类深受这些高等生灵的影响，这主要源于他们的存在本身以及他们所创造的氛围。偶尔，我们能看到一位“闪耀者”几乎将一个人当作玩具或宠物一般。广大的天使进化仅凭其存在本身，便已在帮助人类；这些荣耀的灵所散发出的振动，持续地作用于较低等的人类，强化他们并为其注入活力。

从整体上看，我们将这个进化链主要视为天使界的演化场域，其次才是为人类准备的。但或许情况向来如此，只是因为我们是生而为人，才会如此想当然地用我们的眼光看世界。

在第四个球体上，我们时常可以看到一位“闪耀者”特意地去帮助某个人类生灵，他会将自己身体的物质元素转移到那个人体内，从而增强后者的响应能力与感受性。这样的协助者属于“形态天使”(Rupa-Devas，即色界天人)这一类别，他们通常生活在低级思想世界。

当我们将目光转向矿物王国时，我们所观察的这些生命，其中一部分将在月球链上进化为人，另一部分则将在地球进化链上进化为人。沉睡于这些矿物之中的意识，将会逐渐苏醒，并通过漫长的阶段演化，最终展现为人类的形态。

植物王国的意识状态稍微比矿物王国清醒一些，但整体上依旧处于迟钝与睡眠的状态。在正常的演化进程中，这些赋灵的意识将在第二进化链中迈入动物王国，并于第三链中进入人类阶段。

目前，虽然我们必须称这些为矿物和植物王国，但它们实际上仅由纯粹的思想构成——即矿物的思想形态与植物的思想形态。与之相伴的，是在其间做梦的各个单一体，它们可以说是漂浮于这些形态之上，并将微弱的生命脉动送入这些飘渺的形态之中。这些单一体似乎会时常被迫将注意力转向它们，在某些外部触碰迫使其产生一丝昏沉的觉察时，去通过它们感觉、通过它们感知。

这些思想形状，如同是“七个进化链的统治者”心智中的模型，它们存在于祂之内，是祂冥想的产物，是一个思想与理念的世界。我们看到，那些在某个先前之体系中已获得永久原子的单一体，会漂浮于这些思想形状之上，将自身依

附于它们，在它们之内并通过它们而产生模糊的意识。

尽管这种意识非常模糊，但其中仍有层级之分。最低的层级几乎不能被称为意识，这指的是那些类似我们现在所称的“土”、“岩石”、“石头”等类型的思想形状中的生命。与这些形态接触的单一体，除了能感受到压力之外，几乎无法通过它们意识到任何事物。这种压力会从中引发出一种迟钝的生命骚动，表现为对压力的抵抗，这一点不同于那些未与单一体连接的化学分子中更为死寂的生命，后者根本感觉不到压力。在下一个层级，即那些类似我们现在所称的“金属”的思想形状中，对压力的感觉会更强，其抵抗也更明确一些，几乎有一种向外推挤的努力，一种能引起膨胀的反应。当这种潜意识的反应朝多个方向发生时，一个晶体的思想模型便形成了。

我们注意到，当我们自身的意识处于矿物形态中时，我们只能感觉到这种潜意识的反应；然而，当我们从中脱离，并试图从外部去感受这种反应时，它在我们意识中的呈现方式则是一种对压力的模糊不满，以及一种迟钝而愠怒的、想要抵抗并反推的努力。“我感觉自己成了一种心怀不满的矿物，”我们中的一位评论道。或许，寻求表达的单一体生命，确实因其受挫而隐约感到不悦，而当我们脱离矿物形态时，便感受到了这一点——我们从自身之中感受到了它，正如我们从当时处于那坚硬形态之外的另一部分意识中所感受到的一样。

如果我们匆匆做个前瞻，便会看到那些依附于晶体的单一体，它们并不会在下一个进化链中以最低等的植物生命形态进入，而是直接进入较高等的形态。在穿越这些植物形态之后，它们将在月球链的中点以哺乳动物进入，并在那里完成个体化，最终在其第五个进化圈中作为人类诞生。

对于观察者而言，一个最令人困惑的事实是，这些“矿物的思想”并非静止不动，而是可以移动的。一座你原以为会稳固不动的小山，可能会突然翻转、漂走，或是改变其形状。这里没有坚实的大地，只有一幅不断变幻的全景画卷。在这里，移山无需信念，因为群山会自行移动。

在第一个进化链的终点，所有达到其指定成就水平——即前文所述的、与我们的“入道第一阶位”相当的境界——的生灵，都进入了七条道路之一。其中一条道路，是前往第二个进化链，担任其人类形态的建造者，所扮演的角色类似于后来“月亮之主”<sup>1</sup>（<sup>1</sup>Lords of the Moon，即《秘密教义》中所述的祖灵 Barhishad Pitris。）在地球上所扮演的角色。H. P. 布拉瓦茨基称这些建造者为“阿修罗”，意为“有生命的生灵”；后来，该术语的用法被限定于指那些发展了智力而非情感的生灵。<sup>2</sup>（<sup>2</sup>这些“阿修罗”在第二个进化链上扮演祖灵的角色，在第三个进化链上扮演“火神祖灵”（Agnishvatta Pitris）的角色，并根据《秘密教义》，构成了来到我们地球的超人级别的“意生子”

（Manasaputras）中最高等的类别之一。必须记住，这些阶段都是超人阶段；

它们显然指明了第 14 页所列举的七条道路中第五条道路的超人阶段。在《秘密教义》中，由于同一个名称“阿修罗”（Asuras）也被用于指代那些从月球链第七个进化圈的第一个球体离开、并因“拒绝创造”而在地球上引发麻烦的生灵，从而造成了一个理解上的困难。读者在阅读《人的谱系》（The Pedigree of Man）一书时，必须依据此处以及后文将给出的细节对此进行修正，因为我当初在《秘密教义》中因该词的双重用法而被误导。人类，作为人类，绝不可能存在于超过两个相继的进化链上。他们若能如此出现，必定已经成为了超人。——安妮·贝森特。）

那些未能达到这一水平的生灵，则会为了自身的进一步进化而进入第二个进化链，从该链的中点开始，并最终引领那里的人类。在该进化链结束时，他们会达到解脱，成为其“主”的一员。这些“主”中的一部分，又会转而在第三个进化链上工作，构建其人类的形态。<sup>1</sup>（<sup>1</sup>用《秘密教义》的术语来说，就是成为该链的祖灵。）

第二个进化链的早期人类，源自第一个进化链的动物界；第二个进化链的动物界，源自第一个进化链的植物界；而第二个进化链的植物界，则源自第一个进化链的矿物界。第一个进化链下降弧上的三个元素界，也同样进入第二个进化链，充满了那里的矿物界和两个元素界，而第二个进化链的第一个元素界，则是由一股来自逻各斯的全新生命脉动所形成的。

在第二个进化链中，随着向物质的进一步沉降，出现了一个位于情感界面的球体，即一个星光球体。更稠密的物质使得这里的事物变得稍微连贯和易于理解一些。于是，我们看到球体 A 和 G 位于直觉层面，B 和 F 位于高级思想层面，C 和 E 位于低级思想层面，而 D 则位于情感层面。

在这个最低的球体上，事物与我们所习惯的形态更为接近了一些，尽管依然十分奇特和怪异。例如，一些外表酷似植物的东西，却能像动物一样自由移动，尽管它们似乎几乎没有什么知觉。它们并未被锚定在物理物质上，因此非常灵活。这里的年轻人类与“闪耀者”们生活在紧密的接触之中，后者依然主导着整个进化场域，而“形态天使”（色界天神）和“欲望天使”（欲界天神）则在很大程度上无意地、却又强烈地影响着人类的进化。在球体 D 上，许多生灵如今已拥有了情感体，激情开始在他们身上显现，其萌芽在动物身上也已可见。对于由“闪耀者”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发出的振动，不同生灵的响应能力有着显著的差异，但变化是循序渐进的，进展十分缓慢。

后来，当直觉意识展开时，我们的体系与金星现在作为其物理球体的那个体系之间发生了交流。那个体系的进化比我们的要领先一个进化链，有些存有从那里来到了我们的第二个进化链；但他们究竟是属于金星的人类，还是“参谋部”（Staff）的成员，我们就无从分辨了。

在第一个进化圈的球体 D 上，一个显著的特征是存在着巨大翻涌、色彩绚丽的物质云。在接下来的进化圈中，这些云团变得更加稠密，色彩也愈发鲜艳，并且对各种振动更加敏感，这些振动将它们塑造成各种形态——尽管很难说清那究竟是植物还是动物。

大部分工作都发生在较高层面，旨在为未来之用而活化精微物质，对较低等的形态影响甚微。正如现今的元素精华被用来构建星光体和思想体一样，那时的“形态天使”和“欲望天使”也正通过利用并栖居于这些物质云之中，来寻求自身更充分的分化。他们逐个子界面地下降，进入更稠密的物质，但在这个过程中并未利用到人类界。即使在今天，一位天神（或天使）也可能为一个完整的乡村地区赋灵，而这样的行为在当时则非常普遍。情感物质和低级思想物质构成了这些天使的身体，这些身体不断变化、相互交融；而植物、矿物乃至动物的永久原子，也会偶然地在这些天使的身体中扎根，从而获得成长与进化。

天使们似乎对它们并无特别的兴趣，就像我们不会对自己体内的微生物的进化产生兴趣一样。但偶尔，也会有天使对某个动物表现出兴趣，在这种情况下，该动物的响应能力便会迅速提升。

当我们研究第二个进化链中的植物意识时——我们这些现今的人类，也曾在那时生活于植物世界中——我们发现了一种对作用于其上的各种力量的朦胧觉知，以及一种被驱使着去成长的感觉。在一些植物意识中，有一种想要成长、渴望成长的感觉；正如一位调查者所评论的：“我正在努力开花。”而在另一些意识中，则对被强加的成长路线有一种轻微的抗拒，并模糊地摸索着另一个自己选择的方向。有些意识似乎试图利用任何接触到它们的力量，并在其萌芽状态的意识中认为，周围的一切都是为它们而存在的。有些则试图朝着吸引它们的方向奋力生长，却因受挫而变得隐约有些怨恨。我们观察到，一个构成某位天神身体一部分的植物意识便因此受到了阻碍，因为那位天神自然是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安排事物，而不会去迁就其身体的任何一个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从植物那模糊的视角来看，天神的行为就如同今天的天气对我们一样不可理喻，且往往成为我们的麻烦。

临近进化链的末尾，那些更高度发达的植物开始展现出些许心智，实际上是一种颇为可观的婴儿般的智能，它们能认识到外部动物的存在，喜欢亲近某些动物，同时又会躲避另一些。此外，我们还观察到一种对更密致的身体的渴望，这显然是生命向更稠密的物质层面下沉推动的结果，是“意志”在自然界中为降入更稠密层面而运作的表现。没有了物理层面的锚定，情感形态便会非常不稳定，倾向于漫无目的地四处漂浮。

在这个进化链的第七个进化圈中，有相当数量的生灵因落后太多而无法找到合适的形态，作为“失败者”从人类群体中掉队；他们后来作为人类进入了第三个进化链，即月球链。

其他生灵则达到了如今以“入道第三阶位”为标志的水平，这也是在第二个进化链上取得成功的指定标准。他们进入了七条道路之一，其中一条，如前所述，是前往下一个进化链并在其上工作。

那些虽不算“失败者”、却也未完全成功的生灵，也继续进入了第三个进化链，从一个与他们先前已达到的阶段相适应的进化圈进入。

来自动物界的领先者们，在第二个进化链上完成了个体化，继而在月球链上开始了他们的人类进化之旅。他们非常迅速地穿越了较低的界域并成为人类，然后便在该链上引领着进化，直到前述的那些群体——首先是“失败者”，然后是未能完全成功者——从第二个进化链中相继加入，并依次成为领导者。

来自第二个进化链植物界的领先者们，则在月球链的第四个进化圈中作为哺乳动物进入其动物界，并未经过滴虫及鱼类、爬行类等较低等的动物形态。其余的则在其第一个进化圈中，作为较低类型的动物进入。

第二个进化链矿物界中的意识，传递到了月球链的植物界；而月球链的矿物界，则由第二个进化链的最高元素界所填充。与之前一样，最低的元素界是由一股来自逻各斯的全新生命波所形成的。

在此，我们有必要提及一个重要的原则：构成一个界面的七个子界面，其自身又各自被细分为七个更小的层级。因此，一个身体虽然在其构造中包含了所有子界面的物质，但只有那些与已经历或正在经历的进化链及进化圈数量相对应的次级分区，才会表现出活性。

例如，一个正处于第二个进化链的第二个进化圈中的人，在其星光体和思想体中，将只能运用到星光物质和思想物质每个子界面下的第一和第二个次级分区。在第三个进化圈时，他将能运用第一、第二和第三个次级分区，尽管对于第三个分区的运用，其充分程度还远不如他将来进入第三个进化链的第三个进化圈时那般自如。以此类推。

因此，后来在我们的地球进化链上，处于第二个进化圈的人类主要通过每个子界面的第一和第二分区来运作，同时（因为身处第四个进化链）也在微弱地运用着第三和第四分区。所以，尽管他的身体里包含了所有子界面的物质，但只有两个较低子界面的两个较低分区是完全活跃的，也只有通过这些分区，他的意识才能完全运作。

直到我们第七个进化圈的第七个根族时期，人类才会拥有那个辉煌的身体，其中的每一个粒子都将随着他自身的意念而共鸣颤动，即便到那时，其完美程度也无法与更靠后的进化链相比。

## 第三章

### 月球进化链的早期阶段

在月球链——即序列中的第三个进化链——上，生命向物质世界进行了一次更深的沉降，其正中的球体已位于物理界面。其球体分布如下：A和G位于高级思想层面，B和F位于低级思想层面，C和E位于情感层面，而D则位于物理层面。这个正中的球体，曾是该进化链中活动最剧烈的舞台，至今仍以我们月球的形式存在着。但如今的月球，只是它在经历了大量物质流失、其外壳崩解之后所余下的部分，可以说是它的内核，一个尺寸已大大缩减、正走向彻底毁灭的球体——事实上，它是一具尸体。

顺着这股进化中的意识之流追溯，我们看到，那些在第一个进化链中曾是矿物、在第二个进化链中曾是植物的意识，其演化浪潮的波峰（即承载着我们自身的意识）在第三个进化链的中点，以哺乳动物的形态进入，并在第四个进化圈中现身于球体D，即月球之上。这些哺乳动物是些奇特的生物，它们体型虽小却异常活跃；其中最先进的物种形态酷似猴子，能够做出惊人的跳跃。在第四个进化圈中，这里的生物通常起初皮肤覆有鳞片，后来则变得像青蛙的皮肤；再往后，更高等的类型则会长出硬毛，形成非常粗糙坚硬的毛皮。这里的空气与我们现今的大气截然不同，它沉重而令人窒息，让人联想到矿井中的沼气，但显然非常适合月球上的居民。

我们所追溯的这些意识，取得了小型哺乳动物的身体。这种动物身体长而腿短，像是黄鼠狼、猫鼬和草原犬鼠的混合体，拖着一条短而粗硬的尾巴，整体看上去笨拙而粗糙。它们长着红色的眼睛，能够在自己洞穴的黑暗中视物。当它们从洞里出来时，会用后腿站立起来，后腿与短而有力的尾巴构成了一个三角架的姿势，然后它们会左右转动着头，四处嗅探。

这些动物颇具智能。至少在这个区域，月球上的动物和人类之间的关系，似乎比我们地球上野生动物和人类的关系要友好得多。这些生物并未被驯化，但当人类出现时，它们并不会惊慌逃窜。而在其他一些地方，那里的人类还只是野蛮人，他们逮到敌人就吃，在得不到人肉时就捕食动物。在那些地方，野生动物就非常胆怯，一见人类靠近便会逃之夭夭。

在经历了这第一阶段的动物生命之后，接下来是一段作为树栖生物的时期。这种生物的四肢有关节可以反向弯曲，脚上长有肉垫。它们的脚经过了奇特的演化，长有一个与肢体呈直角的拇指状突出物，形似公鸡的距，上面还长着弯曲的利爪。当这种动物沿着树枝的下侧快速移动时，便会用这个“距”来抓牢树

枝，而脚的其余部分则不起作用。但当它在地面上行走时，则会用脚上的肉垫，此时那个“距”会朝后翘起，高出地面，因此并不会妨碍其行动。

还有其他一些动物，它们比前述的更为高等且远具智能，其形态酷似猴子。它们通常生活在人类的定居点中，对当时的人类怀有强烈的依恋，并以各种方式为他们服务。它们在这个第四个进化圈的球体 D 上完成了个体化，并在球体 E、F 和 G 上发展出人类的星光体和思想体，其因果体虽然已完全成形，但几乎没有什么成长。正如我们稍后将看到的，它们将在第七个进化圈的中期离开月球链，因此，它们在月球链上作为人类经历了三个进化圈的发展。在这些生灵之中，我们观察到有两位在一个乡间小社区中完成了个体化，他们就是当今的玛尔斯（Mars）真师和墨丘利（Mercury）真师。这两位真师现在是证道学学会的领袖，并将在地球进化链当前的第四个进化圈中，担任地球上第六个根族的摩奴和菩萨。<sup>1</sup>（<sup>1</sup>这是根族领袖的官方头衔——即君王与祭司，统治者与导师。）

我们所追溯的那些动物意识，在它们位于球体 D 上的最后一具身体死亡之后，实际上沉睡着度过了第四个进化圈的剩余部分，以及第五个进化圈的前三个球体时期。在肉身体死亡后不久，它们的情感体和尚在萌芽阶段的思想体便已消散，又因没有因果体，它们便沉睡在一个类似天界的地方，做着愉悦的梦，与所有已显化的世界都失去了联系，彼此间的鸿沟无可逾越。到了第五个进化圈的球体 D 上，它们再次被“投入”身体之中，以一种大型、酷似猴子的生物形态出现。它们一跃便可达四十英尺之高，并且似乎非常享受向空中做出惊人弹跳的感觉。

在这个球体 D 上第四个人类根族的时期，它们被驯化了。它们扮演着主人们财产的守护者以及家中孩子们的玩伴，很像今天忠诚的看门狗。它们会用后背或臂膀驮着孩子们，并对人类主人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孩子们会高兴地依偎在它们厚实柔软的皮毛里，享受着这些忠诚守护者们惊人的跳跃。下面的一幕场景，或可作为这类生物如何完成个体化的一个典型范例。

场景中有一间小屋，里面住着一位月球人、他的妻子和孩子；我们在后来的时代里，知道他们便是玛尔斯、墨丘利、大上师（The Mahaguru）和苏利耶（Surya）。<sup>1</sup>（<sup>1</sup>参见 1910 年、1911 年《证道人》杂志中的《时间帷幕的裂缝》一文。大上师即乔达摩上主（Lord Gautama），苏利耶即弥勒上主（Lord Maitreya）。为何这些动物会与那些在遥远的未来将成为它们在地球上的导师的人，建立起如此亲密的联系？难道它们曾是被这些人照料的植物，就像我们现在照料植物一样吗？这指的是较高等的情况——因为乔达摩上主和弥勒上主在第二个进化链上已是人类——或者在较低等的情况下，它们只是彼此间具有亲和力的动植物？）

一群像猴子般的生物生活小屋周围，它们对自己的主人表现出如同忠犬般的奉献。在它们之中，我们注意到了未来的西里乌斯（Sirius）、赫拉克勒斯（Herakles）、阿尔希恩（Alcyone）和米扎尔（Mizar）——为了便于辨认，我们姑且使用它们未来的名字来称呼它们，尽管此时它们尚非人类。在主人人类智能的交互作用下，它们的星光体和思想体得到了成长，就像今天家养动物的这些身体在我们的影响下发展一样。西里乌斯主要忠诚于墨丘利，赫拉克勒斯则忠于玛尔斯；而阿尔希恩和米扎尔，则是对大上师和苏利耶充满热忱、依恋不舍的仆从。

一天夜里，警报响起；小屋被一群野蛮人包围了，他们还带着自己驯养的动物——一些类似长毛蜥蜴和鳄鱼的凶猛生物。忠诚的守护者们立刻跃起，围绕着主人的小屋，为保卫家园而拼死搏斗。玛尔斯冲出小屋，用野蛮人所没有的武器击退了攻击者。但是，就在他驱赶敌人的时候，一个蜥蜴般的生物从他身后猛冲进小屋，抓起孩子苏利耶，企图将他掳走。

西里乌斯猛扑过去，将它扑倒，并把孩子抛给了阿尔希恩，后者随即将孩子带回小屋。与此同时，西里乌斯与那蜥蜴生物扭打在一起，经过一番殊死搏斗，终于杀死了它，但自己也倒在对方的尸体上，血肉模糊，不省人事。

这时，一个野蛮人悄悄溜到玛尔斯身后，举刀刺向他的背部。但赫拉克勒斯纵身一跃，挡在了主人和武器之间，用自己的胸膛结结实实地承受了这致命一击，随即倒下，奄奄一息。

此时，野蛮人已向四面八方仓皇逃窜。玛尔斯感觉到有生物撞倒在自己背上，他踉跄了一下，站稳后转过身来。他认出了自己忠诚的动物卫士（赫拉克勒斯），弯下腰，俯看这位垂死的仆人，并将它的头轻轻放在自己的膝上。

这只可怜的“猴子”（赫拉克勒斯）抬起双眼，凝望着主人的脸，眼中充满了强烈的奉献之情。这舍身救主的行为，以及那份热切的救护渴望，从其单一体的意志面向感召下来一股火焰般奔腾的力量洪流作为回应。就在垂死的那一刻，这只“猴子”完成了个体化。因此，当他死去时——已然为人。

我们那只受伤的“猴子”西里乌斯，虽被蜥蜴敌人咬得遍体鳞伤，但仍然活着，并被带回了小屋里。他在伤残的痛苦中又活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只能困难地拖动自己的身体。他对女主人无言的忠诚令人动容；无论女主人走到哪里，他的目光都始终追随着她。孩子苏利耶温柔地照料着他，他的猴子同伴阿尔希恩和米扎尔也陪伴在他身边。在爱的滋养下，他的智能逐渐增强，直到最后，其低级心智向上伸展，并从高级心智引来了回应，因果体在他临终前的一刻闪现而成。

在西里乌斯死后，阿尔希恩和米扎尔又活了一段时间。他们最显著的特征便是对大上师和苏利耶专一不二的奉献。最终，他们那充满着这纯净火焰的情感

体，从直觉界面感召来了回应，他们也同样完成了个体化，安详离世。

上述的几个案例，正是“个体化”三种主要方式的典范。<sup>1</sup>（<sup>1</sup>关于此，请参见 C. W. 利比德所著《内在生命》第二卷第六节“个体化的模式”。）在每一种方式中，来自更高层面的生命洪流都是通过“三重灵”的某一个面向倾泻而下一——即通过意志、智慧或活跃智力。行动向上伸展，感召来意志；爱向上伸展，感召来智慧；心智向上伸展，感召来智力。这就是个体化的三条“正道”。

除此之外，还存在其他方式，我们稍后将会探讨。那些是这三条正道在更稠密物质中的反映，但它们属于“邪道”，并会导致巨大的悲苦。

从此刻起，我们一直特别追溯的这些意识已确定无疑地进入了人类阶段，并拥有了他们至今仍在使用的同一个因果体。它们作为人类存在于球体 E 上，但并不参与其日常的生命活动。它们像水中的鱼儿一样在其大气中漂浮，但进化程度尚不足以参与其正常的活动。

在球体 E 上，新的情感体是通过围绕情感永久原子形成的一种突出物而产生的。这些新近完成个体化的生灵，并非作为该球体居民的孩子而出生——顺便一提，那些居民的外貌并不怎么吸引人。他们作为人类的真正进展，要等到他们在第六个进化圈中再次登陆球体 D 时才算真正开始。

当然，某种程度的巩固和改进确实存在着：情感体漂浮于球体 E 的大气中，思想体同样漂浮于球体 F 的大气中，而因果体也同样漂浮于球体 G 的大气中，它们都在此过程中得到提升。当它们在第六个进化圈中依次下降、穿越球体 A、B、C 的大气时，这种进步便体现了出来：每个身体所吸纳的物质都更为精纯，也更具凝聚力。但正如前述，真正有效的进展发生在球体 D 上，在那里，它们将再次披上物质身体。

在这个第五个进化圈中，生活着一些与原始人类相接触的高等动物。其中有一部分引起了我们的兴趣，因为它们后来因其个体化方式的相似性而逐渐汇聚成了一个独特的类型。它们正以前文所述的“邪道”之一的方式完成个体化。它们试图模仿身边的人类，为的是在同类动物面前获得优越感，因而总是趾高气扬，充满虚荣，并不断地“炫耀”。它们是酷似猴子的生物，很像我们之前观察到的那些，但明显要聪明得多，也更具想象力，或者至少是模仿能力。它们热衷于扮演人类，就像孩子们热衷于扮演成年人一样。

它们正是通过这种强烈的虚荣心来完成个体化的。这种虚荣心将它们的模仿能力刺激到了一个反常的程度，并导致了一种强烈的“分离感”，即不断强调动物身上那刚刚萌芽的“自我”意识。最终，这种渴望与众不同的努力，从更高的层面感召来了回应，真我便由此形成。然而，这种努力只是为了超越同伴，其动机仅仅是为了能够俯视他人，而对任何高于自己的存在都既无钦佩也无爱

意。这样的努力，对于将动物性的激情转化为人类的情感毫无助益，也无法为未来情感与心智本性的和谐成长奠定任何基础。

他们独立、以自我为中心、自给自足，每个都只考虑自己，从无合作或为共同目标而联合的想法。在完成个体化而死去之后，他们会在死亡与下一次在第六个进化圈的球体 D 上重生之间的这段时期里，以梦境度过，这与前述的其他个体化动物的方式非常相似。

但其中有一个区别——一个对于其未来的成长路线至关重要的区别。在之前的案例中，新进化成人的人类将其心智充满爱意地投注于他们所崇拜的、球体 D 上的主人，其情感因此得到了强化与提升。然而，那些通过虚荣心而个体化的生灵，其心智只关注于自身以及自身的优点，因此，在“爱”这个情感层面没有任何成长。

还有另一类动物，它们是通过钦佩自己所接触的人类而完成个体化的。它们也寻求模仿人类，但这并非出于超越同伴的渴望，而是因为它们视人类为更优越的生灵，并希望变得和他们一样。它们对人类没有强烈的爱，也没有服务人类的愿望，但它们怀有强烈的、渴望被教导的欲望，以及随时准备服从的意愿，这一切都源于它们将人类视为优越生灵而产生的钦佩之情。

它们被主人训练，起初是表演戏法，后来则提供一些琐碎的服务，并以这种方式逐渐培养出与主人的某种合作意识。它们努力取悦人类以赢得其赞许，这并非因为它们对人类有特别的关爱，而是因为赢得赞许后所获准的合作，能使它们更接近那些与它们一同工作的、更伟大的生灵。

当它们通过智能的成长而完成个体化时，其心智已准备好服从纪律、参与合作、认识到共同努力的益处以及服从的必要性。他们将这种团队协作的意识和服从指导的意愿带入了中间期的存在状态，这为它们自身的未来带来了巨大的优势。

还有一种类型，其发展路线则最为不幸，那就是其心智因恐惧而变得敏锐和警觉。那些被人类捕食或被野蛮人所豢养、并时常遭受虐待的动物，可能会在想方设法逃避残暴、或在被追逐时谋划如何逃脱的过程中，完成个体化。它们会发展出诡计、狡猾及类似的官能，表现出一种由恐惧所催生的、扭曲的机智，并充满了怀疑、不信任和复仇之心。

当心智在与人类的接触中，沿着这条最不可取的路线被强化到一定程度时，个体化便会发生。在一个案例中我们观察到，一个生物的伴侣被杀害，由此引发的巨大仇恨和复仇的激情促成了它的个体化。在另一个案例中，一个酷似豺狼的动物，则通过一种施加痛苦的强烈渴望而完成了个体化，因为它能从中获得一种掌控他人的权力感；但在这两种情况中，其刺激因素同样是来自人类的恶性影响与示范。

在这些案例中，个体化与重生之间的漫长间隔期，充满了各种梦境，梦见自己成功逃脱，梦见自己对那些曾在它们最后的动物生命中虐待过它们的生灵施以阴险的报复和残忍的酷刑。这种不幸的后果，其责任将归于造成它的人类，并在未来的生命中形成一种业力牵连。或许，将所有此类个体化都视为“过早”的——即“过早地取得了人形”——也并非不合理。

我们将在第六个进化圈中再次遇到这些类型，届时他们将沿着各自个体化方式所决定的路线，展现其新的人性。由此看来，似乎只有那三种由“上方”生命洪流倾泻而下所导致的个体化，才是在神圣计划之内的；而所有从“下方”强行向上的个体化，都是由人类的恶行所促成的。

在追溯这两类生灵以及我们其他类型的朋友们进入第六个进化圈的球体D上的生活之前，我们不妨先看一眼月球链在它的第五个进化圈时，其城市里的高等文明。

在这个球体上散布着许多过着明显原始生活的社群。其中一些社群，就像前文提及的小屋中的居民那样，虽然发展水平不高，但为人友善，只在受到攻击时才会奋力反抗；而另一些则野蛮好斗，常年处于战争状态，其目的显然只是为了满足流血与施虐的欲望。除了这些规模大小不一、或游牧或农耕的各式社群之外，还存在着一些文明程度更高的人，他们居住在城市里，从事贸易，并由稳固的政府所统治。

这里似乎没有太多我们今天所谓的“民族国家”的概念。通常是一个城市及其周边一个相当大——有时甚至非常广阔——的区域，连同其间零星散布的村庄，共同构成一个独立的邦国。这些邦国之间会就贸易、共同防御等事宜，订立一些时常变动的协议。

下面的一个例子或可作为说明。在相当于赤道的区域附近，坐落着一座宏伟的城市——但它看起来更像是一片墓地——城市周围环绕着大片的耕地。整座城市按照居民的阶级，被划分成不同的独立区域。较贫穷的民众白天在户外生活，到了夜晚或下雨时，便会爬进一些平顶建筑的下面。这些建筑让人联想到史前的石棚，它们通向一个个从岩石中开凿出的长方形洞穴或房间。这些房间如同地下的洞穴，绵延很长，且彼此相通，形成了一座规整的迷宫；入口处的大门由一块巨大的石板构成，石板则架在一些作为支柱的、直立的小石头上。成千上万个这样的房间密集地聚集在一起，排列在一条长长的环形街道两旁，构成了这座城市的最外环。

更高的阶级则居住在这个环带之内、地势更高处的圆顶房屋里。房屋前面有一个宽阔的平台，也像下面的街道一样，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环形。这些圆顶由粗壮的短柱支撑，柱子上遍布雕刻，其工艺展现出一个相当发达的文明。大量这样的圆顶房屋在下边缘处彼此相连，形成了一个带状的社群城市，在其内侧边

缘的上方，又有一个环形的平台。

城市的中心是地势最高的部分，那里的房屋也更高大，有三层圆顶，层层向上。而正中央的那座建筑则有五层圆顶，层层堆叠，每一层的圆顶都比下面的一层要小。通往上层圆顶的台阶设在一楼的一根柱子内部，向上则盘绕着中央的柱子。整座建筑看上去仿佛是从一整块天然岩石的顶峰雕凿而成。在较高的圆顶中，似乎没有为采光和通风做任何准备。最高的圆顶中央悬挂着一种吊床，这里是祈祷室；看来，任何在此祈祷的人，在祈祷期间都绝不能接触地面。

这显然就是月球上最高等的人类，他们日后将成为“月亮之主”，达到阿罗汉的境界（Arhat level）——这也是为月球进化所设定的最终目标。他们已经相当文明，在其中一个房间里，一个男孩正在书写，其所用的文字是我们完全无法理解的。

在这个进化圈中，那些踏上了修行道路的月球人类，与一群更为崇高的生灵有所接触。这些生灵便是那个时代的“阶制”，他们是从第二个进化链前来协助第三个进化链之进化的。这些高等生灵居住在一座高耸入云、凡人几乎无法企及的山上，但踏上修行道路的人都能意识到它们的存在，而当时的有识之士也普遍接受这是一个事实。它们的弟子们会在脱离肉身的状态下与它们相会，偶尔，也会有其中一位成员降临平原，在人类中生活一段时间。前文所述的那座城市中心建筑里的居民，便与这些高等生灵有所接触，并在一些重大事务上受其影响。

## 第四章

### 月球链上的第六个进化圈

现在，我们再次回到球体 D，但已是在第六个进化圈中。我们那些已完成个体化的动物们，作为人类降生于此，他们类型淳朴而原始，但并不野蛮残暴。按照我们今天的审美标准，他们算不上英俊——头发蓬乱，嘴唇肥厚，鼻子又扁又宽。他们生活在一座岛上，食物已经短缺。因此，在他第一个完整的人类生命中，赫拉克勒斯一出场，便是在与另一个野蛮人激烈地争夺一具样貌极其丑陋的动物尸体。

岛民之间的内斗似乎并不常见，只在食物短缺时才会发生。但他们需要经常奋力击退来自大陆的入侵，那里的野蛮人是极其残暴的食人族，如恶魔般残忍，令他们这些性情更温和的邻居深感恐惧。这些讨厌的邻居会乘坐着原始的木筏渡过海峡，涌上岛屿，一路烧杀抢掠。他们被岛民视为恶魔，尽管如此，岛民们依然会为了自卫而奋勇抵抗。岛民会杀死所有俘虏，但并不会像大陆上的野蛮人那样，对俘虏生前施以酷刑，或死后啖其血肉。

这些来自大陆的野蛮人，正是那些在第五个进化圈中因恐惧而完成个体化的生灵。在他们之中，可以辨认出斯科皮奥（Scorpio）。他在未来生世中对赫拉克勒斯那份突出的仇恨，其根源或许就始于此处，因为即便在当时这种非常原始的人类形态下，他们也分属敌对的部落，彼此间进行着残酷的战斗。在赫拉克勒斯于此社群的第二次转世中，斯科皮奥率众攻击了岛上的一个部落（此事稍后会提及）。当时，赫拉克勒斯正是一支救援队的成员，他们在野蛮人返回途中对其发动了袭击，并成功地击溃了他们，还救出了一名进化程度高得多的受伤俘虏，那名俘虏正被他们留作施加酷刑之用。

在同一时期，我们在岛民中找到了西里乌斯，以及阿尔希恩和米扎尔。在他们之间似乎没有任何特别固定的人伦关系——生活是公社式的，人们之间没有固定的伴侣关系——除了在某一生世中因个人吸引力而形成的短暂结合。死亡与重生之间的间隔期非常短暂，至多不过几年，而我们这些“原始人”也总是在同一个社群中转世。第二次转世时，他们的生命已显示出进步，因为有来自外部的帮助加速了他们的进化。

一位陌生人登上了这座岛屿。他比那些肤色泥褐的岛民要高等得多，肤色也更浅，呈现出一种清澈明亮的蓝色。岛民们带着极大的好奇与钦佩聚集在他周围。他来自帝国的首都，此行的目的是为了教化这些温顺可教的岛民，以便将他们纳入帝国的版图。

他首先便让他们大吃一惊。他将水倒入一个果壳制成的碗里，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种子般的小球，投入水中；小球遇水便着了火，他随即用它点燃了一些干树叶，很快便升起了一堆熊熊燃烧的火焰。这是这些原始人平生第一次见到火，他们立刻四散奔逃，爬到树上，用惊恐万分的眼睛向下凝视着这个奇怪、跳跃而又闪耀的“生物”。

他慢慢地把他们哄了下来。他们胆怯地靠近，发现并没有什么危险发生，而且火焰在夜里还很宜人，便立刻认定他是一位神，并开始崇拜他以及那团火。他的影响力就这样建立起来了。他接着教他们耕种土地，他们种植了一种类似仙人掌、但长着红叶的植物，这种植物能结出类似山药的地下块茎。他切开厚厚的茎和叶，在太阳下晒干，并教他们如何用这些来做一种浓汤。茎的内髓有点像竹芋粉，而挤出的汁液则能制成粗糖。赫拉克勒斯和西里乌斯是亲密的伙伴，他们用自己那种笨拙而蒙昧的方式讨论着这位陌生人的所作所为，两人都对他产生了深深的好感。

与此同时，一伙来自大陆的野蛮人袭击了距离我们部落定居点有一定距离的另一个部落。他们杀害了大部分男性，俘虏了少数人，掳走了所有适婚年龄的妇女和儿童，并杀害了年长的妇女；孩子们像牲畜一样被掳走——仅仅是作为一种特别美味的食物。一位受伤的逃亡者带着这个消息来到了村里，恳求战士们去营救那些不幸的俘虏。赫拉克勒斯和一队人随即出发，他们并不反感打斗。他们在野蛮人酒足饭饱、行动迟缓之时对其发动了袭击，并成功地歼灭了整伙敌人，只有当时不在场的斯科皮奥除外。

在一间小屋里，他们发现了一名伤者。从肤色判断，他显然与那位来到岛上的陌生人同属一个种族。他被留着活口，是为了日后施加酷刑，并在之后分食他的残骸。人们用交叉的长矛——如果那些削尖的长棍可以被称为长矛的话——搭成一副担架，将他抬起，连同其他两三名获救的俘虏以及那些幸存的年轻妇女，一同带回了岛上。尽管身负重伤，但在认出那位陌生人时，他还是发出了喜悦的呼喊——原来他们是来自同一座城市的挚友。于是，他被带进了陌生人的小屋。他在那里一直待到痊愈，并讲述了自己是如何被派来清剿大陆沿岸的野蛮部落的；然而，他的军队反被包围和歼灭，他自己和一些官兵则被活捉了。

其他人已被施以可怕的酷刑处死，但他因为身体过于虚弱，无法在酷刑下进行长时间的抵抗以“取乐”敌人，而被暂时留了下来恢复体力，并因此得救。赫拉克勒斯用他那笨拙的方式，带着如忠犬般的奉献精神照料着他。当那对朋友——玛尔斯和墨丘利——用他完全听不懂的语言交谈时，他会一连几个小时地坐着聆听。墨丘利略通医术，在他的照料下，他的朋友很快便好转起来，伤口渐渐愈合，体力也恢复了。

在墨丘利的影响下，人们正变得稍微文明一些。当康复后的玛尔斯决定返回城市时，墨丘利则决心留下来，与他正在教化的那个忠诚的部落再待上一段时间。部落派出了一支远征队，护送玛尔斯穿过由食人野蛮人盘踞的危险地带，另有一支小护卫队则一路护送他直到城市。赫拉克勒斯坚持要成为他的仆人，不肯离去。他回到城里时，举城欢庆，因为人们都以为他已经死了。他的军队全军覆没以及他本人九死一生的消息，激起了巨大的波澜，而筹备一支全新远征队的计划也立即被提上了日程。

这座城市显然已相当文明，较好的城区里建有高大宏伟的建筑，还有不计其数的商铺。城里有许多驯养的动物，其中一些被用作拉车和骑乘。城市之间有商业往来，还有一个运河系统将本城与许多远方的城市连接起来。城市本身被划分为不同的区域，由不同的阶级分别居住。在市中心，居住着明显更为高等、肤色呈蓝色的人们。这里的统治者及其最高等的贵族，与一群隐居在某个难以企及之地的群体有所接触。这个群体中的一些人，日后将被称为“月亮之主”（Lords of the Moon），而他们本身又是更为崇高的生灵的学生，那些生灵是从其他某个层面来到此地的。月球上的一些人类成功地超越了阿罗汉入道的境界，而他们的上级，则显然来自一个早已达到远为崇高阶段的人类群体。

正是来自这些高等生灵的一道命令，下达给了那座城市——一个大帝国的首都——的统治者，命令他去清剿大陆沿岸的野蛮人。远征队由毗罗阇（Viraj）——他看起来很像一位北美印第安人——所率领，玛尔斯是他的部下。这是一支势不可挡的军队。面对这样一支军队，那些装备简陋、纪律涣散的野蛮人毫无胜算，被彻底歼灭；斯科皮奥再一次成了一伙人的首领，他和他的手下都拼死抵抗到了最后一刻。

赫拉克勒斯作为仆人跟随玛尔斯，在他麾下作战。当战事结束后，统治者决定将温顺的岛民迁移到大陆，并将他们作为帝国的一个殖民地进行管理。就在那时，西里乌斯和赫拉克勒斯再次相遇，彼此都欣喜万分。在他们有限的心智能力下，这份喜悦的强烈程度，不亚于玛尔斯和墨丘利在更高层面上所感受到的那份更深邃的喜悦。

墨丘利将他的人民带到了大陆，让他们在那里作为土地的耕种者安顿下来，然后便与玛尔斯一同返回了城市。赫拉克勒斯说服了西里乌斯——后者也欣然同意——与他们同行。就这样，两人成为了城市的居民，并在那里活到了很高的年纪。他们坚定不移地依附于各自的主人，视他们为神明，是来自神圣根族的全能者。

这场对野蛮人的清剿行动——尽管是遵从一道无人敢违抗的命令——但在士兵、乃至大部分军官看来，不过是一项旨在扩张帝国版图的政治征服计划的一部分。那些部落挡了道，因此必须被清除。然而，从一个更高的视角来看，这

些野蛮人其实已经达到了一个阶段，超过这个阶段后，他们便再也无法在月球链上继续前行了，因为适合他们那种低级进化阶段的身体已不复存在。

因此，当他们死去或被清剿之后，便不再重生，而是进入了一种沉睡的状态。许多同样属于低等类型的身体，也被地震灾难所毁灭，这些灾难使整个地区化为废墟，球体上的人口也因此大大减少。这便是月球链的“审判日”，它将那些有能力在该进化链上继续前进的生灵，与那些无力再前进的生灵分离开来。从那时起，一切都旨在以最快的速度推动那些留存下来的生灵向前发展；这正是为幸存的生灵们在下一个进化链上的进化所做的准备。

值得一提的是，在当时，“年”的长度与我们现今大致相同；那个球体与太阳的关系也与现在类似，但在与黄道星座的关系方面则有所不同。

那个被墨丘利部分教化的整个部落都逃脱了被淘汰的命运。而在城市里，赫拉克勒斯和西里乌斯，以及玛尔斯和墨丘利的家眷与依附者们<sup>1</sup>【<sup>1</sup>在玛尔斯的家眷中，有：赫拉克勒斯、希瓦（Siwa）、科罗娜（Corona）、瓦吉拉（Vajra）、卡佩拉（Capella）、品达（Pindar）、比特丽克丝（Beatrix）、卢泰西亚（Lutetia）、西奥多罗斯（Theodoros）、尤利西斯（Ulysses）、奥罗拉（Aurora）。在墨丘利的家眷中，有：西里乌斯、阿尔希恩、米扎尔、俄里翁（Orion）、阿喀琉斯（Achilles）、赫克托（Hector）、阿尔比雷欧（Albireo）、奥林匹亚（Olympia）、阿尔德巴兰（Aldebaran）、利奥（Leo）、卡斯托（Castor）、瑞亚（Rhea）。】，也凭借着对各自领袖的依附之情，勉强越过了那道淘汰分界线。他们与城里的下层民众通婚——如果“通婚”这个词可以用来形容那个时代松散的伴侣关系的话。他们在当时较为文明的社会下层中一次又一次地转世，但进展甚微，其智能低下，发展也十分缓慢。

在某一次转世中，我们观察到西里乌斯成了一位小商人，他的店铺是一个十平方英尺见方的洞穴，在里面售卖着各种杂物。十二次转世之后，赫拉克勒斯则成了一名在田间劳作的妇女。她的进步体现在，她已经懂得将抓来的老鼠和其他食物烹煮后食用，而不是生吃。她有好几位兄弟同时是她的丈夫——卡佩拉、品达、比特丽克丝和卢泰西亚。在那个时期，女性十分稀少，一妻多夫的现象非常普遍。

许多次转世之后，进步已清晰可见。前述那些群体的成员们不再那么原始，而其他生灵也已从后面赶了上来。但他们也只不过是一些小雇主、店主和农民，在月球上的整个时期里，他们都未曾远远超越这一阶段。在某一次转世中，一幕奇特的农事活动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当时，西里乌斯是一位小农的妻子，这位农夫还雇佣了其他的帮工。那次的收获简直是一场噩梦。大部分的植被都属于我们今天所谓的真菌类，但它们体型巨大，样貌畸形。

当时有一些树，它们一年之内便能长得很高，而且是半动物性质的。被砍下的

树枝会像蛇一样扭动，缠绕在砍伐者的身上，并在垂死时不断收缩；斧头劈砍之处，会喷涌出血液般的红色树汁，树干的质地也如同血肉。它是食肉性的，在生长期间，会抓住任何触碰到它的动物，像章鱼一样用枝条将其缠绕，并把它吸干。收割这种作物被认为是一项非常危险的工作，只有那些身强力壮、技巧娴熟的人才能参与。当树被砍倒、枝条被斩断后，人们会把枝条留在原地等死；然后，当所有扭动都停止后，外皮会被剥下，制成一种皮革，而里面的肉则被烹煮食用。

许多我们只能称之为“植物”的生物，实际上是半动物、半植物性质的。其中一种，顶部有一个巨大的伞盖，中间有一道裂缝，可以让长满牙齿的两半向外张开。它会弯下腰，张开这副“巨颚”悬在半空中，任何不慎擦碰到它的动物都会被立刻抓住，两半颚部随即便会合拢。然后，它的茎会重新挺直，闭合的两半再次形成伞盖的表面，而被困在里面的动物则被慢慢吸干。人们会在它的“巨颚”位于上方且闭合时将其砍倒，而所需的技巧就在于，当它的顶部猛扑下来企图抓住攻击者时，要能及时跳出其攻击范围。

昆虫的生命形态数量庞大、体型巨大，它们大多是那些食肉树木的食物。有些昆虫足有两英尺长，样貌极其骇人，令当时的人类居民深感恐惧。房屋都被建成四方形，围着巨大的庭院；庭院上方覆盖着坚固的网。在巨型昆虫出没的季节，孩子们是不被允许离开这些围栏的。

那些在第五个进化圈中因虚荣而完成个体化的生灵，其转世大多出生在城市人口中。他们因品味相似且同样鄙视他人，而倾向于生生世世都聚集在一起，尽管他们那主导性的虚荣特质，也导致了他们内部频繁的争吵与反复的决裂。他们的分离感变得极为强烈，其思想体也以一种不可取的方式得到强化，变得越来越像一个将他人隔绝在外的硬壳。当他们压抑自身的动物性激情时，其情感体的力量便会减弱，因为这些动物性的激情是被一种严酷而冰冷的禁欲主义所扼杀，而并非被转化为人类的情感。例如，性激情被彻底摧毁，而没有被升华为爱。

结果便是，他们生生世世的情感变得越来越淡漠，身体上也呈现出无性化的趋势。而且，尽管他们将个人主义发展到了一个很高的程度，但正是这种发展导致了持续不断的争吵与骚乱。他们组建社群，但社群又会再度瓦解，因为没有人愿意服从，每一个都想统治。任何来自更高等之人的帮助或引导，都会引发他们嫉妒与怨恨的爆发，因为这会被他们当作是一种管控或贬低他们的阴谋。他们的骄傲与日俱增，变得冷酷、精于算计，毫无怜悯与悔恨之心。

当生命之潮涌入第五个球体（即情感物质的球体）时，他们只活跃了很短一段时间，其情感体便因萎缩而变得发育不全。而在第六个球体上，其思想体变得僵化并失去了可塑性，从而导致了一种奇怪的“截断”效应，其样貌绝不吸引

人——说来也怪，这确实让人想起一个从膝盖以下失去了双腿，并将裤腿缝合在残肢上的人。

在上一个进化圈中，那些因钦佩而完成个体化、且性情温顺可教的类型，其转世也大多进入了城市人口。起初，他们构成了较好的劳工阶层，然后逐渐从下层中产阶级晋升至上层，其智能也发展到了一个相当可观的程度。他们没有前述类型那种过度的骄傲——那种骄傲会使他们的气场染上深沉的橙色——他们的气场则呈现出一种清澈、明亮且近乎金黄的色泽。他们并非没有情感，但其情感虽然能引导他们去合作、去服从比自己更有智慧的人，其本质却是自私的，而非出于爱。

他们清楚地看到，合作比冲突能带来更好的结果，因此他们乐于合作，但这只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而非出于任何想为他人传播幸福的愿望。他们比我们一直特别追溯的那群人要有智能得多，而他们的秩序感与纪律性也加速了自身的进化。但他们给人的印象是，那些本应根植于情感体、以爱和奉献为基础并受其滋养的品质，却被他们在思想体中发展了出来（这是通过清楚地看到什么对自己最有利而实现的）。因此，他们的情感体发展不充分，尽管不像前述类型那般萎缩。但他们在球体 E 上逗留期间也同样获益甚微，而在球体 F 上，他们的思想体则得到了长足的进步。

球体 E、F 和 G，对于那些通过三条“正道”之一完成个体化的真我群体而言，是最为有益的。因此，他们的发展是全面的，而非片面的——片面发展正是那些通过“邪道”完成个体化的群体（就智能方面而言）的情况。但归根结底，这些（片面发展的）真我日后终将被迫去发展那些他们在早期曾阻碍或忽视的情感。从长远来看，所有的能力都必须得到充分的发展；而且，当我们凝望着从“全然无知”到“全然了知”的恢弘进化画卷时，任何特定阶段的进展或所用的方法，便会失去当时在无知的迷雾中时所显得那般巨大的重要性了。

随着第六个进化圈上升弧上的三个球体相继进入活跃期，那些较为高等的真我都在情感和思想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由于只有那些已经通过了关键时期——即月球链上“审判日”——的生灵才能在此获得身体，因此没有无可救药的掉队者来拖累进化，其成长过程也比以往更加稳健和迅速。当这个进化圈结束后，人们便开始为最后的第七个进化圈的特殊情况进行准备。在这最后的进化圈期间，月球链的全部居民以及大部分的物质元素，都将被转移至其继承者——也就是我们地球作为其第四个（即中心）球体的那个进化链。

## 第五章

### 月球链上的第七个进化圈

一个进化链的第七个进化圈与之前的进化圈不同之处在于：当居民们最后一次离开其上的球体时，这些球体便会逐一进入静止状态，并开始走向瓦解。当从每个球体最后一次离开的时刻到来时，其居民中那些有能力在该进化链上继续进化的生灵，会像在之前的进化圈中一样，前往下一个球体；而另一些生灵，由于后期球体的条件已不再适合他们，便会在离开当前球体的同时彻底离开这个进化链，并停留在一个我们稍后将描述的状态中，等待在下一个进化链上重新获得身体。因此，在这个进化圈中，从每个球体出发的生命之流——不包括任何已达到阿罗汉境界的生灵——都会分为两支：一些像往常一样，继续前往序列中的下一个球体；而另一些则像是登舟远航，跨越一片海洋，其彼岸便是下一个进化链。

通常情况下，一个人只有在达到了某个进化链为其人类所设定的成就水平后，才能自由地离开该链——除非是作为暂时无望者而被中途淘汰。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月球链上，这个水平相当于我们今天所称的第四入道阶段，即阿罗汉果位。但令我们大为惊讶的是，我们发现在第七个进化圈中，竟有成群的“移民”从球体 A、B 和 C 就已离开。与此同时，当生命波离开球体 D、继续向球体 E 前进时，球体 D 上的绝大多数人口也最终离开了月球链。只有相对少数生灵留了下来，在余下的三个球体上继续他们的进化，而这部分生灵中，又有一些随着每个球体相继沉寂而最终离开了这个进化链。

看来，在第七个进化圈中，会有一位被授予“进化链之种子摩奴”（Seed-Manu of a Chain）称号的强大生灵，负责掌管所有一直在该链上进化的人类及较低等的生命体。这位“种子摩奴”会将该进化链上所有的进化成果收集起来，纳入祂自身那广阔无边的气场之内。祂会将它们带入“链间地带”——对于即将消亡的进化链上的居民而言，那里便是涅槃——并在祂自身之内滋养它们。最终，在指定的时刻，祂会将这些成果移交给下一个进化链的“根摩奴”，而这位“根摩奴”则会遵循“种子摩奴”的计划，来决定将它们引入其王国的具体时间和地点。

月球链的“种子摩奴”似乎有一个宏大的计划。根据这个计划，祂会在月球生物们最后一次死亡之后，以一种非常明确的方式将他们分组——显然是通过某种磁化作用——把他们划分为不同的层级、亚层级乃至更细的层级。这种作用会设定出特定的振动频率，而那些能在某一种频率下运作得最好的生灵便被归为一组，能在另一种频率下运作得最好的则被归为另一组，以此类推。当祂处

理像球体 D 上那样庞大的群体时，便是如此操作的。

在球体 D 的天界中，这些群体似乎是自动形成的，就像振动盘上的沙粒在音符的冲击下自发地形成图案一样。但在早先的三个球体上，则出现了更为清晰可辨的分割线，生灵们由一位伟大的管理者派遣而出，祂显然也是在遵循着一个明确的计划行事。

在这项艰巨的任务中，“种子摩奴”得到了许多伟大生灵的协助，祂们负责执行祂的指令。整个宏大的计划便以一种井然的秩序与必然性之中展开，其景象令人印象深刻，难以言表。在诸多事务中，祂似乎正在为下一个进化链甄选未来的管理者——也就是那些将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超越同伴，并在不同的进化圈和根族时期里成为真师、摩奴和菩萨的生灵。祂显然挑选出了远超实际所需数量的候选者，就像一位园丁会为特殊培育而挑选出许多植物，以便日后能从中再做甄选。这项甄选工作的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的话——都是在球体 D 上完成的，当我们到达那个世界时，还会再回到这个话题。眼下，我们先来探讨球体 A、B 和 C。

在月球链的球体 A 上，我们看到有一部分人类未能前往球体 B，而是被迫离开了这个进化链，因为他们已无法在此取得任何进一步的进展。掌管该球体的那位伟大管理者，未能按照祂所期望的方式来进化这部分人——事实上，祂发现这部分“人类材料”（human material）对于进一步的进化而言已经过于僵化，因此，当该球体的生命周期结束时，祂便将他们“运离”了。这一“船货”（boat-load）——我们姑且如此称呼，因为其数量并不多——正是由我们那些气场呈橙色的朋友们所组成的。他们已将其思想体发展到了一个临界点，超过这个点，他们在月球链上便无法再有任何发展，除非是以一种扭曲有害的方式。他们已将自己完全封闭在思想的硬壳之中，并扼杀了自身情感体的萌芽，以至于无法安全地再向更低的层面沉降；更何况，他们也太过骄傲，根本不愿这样做。

他们的因果体是一个僵硬的外壳，而非一个活生生的、不断扩展的形态；若让他们进入球体 B，只会导致其低级思想发生致命的僵化。他们非常聪明，却也相当自私，并已暂时切断了自己进一步发展的道路——除非是朝着有害的方向发展。那位管理者显然对这些气场呈橙色的人感到不满，而将他们运离，便是为他们所能做的最好的安排了。向前一瞥，我们看到，我们将在亚特兰蒂斯再次与他们中的一些人相遇，届时他们将是“黑暗面之主”、黑暗崇拜的祭司、以及反抗“白皇”的领袖，等等。与此同时，他们将在“链间地带”暂时休眠，一如既往地以自我为中心。

前文所述的那群气场呈现出代表着训练有素之智力的金黄色的人们，与该进化链的其余居民一道，进入了球体 B。这其中，包括一些在球体 A 上已达到阿罗

汉境界的生灵，他们在球体 B 上则成为了圣人。在离开球体 B 时，这群金黄色气场的人也被“运离”了，因为他们同样未能充分滋养其情感层面，以至于无法在球体 C 上形成一个发育健全的情感体。

他们乐于服从的意愿，为他们塑造了一个比那些“橙色人”更为光明的未来。我们将在亚特兰蒂斯再次与他们相遇，届时他们将是白色神殿的祭司，并逐渐形成一种优良的情感体。这最初的两批“船货”，都将在地球进化的第四个进化圈时才进入，因为他们已过于先进，无法参与其更早期的阶段。看来，似乎有这样一条原则：在每一个球体上，生灵都必须发展出这样一些品质，即这些品质的充分表达，需要由下一个球体的物质所构成的身体才能完成；因此，我们的“黄色人”也无法再前进一步，而必须被运往“链间地带”等候。

在离开球体 C 时，有一小部分生灵也离开了。他们已经达到了阿罗汉的境界，其智力与情感都已发展至一个崇高的水平，无需再在月球链上继续进化；因此，他们便通过常规的七条道路之一离开了。他们中的一个群体尤其令我们感兴趣，因为他们构成了“月亮之主”的一个分支——即《秘密教义》中所称的“祖灵”（Barhishad Pitris）群体——负责督导我们地球进化链上的形态演化。在离开球体 C 后，他们便前往地球进化链正在构建的区域，稍后，还有许多其他同样投身于这项工作的生灵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

当生命波离开月球链的球体 A 时，地球进化链的球体 A 便开始形成。当一个球体的生命结束后，其“球体之灵”便会进行一次新的转世，并可以说是，将生命与自身一同转移至下一个进化链的对应球体上。居民们在离开一个进化链后，需要等待很长时间，他们的新家园才能准备就绪。但这个家园的准备工作，正是在第一个球体的“球体之灵”离开它、使其成为一具“死尸”时便已开始；与此同时，这位“球体之灵”则进入一个新的生命周期，一个新的球体也开始围绕着祂而形成。分子的构建是在天神们的指导下完成的，人类完全不参与其中。

一个“球体之灵”，或许便属于这类天神的序列，而该序列的成员们则在整个体系中执行着构建各个球体的任务。一股来自逻各斯的巨大生命波，会通过一位这样的天神作为媒介，在一个体系中构建出原子；然后是分子，再然后是细胞，以此类推。生物就像是地球之灵表面的寄生虫，祂并不关心它们，通常情况下或许也意识不到它们的存在，尽管当它们挖掘极深的矿井时，祂可能会有轻微的感觉。

那些离开月球链球体 C、并选择了通往地球进化链这条道路 的阿罗汉们，正如前文所述，来到了地球进化链的球体 A 正在形成的区域。这里的一切始于第一个元素界，它从球体的中心——即“第三逻各斯”的工作坊——向上涌流而出，就如自流井中的泉水一般，漫过边缘，流向四方。它来自莲花之心，正如

树液流向新叶。在这个阶段，这些“月亮之主”并未积极参与其中，而似乎只是在旁观一个未来世界的构建过程。

正如我们所见，那些从球体 A 和 B 离开进化链的群体——如前所述，其数量很少——是些在智力上突飞猛进的生灵，但他们是在第五个进化圈中才完成个体化的。而那些从球体 C 离开的阿罗汉们，则是在第四个进化圈时就在城市人口中完成了个体化，并因此进入了一个能以其压力加速自身进化的文明环境之中；在更高等生灵的环绕下，他们被激发出了更快的成长速度。

很显然，为了能准备好利用这些（城市文明的）条件，他们在上一个进化链中作为动物时的发展程度，必定已经达到了一个比那些在同一个进化链的原始乡野地区完成个体化的生灵更高的水平。似乎存在这样一条规律：一个进化链上的人类，只有在该链上动物的个体化过程已基本停止、未来只会有极少数特例发生之时，才能开始朝向并踏上（灵性）道路。当通往人类界的大门对动物关闭之时，通往（灵性）道路的大门才会向人类敞开。

如前所述，从球体 A、B 和 C 离开该进化链的群体，数量都很少，而每个球体上的绝大多数人口，则都以常规方式进入下一个球体。但到了球体 D，情况就变得大不相同了。在那里，当球体的“死亡”期临近时，绝大多数人口在最后一次脱离肉身之后，并未准备好被转移至球体 E，而是被直接“运往”了“链间地带”，即月球链的涅槃之境，在那里等待被转移到为他们准备的新进化链中。如果我们将之前那些被送入空间之海的群体比作几“船货”的话，那么现在，我们则有了一支庞大的舰队，正驶入同一片海洋。这支庞大的“舰队”（fleet of ships）离开了月球；只有一小部分人口被留了下来，他们被留下另有原因，稍后将会揭晓。这些人则以小组的形式离开球体 E、F 和 G——为了延续我们的比喻，他们只是几批“船货”而已。

我们一直作为月球较低等人类样本来追溯的那群真我，在球体 D 上已显示出明显的进步迹象。他们的因果体已轮廓分明，智能也更为发达，而对上级的敬爱之情也已加深和强化；这种情感已不再是一种激情，而是一种沉稳的情感，并成为了他们最显著的特征。我们可以将这个群体命名为“服务者”——因为，尽管这种本能仍然是盲目且半自觉的，但服务并取悦他们所奉献的、更高等的人，如今已是其生命中的主导动机。展望未来，我们看到，在即将在地球上展开的一系列漫长转世中，这将始终是他们的特征，他们也将在未来从事许多艰苦的先驱工作。他们敬爱自己的上级，并随时准备服从他们，“毫无非议或迟延”。

在这个进化圈中，他们的肉身体发生了一个显著的变化：如今他们的肤色是明亮的蓝色，而不再是之前的泥褐色。在他们于月球上的最后几次转世期间，他们被有形地聚集到了一起，而在此之前，大量的安排工作已进行了相当长的时

间：通过引导不同的真我群体在同一个社群中转世，来加强他们彼此间的联系。《时间帷幕的裂缝》一文中的绝大多数角色，都在此地现身；并且，如果我们能够辨认出来的话，其余的角色很可能就是我们在日后结识的朋友，因为他们全都是“服务者”，随时准备执行任何指令，前往任何被派往的地方。

他们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有一股来自更高层面的生命能量微量倾泻而下，使得连接着直觉永久原子与思想永久原子的那根直觉物质细线略微扩张，形成了一个上宽下窄、如同小漏斗般的形状。许多比他们有智能得多的生灵身上，反而没有这个特征。这与一种处于萌芽状态的“服务”欲望有关，而这种欲望在那些其他方面更先进的生灵身上是没有的。这个群体包含了许多不同的类型，并非像人们可能预期的那样，仅由属于某一道光或某一种性情的人所组成；其中，有些生灵是通过意志的面向完成个体化，有些通过智慧的面向，有些则通过活跃智力的面向——此即个体化的三条“正道”。<sup>1</sup>（<sup>1</sup>即神我、菩提和末那识 Manas。）而这每一个面向，都是因其对一位上级的奉献而被激发启动的。

个体化的方式，仅仅是作为该群体内部亚分类的一个成因，并会影响其死亡与重生之间间隔期的长短，但不会影响其“乐于服务”的本性。它会影响因果体的振动频率，而在上述几种情况中，因果体都是通过一种“服务”的努力而形成的：（1）通过一次奉献的行为；（2）通过一次纯粹奉献之情的巨大爆发；以及（3）通过因奉献而产生的、试图去理解和领会的努力。因果体的实际形成总是瞬间发生的，如同一道闪光般凭空出现；但其形成前的具体情况会有所不同，并会影响到由此形成的身体的振动频率。

在肉身体中所做出的牺牲行为，会感召“意志”的力量，并在灵性物质中产生一次脉动；在情感体<sup>2</sup>中运作的奉献之情【<sup>2</sup>即欲望（Kama）的载体。】，会感召“智慧”的力量，并在直觉物质中产生一次脉动；而在低级心智中的活动，则会感召“活跃智力”的力量，并在高级思想物质中产生一次脉动。我们稍后将会看到，我们的“服务者”群体正是因这些差异而被细分成了两组：前两种类型构成一个亚组，其转世间隔平均为 700 年；而第三种类型则构成另一个组，其转世间隔平均为 1200 年。

这种差异将在地球进化链上一个更高等的进化阶段显现出来。这两个亚组会在第四个进化圈时抵达地球，他们到达的时间相隔了 40 万年。这显然是计划好的，为的是让他们能在某个特定的时期一同降生，届时将需要他们共同的服务。宏大的计划在其细节之处竟是如此精微！这种划分并不影响真师与弟子之间的关系，因为在那两位将成为第六个根族的摩奴与菩萨的真师各自的门下，两个亚组中都有其学生。因此，那被更高层的权威们所看到的、处于萌芽状态的“服务”欲望，才是这整个群体的标志；而个体化方式上的差异，则影响了他们死亡与重生之间的间隔期，并将该群体细分成了两支。<sup>1</sup>

<sup>1</sup> 当然，我们需要明确的是，这 700 年和 1200 年的时间间隔是平均值，而实际的时间长度会根据前一生的持续时间和生活环境而定。这两个子团体有着明显的不同，似乎其中一个在天堂的生活中经历得更为深厚，因此他们在更短的时间里体验了和另一个团体相似的生活。

在这个群体的顶端，站立着许多我们如今所知的真师；而在他们之上，则有许多早已是阿罗汉的圣者，祂们负责将来自更为强大之生灵的指令，下达给在祂们之下的存有。该根族的摩奴——此时是该球体的第七个根族——主管着此事，祂正遵从“种子摩奴”的命令，执行其计划，而“种子摩奴”则指导着为这次庞大人口转移所做的一切准备。一些较为高等的人们模糊地知晓，某些巨大的变革即将来临，但这些变革尽管影响深远，其发生却太过缓慢，以至于未能引起太多注意；有些人则在无意识中有效地予以了合作，同时还以为自己正在执行着他们自己的宏伟计划。

例如，有一个人，他心目中有一个理想社群的蓝图，并为此聚集了许多人来共同创建。他这样做是为了取悦一位月球上的阿罗汉真师，而人们也被他所吸引，聚集到他的周围，形成了一个有着共同目标的明确群体，从而在无意中服务了那宏大的计划。而我们，在自身所处的较低层面上，则将阿罗汉及更高等的存有们尊奉为神，并试图以我们极为谦卑的方式，去领会并遵从我们所能捕捉到的、祂们的任何一丝意愿。

当这个“服务者”群体的成员们在球体 D 上达到了规定水平、并最后一次辞世之后，他们便会在思想界，即天界，重新聚集。其成员们将在那里停留极为漫长的一段时间，心中永远浮现着他们所爱之人的形象，尤其是他们所致以特别奉献的、更为高等的真我。正是这种专注的奉献极大地促进了他们的发展，并激发出了他们更高尚的品质，以便日后当他们身处“链间地带”时，能对作用于其上的各种影响更具接纳性。他们被归入一类广大的真我群体之中，H. P. 布拉瓦茨基称其为“太阳始祖”（Solar Pitris），A. P. 辛内特则称其为“第一级始祖”（First-class Pitris）。

其他庞大的群体也同样到达了思想世界——凡是达到了指定水平（那似乎是指拥有一个完全成形的因果体）的生灵，都不会再重生。在前文所述的、由“种子摩奴”投射而下的强大磁力作用下，他们被分成了不同的庞大群体。就像不同张力的琴弦会对不同的音符产生共鸣一样，这些生灵的因果体——如前所述，只有因果体已完全成形的生灵才会在此——也会对“种子摩奴”所“弹奏”的和弦产生共鸣，并因此被分离开来。来自同一个“行星之灵”的生灵被分入了不同的群体；朋友们也被分入了不同的群体；世间一切寻常的纽带似乎都已不再重要。真我们被自动地分门别类，在各自的地方等候，就像在大陆国家，人群会被分流到不同的候车室，等待各自那趟特定的火车——而在我们这个例子中，套用之前的比喻，他们是在等待各自的“船只”。

我们特别注意到了其中的两批“船货”，因为我们自己正是其中的成员。其中一批包括了未来的摩奴和菩萨，那些如今已是法王和真师的存有，以及许多如今已是弟子或接近此等水平的“服务者”。他们显然都属于转世间隔平均为七百年的那个亚组。另一批则包括了许多如今的真师和弟子，以及《时间帷幕的裂缝》一文中所提及的大约半数人物，他们都属于转世间隔平均为一千二百年的那个亚组。这两批“船货”包含了许多——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将要构成“天上之人”（heavenly man）的成员，他们那时便已被划分成了这两个亚组。我们曾在球体 D 上看到维瓦斯瓦塔摩奴和当今的菩萨在一起，但他们后来继续前往了月球链上更高等的球体。

这个庞大的群体包括：

（1）前文所述的“服务者”，这是一个由许多不同等级构成的、非常混杂的群体，他们因一个共同的特征而联合在一起。

（2）是另一个庞大的群体，由一些高度发达的、正在接近（灵性）道路的真我所组成。因此，他们也走在服务的道路上，但因其进化程度远远领先于前一个群体，而无法与之归为一类；然而，他们距离（灵性）道路又还不够近，无法在该进化链剩余的生命期内真正踏上它。

（3）一个由品行良好之人构成的庞大群体，但他们没有服务的意愿，因此也尚未转向（灵性）道路。他们将构成亚特兰蒂斯鼎盛时期的人口主体。

（4）一个规模虽小却引人注目的真我群体，他们因高度发达的智力这一共同特征而联合在一起。他们是未来的天才，但性格与道德观念各不相同。这个群体显然注定要在未来成为领导者，但他们并未致力于服务，也未曾将目光投向（灵性）道路。

接下来是三个非常庞大的群体：

（5）品行良好且常常虔信宗教的人们——商人、士兵等等。他们相当聪明，以自我为中心，主要考虑自身的发展与进步，对（灵性）道路一无所知，因此也无意踏上它。

（6）“城镇人口-平民-软弱”型，这是一个由其名称便可概括其特征的庞大群体。

（7）未开化、心地善良、未受教育的人们，这是拥有完全成形的因果体的生灵中最低等的阶层。

所有这些群体，都处于月球的天界之中，等待被派遣至“链间地带”。与此同时，（物理的）月球开始发生剧烈的震动，为其外壳的崩裂做着准备，其他类型的生灵也进入了这个（天界）世界；数量相当可观的“太阳始祖”（或称“第一级始祖”）——他们有能力在该进化链余下的球体上继续取得进展，我们之

后还会再次遇到他们——也进入了天界，等待在适当的时候被转移至球体 E。

在“第一级始祖”之下，是另一个数量庞大的真我阶层，他们的因果体尚未完全成形，这便是辛内特先生所称的“第二级始祖”（Second-class Pitris）。在他们身上，一个连接着真我与低级心智的网络已经形成，根据其外观，他们被赋予了“篮筐制品”（Basket-works）的名称。当月球开始走向解体时，这个阶层的大部分生灵便会在月球链上进行最后一次的脱体，并聚集在情感世界之中。

在那里，他们便陷入沉睡，因为他们无法在其中运作。当月球的这个情感世界变得不再适宜居住时，他们便会失去自己的情感体，并保持着一种内敛的状态，如同等待被运往异乡的球茎一般，在适当的时候被运往“链间地带”。他们将在那里沉睡数个时代，直到地球进化链的第三个进化圈，为他们的成长提供一个合适的场域。然而，也有一部分“篮筐制品”显示出了在月球链上继续进化的能力，他们将在更高等的球体进入活跃期时前往那里，并在那里形成因果体，从而壮大“太阳始祖”（即“第一级始祖”）的队伍。

处于动物界之上的最后一个阶层是“兽人”（Animal Men），即布拉瓦茨基夫人所称的“第一级月亮始祖”，或辛内特先生所称的“第三级始祖”。他们的显著特征是，有一些精微的物质细线，连接着尚处萌芽状态的真我与刚刚初现的低级心智。和“篮筐制品”一样，当他们在月球上最后一次脱离身体后，便会被聚集在情感世界，并在思想世界中保持着无意识的状态。在适当的时候，他们会被“运离”，并沉睡亿万年之久，最终抵达地球进化链，在球体 A 上开始漫长的构建工作；他们将一路穿越所有的界域直至人类界，然后在该进化圈余下的球体中、以及在后续的各个进化圈中，都保持为人类。这些“线条”

（Lines，为便于区分，我们姑且如此称呼他们）中的一部分，在大部队被运离时也被留了下来，并被送往球体 E 进行更进一步的进化，最终成为“篮筐制品”，从而加入了曾位于他们之上的那个阶层。

至此，我们已经追溯了月球人类中各个不同阶层的命运。其中一部分，即“失败者”，在第六个进化圈中便已掉队，并被“搁置”起来，直到下一个进化链能为他们的进一步进化提供一个合适的场域。一部分，即那些“橙色气场者”，在第七个进化圈中离开了球体 A。另一部分，“金黄色气场者”，则离开了球体 B。一些阿罗汉从球体 A、B 和 C 离开，其中一部分从球体 C 前往了正在形成的地球进化链。接着，便是那些从球体 D 离开的阶层，包括：拥有完全成形的因果体者、“篮筐制品”以及“线条”。

那些留存下来的生灵则继续前往球体 E、F 和 G，其中一部分在每个球体上都取得了他们所能达到的最大进展后便离开了；因此，在每个球体上，都有一些“篮筐制品”、更高等的始祖和阿罗汉离开。大部分的动物都去往了“链间涅

槃”——那真是一个十足的诺亚方舟；只有少数有能力成为“兽人”的，才被带到了后期的球体上。

这些不同类型因果体的决定性成因，在于其个体化发生时所处的阶段。在动物界的较低层级，有非常多的动物依附于同一个“群体灵魂”（group-soul）；当它们向人类进化时，这个数量会逐渐减少，直到在较高等的动物中，一个“群体灵魂”只依附着十到二十个动物。与人类的接触，可能会在一个相对较低的阶段促成个体化。如果某个动物，比如一只狗，长期与人接触，并且是隶属于一个十到二十个成员的小群体，那么在它个体化时，便会形成一个完整的因果体。如果群体中大约有一百个成员——例如牧羊犬的阶段——那么形成的便会是一个“篮筐制品”状的因果体；而如果有数百个成员——例如在君士坦丁堡或印度的流浪狗——那么它便只会拥有由连接线构成的、因果体的雏形。

这些阶段让我们联想到植物界中存在的某些类似差异；植物世界中那些更高等的成员，会直接进入哺乳动物界。一只品性端正、性情温和的动物，（在进化后）并不会成为一个残忍暴虐的野蛮人，而只会成为一个令人愉快的原始人。各个界域之间是相互重叠的，一只真正善良的动物，或许会比某些人类是更令人愉快的伙伴。

一个实体可能在动物阶段停留的时间较短，而在人类阶段停留的时间较长，反之亦然。这似乎并无大碍，因为它终究会“抵达终点”，正如在天界中停留时间的长短，最终也会导向人类同等的进步阶段一样。或许，这仅仅是人类的愚行罢了——总觉得在某个时期成为同类中的翘楚会更令人愉悦，总觉得宁为一棵榕树或橡树，也不愿是一群蚊子；宁为一头雄壮的獒犬，也不愿是一个茹毛饮血、食土食人的野蛮人。

言归正传。球体 E、F 和 G 似乎被用作特殊培养的“温室”，其目的在于，让那些虽已走在正道上、却无法在球体 D 上企及（灵性）道路或证得阿罗汉果位的生灵能够达成目标，并让那些正在接近更高境界的生灵得以进入。与其说它们是球体，不如说它们是能量中心。其上的人口数量稀少，因为绝大多数的人类和动物都已从球体 D 被“运离”，而当每个球体相继进入静止期时，又都有一批“船货”被相继送走，使其人口进一步减少。

从球体 E 出发的这批“船货”，其成员包括：一些本已踏上（灵性）道路并在此地证得阿罗汉果位的生灵，一些已补完因果体的“篮筐制品”，以及一些已进化为“篮筐制品”的“线条”。当他们离开球体 E 时，余下的人口——即那些尚未达到阿罗汉境界但能承受进一步“催谷”之压力的生灵——则被带往球体 F。那些离开的生灵进入了“链间涅槃”，并在那里被分拣归入他们所达到的各个等级，就像贴了额外邮票的晚到信件，被分拣归入各自所属的邮袋一样。

在球体 F 上也进行着类似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乔达摩佛陀世尊与弥勒世尊正是从球体 E 和球体 F 一路前行，并最终在球体 G 上达到了“入道第一阶段”的生灵之一，这一点极富趣味。他们曾在第二个进化链的第七个进化圈中掉队，因为无法承受该链上球体 E、F 和 G 的“强化”过程，那里的条件太过严苛，只有那些能够达到该进化链所规定的成功标准、或能够从自身所在阶层晋升至更高阶层的生灵，才适合那样的条件。因此，他们与第二个进化链中那些几近准备好个体化的动物们一道，在第四个进化圈中作为原始人进入了月球链（第三进化链）的球体 D。

在球体 F 上，他们一同立下了成就佛果的誓愿，但其仪轨与我们在地球上所知的有所不同。在一个天界——即佛教的“极乐世界”（Sukhavati）——中，有一个类似“天界议会”（Heavenly Council）的集会。他们向一位伟大的生灵立下誓愿，而这位生灵则以住世佛的身份接受了此愿。祂便是在典籍中被称为“燃灯佛”（Dipankara）的古佛。在离开这个进化链之前，他们在球体 G 上证得了阿罗汉果位。

燃灯佛（The Lord Buddha Dipankara）来自金星体系的第四个进化链；该进化链的物理球体便是金星的卫星，赫歇尔（Herschel）曾观测到过它，但自他那时候起便已消失。燃灯佛也是第 14 页所提及的“总参谋部”的成员之一，这些成员可能会被派往任何需要帮助的进化链。在燃灯佛之后，佛的伟大职阶便由地球进化链的诸佛所继承；例如，我们所知的迦叶尊者（Lord Kashyapa），祂是第三个根族的菩萨，在第四个根族时期成就佛果；还有乔达摩世尊本人，祂是第四个根族的菩萨，在第五个根族时期成就佛果。祂的继任者是弥勒世尊，祂是第五个根族的菩萨，并将在第六个根族时期成就佛果。在祂之后，则是即将来临的第六个根族的菩萨——即我们现在所知的 K. H. 真师（Master K. H.）——祂将在第七个根族时期成就佛果。

我们必须记住，佛陀是一位管理者，其督导的范围远不止一个人类群体；祂既是人类的导师，也是天神与天使的导师。因此，即便特定时期的人类可能处于一个非常低的进化阶段，也并不能免除对这一崇高职位的需要。

我们还注意到，朱庇特真师（Master Jupiter）也是在球体 G 上踏上（灵性）道路的生灵之一。

## 链间涅槃

面对进化中所涉及的漫长得不可思议的时间，人类的心智不免感到眩晕。于是，人们便会在一个古老而又现代的理念中寻求慰藉：时间并无固定的存在，其长短取决于相关生灵的意识如何运作。<sup>1</sup>（<sup>1</sup>参见 E. E. Fournier d'Albe 所著、极富启发性的小书《两个新世界》（Two New Worlds.）在“链间涅槃”中，真正运作的意识，是月球链的“种子摩奴”和地球进化链的“根摩奴”的

意识。而对于祂们那样的意识而言，时间又意味着什么呢？谁又敢妄加猜测呢？

宏大的计划存在于“种子摩奴”的心智之中，“根摩奴”则从祂那里接收此计划，并在自己所主管的新进化链中将其付诸实施。某个生命已终结的进化链，其全部进化成果都被收集在“种子摩奴”的气场之内，并被井然有序地安排、列表、归档——如果我们不妨借用一些日常生活中的词语来形容的话。对于这些处于内敛状态、过着一种奇特而缓慢的主观生活、毫无时间理念的、分属许多不同等级的智能生灵，祂会间歇性地向他们倾泻下具有激发作用的磁力流。

持续不断的洪流会将他们击碎，因此，那股力量只是间歇性地作用于他们然后停止，而他们则会继续沉睡或许上百万年，以缓慢地吸收那股力量；之后，又会有另一股洪流作用于他们，如此往复，持续了千百万年之久。当我们观察这奇异的景象时，心中不禁涌现出许多类比：如同被园丁小心翼翼地放置在架子上、并时时检视的球茎；又如医院里的一张张小床，每日都有医师前来探视。伟大的“园丁”即将分发祂的“球茎”（bulbs）用于播种的时刻越来越近了，而那片播种之地，便是地球进化链，那些“球茎”，便是活生生的灵魂。

## 第六章

### 地球进化链的早期阶段

与此同时，地球进化链已在缓慢地形成之中，而“月亮之主”则一直在旁观其构建过程，正如我们之前所见<sup>1</sup>（<sup>1</sup>参见前文第 65 页。）。如今，已到了将那些注定要在未来时代于其上进化的第一批生灵“运往”这个新进化链的时刻。“种子摩奴”决定了每一批“船货”的构成及其出发的顺序，而“根摩奴”则负责在他们相继抵达地球进化链的球体 A 时，对他们进行分配。

在此，我们不妨简要勾勒一下该进化链的“奥义政府”（The Occult Government of the Chain），尽管只是一个大致的轮廓，以便学生能对其将要考察的进化计划之宏伟，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居于首位的是上一个进化链的“种子摩奴”，查克舒沙（Chakshushas），我们已在月球链上有过对祂宏伟工作的一瞥。协助祂的是一些管理者，他们会向祂报告，在“链间涅槃”的逗留期间，各个特定群体的成员们对祂所施加的影响有何响应。正如在进化“年龄”上最年轻的，会被派给投生在最原始形态的任务，而当形态进化到更高状态后，更高等的生灵才会跟进；同样地，在那些从月球转移而来、并储存在“链间涅槃”中的各个特定群体里，那些在休眠期间受祂影响而进步最少的，会作为其所属阶层的第一批，被派往那个新世界。

地球进化链的“根摩奴”，维瓦斯瓦塔<sup>1</sup>（Vaivasvata，<sup>1</sup>根摩奴维瓦斯瓦塔绝不能与雅利安根族的摩奴维瓦斯瓦塔相混淆。前者是一位远为崇高的生灵，从本段所述的祂那漫长的提升历程中便可看出。），是指导该链全部进化秩序的管理者，祂是一位来自金星体系第四个进化链的强大生灵；祂的两位助手来自同一个进化链，第三位则是在月球链早期便已得道的一位高等圣人。<sup>2</sup>（<sup>2</sup>我们必须记住，当一个人在他正在进化的进化链上达到了指定的水平后，他可以继续留在此链上进行更进一步的进化，正如现今在我们球体上得道的圣人，可以不离开地球而达到奥义阶制中更高的层级一样。）

一位进化链的“根摩奴”，必须先由祂作为人类时所处的进化链上达到其指定的成就水平，成为“该链之主”的一员；然后，祂要成为一个根族的摩奴；再然后是一位辟支佛（Pratyeka Buddha）；再然后是一位世界之主；再然后是一个进化圈的“根摩奴”和“种子摩奴”，直到最后，才能成为一个进化链的“根摩奴”。祂负责指导各个进化圈的摩奴们，后者再将工作分配给各个根族的摩奴们。此外，每一个进化链都会产出一批成功的人类，即“该链之主”，他们中的一部分会致力于在新进化链中、在其“根摩奴”的领导下工作。

由此我们发现，为我们的进化链服务的，共有七个阶层的“月亮之主”，他们在我们的“根摩奴”麾下工作，分别来自月球链的七个球体。他们构成了“来自外部的协助者”中的两大类之一，负责指导地球进化链的整体进化。第二类重要的“来自外部的协助者”，便是那些被称为“火焰之主”的存有。他们在第四个球体、第四个进化圈、第三个根族的中期，从金星降临，旨在加速思想的进化，建立地球的奥义阶制，并接管该球体的管治。

正是祂们的巨大影响，极大地催化了思想生命的萌芽，使其迸发成长，并引发了那股经由单一体而来的巨大能量洪流——我们称之为“第三生命波”，它促成了因果体的形成，即所有从动物界进化而来的生灵的“真我之诞生”或“降临”。地球上亿万居民的响应是如此瞬间，以至于有时人们会说，是祂们“给予”或“投射”了心智的火花；但实际上，火花是被扇成了火焰，而非被凭空投射；这份“礼物”的本质，是加速初生人类中早已存在的（心智）萌芽，其效应如同阳光之于种子，而非凭空赠予一颗种子。<sup>1</sup>（<sup>1</sup>参见《秘密教义》，

（1897年版）第三卷，第560页；（阿迪亚版）第五卷，第533页。）火焰之主将逻各斯的力量如同透镜汇聚阳光一般，集中于各个单一体之上，正是在这种影响之下，那响应的火花才得以显现。这些存有才是真正的“意生子”

（Manasaputras），即“心智之子”——因为祂们来自金星的第五进化圈，即思想进化圈——他们是“火之子”，“火焰之主”。<sup>1</sup>（<sup>1</sup>在《秘密教义》中，“意生子”一词不仅被用来指代这些高等存有，也被用来指代所有已足够先进、能够激活他人心中（心智）萌芽的真我，就像我们现在可以对动物所做的那样。因此，该词涵盖了一个巨大的阶层，其中包含许多不同的进化等级。）

七个阶层的“月亮之主”，由“根摩奴”分配至地球进化链各处，负责掌管各个进化圈和球体；而各个根族的摩奴们，则特别负责照管根族的进化，每一位摩奴负责一个根族。

## 第一进化圈

来自月球链球体 A、B、C 的“月亮之主”，构成了三个阶层，他们负责看管我们进化链上各个球体的物理构建过程——即如前所述的<sup>2</sup>（<sup>2</sup>参见前文第 65 页。）、球体们相继围绕各自的“球体之灵”而形成的过程——但他们并不直接参与其中。他们似乎负责督导那些后来得道的“主”们的具体工作。

来自球体 G 的最低阶层，负责在地球进化链第一个进化圈的球体 A 上，制造出原始的原型形态，并引导前来填充这些形态并在其中进化的“线条”们。来自球体 F 的下一个阶层，则负责督导第二个进化圈中的形态进化；来自球体 E 的，负责督导第三个进化圈；而来自球体 D 的，则负责督导第四个进化圈。<sup>3</sup>

（<sup>3</sup>在《秘密教义》中，所有这些都归于“祖灵”的名下。）

此外，我们发现在第四个进化圈中，一些来自球体 E 的“主”在火星上工作，

而那些来自球体 D 的，则在稍后于地球上变得活跃。

当第一批实体从“链间涅槃”被派遣出来时，最初的几批“船只”带来了“线条”阶层，以及来自月球链球体 D 的大批动物。最初的这几批“船货”以大约十万年为间隔相继抵达，之后，输送便停止了。随之而来的，是一段极为漫长的时期，在此期间，这些新来者——即我们地球进化链上的先驱者们——正进行着他们横跨第一、第二个进化圈以及第三个进化圈一部分的漫长旅程。

当时的各个世界都十分奇特，如同翻腾的漩涡。我们的地球，作为其中最坚固的一个，也处于一种炎热、泥泞、粘稠的状态，其大部分地表似乎都未曾牢固地固定下来。它在不断地沸腾，其稠密度也在持续地变化。巨大的灾变不时地吞噬着大量的生灵，但在他们那尚处胚胎的状态下，他们似乎并未因被吞噬而遭受太大损害，相反，他们在巨大的洞穴和岩洞中不断繁衍增殖，仿佛他们就生活在地表一般。

地球进化链第一个进化圈的各个球体，与月球链第七个进化圈的球体处于相同的层面上。其分布如下：球体 A 位于高级思想界面，其上的一些物质几乎尚未被激活；球体 B 位于低级思想界面；球体 C 位于情感界面；球体 D 位于物理界面；球体 E 再次位于情感界面；球体 F 位于低级思想界面；球体 G 位于高级思想界面。

在第二个进化圈中，整个进化链下降了一个层级，有三个球体——C、D 和 E——进入了物理层面；但其上的生命，其物质元素是以太的，其形态则是——借用 H. P. 布拉瓦茨基生动的比喻——“布丁袋”（pudding-baggy）状的。我们如今称为火星和水星的球体 C 和 E，在当时已拥有了物理物质，但处于一种炽热的气态。

在第一个进化圈期间，地球上的人类身体是一些类似变形虫的、云雾状的漂浮物，其构成大多是以太的，因此对高温并不敏感。它们通过分裂来进行繁殖。它们似乎以根族的形式前后相继，但没有独立的个体化身，每一种形态会持续整整一个根族时期。这里没有出生，也没有死亡；它们享受着一种变形虫式的不朽，并由那些已在球体 G 上证得阿罗汉果位的“月亮之主”们所照管。还有一些以太质的漂浮物，似乎在努力尝试成为“植物的梦”，但并不怎么成功。

当时的矿物则要稍微坚固一些，因为它们大部分是以熔融的状态，从月球“投掷”到地球上的。当时的温度可能在 3500°C（6332°F）以上，因为铜都处于蒸汽状态，而铜正是在这个温度下才会在电炉中气化。当时可以看到硅，但大部分的物质元素都是“原元素”而非元素，我们现今所知的化学组合在当时似乎极为罕见。地球被巨量的蒸汽所包围，将热量封锁在内，因此冷却得非常缓慢。在极地有一些沸腾的泥浆，它们通常会沉淀下来，几千年后，便出现了一层绿色的浮渣，这便是植物的雏形；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它日后将会演变成

植物。

## 第二进化圈

在第二个进化圈中，球体 D 的温度已显著下降，铜已经冷却，有的地方呈液态，有的地方则已是固态。极地附近出现了一些陆地，但如果在地上打个洞，火焰便会喷涌而出，就像维苏威火山锥侧的某些点一样。

那些“布丁袋”状的生物似乎并不介意高温，只是漠然地四处漂浮。它们的形状让人联想起失去双腿、衣服被缝合在躯干上的伤兵；外力的一击会留下一个凹痕，然后又像水肿病人的皮肉一样慢慢恢复。这种生物的前部有一个用于吸吮的口器，通过它来摄取食物。它会附着在另一个同类身上，像隔着蛋壳吸食蛋液一样将其吸入，被吸食的一方随即便会变得松垮并死去。我们观察到一场争斗，双方都将口器固定在对方身上，并奋力地吸食。它们有一种类似海豹鳍状肢的“鳍状手”，能发出一种欢快的、类似唧喳和喇叭声的噪音来表达愉悦——所谓的愉悦，只是一种普遍的舒适感，而痛苦则是一种巨大的不适感，并无尖锐的感受，只有微弱的好恶之分。它们的皮肤有时呈锯齿状，显现出不同的色泽。

后来，它们的形态变得不再那么飘忽不定，而更接近于人形，并在地上像毛毛虫一样爬行。更晚些时候，在北极附近那片盖状的陆地上，这些生物已在发育出手和脚，尽管还无法站立，并且能观察到其智能有了更多的发展。我们观察到一位“月亮之主”——一位在月球链球体 F 上证得阿罗汉果位的圣者——祂磁化了一座岛屿，并将一群这种生物牧养其上。这些生物让人联想起海牛或鼠海豚，但没有成形的头部。祂们被教导去啃食（植物），而非互相吸食。当它们确实同类相食时，它们会优先选择某些部位，似乎正在发展出味觉。那个作为口器的凹陷变得更深，形成了一种漏斗状的结构，胃也开始发育。如果有任何它“不认可”的外来物质进入，胃便会立刻翻出体外。其中一个，曾将自己整个翻了出来，却似乎毫发无损。

由于地球表面仍然非常不稳定，它们偶尔会被烫伤或部分烤熟，这显然是它们不喜欢的，如果程度太深，它们便会死亡。沉重的大气使漂浮成为它们通常的移动方式，这比起它们在地面上那种让人联想起“可憎的蠕虫”的扭动姿态，要顺眼得多。它们的繁殖方式是出芽生殖：一个突出物出现、长大，过了一段时间后便会脱落，开始其独立的生命。

他们的智能尚处于婴儿水平。我们曾观察到其中一个个体，它试图用嘴去吸食一个同伴，结果没吸着，反而咬住了自己的下半截，然后便心满意足地吸了起来，直到大概是感觉不舒服了，才又把自己吐了出去。另一个家伙则发现，只要把下半截在泥里滚一滚，便可以直立而非横向地漂浮，它似乎还为此洋洋得意。

渐渐地，那带有漏斗状口器的一端开始变得略微尖削，其中出现了一个小小的中心点，在遥远的未来，这或许会演变成大脑。一个小小的突出物出现了，于是，它们便形成了向前漂浮的习惯，将这个突出端——也就是带着口器的一端——朝向前方。由于这一端会不断地受到撞击，其发育也因而得到了促进。

在此期间，植物生命在沉重窒息的大气辅助下得以发展；出现了一些森林般的植物，它们很像草，但高达四十英尺，其粗细也与高度成正比。它们生长在温暖的泥浆之中，并且异常繁茂。

临近这个时期的尾声，地球的一部分已变得相当坚固，温度也只是尚算温暖。大地发生了许多剧烈的开裂，这显然是因冷却收缩所致，而每一座山丘都是一座活火山。

火星也变得更加坚固，并因其体积较小而冷却得更为迅速，但其上的生命形态与地球上的非常相似。

### 第三进化圈

在第三个进化圈中，火星已变得相当坚固结实，一些动物也开始发展起来，尽管它们起初看上去颇像从原木上锯下来的、笨拙的木块。它们让人联想起那些还未学会绘画的孩童所作的涂鸦；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了一些显然已属于人类的生灵，尽管他们看上去更像是大猩猩而非人类。

当时的火星，其构造与我们今天所知的火星截然不同。那时，“水资源问题”尚未出现，因为其地表大约四分之三是水，只有四分之一是陆地。因此，当时并没有像现在这样的运河，其总体的物理状况与今天的地球非常相似。

那些最初只有因果体线性雏形的生灵（即“线条”），到此时已发展出了“篮筐制品”的形态——我们注意到，其形态要比在月球上发展出的更为粗糙。当进化达到这个阶段时，来自月球的“篮筐制品”们便大批涌入，又一批“船货”由“种子摩奴”派遣到了地球。

为了追溯“篮筐制品”们来到火星的历程，我们在观察“链间涅槃”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细节。那些储存“球茎”的“架子”，显然是由高级思想物质构成的；但那些在“种子摩奴”气场中被带来的“球茎”，是通过灵性层面被转移过来的。因此，由月球思想物质构成的“篮筐制品”便会被瓦解，并且需要在这些实体开始其地球生涯之前，被重新构建。他们会在灵性层面沉睡数个时代，然后被重新包裹上由同等的地球思想物质所构成的“篮筐制品”。

进化链与进化链之间，其思想物质并无连续性。当然，空间上的距离可以忽略不计，因为地球进化链与月球链占据着大致相同的位置，但思想物质的不连续性，使得“篮筐制品”状的因果体必须经历瓦解与重组的过程。

我们看到一位摩奴带着一“船货”的“篮筐制品”来到火星，这让我们想起了印度教《往事书》(Puranas)中，摩奴乘船渡海、随身携带新世界种子的故事；也让我们想起了希伯来典籍中，诺亚在方舟里保存万物、以便在洪水后让地球重焕生机的故事。各种宗教经文中所保存的传说，往往都包含了对往昔历史的记录，而这位摩奴也确实来到了火星世界，为进化注入了一股新的动力。抵达火星后，祂便在那里用祂的“篮筐制品”们建立起一个殖民地。

当我们追溯这一特定群体——即第一批抵达地球进化链的“篮筐制品”们——的来源时，我们发现他们来自月球链的球体 G，并在那里成为了“篮筐制品”。他们是“篮筐制品”群体中发育最迟缓的，因为他们是最后一批达到该阶段的。摩奴引导他们在火星上最有前途的第三根族家庭中投生，并在他们成长之后，将他们带往自己的殖民地，以便他们能更快地发展为第四根族的人。在殖民地里，人们如同蜂巢中的蜜蜂，被一个中央意志所驱动，而这个中央意志便是摩奴的意志；祂发出力量洪流，指引着一切。

另外两批这样的“篮筐制品蜜蜂”也来到了火星，他们是在月球链的球体 E 和 F 上达到此阶段的。他们抵达的顺序与他们离开月球的顺序正好相反：来自球体 F 的，在火星上构成了第四根族；而来自球体 E 的，则构成了第五根族。在摩奴的悉心培育下，他们发展出了一些情感与智能。起初，他们住在洞穴里，但很快便开始建造（居所），并教导土著在他们的指导下进行建造——在这个进化阶段，就连“篮筐制品”们也成为了领导者。

这些“篮筐制品”是雌雄同体的，但通常某一种性别会比另一种更为发达，其繁殖需要两个个体共同参与。在较低等的类型中，还存在着其他繁殖形式。有一些尚处胚胎阶段、类似水螅的人类，他们通过出芽的方式繁殖；另一些则通过分泌物繁殖；还有一些是卵生的。但这些繁殖方式在“篮筐制品”群体中都未曾发现。

到了第五个根族时期，随着智能的进一步发展，社会结构发生了改变：“蜜蜂体系”消失了，但他们依然缺乏个性，宁愿像牛羊一般成群结队地行动，由他们的摩奴所牧养。他们的“篮筐”编织得更为紧密，这代表了那些纯粹“白手起家”者——即未曾得到第四个进化圈中“火焰之主”所给予的巨大激励——其内在生命所能达到的演化程度。这种成群结队的类型，在我们今天的人类中仍有大量的代表，他们便是那些因循守旧、人云亦云、完全被世俗陈规所支配的人们。这些人往往品行不差，但却极具羊群性，且单调得可怕。他们之间虽有差异，但那就像买四两茶叶或是半斤茶叶的人，只有他们自己才会在意差别在哪里。

我们还观察到一种性情凶猛的“篮筐制品”，他们不合群而居，而是在森林中成双成对地游荡。他们的头部后方向上延伸出一个尖角，与前方的下巴相对

称，整个头部以两个尖角收尾，看上去既古怪又不好看。他们像山羊一样互相顶撞来打斗，其头顶骨骼异常坚硬。此外，还有一些更低等的类型，是一些生活在树上的、奇特的爬行类生物。它们的体型比“线条”们更大，但智能却远为低下，一有机会便会捕食后者。

在火星上还有一些食肉的猛兽。我们曾看到一个巨大的、类似鳄鱼的动物，正在凶猛地攻击一个人。那个人手持一根棍棒冲向它，但这武器看上去并不怎么有效。然而，他被一块岩石绊倒，一头栽进了那猛兽的血盆大口之中，就这样不幸夭折了。

地球上的第三个进化圈，与火星上的情形非常相似。这里的人们体型更小、更稠密，但从我们今天的标准来看，依然是巨大且酷似大猩猩的。来自月球链球体 D 的大部分“篮筐制品”在这个进化圈中抵达了地球，并引领着人类的进化；来自火星的“篮筐制品”们则跟在他们后面，整体看上去就像是一群颇具智能的大猩猩。

当时的动物身上长满了鳞片，就连我们只能称之为“鸟”的生物，身上覆盖的也是鳞片而非羽毛。它们看上去都像是一堆零碎的部件拼凑而成，半鸟半爬行，样貌毫无吸引力可言。尽管如此，这里比起之前的几个球体，已更像一个“世界”了，事实上，比我们离开月球后所见的任何景象都更像。后来，城市也建立了起来。

“月亮之主”——在这个进化圈中，他们是来自球体 E 的阿罗汉——的工作，与其说是在引导一个人类的进化，不如说更像是在训练动物。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可以说是在对不同的身体——物理的与精微的——的各个“部分”进行作业。物理、星光和思想层面的第三子界面，正在被专门地加以“加工”，而这些子界面上原子的“螺旋线”也正在被激活。<sup>1</sup>（<sup>1</sup>参见前文第 32 页。）

在第三个进化圈期间，地球上的繁殖方式，是我们今天只能在自然界较低等界域中才能看到的方式。在尚未完全稠密化的第一和第二个根族时期，分裂生殖的方式依然存在，但到了第三个根族及以后，繁殖方式则变为：在组织结构较为简单的个体中，会像水螅一样进行出芽生殖；还有的会从身体的不同器官分泌出细胞，这些细胞会复制出相似的器官，并发育成一个亲本的微缩复制体；此外还有卵生，年轻的人类在卵中发育。这些生灵都是雌雄同体的，后来逐渐有某一种性别占据了主导地位，但从未达到能明确区分出男性和女性的程度。

生命波从一个球体到另一个球体的传递是渐进的，并且存在着相当大的重叠期。我们应记得，地球进化链的球体 A，正是在月球链的球体 A 处于瓦解过程中时开始形成的，而“球体之灵”的转移，便是生命活动转移的信号。<sup>1</sup>（<sup>1</sup>参见前文第 65 页。）因此，生命活动是连续不断的，尽管真我自身有着漫长的休整期。

当逻各斯的注意力从某个球体上移开，从而撤回其光芒时，该球体便会“进入休眠”。它会进入一种类似昏迷的状态，其上会残留下一部分生物，但这些生物在此期间数量似乎并不会增加。但当其上的各个根族相继消亡，栖居于其中的真我也已离去之后，该球体便会成为“内部进化圈”的一个场域，一个可以将处于过渡状态的真我转移至此，并施以特殊处理以加速其进化的地方。而那个被逻各斯的注意力所投向的球体，则会重新开始活跃的生命，并接收那些准备好继续其旅程的真我之流。

另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各种类型会在一个更高的进化水平上重现，但在那里，它们只构成过渡性的阶段。正如在今天的人类胚胎发育过程中，会相继出现鱼类、爬行类和较低等哺乳类的形态，在短短数月之内，重演了过去亿万年的进化历程；同样地，我们在每一个进化圈中也看到，在一个新的进展开始之前，总会有一个重演的阶段。第三个进化圈曾辛苦详尽地演化出的成果，会被第四个进化圈中的第三个根族以相对快的速度重现；同样地，第二个根族会反映第二个进化圈的成果，第一个根族则会反映第一个进化圈的成果。一旦掌握了这条宏观原则，研究便会变得更加容易，因为一个清晰的轮廓已经建立，各种细节都可被置于其中了。

## 第七章

### 第四进化圈的早期阶段

在对第四个进化圈进行初步鸟瞰时，我们会发现在人类即将展开其进化的周遭环境中，出现了一个重要而又影响深远的变化。在之前的三个进化圈中，“元素精华”（elemental essence）实际上未曾受到人类的触动，只受天神（或天使）的影响而演化；当时的人类尚未发展到足以对其产生任何重大影响的程度。但在这个进化圈中，人类的影响开始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其以自我为中心的思想会在围绕着他的“元素精华”中制造出漩涡。此外，当人类从动物状态中脱颖而出，成为具有主导地位的物种时，元素精灵们也开始对他表现出更强的敌意，因为，从它们的视角来看，他已不再是万千动物中的一员，而是一个独立且专横的实体，并很可能带有敌意和攻击性。

第四个进化圈——七个进化圈中最居中的一个——还有另一个极为重要的特征：在其中，动物演化成人的大门关闭了，而通往（灵性）道路的大门则敞开了。这两个论断都是泛指；偶尔，某个动物在非常特殊的帮助下，仍有可能进化到可以进行人类转世的程度，但在几乎所有情况下，现今已找不到发展程度足够低的人类身体来供其投胎了。同样地，一位在月球链上已证得阿罗汉果位或更高境界的生灵，也可能继续向上攀登；但所有低于此阶位、而已拥有完整因果体的生灵，则要等到第三个根族的后期及第四个根族的早期，才进入地球进化链开始其进化。

在第四个进化圈的火星上，我们发现了一群野蛮人。当大批真我在上一个进化圈中继续前进时，他们因进化程度不足而未能离开那个球体前往地球。在每一个球体上，总有一些生灵无法跟上而掉队，当该球体进入休眠期时，他们便会留在其上；而当该球体重新恢复完全的活力时，他们又会返回，从而形成一个非常落后的阶层；这些生灵是品质非常差的“篮筐制品”，是那种残暴凶狠的野蛮人，他们中的一部分正是通过恐惧与愤怒而完成个体化的。

在第四个进化圈中，火星感受到了水资源稀缺的压力。正是“月亮之主”——那些在球体 E 上证得阿罗汉果位的圣者们——规划出了运河系统，再由“篮筐制品”们在他们的指导下付诸实施。火星的海洋并非咸水，其极地的冰盖融化时，便会供应灌溉所需的水源，从而使土地得以耕种，作物得以生长。

第五个火星根族是白色的，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篮筐制品”也发展成了完整的因果体。他们品行良好、心地善良、为人友善，但却无法产生任何宏大的理念、广博的爱，也无法做出自我牺牲。在一个相当早的阶段，他们便已开始

分配食物，而非为其争斗，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发展出了社会情感。

在火星被废弃之前，地球上的第一和第二个根族便已在演进之中。当时有一些实体适合这些原始的生存条件，而火星在其后期阶段已过于先进，无法容纳他们；并且，逻各斯的全部注意力在这些早期也尚未投向地球。“月亮之主”——即那些在月球链球体 D 上已证得果位的阿罗汉们——将一些较为落后的实体带入了这些早期的根族之中，以便这些根族能为掉队者们充当特殊的“教练”。他们中的许多生灵回报了这份照拂之恩，并作为最低等的类型，进入了第三个根族的第一个次根族；他们的头是蛋形的，头顶长有一只眼睛，前额是一块类似香肠的肉卷，下颚则向前突出。这种蛋形头的类型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但在第三个根族的后期次根族中已有了很大改变，其标本在后期的雷姆利亚时代曾被发现。构成强大的第六个次根族的蓝色人种，以及组成第七个次根族的白色人种，是更优良的类型，但他们仍属于雷姆利亚人，并且由于前额后缩，仍带有一丝蛋形头的特征。<sup>1</sup>（<sup>1</sup>在本文付印期间，报纸上出现了一篇关于发现一些此类头骨的报道，但尚无具体细节可用。参见 1912 年 8 月号《证道人》杂志，“瞭望塔”栏目，第 631 页。）

在第一和第二个根族期间，地球上的人口非常有限，而之所以给予这种特殊的帮助，似乎是因为在第四个进化链的第四个球体上，“（通往人类界的）大门被关闭了”。此外，在“火焰之主”于第三个根族中期降临、并使得人类与动物界之间的鸿沟变得几乎不可逾越之前，一切可能的努力都已被付诸实践，以提携所有尚有可塑性的生灵。

在其第七个根族的末期，火星有数量相当可观的人口涌入地球。他们来到地球是为了第三个根族，并负责引领它，直到来自月球链的、更为高等的真我前来接管领导权。这些“篮筐制品”们——其因果体此时已发育完全——在火星上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他们现在正为即将到来的、更为高等的生灵们铺平道路。正是他们，与那些野蛮的爬行生物——即《慈岩之书》中所描述的、黏滑而无骨的“可怕险恶的水人”——进行了战斗。这些生物是前几个进化圈中再次化身的残余，他们曾在火星上是所谓的“水人”，即两栖、有鳞的半人半兽。

第三个进化圈所特有的多种繁殖方式，在第三个根族时期再次出现，并在地球各地同时并存。绝大多数人口都经历了一系列相继的阶段，并大多演变成了卵生，但也存在着各种“旁支”，其中保留着更早期的繁殖方式。各种繁殖方式似乎分别适用于处于不同进化阶段的真我，并且在大部队早已超越这些阶段之后，这些方式仍会为掉队者们而保留。

卵生的方式是极其缓慢地被淘汰的：卵壳变得越来越薄，其内的人类则发育成雌雄同体；然后，他们又变成某一种性别占主导的雌雄同体；最终，才成为单

性别的生灵。这些变化始于大约 1650 万年前，并持续了大约 550 万到 600 万年之久，期间肉体的变化非常缓慢，返祖现象也时常发生。此外，最初的数量很少，需要时间来繁衍增殖。当这最后一种类型变得完全稳定后，卵便被保存在了女性体内，繁殖也最终呈现出至今仍在延续的形式。

总结如下：第一个根族，重演第一个进化圈的历程，是一些以太质的云雾，在一个炎热沉重的大气中四处漂浮，这个大气包裹着一个被反复发生的灾变所撕裂的世界；他们通过分裂进行繁殖。第二个根族，重演第二个进化圈，是我们在第二个进化圈部分所描述的“布丁袋”类型；他们通过出芽进行繁殖。第三个根族的早期，重演第三个进化圈，其形态是“人猿”状的，其繁殖方式起初是通过细胞分泌，即《秘密教义》中所称的“汗生”（sweat-born）。之后便进入了卵生阶段，最终演变为单性繁殖。

有一部分卵受到了某种非常特殊的处理：它们被“月亮之主”们带走，经过精心的磁化，并被保存在一个恒定的温度下，直到人形——在此阶段是雌雄同体——破壳而出。之后，它会受到特别的哺育和精心的培养，当准备就绪后，便会被一位“月亮之主”所“占据”。他们中的许多成员为了能在物理界面上工作而化身于此，并长时间地使用这些经过精心准备的身体；一些天神也使用了部分这类经过准备的身体。这件事似乎就发生在性别分离之前的几个世纪。

当后期的“卵生者”占据主导时，最优秀的“篮筐制品”们从“链间涅槃”直接降临，紧随其后的，则是那些在月球上已获得完整因果体的生灵中最低等的阶层。前者的最高等者与后者的最低等者之间，其实并无太大差异。

后者的第一批“船货”，其成员来自月球链的球体 G、F 和 E，他们是对“种子摩奴”的影响响应最少的群体，其中大多数来自球体 G，是已获得完整因果体的生灵中最愚钝的。第二批“船货”有大量来自球体 G 的成员，一小部分来自球体 F 的较低阶层，以及一部分来自球体 E 的更低阶层。第三批包含了来自球体 G 的最优秀者，一些来自球体 F 的相当优秀者，以及来自球体 E 的优秀者。第四批“船货”则有来自球体 F 的最优秀者，以及除了球体 E 的最顶尖者之外的所有成员。第五批“船货”带来了来自球体 E 的最优秀者，以及少数来自球体 D 的成员。

所有这些生灵似乎都是按照进化的“年龄”而非“类型”来分类的，事实上，他们也确实包含了所有类型。我们还注意到一个个体，他曾是在月球上俘虏了玛尔斯的那个野蛮大陆部落的酋长，是一个通过恐惧而完成个体化的生灵。所有这些生灵——总计有数十万之多——都在“卵生者”中进行了转世。

接着，在大约一千万到一千一百万年前，当性别分离已完全确立时，一个重要的阶段到来了。当时，一些已化身的“月亮之主”降临在七角的雷姆利亚极星（seven-pointed Lemurian Polar Star）之上，祂们形成了自身的以太影像，

这些影像随后被物质化为更高的密度，并大量增殖，以供即将到来的真我们使用；这些“主”们分属不同的类型，即所谓的“七人各居其位”，祂们在星辰的各个角点上创造出形态，提供了分别适合七道光（即七种人类性情类型）的身体。

在这个阶段，存在着四个人类阶层，他们彼此竞争，以期获得更优良的人类形态。这四个阶层分别是：（1）前文所述的最优秀的“篮筐制品”，以及来自（月球链）球体 G、F、E 的、拥有完整因果体的那五批“船货”；（2）来自火星的“篮筐制品”；（3）一直以来都在此地的“线条”；以及（4）最后一类，由那些刚刚从动物界进化而来的生灵构成。在这四个阶层之下，则是动物、植物和矿物界，我们在此无需探讨。

这些生灵进入由“月亮之主”所提供的以太形态的过程，可谓是一场挣扎。因为一个单一的形态，常常会有许多争夺者，而那个成功获得它的，也未必能持有它超过片刻；这番景象让人想起了希腊神话中“众神在欢笑声中创造世界”的理念，因为它确实带有几分喜剧色彩——真我们奋力争夺着形态，却在得到之后又无法驾驭。这是向物质沉降的阶段之一，是人类身体的最终物质化，也是“人之堕落”的完成。

渐渐地，他们习惯了这新的“皮囊”，并安顿下来，开始繁衍出七大性情类型。在世界各地，其他繁殖方式又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由于进化上的巨大差异，各个相继的阶段彼此间有很大的重叠，而那些从其他进化圈前来的阶层，并未经历过地球上早期的两个根族。遵循着早期繁殖方式的部落逐渐失去了生育能力，而真正的男人和女人们则大量繁衍，直到我们今天所知的人类形态，在全世界范围内被明确地确立下来。

由“月亮之主”们所创造出的形态本是相当好看的，但由于其构成是以太质的，因而极易被改变，结果便被那些即将入住的真我大大地扭曲了。由这些形态所生下的后代，样貌都明显丑陋；这或许是因为使用这些身体的生灵，其思想中早已习惯了蛋形的头颅和香肠卷般的前额，因而导致了这些特征的重现。

在由以太物质化形态演变而来的、已稳固建立的人类繁衍了许多代之后，阿罗汉们便敦促那些因无法再取得进展而离开月球链球体 A、B、C 的生灵们，下降并进入那些已为他们准备好、可供栖居的身体中进行转世。这些生灵共有三批“船货”：来自球体 A 的橙色人种，超过两百万；来自球体 B 的金黄色人种，略少于三百万；以及来自球体 C 的粉色人种，略多于三百万——总计约九百万人。他们被引导至世界表面的不同区域，意在让他们形成各自的部落。

橙色人种在看到提供给他们身体后，便拒绝进入，这并非出于任何邪恶，而是源于骄傲，他们鄙视那些毫无吸引力的形态，或许也源于他们对性结合的古老憎恶；但黄色和粉色人种则很温顺，选择了服从，并逐渐改善了他们所栖居

的身体。这些人构成了第四个次根族，这也是除了胚胎期之外、在任何意义上都属于人类的第一个次根族，其起始年代可从这些形态被给予时算起。

有趣的是，H. P. 布拉瓦茨基在《秘密教义》中将这第四个次根族称为“黄色的”，这显然是注意到了来自月球链 B 球体的金黄色人种的到来。她不可能是指第四次根族的既定肤色，因为那个肤色是黑色的，并且黑色甚至延续到了第六个次根族的下层阶级中，而在那个次根族里，上层阶级的肤色是颇为体面的蓝色。然而，即便在那些蓝色人种身上，也带有一丝潜在的黑色基调。

因此，原先分配给橙色部落的区域便空了出来，而他们本应使用的身体，则被那些刚刚从动物界脱胎而出的实体们欣然占据——他们正是前文所述的阶级中最低等的、最劣等的人类类型；他们觉得自己与刚刚脱离的（动物）阶层之间并无太大差异，这一点也毫不奇怪，而所谓的“无心智者之罪”便由此而生。

值得注意的是，那些橙色人种因拒绝在为世界繁衍人口的工作中承担其应有位置，而招致了相应的因果业报。后来，进化法则迫使他们进行转世，而此时“月亮之主”们已投身于其他工作，他们便只得进入更低下、更粗糙的身体；他们因此成了一个落后的根族，狡猾却不善良，并经历了许多不愉快的遭遇。他们因不断与普遍秩序相冲突而数量锐减，并主要通过苦难而被锤炼成了普通人。

其中少数强者——冷酷无情而不择手段——在亚特兰蒂斯成为了“黑暗面之主”；有些被发现在北美印第安人之中，长着精致但冷酷的面孔；还有少数延续至今，甚至在我们这个时代——他们是金融大亨中那些不择手段者，是像俾斯麦一样的政治家，或是像拿破仑一样的征服者；但他们正逐渐消失，因为他们已经学到了许多惨痛的教训。那些缺乏慈悲心、总是为了笼统的原则而处处战斗、事事反对的人，在法则之下，最终必将被锤炼成形；极少数人可能会以黑魔法告终，但对于大多数人而言，那持续的压力实在太过巨大。这真是一条艰辛的进步之路！

## 火焰之主的降临

伟大的雷姆利亚极星（The great Lemurian Polar Star）依然完整无缺，巨大的新月形大陆——包括马达加斯加——仍旧横亘于赤道之上。占据着今日戈壁沙漠位置的海洋，其波涛依旧拍打着喜马拉雅山脉北坡的岩石屏障；一切都在为地球历史上那最富戏剧性的一刻——“火焰之主”的降临——做着准备。

“月亮之主”与第三个根族的摩奴，已经尽其所能地将人类提升到了一个关键点，在此点上，心智的萌芽可以被激活，真我的降临也可以得以完成。所有的掉队者都已被向前推动；动物界中已再无能够晋升为人的生灵。那扇阻止动物

界“移民”进入人类界的大门，也只有在此看不到任何（有潜力的）后来者、且如果不依靠那股只在一个体系进化中点才会给予一次的巨大推力作用，生灵便不能够抵达之时，才会被关闭。

人们选择了一个重大的占星学时刻：当时，出现了一个极为特殊的行星排列，地球的磁场条件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最有利状态。这大约发生在六百五十万年之前。万事俱备，只待祂们的到来，去完成那唯有祂们才能完成的事业。

随后，伴随着从不可估量的高处疾速降下时的巨大轰鸣，被熊熊火团所环绕，喷射的火舌充满了整个天空——“火之子”，即来自金星的“火焰之主”的战车，划破长空，闪现而至；战车停了下来，盘旋在“白岛”之上，那白岛正安卧于戈壁海的怀抱中，宛然含笑。岛上绿意盎然，芬芳多彩的花朵烂漫盛开，容光焕发——地球正献出她最美好的一切，来迎接她即将来临的君王。

祂站在那里，“十六夏之青年”——萨纳特·库玛拉（Sanat Kumara），“永恒的童贞青年”，地球的新任统治者，降临到了祂的王国。祂的学生，三位库玛拉，与祂同在；祂的协助者们，环绕在祂身旁。共有三十位强大的生灵在此，其伟大远非地球所能衡量，尽管祂们之间亦有等级之分。祂们身着通过“创造能”（Kriyashakti）所创造出的荣耀之躯。这便是第一个奥义阶制，如同广袤榕树的枝干，是未来圣人们的培育之所，也是一切奥义生命的中心。祂们的居所，过去是、现在也依然是那“不朽的圣地”。在其上空，永远照耀着那颗“燃烧之星”——那是地球君主的象征，是永恒不变的中心极点，我们地球的全部生命都永远围绕着它旋转。<sup>1</sup>

<sup>1</sup> 这些奥义符号的使用，曾误导了《秘密教义》的读者（或许甚至包括其作者本人），使他们错误地认为奥义评注中所提及的“极点”与“星”，就是物理上的北极与北极星。我在自己的著作《人的谱系》（*Pedigree of Man*）一书中，也曾沿用了这一错误的理念。——安妮·贝森特。

一部《教理问答》中写道：“七位库玛拉中，有四位为了世间的罪愆与教化无知者而牺牲自我，并将一直驻留至本宇宙显化期的终结。……这四位，便是不朽知识的头脑、心、灵魂与种子。”H. P. 布拉瓦茨基补充道：“无论在天上还是在地上，位阶高于这‘四位’的，只有‘那一位’——即那个更为神秘、更为孤高的生灵”——“沉默的守望者”。<sup>1</sup>（<sup>1</sup> 参见《秘密教义》，（1897年版）第二卷，第294、295页；（阿迪亚版）第三卷，第282、283页。）

在“（火焰）之主”们降临之前，来自“链间涅槃”的“船货”都是分批抵达的。但现在，随着那股巨大激励的注入，生育能力——如同其他一切事物一样——迅速增长，需要成批的完美身体才能将真我接引而来，以栖居于那些身体之中；于是，这些真我便如潮水般涌入。与此同时，其他一些较低等的类型，则占据了所有在“（火焰）之主”降临时、因其影响而完成个体化的、已

带有心智萌芽的动物身体。“火焰之主”们在一瞬间便为数百万生灵完成了此事，而这正是我们今天需要通过长期悉心照料才能为少数个体完成的。

此时，来自（月球链）球体 A、B、C 的阿罗汉们也降临化身，前来协助摩奴建立并教化雷姆利亚人的第五、第六和第七个次根族。而第四个次根族，即那个典型的蛋形头人种，则继续存在着。他们身高在二十四到二十七英尺（7.3~8.3 米）之间，身形松散而笨拙，肤色黝黑；我们测量过其中一个，其身高为二十五英尺（7.62 米）。<sup>2</sup> 他们的建筑与其体型相称，是由巨石构成的巨人式结构。

<sup>2</sup> 读者或许会好奇我们是如何测量其身高的：首先，我们站在他旁边，我们俩分别只到他膝盖稍下和与膝盖齐平的位置；然后，我们将他置于（证道学）总部一楼的阳台旁，在那里，他可以把举起的双手搭在栏杆上，再把下巴搁在手上。之后，我们再去测量了那个栏杆的高度。当他把头探出阳台时，这个可怜的身影并不受欢迎。“快把他弄走，”阳台的主人说，“他太丑了，足以吓坏任何人。”可怜的家伙，或许他确实如此吧。

在后期的次根族中，阿罗汉们成为了君王，也就是那些比历史更为真实的神话传说中所记载的“王者入道者”。

一位“王者入道者”会在祂周围聚集起一批民众，形成一个氏族，然后教导这个氏族各种文明的技艺，并指导和帮助他们建造城市。在如今的马达加斯加岛所在之处，就曾有一座大城市是在这样的指导下建立起来的；此外，在整个巨大的新月形大陆上，还有许多其他城市也以类似的方式被建造。如前所述，其建筑风格是巨人式的，因其宏伟巨大而令人叹为观止。

在这段漫长的时期里，雷姆利亚人的外貌也在发生着改变。随着功能的停止，位于头顶的中央之眼开始从头部表面向内退化，最终形成了松果体；与此同时，另外两只眼睛——一起初位于中央之眼的两侧——则开始变得活跃。希腊神话中关于独眼巨人的传说，显然便是源自早期雷姆利亚时代的一段口述历史。

当时已出现了一些驯养动物的行为；我们曾看到一个蛋形头的雷姆利亚人，牵着一头满身鳞甲的怪兽，其样貌几乎和它的主人一样丑陋。各种动物都被生吃——在一些部落中，人肉也并不受到排斥——而类似我们今天的鼻涕虫、蜗牛和蠕虫一类的生物，其体型要比它们退化了的后代大得多，被视为特别受青睐的美味佳肴。

当第六个次根族正在发展之际，大量的入道者及其弟子从“链间涅槃”被派遣至地球<sup>1</sup>（<sup>1</sup>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普遍的法则是进化程度较低者应被首先派往地球，但在需要帮助的情况下则有例外，如此处这批特殊的“船货”便是如此。），他们通过在第四个根族的摩奴当时已进化出的、最优秀的身体中进行转世，来协助祂的工作。由于这些最优秀的身体被给予了那些已耗尽自身因果业报的生灵，其入住者便能够进一步完善这些身体，并将其潜力发挥到极致。这

些阿罗汉与他们的学生们，在“月亮之主”以及第三和第四根族的摩奴们的领导下工作；在他们的帮助下，蓝白色的第七个次根族得以进化，并为第四个根族的摩奴提供了更优良类型的人类男女，以供其进一步塑造。

## 第八章

### 第四个根族

在“火焰之主”降临后，奥义阶制的首领几乎立刻便开始着手安排建立第四个根族的事宜。祂委派未来的摩奴，去从现有的雷姆利亚人类型中，挑选出那些体型最小、最稠密且最优秀的个体。当雷姆利亚人在“王者入道者”的治理下建立并发展文明的同时，这位未来根族的摩奴也在勤奋地寻找适合其目的的真我，并为他们挑选合适的化身。在一个案例中，祂曾聚集了数千人，经过长达多年的考验，最终才选出一人，显然，为祂的根族寻找理想的祖先并非易事。

一些部落被分选出来，其成员在很长时期内进行内部通婚，之后，摩奴会从中挑选出有潜力的个体并将他们“移植”出来；祂与祂的弟子们会化身于这些个体的后代之中，以提升其物理层面的水准。祂在星辰的各个角点上同时进行着各种实验，利用不同的气候条件。起初，这看起来是一项毫无希望的任务，就仿佛要让黑人与黑白混血儿通婚来创造出一个白色人种一般；但在某个部落内部经过数代的筛选之后，祂会从中选出一两个个体，再让他们与从另一个部落中以类似方式筛选出的一两个个体进行配对。第三个根族的摩奴曾为祂的第六个次根族进化出了一种蓝色类型，为第七个次根族进化出了一种蓝白色类型，尽管绝大多数雷姆利亚人仍然是黑色的；一些第四次根族也与蓝色人种进行了融合，于是，雷姆利亚人的整体类型便非常缓慢地得到了改善。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当世界上其他地方出现了肤色较浅或类型更优的个体时，他会被送到摩奴那里，而摩奴则会尽力为其寻找合适的配偶。我们曾观察到一个个体便是如此从马达加斯加的城市被送来的，其他地方也有类似的情况。

在上一章末尾提及的入道者们到来之后，进展变得更为迅速。那些因他们的栖居而得到改善的最优秀的身体，被摩奴用于塑造祂的第一个次根族；因此，第四个根族最终得到了一个非常优良的奠基与培育，这要归功于大批挺身而出、引领并推动事务向前发展的、进化程度更高的人们。最终，摩奴得以将第七个次根族的身体——那些因入道者们的使用而得到改善的身体——作为祂的第一个次根族，即第四个根族的“罗摩哈尔人”（Rmoahal）的核心。所有被纳入第四个根族的人，都是栖身于这些身体之中的入道者及其弟子们；在这个阶段，没有一个成员是取自先前已在地球进化链上进化的群体。

苏巴·罗（Subba Rao）曾将雷姆利亚人划分为蓝黑色，亚特兰蒂斯人为红黄色，雅利安人则为棕白色。我们发现，第四个根族的摩奴从其子民的肤色中剔除了蓝色，使其经过紫色，最终呈现为罗摩哈尔次根族的红色；然后，通过融入第七个雷姆利亚次根族的蓝白色，祂获得了第一个看上去已完全是现代人

形、我们甚至可以想象其生活在我们之中的次根族。

在这个根族类型完全确立之后，祂便由此获得了创造出浓郁红棕色的托尔特克人（即第三个次根族）所需的素材——这是亚特兰蒂斯各民族中最辉煌、最高贵的一支，曾统治世界数万年之久。经过了长期的耐心工作，花费了大约一百万年的巨大辛劳与照料之后，祂终于创造出了一个与交付给祂的目标类型相当近似的成果；之后，祂便正式地创立了这个根族。祂亲自化身于其中，并召唤祂的弟子们也在祂的家族中投胎转世，祂的后裔由此便构成了整个根族。因此，从最字面的意义上说，一个根族的摩奴便是其“始祖”，因为整个根族都以其摩奴为共同的肉身祖先。

然而，即便是摩奴的直系后裔，以我们今天的标准来衡量，也算不上一群样貌出众的人，尽管与周围的人群相比已有了巨大的改进。他们的体型更小，但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神经系统，其星光体也是没有固定形状的。难以想象的是，祂竟能用这样的身体为自己塑造出如此非凡的形象——祂仿照自身的星光体和思想体来塑造它，改变其皮肤中的色素，直到将其塑造成更接近于祂为其根族所期望的颜色。

此后，又过了许多代，这个年轻的根族才得以占据其大陆——亚特兰蒂斯。但从这个时期开始，一批批“船货”的真我开始从“链间涅槃”降临，以栖居于第四个根族的身体之中。摩奴与“根摩奴”做出安排，由后者派遣大量准备好进行转世的真我前来——他们是来自月球链球体 D、已拥有完整因果体、并在月球第四和第五个进化圈中完成个体化的生灵。他们中的一部分进入了“特拉瓦特利”（Tlavatli）次根族，另一部分则在“托尔特克”（Toltec）次根族进化出来后进入了其中；随后，摩奴再次化身于托尔特克人之中，并建立了“金门之城”——这是后来许多同名城市中的第一座。这座城市的建立，大约是在一百万年之前，即撕裂亚特兰蒂斯大陆的第一次大灾难发生前的十五万年。

在当时，托尔特克人凭借其巨大的优越性，成为了统治种族。这是一个尚武的种族，其足迹遍布世界，征服各地的居民，但其纯血后裔从未在任何地方形成过下层阶级。即便是在“金门之城”，也只有贵族和中产阶级是托尔特克人；下层阶级则是混血的，主要由与其它次根族交战时俘获的男女构成，他们被征服者贬为奴隶。

此时，又有一批“船货”的真我抵达了地球。其中有一个总是紧密抱团的群体，我们对其特别感兴趣，因为它包含了许多老朋友：西里乌斯、俄里翁、利奥（Sirius, Orion, Leo）等人；他们中的一部分在抵达时，便被维瓦斯瓦塔摩奴——即第五个根族的摩奴——“相中”，作为祂未来的素材。因此，H.P. 布拉瓦茨基才会说第五个根族的奠基发生于一百万年之前，尽管它直到公元前

79997年才被引领出亚特兰蒂斯。后来，这些人便形成了那个死亡与重生之间间隔期平均为1000到1200年的群体。<sup>1</sup>（<sup>1</sup>这些间隔期必须被视为是暂定的；这个群体以及下文将提及的另一个群体的死亡与重生之间的间隔期，其相对长度大致如此。）

在这个时期，死亡与重生之间的间隔期自然要短一些，因为在这些原始生命中所收集到的素材，无论如何铺陈，都不足以支撑一段漫长的间隔期。当时的人们尚无能力产生深刻的情感，尽管他们也能从天界生活中有所收获。在天界中，这些真我总是聚集在一起，而在直觉层面与他们相连的那些薄纱般的生灵，也彼此间显示出强烈的亲和力。在较低的层面，他们显然有一种迟钝而迷茫的“匮乏感”，仿佛正非常模糊地感知到那些前世及“链间”间隔期的老友们的缺席——而后者，仍在“链间涅槃”中沉睡，还要再过四十万年才会抵达地球。

在直觉层面，这些700年投生间隔期的生灵与1200年投生间隔期的群体有所接触，但只有当前者抵达地球时，在高级思想层面的真我之间才会出现一段普天同庆的时期，这主要是因为那些最受敬爱与尊崇的生灵——未来的真师们——的到来。与一些早期群体直接相关的人，当时仍在涅槃之中，尽管另一些人已随1200年间隔期的那批生灵来到了地球，其中包括两位如今身着英国人肉身的未来真师。<sup>1</sup>（<sup>1</sup>他们曾是托马斯·莫尔爵士（Sir Thomas More）和“菲拉莱特斯”托马斯·沃恩（‘Philalethes’ Thomas Vaughan）。）为了让这个群体在转世中能保持在一起，人们采取了大量轻微延迟或加速转世的手段。

在某个早期转世中，科罗娜<sup>2</sup>（<sup>2</sup>在后期历史中，他便是尤利乌斯·凯撒。）——一位非常出色的战士——来自“金门之城”，并征服了我们的朋友们当时所化身的那个“特拉瓦特利”部落。尽管他当时并未意识到彼此间的（业力）联系，却依然受到了其影响，并仁慈地对待了这个部落：他没有将他们掳为奴隶，反而引入了各种改良措施，并将该部落并入了托尔特克帝国。

西里乌斯在“特拉瓦特利”次根族中转世了数次，之后便进入了“托尔特克”次根族。展望未来，我们看到他为了和乌尔萨等人在一起，曾一度化身于“罗摩哈尔人”之中；之后，又有数次转世在第四个次根族“图兰人”

（Turanian）——一个中国的阶段——之中，还有几次是在第六个次根族“阿卡德人”（Akkadian）之中。我们曾观察到他在一个类似后期腓尼基人（Phœnicians）的民族中从事贸易。他并非按照任何特定的顺序来经历这些次根族，而关于这个问题，目前还很难一概而论。

一批批“船货”的真我继续抵达，而他们之间被区分开来的主要原因，似乎是个体化的方式。来自所有“光”、或不同性情、但总体发展水平相似的真我，都被混合在了一起；但那些重生间隔期不同的，则没有混合。“月球人”与

“兽人”这两大阶层之间，也同样没有任何混合。除非某一个体曾经历过“内部进化圈”及其特殊的“催谷”过程，并由此晋升到了更高的阶层，然而，大的阶层划分界线依然存在，一个阶层并不会代替另一个。即便在“篮筐制品”们补完了其因果体之后，其“篮筐”的出身也依然清晰可辨。

包含“700年间隔期”群体的那第一批“船货”，大约在公元前60万年抵达地球，此时距撕裂亚特兰蒂斯大陆的第一次大灾难已过去约二十五万年。随同这批“船货”一同到来的，有未来的真师玛尔斯、墨丘利及其他存有。玛尔斯出生在北方的“特拉瓦特利”次根族中，其父亲是苏利耶，母亲是墨丘利；赫拉克勒斯也在此家庭中，是他的姐姐。苏利耶是该部落的首长，而他的长子玛尔斯，很快便成为了部落里最杰出的战士。<sup>1</sup>（<sup>1</sup>关于这些及其他名字，请参见本书的序言。）

十五岁那年，他在战场上受了重伤，被弃之等死，但对他满怀挚爱的姐姐四处搜寻，最终找到了他，并将他照料至康复。他继承了父亲的首长之位，并由此获得了他第一次的尘世统治经验。

还有一个相当小却很有趣的群体，数量只有105位，他们大约在同一时期（公元前60万年）抵达，但并非来自月球。这是由奥义阶制的首领特别安排的一支队伍，其成员似乎是一些曾在金星上做过“火焰之主”们的宠物的动物；他们因深厚的感情而与“火焰之主”们紧密相连，以至于若没有它们，他们便无法进化。他们在金星上完成了个体化，并被带到此地，而奥义阶制的首领则将他们全部分配在了第一和第二道光之中。

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在进化上属于特例的小群体。例如，有一个隶属于第三个进化圈的小群体，曾被送往水星，以接受在水星环境下才有可能进行的特殊处理，之后又被带回地球。有些生灵正是为了给第五个根族做准备，而接受了此类处理。值得一提的是，H. P. 布拉瓦茨基也曾谈到过一些从水星来到地球的生灵。

赫拉克勒斯在地球上的第三次转世，是在同一个部落里，这个群体的许多成员在此重聚。他们已有了一定程度的文明，但房屋只是些简陋的小屋，并且——由于气候温暖——衣着也很少。这次转世的标志性事件，便是与斯科皮奥那段不良业缘的再度联结，因此，这对相关各方都具有一定的重要性。

赫拉克勒斯作为战士所在的部落，遭到了斯科皮奥所属的一个极其野蛮的部落的攻击。后者的计划是，突袭另一个部落，并将其成员屠杀殆尽，作为献给其神灵的祭品；如果失败，便集体自杀，从而获得力量，在另一个世界去折磨他们的敌人。他们举行了一些类似“奥比巫术”（Obeah-like）的魔法仪式，这些仪式虽然是秘密进行的，但似乎已被赫拉克勒斯所知晓。最终的自杀，对于他们整个死后活动计划的成功至关重要，而那些伴随着许多可怕“诅咒与誓

言”的怪异咒语，届时便会生效。这些咒语的结果，显然既被他们自己所珍视，也同样被其敌人所畏惧。

攻击失败后，他们便开始执行胜利之外的备选方案：一场伴随着恐怖仪式的集体自杀。赫拉克勒斯出面干预，救下了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并将他们俘虏捆绑。他这样做，部分是由于其宗教信仰不允许自杀，部分是出于迷信的恐惧，还有部分则是觉得这些野蛮人能成为不错的壮硕奴隶。后来，这些人密谋暗杀他，他便将他们悉数处决。就这样，一段尚未完结的、漫长的敌对关系，这一次，在地球上再度开始了。

值得注意的是，个体之间会建立起持续数百世的紧密联系。就此而言，从这个时期开始，在 1200 年及 700 年间隔期的那两大群体之内，出现了一个特定的团体——为便于区分，我们不妨称之为“宗族”——他们在游历世界各国的同时，通常都聚集在一起。特别是西里乌斯，便极少在这个小团体之外通婚。

鸟瞰历史，我们注意到整个大“宗族”曾有过几次偶尔的聚会，例如当玛尔斯在“金门之城”为王时，当他在秘鲁为帝时，当他们在摩奴统治下住在白岛附近的大陆上时，以及在第二和第三次根族的开端及其迁徙之时——这仅是众多例子中的几个。赫拉克勒斯原来是好斗之人，总是紧紧追随玛尔斯；西里乌斯则较为平和，一直跟随着墨丘利；阿尔希恩与米扎尔也属于后者一类。

然而，许多属于那些我们在早期非常熟悉的大群体中的成员，似乎已在中途掉队，我们在此生并未再与他们相遇；有些或许此刻正在天界之中。证道学学会便是这个“宗族”再次集会的另一个例子，不断有新人加入进来，而他们原来都是旧识。还有一些人，比如科罗娜，则正在等待一个有利的时机进行转世。

“船货”的抵达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公元前 75000 年的大灾难时才停止。因此，“关闭大门”这一说法，显然只适用于从动物界进化至人类的生灵，而不适用于那些因果体早已发育完全的生灵。H. P. 布拉瓦茨基曾说，类人猿仍可被接纳进入人类的身体，他们应是属于月球的动物界，而非地球的动物界；他们占据了由“无心智者之罪”（“sin of the mindless”）所产生的身体，成为了今天的大猩猩、黑猩猩、猩猩、狒狒和长臂猿。或许可以在非洲找到他们，他们也可能在那里，转世于至今仍然存在的、雷姆利亚类型的极低等人类根族之中。

时光流转至公元前 22 万年，在“金门之城”，我们发现玛尔斯正以皇帝的身份进行统治，并继承了“神圣统治者”的头衔，这个头衔承袭自过往的统治者——即早期那些伟大的入道者们。墨丘利则是首席大祭司，国教的领袖。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位漫长的时代中总是一同降世，一位始终扮演着统治者与战士的角色，另一位则始终扮演着导师与祭司的角色。同样值得注意的事实是，我们从未见过玛尔斯化身为女性，而墨丘利则不时会如此。

此时，“宗族”有一次相当规模的集会。当时的皇太子是瓦吉拉，而曾在边疆屡建功勋的尤利西斯，则是皇家卫队的队长。这支卫队由精锐人员组成，就连普通士兵都出身于上层阶级。他们负责守卫宫殿，按规定不应外出作战，而主要是在典礼期间身着华丽的制服昂首阔步，侍奉君主，为其增添威仪。

然而，后来在尤利西斯去世后，瓦吉拉成为了卫队队长。由于瓦吉拉向来是个躁动不安的人，他不甘于过一种徒有其表的奢华生活，便说服了他的父亲，允许他率领部队投身沙场。而他的士兵们，也因其冲劲与勇气而崇拜他，非常乐意将他们的金色胸甲换成更为严酷的战争铠甲。在他们之中，我们发现了许多“宗族”的成员：赫拉克勒斯也在那里，还有品达、比特丽克丝、杰米尼、卡佩拉、卢泰西亚、贝隆纳、阿匹斯、阿尔科、卡普里科恩、西奥多罗斯、司各脱和萨福。赫拉克勒斯有三名“特拉瓦特利”族的青年作为仆童，他们是其父在战斗中俘虏并赠予他的——这三人便是许革亚、布特斯和阿尔克墨涅。

士兵们显然十分喧闹，时常沉溺于饕餮狂饮，之后便在城中骚乱一番；但他们也有优点，那就是尊重学识，敬重祭司，并会将参加宗教仪式作为其宫廷职责的一部分。他们在彼此之间有一种特定的荣誉准则，并严格地遵守着，其中包括了保护弱者这一条。他们的家庭在某种程度上也并非不雅致，尽管与现代的理念不符。

卫队长尤利西斯之死，是绝不能被忽略的一笔，因为它将主要相关的三个人用一条不可分割的纽带联结了起来。皇帝玛尔斯曾将照看其子瓦吉拉——一个大胆鲁莽的少年——的重任交予卫队长之手；因为当时时局凶险，“金门之城”中阴谋丛生，而俘获皇太子本人，对阴谋家们而言将是一次巨大的胜利。因此，尤利西斯不允许王子离开宫殿范围，这让那位年轻人厌恶不已。

一天，卫队长与王子正坐在离宫殿不远处，一伙胆大包天的阴谋家，借着灌木丛的掩护悄悄靠近，并突然向二人扑来。王子被打昏在地，不省人事，但尤利西斯跨立在他的身体之上，一边与攻击者们奋力搏斗，一边大声呼救。他的呼喊声被听到了。就在他身中数创、流血不止地倒在他年轻主人的身体上时，几名卫队士兵飞奔而来，阴谋家们见状便仓皇逃窜。两具不省人事的身体被抬上担架，送到了皇帝所在的宫殿王座室，并被放在了他的脚下。垂死的卫队长抬眼望向他的皇帝：“陛下，请原谅；我已尽力了。”

皇帝俯下身，用手指蘸起从卫队长胸膛涌出的鲜血；他用血依次触碰了垂死之人的前额、他自己的前额以及他的双脚，他那如音乐般的声音，在寂静中响起：“凭着这为我与我的家人所流淌的鲜血，我们之间的纽带将永不断裂。安息吧，我忠诚的仆人与挚友。”

这番话语传进了那双已渐迟钝的耳朵；尤利西斯微笑着，逝去了。而那位只是被击昏的年轻王子，苏醒了过来。而那道纽带，则历经千年而不朽，最终化为

了真师与弟子之间那永不可破的联结。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赫拉克勒斯的历次转世都平平无奇。当化身为男性时，他便终日战斗；而当化身为女性时，她便不停地生养众多子女。

黑魔法在亚特兰蒂斯的蔓延，导致了公元前 20 万年的第二次大灾难。那片曾将欧洲、非洲与美洲相连的巨大大陆，在此次灾难后只剩下了巨大的鲁塔岛和代季耶岛（islands of Ruta and Daitya）作为残骸。这两座岛屿一直存续到公元前 75025 年的那场大灾难<sup>1</sup>（<sup>1</sup>通常被粗略地记为公元前 8 万年的大灾难。），才最终被我们今天称之为大西洋的海水所吞噬。

在随后的十万年里，亚特兰蒂斯的人民空前繁荣，并建立起一个强大但却过度奢华的文明。其文明的中心位于“金门之城”——这个名字被保留了下来——但其影响则远播世界各地，遍及非洲与西部地区。不幸的是，随着文明的传播，那种能赋予人们掌控自然之力的知识也再度蔓延开来——而这种知识一旦被用于自私的目的，便会沦为黑魔法。

“宗族”的成员们也或多或少地卷入了其中。他们有时会出生在沉溺于此的家庭，之后再与之决裂；有时则会稍作涉猎，并因此受到些许玷污。阿尔希恩的一些经历，在后来的一世中常以梦魇的形式折磨着他，在此或可稍作记录。<sup>2</sup>

（<sup>2</sup>参见 1910 年 5 月号《证道人》杂志中的《时间帷幕的裂缝》一文。）

这些事发生在大约公元前 10 万年的一次转世中。当时，科罗娜是“金门之城”的白皇；玛尔斯是他麾下的一位将军，而赫拉克勒斯则是玛尔斯的妻子。一场巨大的叛乱正在酝酿。一个掌握着奇特邪恶知识的人——一位“黑暗面之主”，与那些构成“潘神王国”（Kingdom of Pan）的黑暗地灵们相勾结（这些地灵便是希腊神话中萨堤尔神的原型，是一些半人半兽的生物）——正逐渐在自己周围聚集起一支庞大的军队。这支军队拥戴他为皇，称其为“午夜太阳之皇”、“黑暗皇帝”，与白皇分庭抗礼。他所创立的崇拜，以他自己为中心的偶像——神殿里安放着他自己的巨大雕像——是纵欲而狂乱的，通过满足人们的动物性激情来控制他们。与“金门之城”的“白色入道洞穴”相对，他设立了“黑暗洞穴”，并在其中举行大地之神“潘神”的秘仪。一切都在朝着另一场大灾难的方向演变。

大约一百二十世之前，阿尔希恩的父亲是一位追随这个黑暗教派、奉行其恐怖仪式的信徒，但他本人却对此敬而远之，回避着那些束缚了绝大多数信徒的、纵情于兽性的疯狂庆典。但不幸的是，他还是落入了女色所设下的陷阱——这类事屡见不鲜——并遭遇了悲惨的命运。这个故事或可一述，因为它有助于阐明，究竟是何种状况，最终招致了奥义阶制后来向亚特兰蒂斯宣告的沉重厄运。

## 第九章

### 亚特兰蒂斯的黑魔法

#### 故事片段

阿尔希恩正半梦半醒地躺在一个草坡上，草坡缓缓倾斜，延伸至一条潺潺流淌的小溪边。他的脸上流露出困惑甚至焦虑的神情，这正是他内心烦扰的写照。他出身于一个富裕而显赫的祭司世家，即“午夜太阳祭司团”（Priesthood of the Midnight Sun）；该祭司团宣誓侍奉下层世界的神明，祭司们会在黑夜的阴沉之中，进入那些通向地底未知深处的黑暗洞穴与甬道，去寻访这些神明。

此时，亚特兰蒂斯伟大的诸文明国度，已分化为两个对立的阵营：其中一个阵营，尊奉古老的“金门之城”为其神圣都城，并维系着其种族的传统信仰，即太阳崇拜——他们崇拜旭日东升之美，朝阳身披黎明的绚烂色彩，其宫廷中容光焕发的青年男女簇拥身旁；他们崇拜烈日中天之辉煌，骄阳高悬天顶，迸发出炽热的力量，向四方散射出灿烂的生命与光热；他们崇拜夕阳西下之壮丽，落日斜卧于辉煌的卧榻，将天边的云彩染成至为稀有、至为柔和的色调，并将其作为自己必将归来的承诺。

民众以合唱的舞蹈、香与花、欢快的歌曲、黄金与宝石的供品、笑声与吟唱、以及愉悦的游戏和竞技来崇拜他。白皇统治着这些“辉煌太阳之子”

（children of the Blazing Sun），而他的种族也已拥有了长达数千年、无可撼动的统治地位。但渐渐地，那些由他的副手们所统治的外围王国，已纷纷变得独立，并开始联合成一个联邦，团结在一位出现在他们中间的、非凡却又邪恶的人物周围。

此人名叫奥杜阿尔帕（Oduarpa），天性野心勃勃且狡猾。他已认识到，为了稳固联邦并与白皇抗衡，就必须借助更为黑暗魔法之力，与下层世界的居民们订立契约，并创立一种崇拜仪式，以其感官上的享乐来吸引民众，并以其能赋予他们所谓的圣人们的、怪异而不洁的力量来诱惑他们。

他本人便通过这样的契约，将自己的寿命延长到了一个反常的长度；而在投入战斗时，他会在自己身体表面物质化出一层金属外壳，使自己刀枪不入，那层外壳能像锁子甲一样将兵器拨开。他的目标是至高无上的权力，并且正有望实现这一目标。他梦想着自己有朝一日能头戴王冠，安坐在“金门之城”的宫殿里。

我们这位年轻人的父亲，正是他（奥杜阿尔帕）最亲密的友人之一，并参与了

他最机密的谋划。两人都希望这个少年能投身于他们共同的野心事业。但这位年轻人心中却默默滋养着他自己的梦想与希望；他曾在夜半的神视中，见到过白皇科罗娜麾下大将玛尔斯的庄严身影，曾凝视过他那深邃而威严的双眸，也曾听闻过他如从远方传来的话语：“阿尔希恩，你属于我，属于我的人民。你必将归我麾下，并知晓自己归我所属。既归我属，切莫向我的敌人宣誓效忠。”于是，他便已立下誓言，愿作他的臣民，如封臣之于其领主。

阿尔希恩躺在溪边沉思，心中所想的正是此事。然而，还有另一种影响力正在作用于他，让他血脉贲张。他的父亲和奥杜阿尔帕，因其对他们的崇拜所表现出的冷漠——不，甚至是回避，哪怕只是动物献祭和倾倒烈酒祭品这类外在仪式——而心生不悦，便构想出一个计划，企图用一位名叫西格纳斯（Cygnus）的少女的魅力，将他引诱进那秘密的秘仪之中。这位少女黝黑而美艳，宛如繁星点点的午夜长空，她深深地爱着阿尔希恩，但其魅力至今却未能赢得他年轻的心。在她那幽深而明亮的双眸与他那半痴迷的凝视之间，总会浮现出他神视中所见的那张辉煌面容，而他也总会再次听闻那激动人心的低语：“你属于我。”

然而，最终她还是在很大程度上打动了他——这得归功于她母亲的劝说，那是一个十足的女巫，她告诉女儿，只有这样才可能赢得他的爱——并从他那里得到了一个承诺：他会陪她去那个举行魔法仪式的地下洞穴。在那些仪式中，人们会将下层世界隐居的居民们吸引出来，并从他们那里获取被禁止的知识，这种知识能将人形变为兽形，从而让人类内在所隐藏的野兽激情——即色欲与屠杀的激情——得以尽情释放。

西格纳斯凭着自身激情所赋予的技巧，拨动着他的心弦，并将他原先的冷漠煽动成了火焰——这火焰虽不持久，但在燃烧之时却也炽热。而今天，这股激情正灼烧着他，她那诱惑的力量也动摇着他。因为她刚刚离开，临走前才哄得他许下诺言，答应日落之后在举行秘仪的洞穴附近与她相会。而他正在两种情绪间挣扎：一边是追随她的渴望，另一边则是对他所能猜想到的、自己将被迫参与其中的那些场景的厌恶。当阿尔希恩仍在沉思之时，太阳已沉入地平线，夜幕降临。他浑身一颤，站起身来，但此刻他已下定决心，迈步走向了那约定的地点。

令他惊讶的是，已有相当多的人聚集在了那里。他的父亲和他的祭司朋友们都在，西格纳斯也在，她头戴一弯新月——那是新娘的标志——一群少女环绕在她身旁。她们全都身着缀满星辰的薄纱衣裳，褐色的柔美肢体在纱衣下若隐若现，闪烁着幽暗的光泽；还有一群与他同龄的青年——他认出其中有他最亲密的朋友——也在等候着。他们身披斑点兽皮，手持轻快的钹，如同半羊人（fauns）一般，一边围绕着他舞蹈，一边敲击着钹。

“为你欢呼，阿尔希恩！”他们呼喊， “黑暗太阳的宠儿，黑夜之子！看看吧，你的月亮和她的星辰正在那里等着你。但首先，你必须从我们这些守护者手中，赢得她。”

突然，她在舞群中被卷走，随即消失在前方那张着巨口的幽暗洞穴之中。阿尔希恩则被人抓住，衣物被剥去，身上被披上了一张和其他人一样的兽皮。在众人的哄笑与欢呼声中，他如痴如醉，近乎癫狂，拔腿便向她追去：“嘿！年轻的猎人，快追，免得猎犬抢先扑倒了你的小鹿！”

几分钟后，阿尔希恩便已在身后叫嚷人群的追逐下，穿过了外围的洞穴，来到了一座巨大的殿堂，堂中闪耀着深红色的光芒。殿堂中央耸立着一顶巨大的华盖，华盖呈红色，其上镶嵌着巨大的红榴石，将光线反射开来，如同飞溅的炽热鲜血；华盖之下是一座镶金的铜制王座，王座之前则是一个张着巨口的深渊，深渊中不时闪现出咆哮着的、骇人的火舌。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奇特熏香，令人沉醉，令人癫狂。

人潮的冲力将他向前席卷，他被卷入了一群狂野喧闹的舞者所形成的漩涡之中。他们大喊大叫，疯狂地跃向空中，围绕着华盖下的王座旋转，并呼喊：“奥杜阿尔帕！奥杜阿尔帕！来吧，我们渴求着你！”

一阵低沉的雷鸣在洞穴中回荡，声音越来越响，最终在头顶正上方汇成一声惊天霹雳；火焰向上蹿升，在火焰之中，奥杜阿尔帕那伟岸的身影升起。他身披钢灰色的魔法护甲，神情严峻而威严，他的面容庄重，甚至带着一丝悲伤，宛如一位堕落的大天使，却又因其不屈的骄傲与钢铁般的决心而显得强大。他在王座上落座，在接下来发生的一切之中，他都始终静默而阴沉地坐着，并未参与到这场狂乱之中；他挥了挥手，疯狂的庆典便再度开始，最狂野的舞者们沐浴在火焰之中，那火焰漫过深渊的边缘，向空中高高抛起。

阿尔希恩在青年男女之中瞥见了西格纳斯的身影，便因兴奋而发狂，向她的方向追去；她躲避着他，她的护卫们则阻挠着他；他刚一碰到她，便眼睁睁地看着她又被卷走，脱离了他的掌握。最终，他气喘吁吁，状若疯癫，奋力地做了最后一次冲刺，护卫们在一阵尖锐的哄笑声中四散奔逃，每个青年都带走了一名少女，而他则纵身一跃，将西格纳斯紧紧地拥入怀中。

狂欢愈演愈烈；端着巨大烈酒壶的奴隶们出现了，身后还跟着手持高脚杯的侍者。在癫狂的舞步之上，又增添了纵饮的疯狂，骇人的灯火也渐渐暗淡，沉入一片血红的暮色之中。之后那纵欲的场景，在此隐去不述也罢。

但看啊！从奥杜阿尔帕先前现身的那个通道中，走出了一支狂野的队伍；他们是毛茸茸的两足生物，长着长臂和利爪般的脚，长着兽头，鬃毛披散在肩上一一其样貌令人毛骨悚然，骇人听闻，非人非兽，却又带着一种可怕的人性。他们爪子般的手中拿着小瓶和盒子，混入最狂野的舞者之中，并将这些东西分发

给那些因纵饮和色欲而最为癫狂的纵乐者。这些人将盒子里的药膏涂满四肢，喝下小瓶中的液体，看啊！他们随即倒地，不省人事，蜷缩一团；但从每一具蜷缩的躯体中，都跳出了一个兽形的怪物，咆哮着，贪婪地觅食，随即从洞穴中消失，融入了外面的黑夜。

愿光明的众神庇佑那些不幸遭遇这些着魔的星光物质化身的旅人吧！他们凶猛如兽，毫无人性；又狡猾如人，残忍无比！但光明的众神正在沉睡，只有“午夜太阳”的麾下众——鬼魂、妖精及一切邪恶之物——在世间横行。黎明破晓之前，那些怪物回来了，它们下颚滴血，皮毛上沾满了污秽，随即蹲伏在洞穴地板上那些蜷缩的躯体之上，沉入其中，消失不见。

像这样的纵欲狂欢被不时地举行，奥杜阿尔帕便利用它们来加强自己对民众的控制。他在许多地方都设立了类似的仪式，使自己成为所有仪式的核心人物，变成一个名副其实的崇拜对象，并逐渐将民众凝聚起来效忠于自己，直到他最终成为公认的皇帝。他与下层世界的居民——即上文所述、在后世被称为“潘神王国”的领域——所建立的关系，给予了他许多额外的力量。他还有一些深受信赖的副手，他们因共同了解并参与了那个领域中种种骇人听闻的丑行而与他紧密相连，总是能迅速地执行他的命令。

他最终成功集结起一支庞大的军队，开始向白皇进军，兵锋直指“金门之城”。他希望能威慑并征服对手，凭借的不仅是堂堂正正的武力交锋，还有他那些地狱盟友所散播的恐怖，以及黑巫师们变形成骇人兽形的能力。他自己身边也有一支由魔法动物组成的卫队——这些是由强大的欲望形态物质化而成的肉身——它们守护着他，并会吞噬任何怀有敌意靠近他的人。每当战事胶着、胜负未分之际，奥杜阿尔帕便会突然向敌方放出他那群恶魔般的盟友，它们会冲入混战，用利齿和爪子撕咬，并在惊恐万状的敌军中散播恐慌。当他的敌人溃逃时，他便会派出这些迅捷的恶魔前去追击，而他的巫师部队也同样会化为兽形，大肆吞食阵亡者的尸体。

就这样，他一路向北征战，直至兵临“金门之城”城下，白皇的最后一支大军已在此严阵以待。阿尔希恩也作为一名士兵在军中作战，他部分地身处魔咒之下，却又保有足够的清醒，对周遭的一切深感厌恶。西格纳斯则与其他女士们一起，随军出征。

决战之日破晓。帝国大军由白皇科罗娜亲自统帅，其右翼则由他最信赖的大将玛尔斯所指挥。在前一天夜里，阿尔希恩早先的神视再次降临，他又听到了那个深爱的声音：“阿尔希恩，你正在与你真正的主人作战，明日，你便将与我正面相逢。届时，你要折断你那叛逆之剑，向我臣服。你将殒命于我身旁，但一切终将安好。”

而事情果真如此发生了。在激烈的战斗交锋中，当帝国军队节节败退、皇帝驾

崩之时，阿尔希恩看到了他神视中的那张面容——大将玛尔斯，正寡不敌众、英勇奋战。他大喊一声，向前跃去，将自己的剑折为两段，随即抓起一杆长矛，挺身护在玛尔斯背后，凶猛地刺穿了一个正从背后偷袭玛尔斯的士兵。

就在那一刻，奥杜阿尔帕狂怒地冲了上来，击倒了玛尔斯。他发出一声响彻战场的呐喊，召唤来了西格纳斯，并用一个迅捷的咒语将她变成了一头凶猛的野兽，那野兽齧着獠牙，冲向了因失血过多而昏厥的阿尔希恩。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那曾是她生命全部的爱，从西格纳斯的灵魂深处呼喊而出，并造就了她的自我救赎；因为这股强大的爱之洪流，将那贪婪憎恨的形态变回了慈爱的女子。她在阿尔希恩垂死的脸庞上印下了一个临终之吻，随即香消玉殒。

在那场奠定其最终胜利的、对“金门之城”的攻击中，奥杜阿尔帕俘虏了玛尔斯的妻子赫拉克勒斯。她义愤填膺地拒绝了他的求欢，并抓起一把匕首，用尽全力向他刺去。匕首在他金属的外壳上滑开了，他大笑着将她击倒，并在她半昏迷之际凌辱了她；当她恢复意识后，他便召唤出他那些骇人的魔兽，将她撕成碎片，吞噬殆尽。

奥杜阿尔帕在尸骸堆上登基，周围环绕着他的兽形与半兽形卫队，他被加冕为“金门之城”的皇帝，并篡夺了那已被亵渎的“神圣统治者”之头衔。但他的胜利并未持续多久，因为维瓦斯瓦塔摩奴已率领一支大军向他进发。祂仅仅是现身，便已将“潘神王国”的居民们惊退，同时，祂还摧毁了那些由黑魔法所创造的人造思想形状。一场压倒性的胜利击溃了皇帝的军队，而他本人则在溃败中逃入一座高塔，并被困于其中。高塔被点燃，他悲惨地死去，简直就是在他那物质化的金属外壳之内，被活活煮死了。

维瓦斯瓦塔摩奴净化了这座城市，并在那里重新确立了白皇的统治，向奥义阶制中一位值得信赖的仆人祝圣，授予其该职位。一段时间内，事态进展顺利。但邪恶势力又慢慢地积聚力量，南方的中心再度变得强大；直到最后，同一个“黑暗面之主”以一个新的化身出现，再度与当时的白皇作战，并建立起自己的王座与之分庭抗礼。

于是，奥义阶制的首领宣告了毁灭的判词。正如奥义评注所言：“‘耀眼面容的伟大君王’——即白皇——派人告知他的兄弟首领们：‘准备。起来，你们这些善法之民，趁着陆地还未被淹没，赶紧穿越它。’”“四之权杖”——即库玛拉们——被举起。“时辰已到，黑夜已然降临。”“伟大四圣的仆人们”警告了他们的人民，许多人因此得以逃脱。“他们的君王乘坐着‘维摩那’（Vimanas）<sup>1</sup>（<sup>1</sup>即能在空中移动的战车——古代的飞行器。）来到他们这里，并将他们引向火与金之地[东方与北方]。”<sup>2</sup>（<sup>2</sup>参见《秘密教义》（1897年版）第二卷，第445、446页；（阿迪亚版）第三卷，第424、425页。）

气体爆炸、洪水与地震摧毁了鲁塔岛和代季耶岛。这两座巨大的岛屿，是公元

前 20 万年那场大灾难后，亚特兰蒂斯所余下的部分。自此，曾经巨大的大西洋大陆只剩下波塞冬尼斯岛这最后的残骸。这两座岛屿于公元前 75025 年毁灭，而波塞冬尼斯岛则一直存续到公元前 9564 年，最终也被淹没在了大洋之下。

## 第十章

### 亚特兰蒂斯文明

<sup>1</sup>关于此事的精彩记述，可参见 W. 斯科特-埃利奥特（W. Scott-Elliot）所著的《亚特兰蒂斯的故事》（The Story of Atlantis）一书。本书的作者们，正是当年为该书收集材料的合作者之一，书中的材料便是由他巧妙地整理和呈现的；因此，我们对这部分领域非常熟悉。

亚特兰蒂斯人各个次根族在许多国度繁衍生息，并建立起诸多辉煌的文明。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南北美洲，都曾见证过他们的存在。他们所建立的帝国曾长期存续，并达到了雅利安根族至今仍未能企及的辉煌顶点。本书第十一至十三章中关于秘鲁和迦勒底的部分，便展示了他们伟大文明的遗迹，而下文则将对此作一些补充。

斯科特-埃利奥特先生曾如此描述那座著名的金门之城：“城市周围环绕着一片林木繁茂、风景如公园般优美的郊野，富裕阶层的别墅便散落在这片广阔的区域之中。城西坐落着一条山脉，城市的水源便引自那里。城市本身建在一座山丘的坡地上，山丘从平原拔地而起，高约五百英尺。山丘的顶峰是皇帝的宫殿与花园，其中心处有一股永不枯竭的泉水从地下涌出，泉水首先供应宫殿和花园里的喷泉，然后向四方流淌，再以瀑布的形式落入环绕着宫殿场地的运河或护城河之中，从而将宫殿与下方四周的城市隔离开来。”

从这条运河分出四条水道，将水引至城市的四个区域，形成瀑布，而这些瀑布又为地势更低处的另一条环城运河供水。这样的环城运河共有三条，形成了同心圆的布局，其中最外层、也是地势最低的一条，其水平面依然高于平原。在这个最低的水平面上，还有第四条呈长方形规划的运河，它承接了所有不断流动的水，并最终将其排入大海。城市延展至平原的一部分，一直延伸到这条巨大的、最外层的护城河边缘，这条护城河由一条约十二英里长、十英里宽的水道网构成，环绕并保卫着整座城市。

“由此可见，整座城市被划分为三大环带，每一带都被运河所环绕。位于宫殿正下方的上层环带，其特色是一个环形赛马场和几座大型的公共花园。大部分宫廷官员的宅邸也坐落于此，这里还有一个我们在现代找不到任何类似物的机构。在我们这里，‘陌生人之家’这个词会让人联想到寒酸的外观和肮脏的环境；但这却是一座宫殿，所有来到这座城市的陌生人，无论他们选择停留多久，都会在这里受到款待——并始终被当作政府的贵宾。居民们的独栋房屋和散布在全城的各式神殿则占据了另外两个环带。在托尔特克人辉煌的时代，似乎并没有真正的贫困——就连多数家庭所拥有的奴隶随从都能衣食无忧——但

在朝北的最低环带，以及最外层运河之外朝向大海的区域，还是有一些相对贫穷的房屋。这部分区域的居民大多从事航运业，他们的房屋虽然也是独栋的，但比其他区域建造得更为密集。”

其他一些建在平原上的大城镇，则由巨大的土堤所保卫。土堤朝向城镇的一侧是斜坡，有时还会修成阶梯状；而在外侧，则覆盖着紧密夹合的厚重金属板。这些金属板由巨大的木梁支撑，立柱被深深地打入地下；当立柱就位并与沉重的横梁连接后，金属板便被固定其上，如鳞片般层层交叠。之后，土堤与这道金属屏障之间的空隙会被填满泥土，并被坚实地夯平。整体便构成了一道几乎坚不可摧的屏障，足以抵御当时常见的武器，如长矛、刀剑和弓箭。

然而，这样的城市必然会暴露在来自上方的攻击之下。而亚特兰蒂斯人已将飞船——我们今天会称之为飞机——的制造技术发展到了一个极高的水准；如果这样一座城市遭到攻击，这些“战鸟”便会被派往其上空盘旋，并向城中投下能在空中爆炸的炸弹，释放出能毁灭人类生命的、沉重的有毒蒸汽雨。在印度教的伟大史诗和《往事书》（Puranas）所记述的冲突中，便可以找到对这些武器的影射。他们还有能够发射成捆火箭的武器，这些火箭如致命的飞弹般在空中飞驰，并四散开来；此外还有许多其他类似的武器，它们都是由精通高等科学知识分支的人所建造的。在上文提及的那些极为古老的典籍中，对这些武器多有描述，并提及它们是由某个更高等的生灵所赐予的。建造它们所需的技术知识，从未向大众普及过。

托尔特克人的土地制度将在关于秘鲁的章节中加以描述。当时之所以没有贫困现象，以及民众普遍的福祉，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其中关于普及初等教育的规定。整个政府的体制是由智者为了全体民众的福祉而规划的，而非由某些特殊阶层为了自身的利益而设计。因此，民众普遍的舒适程度要比现代文明高出许多。

当时的科学已发展到了很高的水平；由于灵视的运用已成常态，那些如今对大多数人而言不可见的自然进程，在当时都能被轻易地观察到。科学在艺术和工艺上的应用也同样广泛而实用。阳光透过彩色玻璃，被用于促进动植物的生长；人们小心翼翼地进行着科学育种，以改良有潜力的物种；人们还尝试进行杂交实验——例如，将小麦与各种草类杂交，培育出不同种类的谷物；不那么成功的尝试则是从蜜蜂培育出黄蜂，以及从蚂蚁培育出白蚁。<sup>1</sup>（<sup>1</sup>小麦、蜜蜂和蚂蚁是由“火焰之主”从金星带来的。将它们与地球上已存在的物种进行杂交，便产生了上述的结果。负责动植物某些部门进化的自然精灵们，也曾试图用自己所能支配的、纯粹的地球资源，来模仿这些来自其他行星的“舶来品”。他们的努力只取得了部分成功，并导致了上文提及的一些不那么令人愉快的结果。）无籽香蕉便是从一个类似甜瓜、含有大量种子的祖先那里进化而来的。

当时的科学还掌握着一些我们如今已失传的力量知识；其中一种力量被用于驱动飞船和水船；另一种则能改变重物与地球的关系，使地球排斥而非吸引它们，从而让将巨石举至高处变得易如反掌。其中一些更为精微的力量，并非通过机器来应用，而是通过意志力，运用那已被完全理解和开发的、被称为“千弦维纳琴”的人体机制来加以控制。

金属被广泛使用且工艺精湛，其中金、银和山铜最常被用于装饰和家用器皿。这些金属大多是通过炼金术生产而非从地壳中开采，并常常被极富艺术性地运用于色彩绚丽的装饰设计之中，以增添其华美。盔甲上华丽地镶嵌着这些金属，而那些仅在盛会和典礼上用于展示的仪仗甲冑，则常常完全由贵金属打造；在这些场合，人们会在色彩最为绚烂的长袍和长袜之外，再穿上金色的头盔、胸甲和护胫——这些衣物的颜色有猩红色、橙色以及一种极为精致的紫色。

不同阶层的饮食习惯各不相同。平民大众吃肉、鱼，甚至爬行动物——想到我们今天的市政官员们也吃海龟，或许“甚至”一词便不该用了。他们会将一只动物的尸体连同其内脏，沿着胸腹部切开，挂在大火上烤；当完全烤熟后，便从火上取下。文雅一些的人，会把内脏掏出来放在盘子里享用，而粗野一些的，则会直接围在尸体旁，将手伸进其内部，挑拣可口的美味——这种做法有时也会引发争吵。剩下的部分则被丢弃或喂给家畜，因为肉本身被认为是下水。

上层阶级也吃类似的食物，但那些直属于宫廷的人，则对此类宴会讳莫如深。当然，神圣的君王以及与祂关系亲近的人，只食用由各种谷物、蔬菜、水果和奶制品构成的食物；奶可以直接饮用，也可以制成多种甜品。果汁也同样被广泛用作饮料。我们观察到，一些朝臣和权贵在公开场合享用着这些较为清淡的食物，之后却会悄悄溜回自己的私人房间，大快朵颐地享用更美味的佳肴，其中，有被珍视为如同现代野味一样的鱼肉。

政府是专制政体。在神圣君王们治理下的托尔特克文明鼎盛时期，没有任何体制能比这给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但当祂们所掌握的不受制约的权力，落入一些进化程度更年轻的灵魂之手时，弊病便开始潜滋暗长，麻烦也随之而生。因为在此地，也如在任何地方一样，腐朽始于最高层的堕落。当时的制度是，总督们要为其省份的福祉与幸福负责，任何犯罪或饥荒的发生，都会被归咎于他们的疏忽或无能。总督主要从上层阶级中选拔，但任何地方一旦发现特别有前途的儿童，便会被征召进入高等学府，接受为国服务的训练。性别并不会成为担任国家任何职位的障碍，这一点与现在不同。<sup>1</sup>（<sup>1</sup>应当记住，在英国，将女性排除在政治权力之外，是随着民主的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政府应以体力而非智能或品格为基础”这一理念的产生而出现的。这是政治生活的最低点，正如那时的奥义体系是其最高点一样。）

财富与奢华的过度增长，逐渐侵蚀了这个世界前所未见的最辉煌的文明。知识沦为了谋取私利的工具，而对自然之力的掌控，也从服务大众转向了压迫人民。因此，尽管亚特兰蒂斯曾取得过辉煌的成就，其帝国也曾无比强大，但它最终还是陨落了；世界的领导权，随之落入了一个子根族——雅利安根族——的手中。虽然它在过去也取得了许多伟大的成就，但至今仍未达到其荣耀与力量的巅峰，而在数个世纪之后，它还将攀升至比亚亚特兰蒂斯在其全盛时期所达到的更高的高度。

我们选择了两个在后期发展起来、远离第四个根族伟大中心的子文明——一个源自第三个次根族“托尔特克”，另一个源自第四个次根族“图兰”——以便更生动、更详尽地描绘出亚特兰蒂斯人所达到的文明水平。这部分内容并不属于 1910 年夏天进行、并被记载于本书主体部分的调查；它们是由本书的作者们，在十九世纪最后十年间，与证道学学会（T. S.）的其他一些成员（恕我们无权透露其姓名）共同完成的。本书的作者之一曾将这些内容整理成文，发表于《证道学评论》杂志，而这些文章如今被重印于此，在其恰当的位置上，作为一部更宏大著作的一部分。

## 第十一章

### 两种亚特兰蒂斯文明

#### 古秘鲁的托尔特克文明，公元前 12,000 年

<sup>1</sup>这篇关于古秘鲁的描述最初发表于《证道学评论》(The Theosophical Review) 杂志，其开篇原文可见于本书附录三，附录中还对其最初的写作背景作了简要说明。

公元前一万三千年的秘鲁文明，与托尔特克帝国鼎盛时期的文明极为相似。因此，在仔细研究了那个时期之后，我们便在此以它为例，来展现亚特兰蒂斯文明的风貌。亚特兰蒂斯时期的埃及和印度，也提供了其他的范例，但总的来说，托尔特克帝国的主要特征，在下文所描述的秘鲁文明中得到了最好的重现。其政府是专制政体——在那个时代，没有其他政体是可能的。

为解释其中缘由，我们必须在思绪中回溯至一个远为早期的时代——即伟大的第四个根族最初分离形成的时期。显而易见，当摩奴与祂的副手们——那些来自远为高等之进化阶段的伟大圣人们——化身于祂们正努力培育的那个年轻根族之中时，无论从哪个可以想象的方面来看，祂们都遥遥领先，因此，对于当时的人们而言，祂们在知识与力量上就如同神明一般。在这种情况下，除了专制政体之外，不可能有其他任何政府形式，因为统治者是唯一真正通晓事理之人，因此祂必须掌控一切。

因此，这些伟大者们便成为了尚处蒙昧阶段之人类的天然统治者与引导者。人们总是乐于服从祂们，因为当时的人们认识到，智慧赋予了权威，而对于无知者而言，最好的帮助便是得到引导与训练。因此，新社会的一切秩序都源自“上方”而非“下方”——正如一切真正的秩序都必然如此。随着新根族的繁衍传播，这一原则也得以延续，远古时期那些强大的君主制国家，便是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国家最初都由伟大的“王者入道者”所治理，祂们以其力量与智慧，引导着这些尚处萌芽阶段的国家度过一切最初的艰难险阻。

因此，即便在最初的神圣统治者已将权柄移交给祂们的学生之后，真正的统治原则依然为世人所理解；因此，每当一个新的王国建立之时，人们总是尽其所能地，在新的环境下，模仿那由神圣智慧所赐予世界的辉煌典章制度。只是随着自私之心在民众与统治者之间滋生，旧有的秩序才逐渐改变，并让位于一些不明智的实验——即那些由贪婪与野心、而非由履行职责之心所驱动的政权。

在我们所要观察的时期——公元前 12000 年——早期的“金门之城”早已沉入海底达数千年之久。尽管波塞冬尼斯岛的众王之首依然僭用了曾属于他们的美妙头衔，但他却并未试图去模仿那种曾确保了远超凡俗建制的稳定性的统治方法。然而，在此之前的几个世纪，后来被称为秘鲁的那个国度的君主们，曾做出过一次构思精良的尝试，试图复兴那个古老体系的生命——当然，其规模要小得多。而在我们所谈论的这个时期，这次复兴正处于全面运作之中，或许正值其荣耀的巅峰，在此之后，它又将自身的效能维持了数个世纪之久。因此，我们现在所要关注的，正是这次秘鲁的复兴。

想要描述当时居住在该国的人种的外貌，是有些困难的，因为现今地球上没有任何一个人种与之足够相似，可以用来进行比较，而不至于在某个方面误导我们的读者。亚特兰蒂斯根族的伟大的第三次根族，其如今尚存于世的后裔，与该人种在其鼎盛时期相比，都已退化和堕落了。

我们所见的秘鲁人，有着我们通常与最高等的红种印第安人联系在一起的高颧骨与大致的面部轮廓，但其轮廓又有所变异，使他几乎更像是雅利安人而非亚特兰蒂斯人；他的神情与大多数现代红种人有着根本的不同，因为其神情通常是坦率、愉悦且温和的，而在上层阶级中，则常常流露出敏锐的智力与巨大的仁慈。他的肤色是红铜色的，上层阶级总体上肤色较浅，下层阶级则较深，但由于阶级间的通婚融合，即便是这样的区分也几乎无法做出了。

这里的人民性情总体上是快乐、知足且平和的。法律条文不多，却很适宜，且执行得当，因此民众也自然地遵纪守法；气候在大部分时间里都宜人舒适，使他们无需过度劳作便能完成所有与耕地相关的农活，只需付出适度的努力便能换来丰硕的收成——这样的气候注定会使人民安居乐业，乐享生活。显然，其民众拥有这样的心态，从一开始便给予了该国的统治者一个巨大的优势。

正如前文所述，当时的君主制是绝对的，但它与现今存在的任何政体都截然不同，所以仅仅是“绝对”二字，远不足以传达其实情。整个体系的基调是“责任”。国王诚然拥有绝对的权力，但他也对一切负有绝对的责任；他自幼便被教导要去理解：如果在其广袤的帝国之中，任何地方存在着任何一种可以避免的罪恶——比如一个愿意工作的人却找不到适合他的工作，又或甚至一个孩子生病了却得不到应有的照料——那么，这便是对其政府的诋毁，对其统治的抹黑，对其个人荣誉的玷污。

他拥有一个庞大的统治阶层来协助其工作，并将整个庞大的国家置于该阶层的照管之下，以一种极为精细和系统的方式进行了细分。首先，整个帝国被划分为若干个省，每个省都由一位类似“总督”的官员管辖；其下，又有我们或可称之为“郡长”的官员；再往下，则是各个城市或更小区域的“地方长官”。这些官员中的每一个人，都要直接向其上一级的长官负责，为其管辖区内每一

个人的福祉负责。这种责任的层层细分一直延续下去，直到一种类似“百夫长”的职位——即一位负责照管一百户家庭、并对其负有绝对责任的官员。这是统治阶级中最低等的成员；但反过来，他通常也会任命每十户中的一人作为志愿助手，来协助自己的工作，以便能更即时地获知任何需求或任何差错的信息。<sup>1</sup>

（<sup>1</sup>读过古印度典籍的读者，会立刻辨认出这套体系与早期雅利安人中盛行的体系之间的相似之处。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历任的摩奴们都同属一个阶制，并从事着类似的工作。）

在这个精细的官员网络中，若有任何一人玩忽职守，只需向其上一级长官禀报一声，便会引来即刻的调查，因为其管辖范围内所有人的圆满福祉，都与那位长官自身的荣誉息息相关。而这种在履行公职时毫不懈怠的警觉性，与其说是靠法律来强制执行（尽管法律无疑是存在的），不如说是靠统治阶层中一种普遍的情感——那是一种类似于“绅士荣誉感”的情感，一股远比任何外在法律的命令都更为强大的力量；因为，它实际上是一种来自内在的、更高法则的运作——那是在某个真我已然通晓的领域里，由正在觉醒的真我向其性格体下达的指令。

由此可见，我们在此所接触到的，是一个在各方面都与那些骄傲地自誉为“现代进步”的理念全然对立的体系。而使得这样一个以此为基础政府能够成为可能并有效运作的因素，则是在社会各阶层中都存在着一种开明的公众舆论——这种舆论是如此强大、明确且根深蒂固，以至于实际上任何人都不会对国家玩忽职守。任何失职之人将被视为未开化之人，不配拥有在这个伟大的“太阳之子”帝国（早期的秘鲁人如此自称）中的崇高公民特权；人们看待他的眼光，将带着几分与中世纪欧洲看待被逐出教门者时相同的恐惧与怜悯。

从这种社会状况中——它与现今存在的任何状况都相去甚远，以至于我们几乎无法想象——又衍生出另一个几乎同样难以理解的事实。在古秘鲁，实际上并无律法，也因此没有监狱；的确，我们今天的这套惩罚与刑罚体系，对于我们所思考的那个国度而言，会显得全然不可理喻。在他们眼中，帝国公民的生活是唯一值得过的生活；当时人人都深知，每个人之所以能在社群中拥有一席之地，其唯一条件便是要履行自己对社群的责任。若有人在任何方面未能尽责

（由于上文所述的强大舆论压力，这种事几乎闻所未闻），其所在区域的长官便会要求其作出解释；如果经审查，他被证明确有过失，便会受到该长官的斥责。任何类似持续玩忽职守的行为，都会与谋杀或盗窃一样，被列为滔天大罪；而对于所有这些罪行，只有一种惩罚——那就是流放。

这套制度所依据的理论，其实极为简单。秘鲁人认为，文明人与野蛮人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能理解并明智地履行自己作为国家一份子对国家应尽的责任；

如果一个人不履行这些责任，他便立刻成为国家的威胁，也证明了自己不配享有国家的福祉，因此，他便会被驱逐出境，被放逐到帝国边缘的野蛮部落中生活。的确，在他们的语言中，用来指代这些部落的那个词，其字面意思便是“无法无天之徒”，这或许也正体现了秘鲁人在此事上的态度。

然而，诉诸于流放这种极端措施的情况，其实极为罕见；在大多数情况下，官员们都备受尊敬与爱戴，他们只需稍加暗示，便足以将任何不羁的灵魂带回秩序的正轨。即便是那些少数被流放的人，也并非被永久地逐出祖国；在一段时间之后，他们会被允许在察看期内返回，回到文明人的行列之中，一旦他们证明了自己配得上，便可再度享受公民的权益。

在官员们（他们也被称为“父辈”）的诸多职能中，也包括了法官的职能。然而，由于当时实际上并没有我们今天意义上的法律需要执行，他们的角色或许更接近于我们理念中的“仲裁者”。人与人之间发生的一切争端，都会被提交给他们处理；而在这种情况下，也如在所有其他情况下一样，任何对判决不满的人，都可以随时向其上一级的官员申诉，因此，一个棘手的案件完全有可能被一直上呈到国王本人的御座之前。

高层当局会尽一切努力，确保所有民众都能轻易地接触到他们。为此而设的方案中，便包括了一套精细的巡视制度。国王本人每七年会为此目的巡视其帝国一次；同样地，各省总督必须每年巡视其辖区；而总督的下属们，则又要经常亲眼视察其治下民众是否一切安好，并为任何希望向他们咨询或申诉的人提供一切机会。这些各式各样的皇家及官方巡行，都伴随着相当隆重的仪仗，并且总是民众们欢欣鼓舞的盛大节日。

这套政府体系至少在一个方面与我们现代的体系相似，那就是实施了一套完整且细致的登记制度，出生、婚姻和死亡事件被精确无误地记录，并以一种相当现代的方式编制成统计数据。每个百夫长都详细记录了其管辖下所有人的姓名，并为每个人保留了一个独特的小平板，生命中的主要事件随着它们的发生而被记录下来。他们又会反过来向他们的上级报告数字而非姓名——多少人生病，多少人健康，多少人出生，多少人死亡等，这些小型报告逐渐汇集，并在逐级上报的过程中逐渐累积，直到所有的摘要定期送达国王那里；这样，国王就总能随时了解到关于他帝国的一种持续性的人口普查情况。

这个古老的体系与我们今天的体系还有另一个相似之处，那就是对土地进行极其精心的勘测、划分，以及最重要的一一分析。所有这些调查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探明国内每一片土地的确切构成，以便能因地制宜地种植最合适的作物，并使其效益最大化。的确，可以说，与任何其他工作领域相比，他们几乎更重视我们今天所谓的“科学农业”的研究。

这便直接将我们引向了对这个古老种族或许是最卓越的一项制度的探讨——那

就是它的土地制度。这套独特的制度是如此完美地契合该国国情，以至于数千年后，那个远为低劣的、征服并奴役了我们秘鲁人退化后裔的种族，也曾尽其所能地试图将其延续下去；而当西班牙入侵者抵达之时，那些仍在运作的制度遗迹也曾令他们赞叹不已。这样一套体制，能否在土地不那么肥沃、人口更为稠密的国度同样成功地推行，或许尚存疑问；但无论如何，在我们所观察的那个时间与地点，它正运作得极为出色。现在，我们必须努力来阐述这套体系；为求清晰，我们将首先只勾勒其大致轮廓，而将许多至关重要的细节留待其他标题下再作探讨。

首先，每一个城镇或村庄，都会被分配到其周边一定数量的可耕地用于耕作——其数量严格按照该地居民的人数来定。在这些居民中，都有一大批被指派去耕种这些土地的劳动者——事实上，我们或可称之为一个“劳动阶级”；这并不是说其他人都不劳动，而是指这些人被专门分出来从事这种特定的工作。这个劳动阶级是如何招募的，我们必须留待后文解释；此刻，我们只需说明，其所有成员都是正值青壮年、年富力强的，年龄在二十到四十五岁之间——在其队伍中，你看不到任何老人、孩童，也没有任何体弱多病之人。

分配给任意一个村庄用于耕种的土地，首先会被分为两半，我们称之为“私田”与“公田”。这两部分土地都必须由劳动者来耕种，其中私田是为了他们个人的利益与生计，而公田则是为了整个社群的福祉。也就是说，耕种公田可被视为代替了在我们现代国家中缴纳税款。自然，人们会立刻产生这样的想法：一项相当于一个人一半收入、或占据其一半时间与精力（在此情况下二者是同一回事）的税收，是一项极其沉重且极为不公的税。在读者将此谴责为一种压迫性的负担之前，不妨先等一等，了解一下这项税收的产出被用在了何处，以及它在国民生活中扮演了何种角色。

他也应认识到，这项规定的实际结果绝不严苛；耕种公田与私田，其劳作的辛苦程度，要远低于落在英国农夫身上的担子。因为，虽然一年中至少有两次需要连续数周从早到晚地稳定工作，但在漫长的间歇期里，所有需要完成的活计，每天只需工作两小时便可轻松完成。

我们先来说私田。私田会以一种极为审慎公平的方式在居民中进行分配。每年秋收之后，都会有一定数量的土地被分配给每一位成年人，无论男女——尽管所有的耕种工作都由男性完成。因此，一个没有子女的已婚男子，其分到的土地会是一个单身男子的两倍；一个带着两位成年未婚女儿的鳏夫，则会分到三倍的土地；但当其中一个女儿出嫁时，属于她的那份土地便会随她而去——也就是说，会从她父亲名下划走，并给予她的丈夫。每当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他们便会得到一小份额外的土地，这份土地的数量还会随着孩子的成长而增加——其目的当然是为了确保每个家庭都能永远拥有其生计所必需的资源。

一个人可以随心所欲地处置自己的土地，唯独不能让其荒芜。他必须让土地产出某种作物，但只要他能以此谋生，其余的便全由他自己做主。与此同时，专家的最佳建议也随时供他咨询，因此，如果他的选择被证明是不合适的，他便不能以无知为借口。一个不属于我们术语中的“劳动阶级”的人——也就是说，一个以其他方式谋生的人——既可以在闲暇时间自己耕种分得的土地，也可以在劳动阶级的成员完成自身工作之余，雇佣他来代为耕种；但在后一种情况下，土地的产出并不归属于最初的土地受让人，而是归属于实际劳作的人。一个劳动者能够——并且常常是相当自愿地——完成两个人的工作量，这个事实也再度证明了，那份固定的劳动量，实际上是一项极为轻松的任务。

令人欣慰的是，我们可以记录下，在这项农事工作中，人们总是表现出极大的善意与乐于助人的精神。那些因家有众多子女而分得超大片土地的人，总能在其邻居们完成了自己较轻的农活后，指望得到他们许多友善的帮助；而任何有理由休假的人，也从不缺少朋友在他缺席期间代为劳作。至于疾病的问题，我们在此暂不触及，其原因稍后便会揭晓。

至于如何处置农产品，则从未有过任何困难。大多数人会选择种植自己可以食用的谷物、蔬菜或水果；多余的收成，他们可以很方便地出售，或用以物易物的方式换取衣物和其他商品；而在最坏的情况下，政府也总是准备好以一个固定的、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收购任何待售的谷物，以便将其储存在巨大的粮仓之中，这些粮仓总是常年满仓，以备饥荒或紧急情况之需。

现在，让我们来探讨那另一半我们称之为“公田”的耕地，其产出被用在了何处。这片公田本身又被平分为两部分（因此每一部分都相当于该国全部可耕地的四分之一），其中一部分被称为“王田”，另一部分则被称为“日田”。当时的法律规定，“日田”必须在任何人开始耕作自己的私田之前，被首先耕种完毕；在此之后，每个人才应去耕种自己的土地；只有在所有其他农活都已安然结束后，才会被要求去完成自己那份耕种“王田”的任务——这样一来，如果意想不到的恶劣天气延误了收成，损失便会首先落在国王身上，而除非是在极其恶劣的季节，否则几乎不会影响到民众的私人收成；与此同时，“日田”的收成则会在几乎任何可能的意外情况中得到保障，除非作物完全绝收。

关于灌溉的问题（在一个大部分土地都如此贫瘠的国家，这始终是一个重要问题），人们也总是遵守着同样的顺序。在“日田”被完全浇灌之前，任何一滴宝贵的活水都不会被引往别处；在每个人的私田都得到所需的一切之前，“王田”也得不到任何水源。这项安排的缘由，待我们理解了这些不同田地的产出是如何被使用之后，便会一目了然。

由此可见，该国全部财富的四分之一，会直接进入国王之手；因为，对于来自制造业或采矿业收入，其划分方式也是相同的——首先，四分之一归于“太

阳神”；其次，二分之一归于劳动者；最后，剩下的四分之一归于国王。那么，国王又用这笔巨大的收入做了什么呢？

首先，他要维持前文所提及的、整个政府机器的运作。整个官僚阶层的薪俸——上至大省份威严的总督，下至相对卑微的“百夫长”——都由他来支付；不仅是他们的薪俸，还包括他们进行各式巡行与视察的全部开销。

其次，他用这笔收入来实施其帝国所有宏伟的公共工程，即便是这些工程的一些残垣断壁，在一万四千年后的今天，对我们而言也依然是奇迹。遍布整个帝国、连接着城市与乡镇的宏伟道路——它们凿穿花岗岩山脉，又借助巨桥飞跨最险峻的峡谷；以及那辉煌的系列引水渠——其工程技艺之高超，丝毫不逊于我们今天，它能将那赋予生命的活水，输送到这个时常贫瘠的国度里最偏远的角落——所有这一切，都是用来自“王田”的收入来建造与维护的。

第三，他建造了一系列巨大的粮仓，这些粮仓遍布帝国各地，间隔均匀，并常年保持满仓状态。因为有时会发生整个雨季都降雨不足的情况，那时，不幸的农夫们便会受到饥荒的威胁；因此，当时的规定是，必须始终储备足供全国使用两年的粮食——如此规模的粮食储备，或许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种族曾尝试过。然而，尽管这项工程无比浩大，却依然克服了重重困难，被忠实地执行了下来；不过，若非因为采用了他的化学家们所发现的一种食物浓缩法——这个方法我们稍后会提及——或许即便是强大的秘鲁君主，也无法完成此举。

第四，他用这份收入来维持他的军队——他确实拥有一支军队，而且是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尽管他也设法将其用于纯粹战斗之外的许多其他目的，因为事实上，通常并没有太多的仗需要打，因为环绕着其帝国的那些较为野蛮的部落，早已学会了认识并敬畏他的力量。

在此，我们最好先不急于描述军队的特殊工作，而是通过阐明伟大的“太阳祭司公会”在该国政体中所占据的位置——仅就该祭司团的民事工作而言——来补完我们对这个古老国度之政体的粗略勾勒。那么，这个团体又是如何使用其庞大的收入的呢？要知道，这笔收入的数额，与国王收入最高峰时相当，并且远比国王的收入更有保障，不会因危难或匮乏而减少。

国王用他那份国家财富，诚然创造了许多奇迹，但其成就与祭司们的相比，便相形见绌了。首先，他们维系着遍布全国的、辉煌壮丽的太阳神殿——其维系的规模是如此宏大，以至于许多小村庄的神龛，其黄金饰品与装潢，在今天也价值数千英镑；而那些大城市里的宏伟主教堂，更是闪耀着此后世间任何地方都无法企及的壮丽辉煌。

其次，他们为帝国的全体青年男女提供免费教育——这不仅仅是初等教育，还包括一种技术培训，它会引领他们稳步地度过多年专心致志的学习，直至二十岁，有时甚至更久。关于这种教育的细节，我们将在后文详述。

第三（这一点在我们的读者看来，或许是他们最非凡的职能了），他们全权负责照管所有的病人。这并非是说他们仅仅是那个时代的医师（尽管他们确实也是），而是指一旦任何男人、女人或孩童生病，他便会立刻处于祭司们的照管之下，或者，用他们更优雅的说法，成为“太阳的宾客”。病人会立刻被完全免除其对国家的一切义务，并且直到康复，不仅是必需的药品，还有他的食物，都会由最近的太阳神殿免费供应。在任何重症的情况下，病人通常会被送到神殿，如同送往医院一般，以接受更细致的照护。如果病人是家中的顶梁柱，那么在他的康复期间，其妻儿也会成为“太阳的宾客”。在今天，任何与此稍有相似的制度，都肯定会导致欺诈与装病；但这只是因为，现代国家尚缺乏那种曾使这一切在古秘鲁成为可能的、开明且深入人心的公众舆论。

第四（这一点或许比上一点更令人惊奇），所有年满四十五岁的人口（官员阶层除外），也都是“太阳的宾客”。当时的人们认为，一个人从二十岁——即他最初被期望开始为国家分担重负的年纪——起，工作了二十五年之后，便已为自己的余生赢得了休息与安逸，无论其寿命长短。因此，每个人到了四十五岁，便可随自己的意愿，或依附于某座神殿，过一种清修治学的生活；或仍旧像以前一样与亲人同住，随心所欲地安排自己的闲暇时光。但无论如何，他都将被免除为国家服务的一切工作，其生活所需概由太阳祭司团提供。当然，他绝不会被禁止以任何他所希望的方式继续工作；事实上，大多数人还是更愿意以某种方式让自己忙碌起来，哪怕只是出于某种爱好。的确，许多极有价值的发现与发明，正是由这些无需再为生计而持续劳作、得以自由地追寻自己的理念、并以忙碌之人所无法企及的方式从容进行实验的人们所创造的。

然而，官员阶层与祭司阶层的成员们，除非生病，否则并不会在四十五岁时从实际工作中退休。人们认为，在这两个阶层中，年龄所带来的智慧与经验的增长是极为宝贵的财富，不应被闲置；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祭司与官员们都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由此，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何祭司们的工作会被认为是最重要的；也不难理解，为何无论其他方面如何，对“太阳宝库”的供给都决不能短缺——因为，人民的宗教信仰、青少年的教育、以及对病患与老人的照料，全都仰仗于此。

那么，这个久远而奇特的体系，究竟取得了何种成就呢？答案如下：它确保了每一位男女都能接受全面的教育，并为其提供了发展自身任何特殊才能的一切机会；之后，是二十五年的工作——这份工作诚然是稳定的，但其性质从不与其人不合，其分量也从不至于将人压垮；再之后，便是一种有保障的、舒适而闲暇的生活，在此生活中，人们完全免于任何形式的忧虑与焦虑。当然，人与人之间亦有贫富之别，但我们今天所谓的“贫困”是闻所未闻的，赤贫更是不可能存在；此外，犯罪也几乎绝迹。难怪被逐出这个国度会被视为最可怕的尘世惩罚，也难怪其边境上的野蛮部落，一旦得以理解其制度，便会立刻被其同

化！

考察一下这些古人的宗教理念，对我们而言应是一件有趣的事。如果我们必须将他们的信仰归入我们今天所熟知的类别，我们将不得不称之为一种“太阳崇拜”，尽管他们当然从未有过片刻去崇拜物理意义上的太阳。然而，在他们看来，太阳又远不止是一个纯粹的象征；如果我们试图用证道学的术语来表达他们的感受，或许最接近的说法便是：他们视太阳为逻各斯的身体——尽管这种说法所赋予的理念精确性，在他们看来或许已属不敬。他们会告诉询问者，他们崇拜的是“太阳之灵”，万物皆由祂而来，也必将回归于祂——这对于一个伟大的真理而言，绝非一种不尽人意的表述。

他们似乎对转世的教义并无任何清晰的概念。他们坚信人是不朽的，并认为其最终的归宿是去往“太阳之灵”那里——或许是与祂合一，尽管这一点在其教导中并未被明确定义。他们知道，在达成这最终的圆满之前，还必须经历许多漫长的存在时期，但我们并未发现他们确切地认识到，未来生命的任何一部分将会重返此世。

这种宗教最突出的特征，便是其喜悦的特质。任何形式的悲伤或哀痛，都被认为是绝对邪恶与忘恩负义的，因为其教义宣称：神明希望看到自己的孩子们快乐，如果祂看到他们悲伤，祂自己也会感到悲伤。死亡不被视为一个需要哀悼的场合，反而是一种庄严而虔敬的喜悦，因为这意味着“伟大的灵”已认为祂的又一个孩子值得更靠近祂自己。另一方面，遵循同样的理念，自杀则被视为一种最粗鲁的僭越行为，并被报以极大的恐惧；自杀之人，是在未经邀请的情况下，将自己强行推入了更高的领域，而他是否适合那里，尚未得到那唯一拥有必要知识来决定此事的权威的评判。但的确在我们所记述的那个时期，自杀实际上是闻所未闻的，因为这个民族作为一个整体，是极为知足常乐的。

他们的公共宗教仪式具有极为简朴的特质。他们每日向“太阳之灵”献上赞美，却从不祈祷；因为他们所受的教导是：神明比他们自己更清楚其福祉之所需——这一教义，真希望能在今天得到更充分的理解。他们在神殿中供奉水果与鲜花，并非出于“太阳神渴望此等待奉”的理念，而仅仅是作为一种象征，表明他们的一切都归功于祂；因为，他们信仰中最核心理论之一便是：一切的光、生命与力量都源自太阳——这一理论也已为现代科学的发现所充分证实。在他们盛大的节日里，会组织起辉煌的游行队伍，祭司们也会向民众发布特别的训诫与教诲；但即便是在这些布道中，简朴依然是其主要特征，其教导大多借由图画和寓言来传达。

曾经有一次，在我们研究某个特定人物的生平之时，我们跟随他来到了这样一场集会，并与他一同聆听了一位白发苍苍的老祭司在那个场合所作的布道。当时所说的寥寥数语，或许能比我们所能提供的任何描述，都更好地展现出这个

古老宗教的内在精神。这位布道者身披一件象征其职位的金色斗篷，站在神殿的台阶顶端，环视着他的听众。接着，他开始用一种温和而又洪亮的声音对他们讲话，语气十分亲切，与其说是在发表一场既定的演说，不如说更像是一位父亲在给自己的孩子们讲故事。

他向他们讲述了他们的主——太阳，呼吁他们要铭记，他们身体康乐所需的一切，是如何由祂所创造的；若没有祂荣耀的光与热，世界将变得寒冷而死寂，一切生命都将不复存在；构成他们主食的水果与谷物之生长，乃至那最为珍贵和必需的淡水，都应归功于祂的作为。

接着，他向他们解释，古时的智者曾教导说，在这人人可见的作为背后，总有另一个更宏伟的、不可见的作为存在着，但那些生命与自己的主和谐共鸣的人，却能感受到它；太阳在一个方面为我们肉身的生命所做的一切，祂在另一个甚至更奇妙的方面，也同样为我们灵魂的生命履行着同样的职责。

他指出，这两种作为都是绝对不间断的——尽管有时太阳会被其孩子——地球——的视线所遮蔽，但这种暂时的“休眠”的原因，是因地球而非太阳；因为，一个人只需攀登足够高的山峰，便能超越那遮蔽的云层，从而发现，他们的主始终都在荣耀中照耀，全然不受那层从下方看来似乎无比厚重的帷幕的影响。

由此，便可轻而易举地克服灵性上的沮丧或怀疑——它们有时似乎会将来自更高层次的影响隔绝于灵魂之外；而这位布道者以极为热切和坚定的口吻向人们保证，尽管表面上并非如此，但同样的类比在此也完全适用。他说，那些“乌云”永远都是人们自己制造的，而他们只需将自身提升到足够的高度，便能认识到，祂从未改变，那灵性的力量与神圣也始终在倾泻而下，一如既往地稳定。因此，沮丧与怀疑，应被当作无知与非理性的产物而抛弃，并因其显示出对“一切善的赐予者”的忘恩负义而受到谴责。

布道的第二部分同样具有实践性。祭司继续说道，太阳之作为的全部益处，只有那些自身处于完美健康状态的人才能体验到。而在所有层面上，完美健康的标志，便是人应当像他们的主——太阳——一样。一个享有完全身体健康的人，他自己便是一轮小太阳，向周围的一切倾泻着力量与生命，因此，仅凭他的存在，弱者便能变得更强，病患与受苦者便能得到帮助。他坚称，以完全相同的方式，一个拥有完美道德健康的人，也是一轮灵性的太阳，会向所有有幸接触到他的人，辐射出爱、纯洁与神圣。

他说，这便是人的责任——为表达对主的厚礼的感激，首先要做好准备，以全然接纳这圣礼；其次，要将它们毫无减损地传递给自己的同胞。而这两个目标，能且仅能通过一种方式来共同达成——那就是持续不断地模仿“太阳之灵”的仁慈，唯有此举，才能将祂的孩子们带得离祂越来越近。

这便是一万四千年之前的那场布道。尽管其言辞简朴，我们却不得不承认，其教诲是极为“证道学”的，并且其所展现出的对生命实相的认知，要远比当今许多更为雄辩的演说深刻得多。在其中，我们不时地会注意到一些具有特殊意义的次要细节；例如，其中关于“健康之人会辐射出多余生命力”的准确知识，似乎便表明，其传统所源自的祖先们，曾拥有灵视的能力。

我们应当记得，除了我们或可称之为纯粹的宗教工作之外，太阳祭司们还全权负责该国的教育事务。所有的教育都是完全免费的，其初级阶段对于所有阶层及两种性别都完全相同。孩子们从很小的时候便开始上预备班，在所有这些班级里，男孩与女孩都是一同受教的。这些班级所教授的内容，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初等教育，尽管其所涵盖的科目有很大的不同。当然，阅读、书写以及某种算术也在教授之列，每个孩子都必须熟练掌握这些科目，但这套体系还包含了更多难以归类的东西——那是一种关于所有普通常识与生活常理的、粗略却实用的知识。因此，任何一个长到十岁或十一岁的孩子，无论男女，都不会对如何获得日常必需品、或如何完成任何普通工作一无所知。师生关系中充满了极度的友善与关爱，丝毫不存在任何类似现代学校生活中那种占据着突出地位、且贻害无穷的强迫与惩罚的疯狂制度。

学校的上课时间很长，但活动内容却丰富多彩，其中包含了许多我们今天不会认为是“课业”的东西，因此孩子们从未感到过分疲劳。例如，每个孩子都会被教导如何准备和烹饪一些简单的食物；如何区分有毒与无毒的果实；如何在森林中迷路时寻找食物与庇护所；如何使用木工、建筑或农事中所需的较简单的工具；如何通过日月星辰的位置来辨别方向；如何驾驭独木舟，以及游泳、攀爬和以惊人的敏捷跳跃。他们还会学习处理伤口和意外事故的方法，并了解某些草药的用法。所有这些丰富多彩且完善的课程，对他们而言绝非纸上谈兵；他们被要求不断地将所学付诸实践。因此，在获准从这所预备学校毕业之前，他们都已成为了极其能干的小家伙，能够在几乎任何可能发生的紧急情况中，在一定程度上独立应对。

他们还会得到关于国家体制的细致教导，各种习俗与规章背后的缘由，也都会向他们解释清楚。另一方面，对于许多欧洲儿童所学的东西，他们则全然无知；除了自己的母语，他们不熟悉任何其他语言，尽管人们非常强调要说得纯正而准确，但这种熟练是通过不断的练习、而非通过遵守语法规则来获得的。他们对代数、几何或历史一无所知，对本国之外的地理也同样一无所知。在离开这第一所学校时，他们能为你建造一栋舒适的房子，却无法为你画出其草图；他们对化学一窍不通，但在实用卫生学的一般原则方面，却受过极为完备的教导。

在孩子们获准从这所预备学校毕业之前，他们必须在所有这些为成为良好公民而设的多样化资质方面，达到一个确切的标准。他们中的大多数在十二岁时便

能轻松达到这个水平；少数智能稍逊的，则需要多花几年时间。这些预备学校的主教官们，肩负着决定学生未来职业的重大责任；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就此事向学生提供建议，因为没有任何孩子会被强迫去从事自己不喜欢的工作。然而，他必须选择某个明确的职业。一旦决定下来，他便会被分入一种技术学校，这种学校是专门为了让他为自己所选择的人生道路做准备的。在这里，他会度过其学生生涯余下的九到十年，主要从事他将要投身的那种实际工作。整个教学体系都贯穿着一个突出的特点：理论教学相对较少；相反，在被演示过几次之后，无论男孩还是女孩，总会被要求亲手去做，并反复练习，直到熟练掌握为止。

所有这些安排都具有相当大的弹性；例如，一个孩子如果在经过适当的尝试后，发现自己不适合已选择的专项工作，便会被允许在与老师商议后，选择另一个职业，并转入与之相应的学校。然而，这样的转学似乎极为罕见；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孩子在离开第一所学校之前，便已对自己面前敞开的某一条或另一条人生道路，表现出了明确的天赋。

每一个孩子，无论出身如何，只要自己愿意且得到老师的认可，便有机会接受训练，以加入国家的统治阶层。然而，为获得这份荣誉而设的训练是如此严苛，所需的资质也如此之高，以至于申请者的数量从未有过多的情况。事实上，导师们总是在留意那些天资不凡的儿童，以便在他们自己愿意承担的情况下，努力培养他们，使其能胜任这个光荣而又艰巨的职位。

除了统治阶层与祭司阶层之外，还有各种职业可供一个男孩选择。有许多种类的制造业——其中一些行业为发展各种艺术才能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还有不同的金属加工领域、机械制造与改良领域以及各式各样的建筑领域。但或许，该国最主要的行业还是科学农业。

国家的福祉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此，因此，人们也总是对此给予极大的关注。通过一系列延续了数代人、耐心进行的实验，该国境内各种土壤的性能都已被彻底探明；因此，在我们所关注的那个时期，关于这个主题，早已存在着大量的传统知识。所有实验的详细记录，都保存在我们今天所谓的“农业部档案”之中；而其普遍性的成果，则被提炼成一系列简短的格言，以便于学生们记忆和在民间普及。

然而，那些以农业为职业的人，绝不会被要求仅仅依赖于祖辈的经验。相反，新的实验总是受到各种鼓励，任何成功发明出新型实用肥料或省力机器的人，都会受到政府的高度嘉奖。全国各地都散布着大量的国营农场，年轻人在那里接受精心的培训；在这里，也如同在早期的学校一样，培训重实践而轻理论，每一位学生都要彻底学会亲手完成其日后所要监督的工作的每一个细节。

所有新的实验，都是在这些培训农场中进行的，其费用由政府承担。发明家无

需像今天这样，为获得一位有资本的赞助人来测试其发现而烦恼——这在今天常常是成功路上的一个致命障碍；他只需将自己的理念呈报给其所在区域的长官，后者在必要时会得到一个专家委员会的协助。并且，除非专家们能指出其推理中的某些明显缺陷，否则他的方案便会被付诸试验，或他的机器便会被建造出来——这一切都在他本人的监督下进行，而他无需承担任何费用或麻烦。如果实践证明其发明确有价值，便会立刻被政府采纳，并在任何可能适用的地方加以推广使用。

对于如何使各种肥料适应不同土壤的问题，当时的农民们已拥有一套精深的理论。他们不仅使用了我们今天正为此目的而从那个国度进口的原料，还尝试了各种化学组合，其中一些取得了显著的成功。他们还有一套巧妙但却笨重的污水利用系统，然而，其效能却丝毫不亚于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任何同类系统。

在机械的制造与使用方面，他们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尽管其大部分机械比我们的要简单和粗糙，他们也未能做到现代工艺中那种将微小部件极度精确地组装在一起的突出特点。但另一方面，他们的机械虽然常常体积庞大且笨重，却很有效，并且显然很不容易出故障。我们注意到的一个例子，是一台奇特的播种机，其主要部件看上去仿佛是模仿某种昆虫的产卵器而造的。它的形状有点像一辆非常宽阔的低矮手推车，当它被拖曳着穿过田地时，便会自动地以规则的间距钻出十排洞穴，在每个洞里播下一粒种子，为其浇水，并再次将地面耙平。

他们显然也掌握了一些水力学知识，因为他们的许多机器都是由水压驱动的——尤其是在他们那套精巧、完善且异常高效的灌溉系统中使用的机器。当时有大量的土地是山地，在自然状态下无法有效地耕种；但这些古老的居民则精心地将其开辟为梯田，很像今天在锡兰（斯里兰卡）山区所做的那样。任何曾乘火车从拉姆布卡纳前往佩拉德尼亚旅行的人，都几乎不可能没注意到这类工程的诸多范例。在古秘鲁，靠近大人口中心的每一寸土地，都得到了极为审慎周全的利用。

他们拥有相当丰富的科学知识，但其全部的科学都属于一种极为实用的类型。他们对于像我们今天这样进行抽象的科学研究，毫无概念。例如，他们也曾仔细研究过植物学，但其视角与我们截然不同。他们既不知道也不关心植物的“内生”与“外生”分类法，也不关心一朵花里雄蕊的数量，或是叶子在茎上的排列方式；他们想知道的，是某种植物拥有何种特性，在医药、食品或染料方面有何用途。而这一点，他们确实了如指掌。

在化学方面也是如此：他们对于碳化合物中原子的数量与排列一无所知；的确，就我们所见，他们完全没有原子和分子的概念。让他们感兴趣的，是那些可以被实际利用的化学品：比如那些可以被组合成珍贵肥料或植物养料的，那

些可被用于各种制造业的，或是那些能产出美丽染料或实用酸液的化学品。所有的科学研究，都是以某个特殊的实践目的为出发点的；他们总是在试图探索新知，但永远都带着一个与人类生活相关的明确目标，从不为了抽象的知识本身而研究。

他们最接近于抽象科学的，或许便是对天文学的研究了；但这与其说是纯粹的世俗知识，不如说更被视为一种宗教知识。它与其他科学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是纯粹传承而来的，人们并未做出任何努力去增加这方面的信息储备。其知识储备虽不浩瀚，但在其所及范围之内却也足够精确。他们明白行星不同于其他恒星，并称其为“地球的姐妹”——因为他们已认识到地球也是行星之一——有时也称其为“太阳的年长子女”。他们知道地球是球形的，昼夜更替源于其自转，四季轮回则源于其围绕太阳的公转。他们也意识到恒星位于太阳系之外，并视彗星为来自其他伟大生灵、带给其主太阳的信使；但他们对于所涉及的任何天体的真实尺寸，是否曾有过充分的概念，则尚存疑问。

他们能够极为精确地预测日食与月食，但这并非通过观测，而是通过运用一个传承下来的公式；他们理解日食与月食的性质，但似乎并未对其赋予太多重要性。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将这些传统传承给他们的先祖们，必定要么是具备了直接进行科学观测的能力，要么便是拥有了使此类观测变得多余的灵视之力；但在我们考察的那个时期，秘鲁人并不具备这两种优势中的任何一种。我们所看到的、他们唯一做出的类似个人观测的尝试，便是通过仔细测量神殿场地上的一根高大柱子的影子，来确定正午的确切时刻，期间会有一套小木钉沿着石槽移动，以作精确标记。同样一套原始的设备也被用来确定夏至与冬至的日期，因为与这些时期相关的，还有一些特殊的宗教仪式。

## 第十二章

### 两种类型的亚特兰蒂斯文明

#### 古秘鲁的托尔特克文明，公元前 12,000 年（续上章）

这个古老根族的建筑，在许多方面都与我们所熟知的任何其他建筑不同；对于任何具备相关技术知识的灵视者而言，对其进行研究将会是一件极富趣味的事。我们自身由于缺乏此类知识，而难以准确地描述其细节，尽管如此，我们或许仍希望能将它乍看之下给本世纪的观察者所带来的总体印象，传达一二。

其建筑风格宏伟巨大，却又朴实无华；许多案例都体现出多年耐心劳作的痕迹，其设计也显然是为了实用而非炫耀。许多建筑的规模都极为庞大，但在现代人看来，其大部分都显得有些比例失调，因为相对于房间的尺寸而言，天花板总是过低。例如，在一位总督的宅邸中，找到几间大小与威斯敏斯特大厅相仿的房间，并非什么稀罕事，但这些房间从地板到天花板的高度，却没有一间会超过十二英尺左右。柱子并非不为人知，但使用得很少；在我们看来应是一道优美柱廊的地方，在古秘鲁则更通常是一堵带有许多开口的墙。即便有柱子，也都是巨大的，且常常是由独块巨石雕凿而成。

他们显然不知道带有拱心石的真拱结构，尽管带有半圆形顶部的门窗也并不少见。在一些较大的建筑范例中，人们有时会制作一个沉重的金属半圆，并将其固定在开口的侧柱之上；但他们通常完全依赖于一种被用来替代砂浆的、强力粘合剂。我们不知道这种材料的确切性质，但它无疑是极为有效的。他们以极高的精度切割并拼合巨大的石块，使得接缝几乎难以察觉；然后，他们会用黏土涂抹住每个接缝的外侧，再以一种滚烫的流体状态，将他们的“砂浆”灌入其中。尽管石块间的缝隙极为微小，这种流体也能找到并填满它们；待其冷却之后，便会凝固得如同燧石——事实上，其外观也与燧石非常相似。之后，外侧的黏土被刮去，墙壁便告完成；即便在数个世纪之后，石墙上偶尔会出现裂缝，也绝不会出现在任何接缝之处，因为这些接缝甚至比石头本身还要坚固。

大多数平民的房屋，是由一种我们只能称之为“砖”的材料建造的，因为它是由黏土制成的；但这种“砖”是巨大的立方体，每条边长约一码。黏土并非经过烘烤，而是与某种化学制剂混合，然后在露天放置数月使其硬化；因此，无论是在质地还是在外观上，它们都更像水泥块而非砖块，而用其建造的房屋，在任何方面都几乎不逊色于石造建筑。

所有的房屋，即便是最小的，都依循着古典而东方的中央庭院式样来建造，并且无一例外地，都拥有在我们今天看来厚得惊人的墙壁。最简陋贫穷的小屋只

有四间房，在小小的庭院四周各建一间，全都朝向院内；由于这些房间通常没有朝外的窗户，这类房屋从外面看便显得单调而光秃。在城市或村庄的贫困区域，人们很少尝试做任何外部装饰；通常只有一条图案极为简单的饰带，打破了小屋那死气沉沉的墙壁所带来的单调感。

入口总是设在方形庭院的一个角落。在早期，大门只是一块巨大的石板，它会像城堡的吊闸或现代的上下推拉窗一样，借助于平衡锤（counterweights）在凹槽中上下运行。当大门关闭时，平衡锤可以被搁置在架子上并拆除，这样一来，大门便成了一块几乎无法移动的巨物——在一个如此秩序井然的国度里，倘若真有窃贼存在，这无疑会令其大失所望。在更富裕的阶层家中，这块石板门上雕有精美的花纹；到了更晚的时期，它则常常被一块厚重的金属板所取代。然而，其运作方式却鲜有变化，尽管我们也观察到少数一些以枢轴转动的重金属门的实例。

较大的宅邸，最初也是按照完全相同的格局来建造的，只是装饰要多得多——不仅会将石头雕刻成图案，还会在其表面镶嵌宽阔的金属带来使其多样化。在那样的气候下，如此坚固厚重的住宅几乎可以永存，而在我们所记述的那个时期，存在并有人居住的大多数房屋，都属于这种类型。然而，一些后期的建筑——显然是在民众已对政府体系的稳定性及其维护法律尊严的能力深信不疑的几个世纪里所建——则围绕其庭院建有内外两圈房间，正如现代房屋的样式。其中一圈朝向院内（在他们那里，庭院是一个布局精美的花园），另一圈则朝向外部的周遭景致。后一圈房间开有巨大的窗户——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开口，因为尽管当时已能制造几种玻璃，但并未被用于窗户——这些开口可以按照与大门相同的原则来关闭。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看出，其民居建筑的总体风格，无论房屋大小，都显得有些严肃而单调，尽管它也完美地适应了当地的气候。屋顶大多厚重且近乎平坦，并且几乎总是用石头或金属板制成。他们房屋建造最显著的特征之一，便是几乎完全不使用木材，他们这样做是为了避免其可燃性；而由于这项预防措施，在古秘鲁，火灾是闻所未闻的。

当时房屋的建造方式非常奇特。人们不使用脚手架，而是在建造房屋的同时，向内填土，因此，当墙壁砌至其完整高度时，其内部便形成了一个平坦的土台。屋顶的石块便铺设在这个土台之上，然后像往常一样，将滚烫的水泥浇灌其间。待其凝固之后，内部的泥土便被挖出，屋顶便独自支撑起其自身的巨大重量——多亏了那种神奇水泥的力量，它似乎总能安然无恙。的确，整个结构，无论是屋顶还是墙壁，在完工之后，实际上就成了一整块坚固的巨石，仿佛是从一整块天然岩石中开凿出来的一般——顺便一提，这种开凿法，在山坡上的一些地方也确曾被采用过。

首都的一些房屋也曾增建过二楼，但这个想法并未获得大众的青睐，这类大胆的创新极为罕见。然而，在一些供太阳祭司或僧侣居住的建筑物中，人们确实以一种奇特的方式，获得了一种类似楼层层层叠加的效果，但这种布局绝不可能在拥挤的城市中被广泛采用。人们首先会建造一个巨大的土台，比如说，1000平方英尺见方，高约15到18英尺；然后，在这个土台之上，从四边各向内缩进50英尺处，再建造一个900平方英尺见方的巨大平台；在那之上，再建一个边长800英尺的平台，再往上是700英尺的，就这样层层堆叠而上，尺寸稳步递减，直到第十层，只有一个一百平方英尺见方的平台。最后，他们便在这顶层平台的中央，建造了一座小小的太阳神龛。

整个建筑的效果，有点像一座由宽阔而平缓的台阶构成的、巨大的平顶金字塔——又像是一座被开辟为梯田的樱草山（Primrose Hill）。在每一层巨大平台的垂直立面上，他们都开凿出了房间——可以说是“斗室”（cells），供僧侣及其宾客居住。每个斗室都有一间外室和一间内室，内室的光线仅来自外室，而外室朝外的一侧则完全敞开；实际上，它只有三面墙和一个屋顶。两个房间的墙面和地面都铺有石板，并以常规的方式用水泥粘合成坚固的整体。前方的平台则被布置成了花园与步道，总而言之，这些斗室都是些宜人的居所。在一些案例中，人们会用这种方式将天然形成的高地开凿成梯台，但大多数这样的金字塔都是人工建造的。他们还常常会向这类金字塔的最底层中心挖掘隧道，并在那里建造地下室，用作储藏谷物及其他必需品的仓库。

除了这些非凡的平顶金字塔之外，还有一些常规的太阳神殿，其中一些规模宏大，占地广阔；尽管在欧洲人看来，它们都有一个普遍的缺陷，那就是相对于其长度而言，高度太低。这些神殿总是被宜人的花园所环绕，而那些令神殿享有盛名的教学活动，大部分便是在这些花园的树荫下进行的。

如果说这些神殿的外部有时不如人们所期望的那般宏伟，那么其内部则足以弥补任何可能存在的缺陷而有余。大量使用贵金属进行装饰，是秘鲁人生活的一大特色，即便在数千年后，当一小撮西班牙人成功征服了那个已取代我们在此所描述之民族的、相对退化的后裔时，依然如此。在我们所记述的那个时期，当地居民尚不熟悉我们的镀金工艺，但他们却极其擅长将金属锤成大片的薄板；因此，那些较大的神殿，其内部名副其实地铺满了黄金与白银，并非什么稀罕事。覆盖墙壁的金属板常常厚达四分之一英寸，却能被严丝合缝地模压在精美的石雕之上，仿佛它们只是纸张一般；因此，从我们现代的观点来看，一座神殿常常便是一座数不尽的宝库。

建造这些神殿的种族，完全不将这一切视为我们今天意义上的财富，而仅仅是作为合宜的装饰。我们必须记住，这类装饰绝非神殿所独有；所有稍有身份的人家，其墙壁都会用某种金属来包覆，正如我们今天贴壁纸一样；而在室内露出裸露的石头，对他们而言，就如同我们今天的白灰墙——实际上仅限于附属

建筑或平民的住所。但只有国王与主要总督的宫殿，才会像神殿一样以纯金包覆；对于普通民众，则会制造各种美观而实用的合金，以相对较低的成本来营造华美的效果。

在探讨其建筑时，我们绝不能忘记国王为抑制边境之外的野蛮部落，而在其帝国边界所修建的要塞防线。在此，若要作出准确的描述和任何有价值的评判，我们同样需要专家的协助；但即便是一个纯粹的外行人也能看出，在许多情况下，这些堡垒的选址都极为精妙，并且，只要没有火炮，它们便几乎是坚不可摧的。在某些案例中，其城墙的高度与厚度都极为惊人，并且它们还有一个特性（事实上，该国所有的高墙都是如此）：墙体从基部数英尺的厚度，向上逐渐收窄，到二十或三十码的高度时，便已是一个更为普通的尺寸了。在这些奇妙的墙壁内部，还开凿有瞭望室和秘密通道；而堡垒的内部也经过了精心的布置，并储备了充足的物资，使得驻军能够毫无困难地承受长期的围困。令观察者们印象尤为深刻的，是那一连串相互嵌套、由狭窄曲折的通道相连的大门，这种巧妙的设计，会将任何试图强攻要塞的部队，置于守军的完全掌控之下。

但这个奇特民族最令人赞叹的杰作，无疑是他们的道路、桥梁与引水渠。道路横贯全国，绵延数百英里（有些甚至超过一千英里），其对自然天险辉煌的藐视，足以令最大胆的现代工程师也由衷赞叹。一切工程都规模宏大，尽管某些工程所涉及的劳动量必定几乎无法估量，但其所取得的成果却是宏伟而永久的。整条道路都用平整的石板铺就，很像我们伦敦街道的人行道；但在道路的两旁，则一路都栽种着用于遮荫的树木，以及让空气中弥漫着芬芳的芳香灌木；如此一来，整个国家便被一个由辉煌的、铺砌而成的林荫大道构成的网络所贯穿，国王的信使们每日都在其上来来往往。这些信使实际上也是邮差，因为为任何希望寄信的人免费送信，也是他们职责的一部分。

每当道路的建造者们遇到峡谷或河流时，这个种族那充满耐心的天赋与不屈不挠的毅力，便得到了最高水平的展现。正如我们所说，他们并不知晓真拱的原理，在建造桥梁时，他们所能采用的最接近的方法，便是让每一层石块都比下面的一层略微向外突出，直到两个桥墩以这种方式最终交汇，之后，他们那神奇的水泥便会将整个结构凝固成如同坚固的岩石一般。他们对围堰和沉箱一无所知，因此，为了给河流架桥，他们常常会花费难以想象的劳力，去临时改变河道；在另一些情况下，他们则会向河中修建一道防波堤，直到抵达桥墩所需的位置，待桥墩建成后，再将防波堤敲除。由于这些困难，只要有可能，他们便更倾向于筑堤而非架桥；他们常常会借助一座建有许多涵洞的巨大堤坝，将道路或引水渠架设在深谷之上——即便谷中有大河奔流——而不是采用普通的桥梁。

他们的灌溉系统堪称完美无瑕，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即便是后来的种族也曾将其延续；因此，该国许多如今已退化为沙漠的土地，在当时都曾是绿意盎然的

沃土，直到水源的控制权落入了更为无能的西班牙征服者之手。世界上或许没有任何工程壮举，能比古秘鲁的道路与引水渠更为伟大。而所有这一切，并非由奴隶或俘虏的强制劳动所完成，而是由该国的平民，在军队的大力协助下，作为有固定报酬的工作而完成的。

国王维持着一支庞大的军队，以便能随时准备好应对边境的部落；但由于他们的武器简单，所需的操练也相对较少，因此在绝大部分时间里，他们都可以被用于从事其他类型的公共服务。各类公共工程的全部维修任务，都委托给了他们；他们还必须提供源源不断的邮差，负责在整个帝国范围内运送报告、公文以及私人信件。一切的维护工作，都被认为完全在军队的能力范围之内；但当需要修建新路或建造新堡垒时，通常会雇用额外的帮手。

当然，与边境上那些较为野蛮的部落之间，有时也会爆发战争，但在我们所记述的那个时期，这些战争很少会带来任何严重的麻烦。他们很快便会被击退，并被处以惩罚；或者，如果他们似乎愿意顺从于一个更高等的文明，他们的土地便会被并入帝国，而他们也会被置于帝国的法规管辖之下。自然，起初与这些新公民之间会存在一些困难；他们不理解帝国的习俗，也常常不明白为何要遵守它们；但在短暂的磨合期之后，他们中的大多数便会很自然地融入常规，而那些不愿融入的顽固不化之徒，则会被流放到尚未被帝国兼并的其他国度。

这些秘鲁人在战争中是相当人道的；由于他们对野蛮部落的战争几乎总是能获胜，要做到这一点对他们而言也相对容易。他们有一句谚语：“绝不要残忍地对待你的敌人，因为明天他便会是你的朋友。”在征服周遭部落时，他们总是尽力做到杀戮越少越好，以便那些民众能够自愿地归入帝国，并怀着兄弟般的情谊，成为其良好的公民。

他们的主要武器是长矛、剑和弓，此外，他们还大量使用一种至今仍为南美印第安人所用的工具——流星索。它由两个被绳索连接的石球或金属球构成，投掷出去便能缠住人或马的腿，使其摔倒在地。在保卫堡垒时，他们总会向攻击者滚下巨石，而堡垒的建造也为实施这种战术做了特别的安排。他们所用的剑是短剑，更像是一把大匕首，只有在长矛折断或被缴械时才会使用。他们通常会先以持续的箭雨挫败敌人的士气，然后在敌人尚未恢复之际，用长矛发起冲锋。

他们的武器制作精良，因为当时的人们精于金属加工。他们也使用铁，但不知道如何炼钢，因此，铁在他们眼中的价值，反不如铜以及各种黄铜和青铜；因为后者都能与一种他们特有的神奇“水泥”熔炼成合金，从而变得无比坚硬，而铁却无法与这种“水泥”完美地融合。这种硬化工艺的效果十分惊人，即便是纯铜，在经过处理后，也能开出至少与我们今天最优质的钢材相媲美的锋利刃口。毫无疑问，他们的一些合金，其硬度要超过我们今天所能生产的任何金

属。

其金属工艺最美的特征，或许便是其极致的精细与雅致。他们的一些雕刻作品真是巧夺天工——其纹理之精细，几乎非肉眼所能见，至少以我们现代人的视力是如此。而其中最出色的，或许便是他们极为擅长的、薄如蝉翼的金银丝细工了；若没有放大镜，实在难以想象这等工艺是如何完成的。许多这类作品都精致得难以形容，根本无法用常规方式进行清洁；无论多么小心，任何擦拭或拂尘都会立刻将其损毁，因此，必要时，必须借助于一种吹管来进行清洁。

陶器制作是他们的另一项颇具特色的制造业。他们设法将某种化学品与黏土混合，烧制出一种悦目而浓郁的深红色泽，之后再用品银镶嵌其上，其成品效果是我们从未在别处见过的。在这里，其线条极致的精美，也再次令我们叹为观止。他们也能烧制出其他精美的颜色；此外，将那种用途广泛的燧石状水泥稍加改良，再与处理过的黏土混合，便能赋予其一种几乎可与最澄澈的玻璃相媲美的透明度。它还有一个巨大的优点，那就是其易碎程度远低于今天的玻璃；事实上，它的许多特性都表明，它已接近于我们有时当作中世纪神话来读的“可锻玻璃”。他们无疑掌握了制造一种薄如纸翼、可弯曲而不断裂的瓷器的技艺，这一点，待我们探讨其文学成就时便会看到。

由于该民族的习俗是极少使用木材，金属工艺与陶器便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取而代之，而其所取得的成功，也远超我们今天所能想象。毫无疑问，古秘鲁人在其持续的化学研究中，已发现了一些至今对我们的制造商而言仍是秘密的工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工艺也终将被我们这个第五个根族所重新发现，而一旦如此，当今的迫切需求与竞争，便会迫使它们被应用于古秘鲁人闻所未闻的各式物品之上。

当时的绘画艺术也得到了相当大的发展，任何在这方面显露出特殊天赋的孩子，都会被鼓励去尽其所能地培养自己的才能。然而，他们所采用的方法与我们今天的截然不同，其独特的性质也极大地增加了绘画的难度。他们不使用帆布、纸或画板作为画材表面，而是采用一种硅质材料的薄片。这种材料的确切成分已难以追溯，但它有着精致而乳润的表面，外观与精美的素瓷极为相似。它并不易碎，反而可以像锡片一样弯曲，其厚度则根据尺寸大小而变化，从厚实的信纸到重磅的纸板不等。

在这种画材表面，人们会用一种由大自然本身所提供的画笔，涂上色彩极为绚丽纯净的颜料。这种画笔，不过是从一种常见的纤维植物那三角形的茎上切下的一段；将其末端约一英寸的部分捶打开，直到只剩下纤维——这些纤维细如发丝，却又几乎如金属丝般坚韧；这样一来，画笔便制成了，而未被捶打的部分则充当了笔杆。当然，这样的画笔在磨损之后，还可以通过一个类似削铅笔的过程来反复更新；画家只需将已暴露的纤维部分切掉，再从笔杆处捶打出新

的一英寸纤维即可。这种工具轮廓分明的三角形形状，使得技艺高超的画家既能用其角部来勾勒细线，也能用其侧面来进行大面积的涂色。

颜料通常是粉末状的，按需进行调和，调和剂既非水也非油，而是一种能瞬间干燥的媒介剂，因此一旦落笔便无法更改。作画时，他们不打任何轮廓草稿，艺术家必须训练自己以精准而迅捷的笔触一气呵成，在一次全面的挥洒中同时把握住确切的色调与形态，这很像湿壁画或某些日本画的技法。

他们的颜料效果卓著且色泽明亮，其中一些的纯净与精致程度，甚至超过了我们今天所使用的任何颜料。有一种奇妙的蓝色，比顶级的群青还要清澈；还有一种紫色和一种玫瑰色，都与任何现代颜料不同；借助于这些颜料，日落天空那难以言喻的壮丽，可以被再现得比我们今天所能做到的要逼真得多。

金、银、青铜以及一种科学界至今未知的深红色金属所制成的饰物，在画中是通过使用这些金属本身的粉末来表现的，这很像中世纪的泥金装饰手抄本技法；尽管在我们现代人看来，这种方法颇为怪异，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以其独特的方式，营造出了一种极为引人注目的、带有原始丰饶之美的效果。

他们的透视技法精湛，绘画功底扎实，完全没有后来中南美洲艺术时期所特有的那种笨拙与粗糙。尽管在我们研究的那个时期，他们的风景画艺术在其同类中已属上乘，但他们并未将其本身作为创作目的，而只是用作人物的背景。宗教游行是经常被选用的主题，有时也会选择国王或某位地方总督扮演重要角色的场景入画。

当一幅画作完成之后（熟练的艺术家能以惊人的速度完成它们），便会在其上刷上一层清漆，这种清漆也同样具有几乎瞬间干燥的特性。经过如此处理的画作，实际上是无法磨灭的，可以长时间地日晒雨淋，而不会产生任何明显的影响。

与该国的艺术紧密相连的，是其文学；因为他们的书籍，也是用与图画相同的材料和颜料来书写——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来绘制插图的。一本书由若干张薄片组成，尺寸通常约为十八英寸长、六英寸宽。这些薄片偶尔会用金属丝串在一起，但更常见的做法，是直接保存在一个三到五英寸深的盒子里。这些盒子由各种材料制成，并或多或少地饰有华美的纹样；其中最常见，是由一种类似铂的金属制成，并以雕刻的角质品来点缀，这种角质品是通过某种软化工艺，被以某种方式固定在金属表面上的，使其无需任何铆钉或黏合剂便能牢固地附着。

就我们所见，当时并无任何类似印刷术的东西；最接近于此的，是使用一种镂空花模板，来制作某种官方通知的大量副本，以便能迅速地分发给帝国各地的总督。然而，我们并未观察到任何以这种方式来复制书籍的尝试；的确，这样的实验显然会被视为一种亵渎，因为整个民族都对其书籍怀有深深的敬意，并会

像任何中世纪的僧侣一样，满怀爱意地对待它们。抄写一本书被明确地视为一件功德之举，而许多书籍的书写也极为优美，极富艺术性。

他们文学作品的范围则有些有限。有几部论著，或可被明确地归为宗教类，或至少是伦理类，其行文思路与上一章所概述的那位老祭司的布道颇为相似。甚至还有两三部带有明显的神秘主义倾向，但与那些被认为更具实用性的著作相比，它们的阅读与流传范围要小得多。在这些神秘主义书籍中，最有趣的一部，与中国的《清静经》(Classic of Purity)极为相似，毫无疑问，它便是该典籍的一个略有差异的版本。

其文学主体大致可分为两部分——科学知识类与意有所指的故事类。对于国内所从事的每一种行业、手工艺或艺术，都有相应的论著或手册，而这些都是具有官方手册的性质——它们通常并非出自一人之手，而是对其主题在成书之时既有知识的记录。随着新的发现出现或旧的理念被修正，这些书籍还会不断地发行附录，而每一位拥有副本的人，都会虔诚地对其进行修改和注释，以保持其内容的更新。由于总督们负责传播此类信息，他们实际上能够确保信息传达到每一位对此感兴趣的人手中；因此，关于任何一个主题的秘鲁专著，都是一部名副其实的、关于该主题的实用知识概要，并以浓缩的形式，将该特定领域所有前人的全部经验成果，传授给学生。

那些故事则几乎都属于同一种类型，并且，正如我所说，是明显意有所指的故事。其主人公几乎总是某位国王、总督或下级官员，而故事则叙述了他在其工作过程中，如何成功地（或未能成功地）处理所出现的各种紧急状况。这些故事中有许多都是经典——对当时的人们而言已是家喻户晓，其知名度不亚于圣经故事在我们中间，并被不断地引用，作为行事对错的范例。因此，在几乎任何可以想见的困境中，面临困境的人心中都有某种先例来指导其行动。所有这些故事是否都是真实的历史——即它们是否都是对实际发生之事的记述，抑或其中一些只是纯粹的虚构——这一点并不确定；但毫无疑问，它们都被普遍地当作是真实的故事来接受。

当这类故事的场景发生在边境省份时，其中便不乏大量的狂野冒险情节；但（对我们的朋友秘鲁人而言是幸运的），那种让现代小说读者头疼不已的讨厌鬼——爱情故事——在他们那里尚未出现。故事中出现的许多情境也不乏幽默，这个民族本就快乐且热爱欢笑；然而，纯粹的喜剧故事在其文学中却无一席之地。另一个更令人遗憾的空白，则是诗歌本身的完全缺席。有一些以抑扬顿挫、铿锵有力的言语所表达的格言和警句，流传甚广且被不断引用，很像我们今天的一些诗歌段落；但无论其概念本身可能多么富有诗意，其形式却没有任何明确的节奏感。“头韵的巧妙手法”在一些供孩童记忆的短句中，会被加以运用；在宗教仪式上，某些词句也会配乐吟唱；但即便是后者，也只是像我们将《诗篇》的歌词套入其所配的“格里高利圣咏”曲调那般，并非像我们的圣

歌一样，是为了一段特定的曲调而创作的。

这便将我们引向了对这些古秘鲁人音乐的探讨。他们有好几种乐器，其中我们注意到的有一种管乐和一种竖琴，从中能奏出一种狂野、甜美、飘忽不定、风鸣般的旋律。但他们最主要、也最流行的乐器，其性质有点像一架风琴；其声音由金属簧片的振动而产生，但送风并非通过脚踏，而是通过一个精巧的机械装置。乐器上没有我们今天这样的琴键，取而代之的，是一簇小金属柱的顶端，由演奏者用手指按压，因此，在其上的一次演奏，总会令人情不自禁地联想到现代打字机的操作。

用这种乐器，可以达到相当强的表现力与极大的美感；但古秘鲁的音阶与亚特兰蒂斯的相同，且与我们今天的音阶有着根本性的差异，因此我们几乎不可能正确地欣赏由其所营造出的效果。就我们所见，当时的人们并不知道有任何可以被记录下来、并由任何人随意再现的“乐曲”；每一位演奏者都是在为自己即兴创作，他们所谓的音乐技巧，也并非诠释某位大师作品的的能力，而仅仅是指即兴创作中的丰富想象与随机应变。

雕塑在他们那里也是一门相当发达的艺术，尽管人们或许会将其风格归纳为大胆、奔放且富有冲击力，而非以优雅见长。几乎所有的雕像似乎都体型巨大，其中一些无疑是惊世之作；但对于那些看惯了希腊艺术的眼睛而言，古秘鲁雕塑那雄浑的力量之中，带有一种粗犷的气息。然而，他们在浅浮雕方面却创作出了精美的作品；这些浮雕几乎总是覆盖着金属，因为这个民族的天赋尤其体现在金属工艺上——在这个领域里，最为精致的装饰品被源源不断地创造出来。

谈及其民族的日常生活与风俗习惯，有一些颇为奇特有趣之处，立刻便会引起我们的注意。例如，他们的婚姻习俗就相当独特，因为婚礼每年只在某一天举行。公众舆论期望每个人都成婚，除非有正当理由不成婚，但此事并无任何强制性可言。未成年人禁止结婚，但年轻人一旦成年，便可像我们今天一样，自由地选择自己的伴侣。

然而，婚礼必须等到一个特定的日子才能举行。那一天，地区或城镇的总督会进行正式巡视，所有在前一年达到适婚年龄的年轻人都会被召集到他面前，并被正式告知，他们现在可以自由地进入婚姻状态了。这些人中，通常已有一部分下定决心要立刻利用这个机会；因此他们会走到总督面前提出请求，而总督在问过几个问题之后，便会走一个简单的流程，宣布他们结为夫妻。他还会下令调整土地的分配，以适应新的情况，因为新婚的男女已不再被视为其各自父亲家庭的成员，而是作为独立的、正式的户主。因此，已婚男子所拥有的土地会是单身男子的两倍，但即便如此，他也很少会觉得与此相关的农活有任何过重之处。

关于该民族的主食，我们观察到了一个特性。当然，和今天的人们一样，他们也食用各种各样的食物。我们不知道当时是否禁止食用动物的肉，但在我们考察的那个时期，人们肯定是不吃的。他们种植土豆和山药，而玉米、大米和奶的各种组合，也在其饮食中占了很大比重。然而，他们有一种奇特且高度人工化的食物，或可称之为他们的“主食”——它在他们饮食中的地位，有点像面包在我们这里，是大多数餐食的主要基础。这种食物以玉米粉为基础，但其中混合了各种化学成分，成品再经受巨大的压力，因此在工序的最后，便成了一种坚硬且高度浓缩的饼。其成分都经过了精心的配置，以便能在尽可能小的体积内，包含完美营养所需的一切元素；而这项实验也相当成功，一小片这样的饼，便足以提供一整天的给养，一个人可以为一次长途旅行随身携带一份口粮，而不会有丝毫的不便。

食用它的最简单方法，是像吃润喉糖一样慢慢地含吮；但如果时间允许，也可以用各种方式将其煮熟或烹制，这些方式都能大大增加其体积。它本身几乎没有任何味道，但当时的风俗是在制作过程中以各种方式为其调味，而这些不同的口味则由不同的颜色来标示。例如，粉红色的饼是石榴味的，蓝色的是香草味的，黄色的是橙子味的，粉白条纹的则是番石榴味的，不一而足，以便能满足每个人的口味。

这种奇特而浓缩的甜食，是该国的主食；即便有许多其他菜肴可供选择，大量的人也几乎只吃这一种东西。它的产量是如此巨大，以至于价格极为低廉，人人都能轻易获得；而对于忙碌的人们而言，它还有许多显而易见的便利之处。当时也种植了许多水果，喜欢水果的人会将其与这种“糖饼”一同食用，但所有这些额外添加的食物，都只是口味上的选择，而非必需品。

整个民族都喜爱饲养各种宠物，并且在漫长的时代进程中，他们已将这些生物专门化、并发展到了一个非凡的程度。小猴子和猫或许是最普遍的宠儿，两者都有许多奇特的观赏性品种，其培育出的样貌与原始物种几乎已毫无关联，正如今天那些被称为“腊肠犬”的畸形犬种一样。在猫的培育方面，他们尤其专注于奇异的颜色，甚至已成功培育出了一些带有在四足动物中极为罕见的那种颜色的品种——一种相当纯正而亮丽的蓝色！

许多人也喜爱鸟类，在一片能找到如此多羽色华丽之物种的大陆上，这一点也并不出人意料；事实上，如今栖息于亚马逊森林中的一些华丽的鸟类品种，很可能便是我们从他们悉心的培育中继承而来的。一些富有的女士会在自家宅邸的庭院里建造带有金丝网的巨大鸟舍，并将自己全部的闲暇时光，都用于努力培养其宠物的智能与情感。

当时的民族服饰简约而轻便——只是一种宽松飘逸的长衫，与今天东方的一些服饰颇为相似；不同之处在于，古秘鲁人较少穿白色，并且比今天的普通印度

人更热衷于色彩。节庆场合的秘鲁人群，是一道极为绚丽的风景线，如今或许只有在缅甸人中才能见到与之媲美的景象。女士们通常偏爱蓝色长袍，而一种与中世纪画家笔下圣母玛利亚常穿的服饰极为相似的裙装，在我们所记述的那个时期，是最为常见的款式之一。服装的材料通常是棉，尽管有时也会使用美洲驼和骆马的细软羊毛。还有一种强度极大的布料，是由龙舌兰的纤维制成的，这些纤维经过某种化学处理，以使其适合此种用途。

这个民族在运用纯机械方法进行快速计算方面，拥有亚特兰蒂斯根族所特有的那种纯熟技巧。他们使用一种算盘（或称计算框架），与今天日本人所熟练运用的算盘极为相似；他们还用一种打结的绳索流苏，为这种计算框架制造了一种更廉价的替代品，这或许便是“奇普”（quipus）——即数千年后西班牙人在同一国度发现其仍在使用的结绳记事工具——的原始形态。

在研究这样一个古代文明时，总会涌现出如此多有趣的要点——无论是与我们这个时代的相似之处还是对比之处——以至于在试图记述它时，困难之处往往不在于要包含什么，而在于要省略什么。我们无法向读者传达这一切对于我们这些亲眼见证者所具有的那种鲜活真实感，但我们相信，至少对于少数一些人而言，我们在让这段早已逝去的历史重现片刻生机方面，并非全然不成功。

而且，我们应当记住，我们自己——我们这些如今在证道学学会中生活和工作的许多人——正是在那个时期出生于古秘鲁的居民之中；许多我们今天所认识和敬爱的挚友，在那个遥远的时代也同样是朋友或亲人；因此，我们在此试图描述的这一切的记忆，必定正休眠于我们许多读者的因果体深处，而在他们中的一些人身上，那份记忆通过静心思考这些描述而逐渐复苏，是绝非不可能的。若有人能如此成功，他们便会认识到，回溯那些早已被遗忘的前世，并看看我们自那时以来究竟获得了什么、又错失了什么，是何等奇特而有趣的一件事。<sup>1</sup>（<sup>1</sup>参见附录四。）

乍看之下，在许多重要方面，与其说是进步，不如说是倒退。毫无疑问，当时的物质生活及其周遭的一切，都比我们所知的、此后的任何时期管理得更好。当时提供给统治阶级的、从事无私工作与恪尽职守的机会，或许从未被超越；但也必须承认，对于智能稍逊的阶层而言，他们并不需要进行任何思想上的挣扎或努力，尽管一旦他们展现出这方面的能力，便会得到丰厚的回报。

毫无疑问，我们今天的公众舆论状况，不如当时那般崇高，责任感也不如当时那般强烈。但说实话，这样的比较并不公平。我们至今仍是一个相对年轻的根族，而我们所考察的那个，却是一个早已度过其鼎盛时期的根族的最光荣的分支之一。因为无知，我们现在正经历着一个考验、风暴与压力的时期；但假以时日，当我们发展出些许常识之后，我们也终将从中脱颖而出，进入一个安逸与成功的季节。而当那个时代来临之时，根据进化法则，我们理应达到一个比

他们甚至更高的水平。

我们必须记住，他们的宗教虽然优美，但就我们所知，他们并没有任何能被真正称之为“奥义学”的东西；他们对于大宇宙的宏伟计划，并未拥有我们这些有幸研究证道学之人所具备的那种领悟。当我们的第五个根族发展到其生命的相同时期时，我们完全有理由希望能将不亚于他们的优良物质环境，与真正的哲学教诲相结合，并能达到比一万四千年前、当我们作为那个辉煌的古亚特兰蒂斯文明遗迹的一部分时所可能达到的、更高的智力与灵性发展水平。

## 第十三章

### 两个亚特兰蒂斯文明

#### 图兰文明，古迦勒底，公元前 19000 年

另一个以其独特的方式，几乎与秘鲁文明同样吸引我们的古代文明，是崛起于后来被称为巴比伦或迦勒底的那片亚洲土地上的文明。这两个古老的伟大帝国有一个奇特的共同点——那就是，在其衰落时期（这比我们最值得研究的、其辉煌的鼎盛时期要晚许多个世纪），它们都被一个文明程度上远为低下的民族所征服，而征服者却又试图尽可能地沿用他们所征服的那个衰败种族的世俗与宗教习俗。正如皮萨罗（Pizarro）所发现的秘鲁，在几乎所有方面都只是我们前文所试图描述的、更古老的秘鲁的一个苍白摹本一样，为考古学者所熟知的巴比伦，在许多方面也只是一个更早期、更伟大帝国的一个退化了的缩影。

这种说法在许多方面是成立的，但或许并非全然如此。后来的王国在其荣耀的巅峰时期，或许在军事实力、领土范围或商业贸易上，都已超越了其前辈；但在生活的简朴、对其所信奉的非凡宗教教义的虔诚、以及对自然实相的真正认知方面，毫无疑问，更古老的种族占有优势。

任何两个国家之间的反差，或许都很难大过我们在秘鲁与巴比伦尼亚之间所发现的。在前者（秘鲁），其最突出的特征是非凡的政府体制，而宗教在人民的生活中只占一个相对较小的部分——的确，在我们看来，祭司们作为教育者、医师以及庞大的养老保障体系的执行者所履行的民事职能，要远比他们在神殿仪式中偶尔进行的赞美或布道工作更为重要。另一方面，在迦勒底，其政府体制并无任何出奇之处；那里生活的主导因素无疑是宗教，因为任何事务的开展，都必须首先征询宗教的意见。的确，宗教对人民生活的渗透与主导程度，或许只有印度的婆罗门阶层才能与之匹敌。

我们应记得，秘鲁人的宗教信仰是一种简朴却又极为优美的太阳崇拜形式——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对“太阳之灵”的崇拜；其教义简明清晰，其主要特征则是那无处不在的喜悦精神。而在迦勒底，其信仰则更为严肃、更具神秘色彩，其仪式也远为复杂。在那里受到尊崇的，不仅仅是太阳，还有天上众神；事实上，该宗教是一套极为精细复杂的、对伟大“星辰天使”的崇拜体系，其中还包含了一套全面而缜密的占星术系统，作为日常生活的实践指南。

让我们暂且搁置对其宏伟神殿与华丽仪式的描述，而首先来探讨这个奇特的宗教与民众生活之间的关系。为理解其影响，我们必须先试图领会他们对占星术的看法；而我认为，我们将发现，其观点总体上是极为合乎常理的——即便今

天的占星术大师们采纳之，也必将大有裨益。

“物理行星本身有可能对人类事务产生任何影响”——这一理念，在我们所谈论的那个早期，当然从未被任何祭司或导师所接受；就我们所见，甚至连最无知的平民也不曾有过这种想法。传授给祭司们的，是一套极为精深繁复的数学理论，它或许是通过一个从未中断的传承谱系，由那些对自然界的伟大实相有着直接且第一手认知的早期导师们所传下的。这套体系的宏观理念并不难掌握，但在我们所处的三维空间里，似乎不可能构建出任何能满足其假说的全部细节要求的数学图形——至少以我们目前所能支配的知识是如此。

那么，整个太阳系，连同其全部的浩瀚繁复，都被视为只是一个伟大的生灵，而其所有组成部分，都是祂的部分表达。其所有的物理构成——太阳及其奇妙的日冕，所有的行星及其卫星、海洋、大气，以及环绕着它们的各种以太——所有这一切，共同构成了祂的肉身，即祂在物理界面上的显现。以同样的方式，所有星光世界的总和（不仅包括属于这些物理行星的星光层面，也包括该体系所有进化链中纯粹的星光行星——例如，我们自身进化链中的B球体和F球体）构成了祂的星光体；而思想界面上的所有世界之总和，便是祂的思想体——即祂用以在那个特定界面上显化自身的载体。

至此，这个理念是清晰的，并与我们自身所受教的、关于我们体系的伟大逻各斯的知识紧密相应。<sup>1</sup>（<sup>1</sup>的确，我们可以立刻指出，迦勒底人关于这些主题的理论，实际上与今天许多证道人所持有的理论并无二致。C. W. 利比德先生，在其著作《证道学教材》（A Textbook of Theosophy，已翻成中文）与《事物的隐藏面》（Hidden Side of Things，已翻成中文）中，基于其自身的研究，对行星的影响作了一番陈述，其内容实际上与数千年前迦勒底祭司们（基于类似研究）所持有的信念完全相同。）

现在，让我们假设，在祂那不同层面上的各个“身体”之中，存在着某些不同类别或类型的物质，它们相当均匀地分布于整个体系。这些物质类型，完全不同于我们通常的“子界面”划分法——后者是根据物质的稠密程度来划分的，例如，在物理世界中，我们由此得到物质的固态、液态、气态及以太状态。相反，它们构成了一系列完全不同的“交叉分类”，每一种分类都包含了处于所有上述不同状态（固、液、气等）的物质。因此，如果我们用数字来表示这些不同的类型，那么我们便会有第一类型的固、液、气态物质，第二类型的固、液、气态物质，以此类推，贯穿始终。

这种情况在所有层面上都存在，但为求清晰，我们暂且将思绪局限于一个层面。或许，以星光界为例，这个理念是最容易理解的。人们常解释说，在一个人的星光体中，可以找到属于每一个子界面的物质；而其中较稠密与较精微物质之间的比例，则显示出该身体能在多大程度上响应较为粗俗或较为高雅的欲

望，因此，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标志着其自身的进化程度。同样地，在每一个星光体中，也都存在着上述每一种类型或“交叉分类”的物质，而在这种情况下，它们之间的比例则显示出这个人的性情——他是易怒还是沉静，是乐观还是冷漠，是耐心还是急躁，等等。

而迦勒底的理论则是，在逻各斯的星光体中，每一种类型的物质——尤其是那通过每一种类型而运作的大量元素精华——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一个独立的载体，几乎是一个独立的实体；它有其自身特殊的亲和力，并能在某些影响之下发生振动，而这些影响或许并不能从其他类型的物质中引发出任何响应。这些类型之所以彼此不同，是因为构成它们的物质，最初是从逻各斯的不同中心流溢而出的；每一种类型的物质，都依然与其所属的那个中心保持着最紧密的共鸣，因此，那个中心的状态若有任何丝毫的改变，都会以某种方式，即刻反映在所有相应类型的物质之中。

既然每个人的内在都拥有所有这些类型的物质，那么显而易见，这些伟大中心中任何一个的任何变动或作为，都必定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体系中的所有生灵；而任何一个特定的人受影响的程度，则取决于其星光体中恰好拥有的、那种受影响的物质类型的比例。也就是说，我们发现，不仅物质有不同的类型，人也有；而正因其构造之故，因其星光体的具体构成之故，他们中的一些人对某种影响更为敏感，另一些人则会对另一种影响更为敏感。

当从一个足够高的界面来观察时，整个太阳系便呈现为由一些伟大的中心所构成，每一个中心都被一个巨大的影响范围所环绕，这范围标示着那股自中心倾泻而出的力量在其中特别活跃的界限。这些中心中的每一个，都有其自身某种有序的周期性变化或运动，这或许在某个无限崇高的层面上，对应着人类肉体心脏的规律搏动。但由于这些周期性变化的速度有快有慢，便产生了一系列奇特而复杂的效果；人们已观察到，物理行星彼此间的相对运动，为在任何特定时刻推断这些巨大范围的排列方式，提供了一条线索。在迦勒底，人们认为，在构成该体系的原始炽热星云逐渐凝结的过程中，物理行星的位置，是由这些影响范围彼此之间、以及与某个给定界面的某些交叉点上所形成的漩涡决定的。

来自这些影响范围的各种影响，其品质差异巨大，而这种差异所展现的方式之一，便是它们对人内在及周遭的元素精华所施加的作用。我们必须永远记住，这种影响应当是在所有界面上都被施加的，而不仅仅是在星光界——尽管为了简便起见，我们此刻只将注意力局限于此。这些影响或许有、且必然有其他目前我们尚不知晓的、更为重要的作用方式；但至少有一点会引起观察者的注意，那就是：每一个这样的影响范围，都会对元素精华的万千变种，产生其自身特殊的效果。

例如，某一种影响会极大地激发那些与其源头中心相关的精华种类的活性与生命力，同时又会明显地抑制和控制其他种类的精华；而来自另一个范围的影响，则会对另一组全然不同的、隶属于其自身中心的精华产生强大作用，同时又似乎对前一组精华丝毫没有影响。这些影响之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组合与排列，其中一种影响的作用，在某些情况下会因另一种影响的存在而得到极大的加强，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则几乎被抵消。

在此，人们将不可避免地会问：我们的迦勒底祭司们是宿命论者吗？——在发现并计算出这些影响对各种类型的人类的确切效果之后，他们是否相信，这些结果是不可避免的，而人的意志则无力抗拒？他们对后一个问题的回答，总是斩钉截铁：这些影响绝无丝毫力量能主宰人的意志；它们所能做的，只是在某些情况下，让意志更容易或更困难地沿着某些路线去行动。

既然人的星光体和思想体，实际上是由这种我们今天称之为“元素精华”的、活生生且充满活力的物质所构成的，那么，那种精华的任何一个类别的任何异常兴奋，或其活性的突然增加，都无疑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他的情感或他的心智，或两者兼有；而且，显而易见的是，由于构成不同的人的精华种类各不相同，这些影响在他们身上所起的作用也必定会有所不同。

但祭司们曾极为明确地指出，在任何情况下，一个人都不会在未经其意志同意的情况下，被这些影响卷入任何行动的洪流之中；尽管在他恰好正在做出的任何努力中，他显然可能会受到这些影响的助益或阻碍。祭司们教导说，真正强大的人，几乎无需为那些恰好正占主导地位的影响而烦恼；但对于所有普通人而言，了解在哪个时刻施加某种力量最为有利，通常是值得的。

他们仔细地解释说，这些影响本身，并不比我们今天所说的任何其他自然之力更善或更恶；就像电或任何其他伟大的自然之力一样，其结果是有益还是有害，取决于人们如何运用它们。正如我们会说，某些实验若在空气中电荷充沛时进行，便更可能成功，而另一些实验在同样条件下则很可能失败；他们也同样认为，一项涉及运用我们思想或情感本性之力的努力，其能否轻易达成目标，在某种程度上也取决于该努力进行之时，何种影响正占主导地位。

因此，当时的人们总是认为，对于那些意志如钢之人或真正的奥义学者而言，这些因素或许可以被当作“可忽略不计的量”（une quantité négligeable）而被置于一旁；但由于大多数人类仍甘愿做欲望的无助玩物，且尚未发展出任何值得称之为自身意志的东西，因此人们认为，正是他们的软弱，才使得这些影响呈现出了一种其本身并不具有的重要性。

某个特定的影响正在运作这一事实，绝不会使某个事件的发生变得必然，而只会使其发生的可能性变得更大。例如，借由现代占星术中所谓的“火星影响”，星光精华中某些倾向于激情方向的振动便会被激发。因此，对于一个天

性热情、耽于感官之人，我们便可以把握地预测，当那种影响显著作用之时，他便很可能会犯下一些与激情或肉欲相关的罪行；这丝毫不是说他被迫犯下此等罪行，而只是说，一种使他更难维持自身平衡的状况出现了。因为，作用于他身上的力量具有双重性：不仅他体内的精华会被激发，从而变得更加活跃，而且外部界面上相应的物质也会被激活，而后者又会反作用于他。

一个经常被引用的例子是：某种影响偶尔会带来一种事态，在此期间，所有形式的神经兴奋都会被大大加强，因此会普遍存在一种易怒的情绪。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比平时更容易因一些微不足道的借口而引发争端；而大量平日里就总是一触即发的人，此时只需受到比平时更小的挑衅，便会完全失控。

据说，这类影响有时甚至会作用于因无知嫉妒而郁积的不满情绪之上，将其煽动成一场大众的狂热爆发，并由此引发波及甚广的灾难。显然，这数千年前给出的警告，在今天也同样必要；因为，1870年的巴黎人，正是以这种方式被煽动，在街上奔走呼号“向柏林进军！”；也正是以这种方式，那声“圣教！圣教！”的狂热呼喊曾多次响起，它能轻易地激起未开化的穆斯林群体的疯狂极端行为。

这些迦勒底祭司的占星术主要关注的是计算这些影响力的位置和作用，因此它的主要功能是为生活提供指导规则，而不是预测未来；或者至少它提供的预测更多是关于趋势而非具体事件，而我们现代的占星术则似乎更多地专注于后者的预言。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迦勒底人坚信个人的意志力能够改变因果业报所决定的命运这一点是正确的。因果业报可能会把一个人置于特定的环境或影响之下，但它绝不会迫使他犯下罪行，尽管它可能让他处于一种需要极大决心才能避免犯罪的境地。因此，我们认为，占星术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能做的，就是向人预警在某个时间他可能会遇到的情况；但关于他在这些情况下将会采取什么行动的确切预测，在理论上，只能基于概率——虽然我们充分意识到，对于街头的普通人来说，这些概率几乎等同于确定性。

古代祭司们的精确计算使他们每年都能编撰一本类似官方的年鉴，这本年鉴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整个种族的生活方式。他们确定了进行各种农业活动的最佳时机，公布了动植物繁殖的恰当时间。这些祭司不仅是根族的医生，也是教育者，他们非常清楚在特定的星象影响下，如何更有效地施用他们的治疗方法。

他们将自己的追随者们分为不同的类别，为每个人都指定了一颗我们今天所谓的“主宰行星”，而他们的历书上则充满了针对这些不同类别的警告；例如：“第七日，火星的崇拜者应特别警惕无端的恼怒”；又如：“自第十二日至第十五日，在情感相关之事上，有异乎寻常的鲁莽之险，对金星的崇拜者而言尤甚”，等等。尽管这样一套针对微小偶发事件的精细预警体系，在我们今天的

一些人看来或许显得奇特，但我们毫不怀疑，这些警告对当时的大多数民众都大有裨益。

从这种依据个人最易受其影响的“影响中心”之所在行星，而将民众划分为不同类型的独特做法中，又衍生出了一套同样奇特的、关于公共神殿仪式与信徒私人祷告的安排。某些根据太阳运动而定的每日祈祷时辰，是所有人都同样遵守的；在日出、正午和日落时分，祭司们会在神殿中吟唱特定的圣歌或经文，民众中较为虔诚的，会特意定时参加这些简短的仪式；而那些无法方便参加的人，则同样会通过念诵几句虔诚的赞祷词，来恪守这每一个时辰。

但除了这些似乎是人人共通的仪式之外，每个人还有自己专属的祷告，要献给他与生俱来便有所依附的特定神明；而祷告的适宜时间，则会随着其主宰行星的运动而不断变化。行星穿过子午线的时刻，似乎被认为是所有时机中最为有利的；其次，则是其升起之后或落下之前的片刻。然而，只要该行星位于地平线之上，人们便可在任何时候向其祈求；即便在其落入地平线之下时，该行星的神明也并非完全遥不可及，尽管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只会在某些重大的紧急关头向其祈求，且所采用的整套仪式也截然不同。

祭司们会为每一位行星神明的崇拜者准备专门的历书，其中详细载明了适宜的祈祷时辰，以及在各个时辰应当念诵的经文。这种可被称之为一种期刊式祈祷书的东西，会为每一颗行星而发行，而所有隶属于该行星的人，都会谨慎地为自己备上一份。事实上，这些历书远不止是祈祷时辰的提醒物那么简单；它们是在特殊的星辰条件下（每一种都在其自身神明的影响下）制作的，并被认为是具有各种护身符般的功效，因此，任何特定行星的信徒，都会随时将最新的历书带在身上。

因此，古迦勒底的虔信者们，并不像今天这样，有一个日复一日固定不变的祈祷或崇拜时辰；取而代之的，是可移动的冥想与宗教功课时间，有时在早晨，有时在正午，有时在夜晚，甚至在午夜。但无论何时到来，他都必会恪守；无论这个时辰会多么不便地与他的生意、娱乐或休息相冲突，如果他错过了利用这个机会，便会被视为一次严重的失职。就我们所见，他心中并无此念，即认为如果自己忽略了这个时辰，行星之灵便会心生怨恨，或者说，认为这样一位灵根本可能会感到愤怒；其理念反倒是：在那一刻，神明正在倾降祝福，而错失这被仁慈地赐予的机会，不仅是愚蠢的，更是忘恩负义的。

然而，以上所述的只是民众个人的祷告；他们同样也有盛大而华美的公共庆典。每一颗行星，每年都被指定了至少两个盛大的节日，而太阳与月亮的节日则远不止两个。每一位行星之灵，在该国各地都拥有自己的神殿；在平日里，其信徒们只需时常拜访最近的神殿便已心满意足；但在我们所提及的那些更盛大的节日里，便会有巨量的人潮聚集在其首都附近的一片广阔平原之上，那里

矗立着一组宏伟壮丽、举世无双的神殿。

这些建筑本身，作为史前建筑风格的杰出典范，便已值得关注；但其最大的趣味则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它们的布局，显然是为了象征太阳系的排列；而一旦理解了这种布局的原则，便无疑能看出，其设计者们对这个主题拥有着相当渊博的知识。在所有这些神殿中，迄今为止最大、也最辉煌的，便是那座巨大的太阳神殿，我们稍后将有必要对其作更详细的描述。其他的神殿，则以逐渐递增的距离被建造在太阳神殿的周围，乍看之下，其建造似乎只是出于便利的考量，并无任何有序的规划。

然而，经过更细致的观察，我们发现确实有一个计划，并且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计划——这些建筑之间逐渐增加的距离不仅遵循了一定的比例，蕴含着特定的意义，而且这些寺庙中一些重要结构的尺寸也并非巧合，它们实际上分别代表了各行星的大小及其与太阳的距离。

现在，对于任何对天文学稍有了解的人而言，显而易见的是，任何试图用神殿来按比例建造一个太阳系模型的尝试，都注定会失败——也就是说，如果这些神殿还要能以常规方式用于崇拜的话。太阳与其家族中较小成员之间的大小差异是如此悬殊，彼此间的距离又是如此遥远，以至于除非将这些建筑都建成纯粹的玩具屋，否则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大到足以容纳下整个模型。

那么，设计了这组非凡神殿的迦勒底圣贤，究竟是如何克服这些困难的呢？其方法与我们现代天文学书籍的插画师们如出一辙——即通过使用两套完全不同的比例尺，但在各自的描绘中，都保留了其相对的比例。在这座展现了古代高超技艺的奇妙丰碑之中，没有任何证据能向我们证明，其设计者根本就知晓行星的绝对大小与距离——尽管他当然有可能知道；但可以确定的是，他非常熟悉它们的相对大小与相对距离。他要么是曾受教于人，要么是自己发现了“波德定律” (Bode's Law)；他的知识究竟有多么深湛，其建筑留给我们的是一片猜想，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必定掌握了一些关于行星星等的信息，尽管他对这些星等的计算在某些方面与今天公认的有所不同。

那些供奉内行星的神殿，形成了一个不规则的集群，看上去都紧挨着宏伟的太阳神殿；而那些代表着太阳系家族巨大外层成员的神殿，则以不断递增的间距，点缀在平原之上，直到代表遥远海王星的那座，几乎消失在了远方。这些建筑的设计各不相同，毫无疑问，每一种变化都有其特殊的含义，即便在许多情况下我们无法辨别。然而，所有这些神殿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它们都拥有一个中央的半球形穹顶，这显然是为了与其所象征的天体建立一种特殊的关系。

所有这些半球形穹顶都被涂上了绚丽的色彩，每一种都带有迦勒底传统中与其所代表的特定行星相关联的色调。这些颜色被选用的原则，其缘由尚不清晰，

但我们稍后在考察其盛大的节庆仪式时，还会再回到这个话题。这些穹顶与其各自神殿的尺寸，并非总是有着固定的比例关系，但当它们彼此相互比较时，便会发现，其大小与它们所象征的行星的相对大小紧密对应。对于水星、金星、月球和火星，迦勒底人对其相对大小的测量，与我们今天的测量精确相符；但木星、土星、天王星和海王星，尽管比内行星群要巨大得多，其（穹顶）尺寸却又明确地小于，如果按照我们今天公认的计算，以同等比例建造时所应有的尺寸。

这或许是由于他们对这些巨大球体采用了不同的标准所致，但在我们看来，一个远为更可能的解释是：迦勒底人的比例是正确的，而在现代天文学中，我们已大大高估了外行星的大小。如今，人们几乎已确认，我们在木星或土星上所看到的表面，是一层深邃而稠密的云层外壳，而根本不是行星的本体；而如果真是如此，那么迦勒底人对这些球体的描绘，便与其方案的其余部分一样准确了。另一个支持此观点的论据是：如果这个假说被接受，那么我们天文学家们通常赋予外行星的那个异常低的密度值，便会与我们认知范围内的其他世界的密度更为接近了。

许多奇特的细节结合在一起，向我们证明了这些美丽神殿的设计者，必定对整个（太阳）体系有着透彻的理解。水内行星“火神星”（Vulcan），被恰如其分地表现了出来；而在我们地球本应占据的位置上，则是由月球神殿所占据——那是一座很大的神殿，尽管其顶部的半球形穹顶，因完全按照与其他星体相同的比例建造，而显得不成比例地小。在这座月球神殿近旁，还矗立着一座由柱子支撑的、孤立的黑色大理石穹顶，从其尺寸来看，它显然是为了象征地球而建，但其下并未附有任何神龛。

在火星与木星之间那经过精确计算的空间里，并未出现神殿，而是一些圆柱，每一根圆柱的顶端都有一个常规的半球形小穹顶；我们推测，这些是用来代表小行星的。每一颗拥有卫星的行星，其卫星都由一些按恰当比例建造的、围绕着主殿排列的附属穹顶来细致地标示，而土星的光环也同样被清晰地展现了出来。

每逢有任何行星的主祭日，相应神明的全体信徒（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出生于该行星影响下的人们）便会在其日常服饰之外、或直接代替日常服饰，穿上一件被认为是该行星之神圣颜色的斗篷或披风。这些颜色都极为绚丽，所穿的布料也带有一种类似绸缎的光泽，因此其视觉效果通常都十分引人注目，尤其是因为许多颜色还带有一种底色，如同所谓的“闪色丝”一般。列出一份这些颜色的清单应会颇为有趣，尽管正如我们之前所说，决定其选择的缘由，并不总是那么显而易见。

太阳的追随者们所穿的礼服，是一种极为精美的丝织品，其上满是交织的金

线，使其看上去便是一件名副其实的“金缕衣”；但我们今天所知的金缕衣，其质地厚重而僵硬，而这种织物却极为柔韧，可以像薄纱一样折叠。

火星的色调是火焰色，引人注目、华丽而独特——这或许是火星与太阳极为邻近、以及其上必定存在的火热物理环境的典型象征。

水星的象征色是一种明亮的橙色，其中还夹杂着柠檬色——这种色调在其追随者们的气场及其礼服上都不罕见；但尽管在某些情况下，其追随者们主导的气场颜色似乎可以解释这些颜色的选择，但在其他情况下，这种解释则几乎不适用。

金星的信徒们则身着悦目的纯净天蓝色，其中还交织着一丝浅绿色的底线；当穿着者移动时，这便赋予了整件衣服一种颤动着的、虹彩般的效果。

月亮的礼服自然是白色的布料，但其中交织着如此多的银线，以至于实际上可被称为“银缕衣”，正如太阳的礼服是“金缕衣”一般；然而在某些光线下，这件月亮长袍又会显现出美丽的淡紫色调，极大地增强了其视觉效果。

火星则颇为恰当地，让其追随者们身着一种绚丽明亮的猩红色，但其中又带有一层浓郁的深红色底色，从某些角度看时，这层底色实际上会取代猩红色本身。这种颜色绝不会被认错，且与火星或水星的色彩截然不同。其选择或许是受到了气场外观的启发，也或许是受到了那颗物理行星自身红润色调的启发。

木星则让其子女们身着一种奇妙的、闪烁着光泽的蓝紫色布料，其上遍布着微小的银色斑点。为何如此选择，其缘由不易探究，除非这确实又可归因于气场上的关联。

土星的信徒们身着清澈的落日绿，其中又带有珍珠灰的底色；而在天王星影响下出生的人，则身着一种华美深邃的浓蓝色——那是南大西洋那种难以想象的色彩，非亲眼见过之人无法体会。分配给海王星的礼服则是所有颜色中最不起眼的，因为它是一种看似朴素的深靛蓝色，尽管在强光之下，它也会呈现出一种意想不到的华美。

每逢这些行星中任何一个的主祭日，其信徒便会身着盛装，头戴花环，手持旗帜与镀金节杖，列队前往其神殿，一路吟唱着响亮的圣歌，歌声回荡在空气之中。但所有庆典中最盛大的，莫过于太阳神的某个盛大节日；那时，人们会聚集在一起，每个人都身披其守护神明的华美礼服，所有人都加入到环绕太阳神殿的庄严游行队伍之中。在这样的盛会中，太阳的崇拜者们会挤满那座巨大的神殿，而紧挨着神殿墙壁行进的，是火星的队伍，其外是水星的队伍，再往外则是金星的追随者们，以此类推，每一颗行星都按照其相对于太阳的位置顺序，排列成序。整个人群，就这样被排成一圈圈闪烁着不同色彩的同心圆，如

同一只巨大的、活生生的轮盘，缓慢而稳定地旋转着；在那近乎热带的骄阳所倾泻而下的生命光流之下，他们构成了或许这个世界前所未见的、最为绚丽壮观的景象。

为了能对在这些场合于那座伟大的太阳神殿内举行的、甚至更为有趣的庆典作一番记述，我们有必要先尝试描述一下它的外观与布局。其主体的平面布局是十字形的，在十字交叉之处，是一个由半球形穹顶所覆盖的巨大圆形空间。如果我们不去想那带有中殿、圣坛和耳堂的普通十字形教堂，而是先在脑海中勾勒一个类似大英博物馆阅览室的巨大圆形穹顶大厅，然后再想象从这个大厅向东南西北四个方位，各延伸出一个巨大的殿堂，我们便能获得一个更准确的印象；因为其十字的四臂是等长的。在心中牢固地构建好这部分画面之后，我们还必须在十字的四臂之间，再加入四个巨大的开口，它们通向四座宏伟的大厅，这些大厅的墙壁呈弧形，并在末端交汇，使其地面呈现出巨大叶片或花瓣的形状。事实上，这座神殿的平面图，或可被描述为一个等臂十字架，被置于一朵简单的四瓣花之上，十字的臂正好位于花瓣之间。

因此，一个人若站在穹顶之下的中心，便会看到悠长的景观从他所在之处向四面八方延伸开去。整座建筑都经过了精心的定向，十字的四臂分别精确地指向东南西北四个基本方位。南端保持着敞开，构成了主入口，正对着位于北臂尽头的巨大祭坛。东、西两臂也设有祭坛，从我们的角度看，其尺寸已属巨大，但与北端的那个主祭坛相比，则要小得多。

这些东、西祭坛所履行的功用，似乎与天主教大教堂中那些献给圣母玛利亚和圣约瑟夫的祭坛有几分相似；因为其中一个祭坛是献给太阳的，另一个则是献给月亮的，一些与这两大发光体相关的常规日常仪式，便是在这两个祭坛前举行的。然而，那座巨大的北方祭坛，才是所有最庞大的人群所聚集之处，也是所有最盛大的庆典所举行之地，其布局与陈设，也颇为奇特有趣。

在祭坛后方的墙上——即相当于普通教堂中“东窗”的位置，只不过这里是北方——悬挂着一面巨大的凹面镜，其尺寸远超我们此前所见过的任何镜子。它由金属制成，很可能是银质的，并被抛光到了极致。事实上，我们观察到，对它的照料——即保持其光亮、一尘不染——被视为一项最具约束力的宗教义务。如此巨大的一面反射镜，是如何被切割得如此完美，其自身的巨大重量又何以没有使其变形——这些对于我们今天的工匠而言，都会是严峻的难题，但很久以前的那些人们，却已成功地解决了它们。

沿着这座巨大十字形建筑北臂的屋顶中央，开有一条通向天空的狭长缝隙，如此一来，任何一颗恰好经过子午线的星辰，其光芒便会直接照入神殿，并落在巨大的凹面镜上。凹面镜有一个众所周知的特性，那就是它会在其前方的焦点处，于空气中形成其所反射之物的影像；而祭司们便巧妙地利用了这一原则，

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是为了在其力量最强大的时刻，收集并运用每一颗行星的影响力。镜子焦点下方的地板上，固定着一个承载着火盆的基座。正当某颗行星即将经过子午线，其光芒即将通过屋顶缝隙照入之时，大量的芬芳熏香便会被投入炽热的炭火之中。一道浅灰色的烟柱随即升起，而在烟柱之中，那颗星辰活生生的影像便会闪耀而出。随后，信徒们便会低下头颅，祭司们欢快的吟唱声也随之响起；事实上，这个仪式在某种程度上让我们想起了天主教堂中的“举扬圣体”礼（the elevation of the Host in a Catholic church）。

必要时，还会启用另一件机械装置——一面平坦的圆镜，它可以用绳索从屋顶降下，以便精确地占据大凹面镜的焦点。这面圆镜会捕捉到行星的反射影像，通过倾斜它，便可将从凹面镜接收到的汇聚光束，投射到神殿地板上的特定地点。那些被认为能从该特定影响中获益的病人，便会躺在这些光点之上；与此同时，祭司会祈祷行星之灵将疗愈与力量倾泻于他们身上。而疗愈也确实常常作为对其努力的回报而发生，毫无疑问，尽管信念很可能在获得此结果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当太阳自身经过子午线时，人们会借由同样的机制来点燃某些圣火；不过，这类仪式中最有趣的一个，总是在西方的祭坛上举行。在这座祭坛上，常年燃烧着被称为“神圣月火”的火焰，而这火焰每年只被允许熄灭一次，那便是在春分的前一夜。第二天清晨，太阳的光线会穿过东方祭坛上方的一个孔洞，直接落在西端的祭坛之上；借由一个悬挂在光路之上、如同透镜般作用的、盛满了水的玻璃球，太阳自身便会重新点燃那神圣的月火，而这火焰之后便会被悉心照料，并保持燃烧一整年。

巨大穹顶的内表面被描绘成了夜空的样子，并通过某种复杂的机械装置，使主要的星座在其上移动，其运行轨迹与外面真实的星辰完全一致；如此一来，无论是在白天的任何时刻，还是在阴云密布的夜晚，信徒们总能在神殿内知晓黄道十二宫任何一个星座的精确位置，以及各个行星与它们之间的相对关系。

人们用发光的物体来代表行星。在这种宗教的早期，也正如同在秘仪的早期一样，这些物体是由圣人导师们所召出的、真实的物质化的东西，能在空中自由移动；但在两种情况的后期，当进化程度较低的人们必须取代这些崇高的生灵时，人们发现已很难或不可能再让这些物质化的东西正常运作，于是，它们的位置便被一些精巧的机械装置所取代——那是一种巨型的天体运行仪。

这座巨大穹顶的外部则薄薄地镀上了一层黄金；值得注意的是，其表面还呈现出一种奇特的斑驳效果，这显然是为了表现所谓的太阳“柳叶”或“米粒”结构（注：太阳黑子）。

这座神殿的另一个有趣特征，是一个专供祭司们使用的地下室或地穴，其目的显然是为了冥想与自我提升。唯一能进入的光线，来自嵌入神殿地板的、各种

颜色的、厚厚的水晶状板材；但人们已做好了安排，必要时，可将太阳光线通过这些介质反射进来。正在冥想的祭司，会允许这些反射光落在其身体的各个能量中心之上——有时是双眉之间，有时是脊柱底部，等等。这显然有助于发展占卜、灵视及直觉的能力；并且，很明显，所使用的特定色光，不仅取决于所寻求的目标，也取决于该祭司所属的行星或类型。我们还注意到，酒神杖（thyrsus）——那根充满了电火或生命之火的空心杖——也在这里被使用，正如它在希腊秘仪中被使用一样。

在研究这个古老宗教时，一个有趣的部分，便是努力去确切地理解，当其导师们谈及“星辰天使”，即“一颗星的灵”时，其所指究竟是什么。经过一番仔细的调查便会发现，这些术语虽然有时是同义词，却也并非总是如此；因为在“一颗行星的灵”这同一个称谓之下，他们似乎包含了至少三个相当不同的概念。

首先，他们相信，与每一颗行星相关的，都存在着一个尚欠发展、半智能但却效力极强的实体，在我们证道学的术语中，或许可以将其最好地表述为：那颗行星的“集体元素精华”（collective elemental essence of that planet），被视为一个巨大的生物。我们知道，就人而言，那进入其星光体构成的元素精华，实际上会变成一个独立的实体，有时被称为“欲望元素精灵”；我们也知道，其诸多不同的类型与阶层，会如何组合成一个暂时的统一体，能够为自我防卫而采取明确的行动，例如，对抗死亡之后便会开始的瓦解过程。如果我们能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将某个特定行星上元素界的整体，构想为一个整体而运作，那我们便已确切地掌握了古迦勒底人关于这第一种“行星之灵”的理论了；而“行星元素精灵”一词，对其而言将是一个远为更恰当的名称。他们试图将其影响（或许是其磁力）集中于患有某些疾病的人身上，或将其禁锢于护身符之中以备将来之用——这指的正是这个“行星元素精灵”。

祭司们认为，我们所能看见的物理行星，是用来指示逻各斯自身圣体之内那些伟大中心之位置或状况的指针；他们还认为，通过这些伟大中心中的每一个，都倾泻出一种本质；根据他们的说法，万物便是由这十种类型的本质所构成的。每一种类型的本质，当被单独看待时，都被与一颗行星等同起来，而这也常常被称为“该行星的灵”，从而为这个术语赋予了另一个截然不同的含义。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所说的每个“行星之灵”，是遍布于整个太阳系的，它在每个人之内运作，并在其行动中显现自身；它也通过某些植物或矿物而显化，并赋予它们各自独特的属性。自然，能够被其所属的伟大中心之状况所影响的，正是人之内的这个“行星之灵”；而他们所有的占星学警告，也正是参照于此而发布的。

然而，当迦勒底人祈祷某个行星的灵魂赐福，或通过深刻且虔诚的冥想尝试向其靠近时，他们采用了又一种不同的表达方式。他们视每个这样的巨大中心为

生育并指导一个由伟大灵魂构成的庞大层级的源头，在每个层级的顶端，有一位被尊称为“行星之灵”或更常见的“星辰天使”的伟大生灵。特别是那些在其星影下诞生的人寻求他的祝福，他们在他们心中的地位，如同虔诚的基督徒眼中那些伟大的大天使、“神宝座前的七灵”（seven Spirits before the throne of God），作为逻各斯神圣力量的强大大臣，是那不可言喻的荣耀显现的渠道。有低语传说，在那座宏伟的寺庙里庆祝某个特定行星的节日时，正当星象在关键时刻在香烟缭绕中璀璨显现，那些由虔诚的热情所开启视界的人，有时能见到星辰天使的庄严形象在灿烂的光球下飘浮，当祂慈祥地俯瞰着那些与他的进化密切相关的信众时，祂的前额上映照着光芒。

这些方法如今在我们看来或许十分奇特，也与我们在证道学研究中所学到的任何东西都大相径庭，但我们若因此便去批判它们，或去怀疑它们对于那些受其吸引的人而言，是否能与我们自己的方法同样有效，那将是愚蠢的。我们知道，在伟大的圣白会中，有许多位真师，尽管道路上每一步所要求的“资格”，对所有的候选者都是相同的，但每一位伟大的导师，都会为其学生们采用祂认为最适合他们的准备方法；而既然所有这些道路都同样通往山顶，我们便不该去评判，对我们的邻人而言，哪一条路是最短或最好的。对每一个人而言，都有一条最短的道路；但究竟是哪一条，则取决于他从何处启程。期望每个人都回到我们的起点，并走上我们的道路，那便是陷入了由自负与无明所生的错觉，而正是这种错觉，蒙蔽了那些固执己见的宗教徒的双眼。我们并未受教要去崇拜伟大的“星辰天使”，也未曾将“在较早阶段加入天神进化”的可能性，设定为我们自身的目标；但我们应永远铭记，除了证道学向我们引介的那种特定形式之外，还存在着其他路线的奥义学，而即便是对于我们自己的这条路线，我们也依然知之甚少。

在描述迦勒底人对“星辰天使”的情感时，或许最好避免使用“崇拜”一词，因为在西方语境下，这个词总会引起误解；它实际上更接近于我们对智慧真师们所怀有的那种深厚的敬爱、尊崇与忠诚。

这种迦勒底宗教深植于其人民心中，并无疑使大多数人过上了真正善良正直的生活。其祭司们在某些领域学识渊博；他们在历史学和天文学方面的研究都极为精深，并且很自然地，他们会将这两门科学结合起来，总是根据历史事件与各种天文周期的假定联系，来对其进行分类。他们也相当精通化学，并在其仪式中运用了某些化学效应。

我们曾注意到这样一个案例：一位祭司正站在一座神殿的平顶之上，进行着个人的祷告，祈求着某位行星之灵的降临。<sup>1</sup>（<sup>1</sup>此人即埃拉托，证道学学会的成员之一，其数次转世记载于《证道人》的“时间帷幕的裂缝”一文中。）他手中持着一根长杖，杖头沾有一些类似沥青的物质；他以这根长杖在自己面前的地面上画出行星的符号，来开始自己的祈祷，那物质在石头或灰泥的表面上，留

下了一道明亮的磷光印记。

通常，每一位祭司都会选择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并特别地投身其中。有一个群体精通医学，他们不断地研究，在各种不同的星辰影响组合之下制备时，各类草药与药物所具有的特性；另一个群体则专门研究农业，他们会判定何种土壤最适宜某些作物，以及如何改良土壤——他们也致力于栽培各种有用的植物、培育新品种，并在不同颜色的玻璃之下测试其生长的速度与强度，等等。这种利用有色光来促进生长的理念，在几个古老的亚特兰蒂斯种族中都很普遍，并且是最初在亚特兰蒂斯本土所传授的教诲的一部分。还有一部分祭司则组成了一种类似气象局的机构，他们能以相当高的准确度，预报普通的天气变化以及任何特殊的气象扰动，如风暴、气旋或暴雨。后来，这成了一个类似政府部门的机构，而任何预报不准的祭司，都会因无能而被罢免。

人们极为重视胎教的影响，一位母亲会被要求在孩子出生前后的几个月里，隐居起来，过一种半隐修的生活。该国的教育体制，不像秘鲁那样直接掌握在祭司手中，尽管判定一个孩子隶属于哪颗行星的，正是他们——这显然是在其计算之上，并辅以某些情况下的灵视洞察力而做出的决定。隶属于某颗特定行星的孩子，会进入该行星的学校，并在与他们自身类型相同的导师手下学习；因此，土星的孩子绝不会允许进入木星的学校，金星的孩子也绝不会由一位水星的崇拜者来教导。为这些不同类型所设定的训练也大相径庭，其目的在于，在每一种情况下，都有针对性地去发展其优良品质，并矫正那些导师们根据长期经验已能预见到的、该特定类型男孩或女孩所特有的弱点。

他们教育的目的，几乎完全是为了塑造品格；纯粹的知识传授，则只占据一个相当次要的位置。每个孩子都会学习该国奇特的象形文字，以及简单的计算基础，但除此之外，便再无任何我们今天会认为是“学校科目”的内容了。他们会背诵大量的宗教——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伦理——戒律，所有这些戒律都指明了，在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下，人们期望一个“火星之子”——或者根据情况，是金星或木星之子——应有的行为。而他们唯一学习的文学，便是关于这些戒律的一部卷帙浩繁、永无止境的评注，其中充满了无休无止的、关于英雄们时而明智、时而愚蠢地应对各种冒险与处境的故事。孩子们被教导要去评判这些故事，对自己形成的观点给出理由，并描述在类似情况下，自己的做法会与故事中的英雄有何不同。

尽管孩子们会在学校里度过许多年，但他们的全部时间，都花在了（不仅从理论上，也尽可能从实践上）熟悉那部厚重的被称为《责任之书》的教诲上。为了将这些教诲铭刻在孩子们的心中，他们会被要求去扮演故事中的各种角色，并像在剧场中一样，将故事情节表演出来。任何对历史、数学、农业、化学或医学产生了兴趣的年轻人，都可以在毕业后，去依附于任何一位专攻这些科目的祭司，做其学徒；但学校的课程本身，并不包含任何这些科目，也未曾为其

学习提供任何准备——除了那种被认为能使人应对任何可能出现的状况的通用性准备之外。

这个种族的文学并不浩瀚。官方记录都被悉心保存，土地的转让、国王的法令与公告，也总是被归档以备查阅；但尽管这些文献为历史学家们提供了极佳的——即便有些枯燥的——材料，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曾有任何连贯的史书被撰写出来。历史是通过传统口耳相传的，其某些片段也会结合天文周期而被制成表格；但这些记录仅仅是年表，而非我们今天意义上的“史书”。

当时的诗歌，体现在一系列的圣典之中——这些圣典以高度象征与比喻的手法，记述了世界与人类的起源；此外，也体现在一些歌颂传奇英雄事迹的民谣或英雄史诗之中。然而，后者并未被书写下来，而仅仅是由一位吟诵者口传给另一位。和许多东方民族一样，当时的人们也极为喜爱听故事和即兴创作故事；大量这类传统素材，显然是从一个远为更为粗犷的、遥远时代的文明，历经数个世纪而传承下来的。

从其中一些早期传说中，我们得以重构出该种族的早期历史轮廓。该民族的主体显然属于图兰人血统，即亚特兰蒂斯根族的第四个次根族。他们最初显然是一些零散的小部落，彼此间常年征伐，靠原始的农耕为生，对任何形式的建筑或文化都知之甚少。<sup>1</sup>（<sup>1</sup>这便是他们在公元前约 75000 年时的状况，当时维瓦斯瓦塔摩奴正率领着祂的小队穿越他们的领地。）公元前 30000 年，当他们还处于这种半开化的状态时，一位来自东方的伟大领袖来到了他们中间。他名叫西奥多罗斯，是另一个种族的人；在雅利安人征服了波斯与美索不达米亚、且摩奴在那些地区建立起统治之后，摩奴便派遣他担任总督，在其孙——即继承了祂成为波斯统治者的科罗娜——麾下任职。<sup>2</sup>（<sup>2</sup>参见第十八章。）

古迦勒底的王室血脉，便是从西奥多罗斯（Theodoros）传承而来——这一支血脉，其外貌与他们的臣民大相径庭，他们面容坚毅，肤色古铜，双眸深邃而炯炯有神。我们所熟知的、远为后期的巴比伦雕塑，让我们得以一窥这一王室类型的大致风貌，尽管在那个时期，雅利安血统已几乎渗透了整个种族；而在我们所谈论的这个时代，雅利安血统对其尚无丝毫影响。

在经历了长期的辉煌与繁荣之后，这个强大的迦勒底帝国缓缓地走向了衰亡，直到最后，被入侵的狂热野蛮人部落所彻底摧毁。这些野蛮人信奉着某种更为粗鄙的信仰，并怀着真正的清教徒式的狂热，憎恨着一切比他们自身更高贵、更优美的宗教情感的证据，因而将那些曾为我们前文所描述的“星辰天使”崇拜而被悉心建造的辉煌神殿，尽数夷为平地。

这些掠夺者，之后又被来自北方山地的阿卡德人所驱逐——他们仍是亚特兰蒂斯人，但属于第六个次根族；这些阿卡德人，逐渐与旧种族的残余以及其他图兰类型的部落相融合，形成了苏美尔-阿卡德民族，后来的巴比伦帝国便是由此

发展而来。然而，随着其发展，它也越来越深地受到了雅利安血统融合的影响，最初是来自阿拉伯（闪米特）次根族，之后是伊朗次根族；直到我们进入通常所谓的历史时期，在亚述（Assyria）的雕塑与马赛克艺术为我们描绘出的面孔上，已几乎看不到任何古图兰人的痕迹了。

这个后来的种族，至少在其初期，还保留着关于其更宏伟前辈的深厚传统，并总是努力地试图复兴旧日的盛况与信仰。但他们的努力只取得了部分成功；由于受到了一种外来信仰的熏染，又受制于该混合体中占主导地位之一方那另一个、也更近期的传统的记忆，他们最终只制造出了一个苍白而扭曲的摹本，远不及我们前文所试图描绘的、曾在黄金时代盛极一时的那辉煌的“星辰天使”崇拜。

这些往昔的图景，除了对那些亲眼目睹之人外，必定显得模糊而不真切；然而，对它们进行研究，不仅对奥义学的学生极富趣味，更对其大有裨益。它有助于拓宽其视野；它使其得以不时地瞥见那恢弘整体的运作之一角——在其中，我们所能想象的一切进步与进化，都不过是巨大机器上的一个小齿轮，是君王大军中的一个小连队。能了解到，在我们这颗宏伟古老的地球之上，曾有过如此的荣耀与美丽，对他而言也是一种鼓舞；而能了解到，这一切，不过是未来那尚待降临之荣耀与美丽的苍白预兆，则是更大的鼓舞。

然而，在结束这两幅来自往昔黄金时代的、作为世界故事这幅宏大画卷之插页的素描之前，我们绝不能不提及一个在研究它们时必然会产生想法。我们这些热爱人类、并正努力——尽管微薄地——在人类艰辛前进道路上予以扶助的人，当我们读到古迦勒底，乃至或许更甚的古秘鲁的那些盛况之时——在那样的盛况下，整个民族都过着幸福而虔诚的生活，免于放纵的诅咒，也免于碾压式贫困的恐怖——我们在读到这些时，又怎能没有一丝潜藏的疑虑，又怎能不扪心自问：“人类真的在进化吗？当如此辉煌的文明已被达成之后，却又任其分崩离析，不留一丝痕迹，而在其后，我们却沦落至此——这难道真是为了人类的福祉吗？”

是的。因为我们知道，进步的法则，是一条周期性变化的法则；在这条法则之下，性格体、根族、帝国与世界都会逝去，并且——以其原有的形态——不再复返；一切形态，无论多么美好，都终将消亡，以便其内在的生命得以成长和扩展。而我们知道，那条法则是一种“意志”的表达——即逻各斯自身的神圣意志；因此，其运作的最终目的，必定是为了我们所热爱之人类的福祉。

从未有谁像祂那般爱人——正是祂，牺牲了自己，才使人得以存在。祂知晓整个进化的始终，并对此心满意足。人类的命运，正掌握在祂的手中——那只祝福着人类的手中；在我们之中，又有哪一颗心，会不甘于将命运交托于此——又有谁，在听到祂说出一位伟大真师曾对其学生所说的那句话时，不会从内心

最深处感到满足呢？那句话是：“我所作之事，你如今不知道，但将来必会明白。”

## 第十四章

### 第五个根族的开端

正如前文所述，《秘密教义》中关于第五个根族始于一百万年前的说法，似乎是指该根族的摩奴维瓦斯瓦塔开始甄选素材的时刻。祂曾是“月亮之主”，在第七个进化圈的球体 G 上踏上了入道的第一步，并在那里证得了阿罗汉果位。那么，大约在一百万年之前，祂便从包含了我们“1200 年间隔期”群体的那批“船货”中，挑选出了一些祂希望能为其根族而塑造的人，并自那时起便与他们保持着联系。四十万年后，祂又挑选了一批。这过程很像检视一群绵羊，并从中挑选出最合适的个体。在这些人中，有一部分会在中途被淘汰，因此，甄选的范围便会不时地缩小。

从生活于鲁塔北部山区的白色第五次根族（《慈岩之书》诗意地将其描述为“月色人种”）中，隔离出一个部落——这便是构建（第五个）根族的第一个决定性步骤，发生在大约公元前 10 万年。顺便一提，第五次根族普遍喜爱山地，阿特拉斯山脉的卡比勒人便是其最佳的现代代表。他们的宗教与生活于平原上的托尔特克人不同，摩奴便利用这一点来将该次根族隔离开来。

之后，祂的兄弟，即后来成为乔达摩佛的菩萨，创立了一个新的宗教；凡是皈依该宗教的人，都会被隔离出来，并被要求保持独立，禁止与其他部落通婚。祂的弟子们也前往其他土地，聚集了一小部分人，这些人后来也加入了主体部落。他们被告知，有朝一日，他们将远行至另一片土地，那片土地便成了他们的“应许之地”；他们还被告知，他们归属于一位肉身体上素未谋面的君王与主上。他们因此一直处于一种准备状态，等待着那位将要引领他们前行的伟大“那一位”的降临；祂将要引导祂的人民前往一个安全之地，在那里，他们将得以逃脱即将来临的大灾难——即公元前 75025 年的那场灾难。<sup>1</sup>（<sup>1</sup>通常被称为公元前 8 万年的灾难。）一些希伯来故事或许便源于这些史实，尽管在历史上被称为希伯来人的那个民族，其分离发生在更晚的时期。他们的这些祖先，从字面意义上说，便是一个“被选中的民族”，是为一个伟大的目的而被分选出来的。

此次移民的直接原因，是白色次根族即将被“黑暗统治者”征服，以及摩奴希望能将其子民撤出那股影响的范围。于是，在公元前 79797 年，祂将他们召集至海岸，以便能将他们经由“撒哈拉海”运送出去，他们将从那里出发，徒步经埃及南部，前往阿拉伯地区。

为此准备了一支由三十艘船组成的小型船队；其中最大的似乎也不超过 500

吨，还有三艘是只运载给养的快艇式帆船。这些船只样子笨拙，顺风时航行得还不错，但逆风转向则非常糟糕。有些船只既有帆又有桨，显然不适合长途海航。不过，他们只需穿越开阔水域，抵达“撒哈拉海”（那是一个通向大西洋的、形状弯曲的海湾）的入口，之后便可沿着其近乎内陆的水道航行。

船队运送了大约两千九百人，将他们安置在撒哈拉海的东岸，然后返回登船地点再运送下一批。这次航行共往返三次，这个小小的民族，加上从别处汇入的少数人，最终达到了九千名男女老少的规模，开始徒步向东进发。<sup>1</sup>（<sup>1</sup>在这九千人中，六分之五来自第五次根族；十二分之一是阿卡德人，十二分之一是托尔特克人，且都是其同类中的翘楚。）他们还带着一些动物，这种动物看上去像是水牛与大象的杂交，又带有一些猪的特征，倒更像是一头獾，一种混种的野兽。当其他补给短缺时，这些动物会被用作食物，但在通常情况下，它们被认为太过珍贵，不应如此使用。

整个登船、登陆、安顿下来等候同伴、并为徒步旅程做准备的过程，持续了数年之久。之后，摩奴与其他几位伟大的管理者，便被奥义阶制的首领派遣，去带领他们前往阿拉伯的高原，他们将在那里暂时停留。

[亚特兰蒂斯人已征服埃及，并在此时期统治着该国。他们建造了金字塔，而数千年后，胡夫才将自己的名字刻于其上；大约七万七千年前，当埃及被洪水淹没之时，随着水位的上涨，人们曾试图爬上这些金字塔避难，但因其侧壁光滑而未能成功。这个伟大的亚特兰蒂斯文明毁灭了；之后是洪水，以及一个黑人部落的统治，再之后是另一个亚特兰蒂斯帝国，和一个雅利安帝国（公元前13500年）——所有这一切，或许都发生在历史所承认的“古埃及文明”之前。但我们绝不能在此偏离主题，去追溯这段迷人的历史分支。]

我们只需知道，当我们的移民队伍经过埃及时，那里正有一个辉煌的托尔特克文明在繁荣发展。而埃及的统治者，遵循着“其他种族的存在，就是为了让托尔特克人来剥削”这一托尔特克传统，试图用重金收买他们，使其留在自己的国度。一部分人屈服于诱惑，违抗了摩奴的命令，留在了下埃及（lower Egypt），结果在不久之后，便沦为了占统治地位的托尔特克人的奴隶。

其余的人则沿着今天苏伊士运河所在的路线抵达了阿拉伯，并被摩奴分成小组，安顿在阿拉伯大高原的各个山谷之中。当时，这个国度人烟稀少，居住着一个黑人种族，其山谷一经灌溉便十分肥沃。但这些移民们并不怎么喜欢他们的新家园；尽管那些曾在鲁塔（Ruta）受过维瓦斯瓦塔摩奴栽培的大多数人，都狂热地忠于祂，但年轻的一代却怨声载道，因为这毕竟是拓荒者的工作，而非一次“环球历险”。

我们在一个山谷中，发现了大批来自“1200年”及“700年”间隔期群体的成员，其中包括许多“那个家族”的成员，而他们的奉献精神，无疑已演变成了

暴力的狂热。他们提议要杀死所有不完全忠于摩奴的人，并准备攻打那些已在埃及安逸定居的“逃兵”。此举为他们招来了埃及人的震怒，一场大规模的屠杀随之而来，我们这些狂热分子被彻底剿灭。

玛尔斯和科罗娜英勇地抵抗着埃及人的猛攻，而另一支侧翼小队，因错判了敌人的方向，被埃及人所歼灭，当时还是个年轻未婚男子的赫拉克勒斯便在其中。维瓦斯瓦塔摩奴带着援军及时赶到，扭转了当天的战局，击退了埃及人；反过来，埃及人的一支侧翼小队，又遭到了一支更庞大部队的攻击。在这支部队中，赫拉克勒斯的父亲西里乌斯尤为显眼，他因发现自己的儿子阵亡而怒不可遏。他们熟悉地形，将埃及人驱赶进一个类似火山口的洼地，其四壁陡峭，覆满了松动的岩石；他们欢呼着将这些岩石向下砸向被围困的敌人。而我们在此次事件中最后看到的西里乌斯，是他乘着一场滚石的雪崩冲下陡坡，挥舞着长矛，高喊着一首颇不敬人的战歌，最终与那些被碾碎的敌人和巨石，一同成为了填满坑底的一团肉饼。

少数最终逃回埃及的士兵，也因战败而使军队蒙羞，被即刻处死。

此后，殖民者们迎来了一段和平时期。他们耕耘着所在的山谷，那里冬天颇为寒冷，夏天则酷热难当。他们从亚特兰蒂斯带来了各种种子，其中一部分很适合他们的新家园；他们种植了一些类似苹果的无味水果，还在山谷中炎热地带的斜坡上，培育出一种人头般大小的巨大果实，其黏腻与杂乱的外表，颇似枣子。一个能反射阳光的、类似火山口的地方，被用作了“温室”，他们在那里培育出一种椰子大小的水果，并似乎对此感到无比自豪。这种水果营养丰富，在水中煮沸后，通过蒸发水分可以提炼出糖，而果实的残渣则能制成面粉，人们用它来做一种甜面包。当西里乌斯冲下那死亡的山坡时，他的包袱里便揣着两个这样的面包。

在一次后续的转世中，赫拉克勒斯成了一位身材高挑、苗条且样貌颇为出众的年轻女子，（我们看到她时）她正将自己有点吵闹的小弟——萨福（Sappho）——放进一个树皮摇篮里，挂到一棵类似罗望子树（a tamarind-like tree）的树上。

从第五个亚特兰蒂斯次根族中甄选出的这个群体，极大地成长繁衍，在大约两千年之内，便已成为一个拥有数百万人口的民族；他们被一片沙带与外部世界大致隔离开来，只有携带了充足水源的商队才能穿越，而唯一一条有水草的通路，则大约位于今天麦加所在之处。不时会有移民离开主体部落，一些在巴勒斯坦南部定居，一些则在埃及南部；这些迁移得到了摩奴代表们的鼓励，因为高原的面积有限，已变得过分拥挤。最不理想的类型被作为移民送走，而祂则将最有前途的血脉，未经混杂地保留在祂的沙漠带之内。人们不时地建议，应派出一支定居者的商队，去建立殖民地或城市；在其中一支队伍中，马便被培

育了出来。摩奴自己偶尔也会化身于此，其后裔便形成了一个经过些许改良的、独立的阶层。但通常情况下，祂并不亲身临在，而是通过祂的副手们来指导事务，其中朱庇特和玛尔斯最为卓著。

这个民族以畜牧和农耕为生，并不在大城市定居；高原上的人口变得日益稠密，直到大约三千年后，整个高原已如同一个巨大的村庄。于是，摩奴便派遣了大量的人口前往非洲，去建立一个大型殖民地，以减少中心定居地的人口数量。这个殖民地，后来则被彻底毁灭了。

就在公元前 75025 年那场大灾难发生前的几年——在收到了来自奥义阶制首领的讯息之后——祂挑选了大约七百名自己的后裔，以带领他们北迁。祂已再度将这些人组成一个非正统的教派，其生活要比周遭的正统派更为严谨，因此，他们也不为自己所生活于其中的正统派所喜爱；因此，祂建议他们跟随自己，前往一片可以和平生活的土地，以逃离正统派的迫害，那片土地远在数年的路途之外。即便是祂自己的副手们，也显然未能获知祂的全部计划，而只是单纯地执行着祂的指令；在这些副手之中，有好几位如今已是真师，还有一些则已继续前进，离开了我们的地球。

由于追随者人数不多，他们只组成了一支商队。摩奴向苏美尔-阿卡德帝国的统治者传去讯息，请求和平地通过其领土——包括今天的亚洲土耳其、波斯及更远方的国度。祂毫无困难地抵达了该帝国边境，而其皇帝也表现友善；他的通行证使摩奴得以一路进入土耳其斯坦。之后，祂又必须与一个图兰人封建邦联进行交涉，该邦联的疆土包括了今天的西藏。

祂穿行于群山之间，如今的天山山脉便是其中之一；这些山脉标志着戈壁海的边界，并一直向北延伸至北冰洋。祂已穿过了美索不达米亚和巴比伦，一路向北斜行，所穿越的山脉也并不甚高。图兰人邦联准许了祂的通行，部分是因为祂的民众数量不足以引起忧虑，部分则是因为祂声明，自己正在执行一项由“至高者”所委派的任务。

经过数年的旅途，祂抵达了戈壁海的岸边。但祂谨记着自己所收到的讯息，并未在平原停留，而是转向了北方的山丘。在那里，一片巨大的浅海向北延伸至北冰洋，直达极地。此时，雷姆利亚之星（The Lemurian Star）已大部分崩裂，其最近的一点远在北方约一千英里之处。祂将一部分追随者安置在一个朝向东北的海角之上，但大多数人则在一个肥沃的、类似火山口的洼地中定居下来——那个洼地有点像萨里郡的“魔鬼酒碗”（Devil's Punch-bowl），但要大得多。此地更为深入内陆，但从邻近的一座山峰上，仍可瞥见大海。从这个高耸的海角，他们能看到戈壁海，以及他们日后将要定居的土地。这里将是他们的居所，直到那时已近在咫尺的大灾难过去。白岛位于东南方，完全在视线之外，尽管后来，当其上建起了高大的神殿之后，从此处便能看见了。海角及

其邻近的土地由层层岩架构成，除非整片陆地都崩裂，否则几乎不会受到地震的损害。

祂将在此停留，直到所有危险都已过去；还有几年的时间可供他们安顿下来。许多人在旅途中及抵达后死去，而摩奴祂自己也再度化身，以便能更快地改良这一人种类型。

如上所述，这些人实际上便是祂自己的家人，是祂的肉身后裔；每当有身体死去，祂便会将真我“装入”一个全新且经过改良的新身体之中。

在亚特兰蒂斯，转世的“金属人”（Metal-Man）再度掌权，但显然，他并未从过往的经历中吸取任何教训。他占据了“金门之城”，而较为高贵的亚特兰蒂斯人则备受压迫。

“金门之城”因气体爆炸引发的巨大地裂，而被涌入的海水突然摧毁；但不像波塞冬尼斯岛在二十四小时内便沉没的那场灾难，这次的剧变持续了两年之久。更多的爆炸接连发生，新的裂缝不断出现，地震动摇着大地，因为每一次爆炸都会引发进一步的动荡。喜马拉雅山脉被推得更高了一些；印度南部的陆地连同其上的人口，都被海水淹没；埃及被洪水吞噬，只有金字塔依然矗立；那条从埃及一直延伸到今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的舌状陆地消失了，这两个国家便成了一座被地中海和撒哈拉海冲刷的岛屿。戈壁海变成了圆形，一片陆地被拱起——即今天的西伯利亚——将其与北冰洋分隔开来；中亚地区隆起，史无前例的降雨引发了无数洪流，在松软的土地上冲刷出深深的沟壑。

当这些地壳剧变正在发生之时，摩奴的社群并未受到地表断裂或改变的直接干扰；但民众却因反复发生的地震而持续受惊，并因恐惧太阳（当时太阳已被主要由细尘构成的大量云团遮蔽了整整一年）会永远熄灭而几乎陷入瘫痪。天气恶劣得难以言喻。暴雨几乎从未停歇；大量的蒸汽与尘云笼罩着大地，使空气昏暗无光。没有任何作物能正常生长，他们也因此陷入了严重的困苦之中；这个社群最初由七百人组成，后来曾增加到一千人，但因这些苦难，最终减少到了大约三百人。只有更强壮的人存活了下来，而弱者则被悉数淘汰。

五年之后，他们再度安顿了下来；原先那个“酒碗”型洼地，已变成了一个湖泊。在多年的动荡之后，迎来了几年的温暖天气；许多处女地被翻上了地表，他们也得以耕种土地。但此时摩奴已日渐年迈，一道命令降临于祂，要祂将自己的子民带往“白岛”。闻令即从。

在那里，奥义阶制的首领亲自在祂面前，展开了一幅延绵数千乃至数万年的、关于未来的宏大蓝图。祂的子民们将生活在大陆之上，戈壁海的岸边，并将在那里繁衍壮大。新的根族将在白岛之上被建立，待其人口增多之后，一座宏伟的城市将被建造在对岸，作为其居所；而该城的设计蓝图也被提出。

戈壁海沿岸约二十英里远处，有一条山脉绵延，低矮的丘陵从山脉一直延伸至海岸；在那里有四个大山谷，从山脉内部通向大海，彼此间被丘陵完全隔开。祂要将一些经过甄选的家庭“种植”在这些山谷之中，并在其中分别发展出四个次根族，这些次根族随后将被派往世界各地。此外，祂还要派遣一部分自己的子民前往别处出生，然后再将他们带回，以此形成新的血脉融合——因为他们将必须与祂的家族通婚；而当某个类型成熟之后，祂便须再度化身于其中，以使其固定下来。因为对于根族本身而言，也需要进行一些血脉融合，因为其类型尚不尽如人意。

因此，需要建立一个主型和几个亚型，而这些差异将从相对早期开始引入，以此形成五个沿着不同路径发展的群体。值得注意的是，经过几代人对其人民的精炼并禁止他们与外部人群通婚之后，他后来仍然认为有必要引进少量外来血缘，随后又将那个外来祖先的后代独立出来。

摩奴继续安顿祂的子民（约在公元前7万年），吩咐他们在大陆上建立村庄，并在那里繁衍生息数千年之久。他们无需像野蛮人那样从零开始，因为他们本就是文明之人，并使用着大量省力的机械。在稀疏地散布于海岸线上的某个城镇里，我们注意到了许多熟悉的面孔。摩奴的孙子玛尔斯，是该社区的首领，他与妻子墨丘利及家人——其中包括西里乌斯和阿尔希恩——住在一栋宜人的宅邸里，周围环绕着一座大花园和优美的树木。<sup>1</sup>（<sup>1</sup>参见附录三。）科罗娜也在那里，还有俄耳甫斯，是一位年迈而庄严的绅士，极有尊严且备受敬重。朱庇特则是该省的统治者——如果我们可以将这个拥有约七千灵魂的、尚处萌芽阶段之根族的整个定居点如此称呼的话——他行使着由摩奴所授予的权威，而摩奴本人则是公认的社群之王，居住在香巴拉。

正当我们观察这座城镇之时，一伙喧闹的男子策马奔来，他们显然是刚进行了一场突袭归来；他们骑着一些外形粗犷、类似马的动物，由瓦吉拉率领。他们在瓦吉拉的兄弟玛尔斯的家门前停下，但没过多久，又像来时一样喧闹地策马离去；我们便跟随他们来到了戈壁海沿岸的另一座城镇，在那里，我们发现酋长是毗罗阇（Viraj）。他的儿子赫拉克勒斯，便在那伙突袭者之中，我们还在其中观察到了尤利西斯。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更多熟悉的面孔。刻图斯（Cetus）和尤利西斯是世仇；他们起初为了一只都声称是自己杀死的猎物而争吵，之后又为了一块两人都想要的土地，最后则为了一位两人都心仪的女子而反目。波吕克斯（Pollux）和赫拉克勒斯则是挚友，波吕克斯曾在一场突袭中，冒着生命危险救了赫拉克勒斯的命。

赫拉克勒斯的女儿之一，普赛克（Psyche），一个高大活泼的女孩，在十四岁时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当时，她正抱着自己的小弟弟菲代斯（Fides），突然遭到

了一只大山羊的攻击；那山羊长着大角，角根卷曲，角尖锋利，但这女孩却毫不畏惧；她一把抓住羊角，将山羊整个掀翻在地，然后又抓起它的后腿，使劲地往地上摔打。小菲代斯似乎更像是家里的一个宠儿，因为我们注意到赫拉克勒斯也会把他扛在肩上带着到处走。

数年后，发生了一件引起巨大轰动的事：当时已垂垂老矣的摩奴，派人召来了朱庇特、科罗娜、玛尔斯和瓦吉拉；他们回来后，便遵从祂的命令，从定居点中挑选了一些孩子，并将他们送往香巴拉。这些孩子是社群中最优秀的，并自那时起至今已达到真师的位阶。他们是阿尔希恩的儿子乌拉诺斯（Uranus）和涅普顿（Neptune），以及他的女儿苏利耶和布里哈斯帕蒂（Brihaspati）；此外，男孩萨图恩和乌尔坎（Vulcan），以及女孩维纳斯，也被选中。几位妇女被派去与他们同行，以照料他们，孩子们便在香巴拉被抚养长大；后来，萨图恩与苏利耶成婚，而摩奴则转世成为他们的长子，以便能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重新开启这个根族的历程。

与此同时，大陆上的局势也已在演变。就在前述的那些孩子们被送走后不久，图兰人便如一场毁灭性的洪水般，席卷了那个社群——这正是摩奴曾预先警告其副手们的事件，而那些孩子们也正是因此才得以幸免。攻击者们曾数次被英勇地击退，但敌人却一波接一波地涌来。最后，大部分战士都已阵亡，战斗变成了一场纯粹的屠杀，男女老少，无一生还。我们的老朋友斯科皮奥，正是其中一个部落的首长，他与赫拉克勒斯之间那宿命般的冲突，也再次上演。一些有前途的孩子夭折了；但归根结底，这并不太要紧，因为他们所有人——祖辈、父辈与子辈——都一同离开了尘世，并已准备好在摩奴建立其家族之时再度归来。玛尔斯则更早返回，并在香巴拉降生，成为了摩奴的弟弟，而毗罗阇则是祂的妹妹。

之后，一切又重新开始了，但已是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他们发明或重新发明了许多有用的事物，数千年之内，便已形成了一个人口稠密、欣欣向荣的文明。我们的老朋友们也在这些先驱者之中，这一次，赫拉克勒斯是作为玛尔斯的儿子降生的。当时转世的那批“服务者”们，在领袖们的指导下辛勤地工作，努力地执行着他们的意志。他们常常头脑迟钝、愚笨不堪，也犯过许多错误，但他们却始终忠诚不二、全心全意，而正是这一点，将他们与自己所服务之人紧密地联结在了一起。

当时的房屋都建得很大，足以容纳数代人（实际上就是一个家族的所有成员）。房屋的防御工事坚固，只有一个入口，窗户则都朝向中间一个巨大的庭院，以便妇女和儿童能处于安全之中。一段时间之后，村庄和城镇的周围也建起了坚固的城墙，作为额外的防御工事；因为那些野蛮的图兰人，时常在社群的郊外徘徊，用他们狂野的叫喊与突然的袭击来恐吓居民。外围的村庄始终处于戒备状态，而沿海的居民则较为安宁。

当这根族再度发展到一个小民族的规模时，图兰人又发动了一次决然的猛攻，最终演变成了另一场大屠杀；再一次，只有少数孩童及其保姆幸免于难，被救下并在香巴拉抚养成人。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嗜血的图兰人，也从未攻击过“白岛”，因为他们对此地怀有最深的崇敬。就这样，这个根族的类型得以始终保存下来，即便其主体曾两次被扫荡殆尽；而在每一次劫难之后，摩奴与祂的副手们都会尽快地化身于其中，对其进行更进一步的净化，使其不断地接近祂所期望的目标类型。

## 第十五章

### 伟大之城的建立

在第二次毁灭之后，摩奴认为，祂的根族需要注入更多一些托尔特克人的血脉——我们应记得，该根族中原本只有十二分之一的托尔特克血统；于是，祂派遣了玛尔斯——他已在上次战争初期阵亡——去波塞冬尼斯最纯粹的托尔特克家族中转世，并在其二十五岁时，召唤他返回祂那尚处萌芽阶段的社群。摩奴将自己最美丽、最优秀的女儿——她在童年时逃脱了第二次屠杀——许配给玛尔斯为妻，而这位女儿便是他相交已久的友人与导师——朱庇特。这二人诞下了毗罗阇——他是其所属的两个种族所有精华的一个辉煌典范。毗罗阇娶了萨图恩为妻，而维瓦斯瓦塔摩奴则再度降生，成为了他们的儿子。从此刻起，第五个，即雅利安根族，才可以说真正地奠定了基石，因为在此之后，它再也未曾被毁灭。

这大约发生在公元前6万年。从那粒微小的种子中缓缓升起的文明，是一个优良而纯粹的文明，并且，由于它在很大程度上与世隔绝，因而得以极度繁荣。

摩奴的后裔们一直留在岛上，直到其人数达到一百为止；摩奴曾下令，当他们达到这个数目时，便应前往大陆，开始建造那座祂已规划好的、作为其根族未来首都的城市。这份蓝图已极为详尽，完全是按照祂希望其完工时的样子所制定，所有街道的位置、宽度，主要建筑的尺寸等等，都已标明。“白岛”是所有主干道汇聚的中心点，因此，如果这些道路能跨越中间的海域，其终点便会是这座岛屿。

低矮的悬崖从海中升起，陆地便从此处缓缓向上，延伸至二十英里外那可可爱的紫色山丘：这是一个绝佳的城址，尽管会受到北方冷风的吹袭。城市围绕着海岸边缘呈扇形展开，铺陈在这片巨大的缓坡之上。主干道是如此宽阔，以至于即便从其朝向山丘的尽头，也能望见“白岛”。当整个宏伟的规划完成之后，它便成了最显赫的地标，并似乎主导着整座城市生命。

这座城市，比将要栖居于此的人们，要早上千年开始建造；它不像伦敦那样，是杂乱无章地发展起来的。而这一百人的小团体——即摩奴的子孙后代——面对他们即将开始的、并将由其后人完成的宏伟任务，看上去几乎是荒谬地力不从心。他们以一种不干扰规划的方式，为自己搭建了临时住所，并且，当然，也必须开垦足够的土地来维持生计。所有无需用于维持生计的时间，都被他们投入到了建筑的准备工作之中；他们根据规划测量土地、标出宽阔的街道，并砍伐了许多树木，用其木材来搭建自己的住所。不久之后，一些人被派往山

丘，去寻找合适的石料与金属，他们开凿了矿井，挖掘了采石场。他们从中开采出白色、灰色、红色和绿色的石料，这些石料看上去类似大理石，但似乎比我们所知的更坚硬；或许他们掌握了某种使其硬化的秘诀，因为他们来自建筑技艺已登峰造极的亚特兰蒂斯。后来，他们走得更远，并发现了一些色泽华美的紫色斑岩，他们极富成效地运用了这种石材。

观看这些未来之城的建造者们工作，是一幅奇特的景象。他们是摩奴的后裔，受过相似的教育与训练，其感受与行动都如同一家人，即便当他们的人数已增至数千时也依然如此。无疑，正是摩奴与其副手们的亲身临在，才使这种情感得以维系，并使这个不断成长的社群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兄弟会，其成员彼此相熟。他们工作，是因为他们乐于工作，并感到自己正在执行那位既是其父、又是其君之人的意愿。他们在田间劳作，他们研磨谷物——他们似乎有小麦、黑麦和燕麦——他们切割并打磨从山中运来的巨石；一切工作都在欢乐中完成，如同履行一项宗教义务，如同积累功德一般；任何形式的工作，他们都欣然承担。

建筑风格是巨石式的，所用的巨石，甚至比卡纳克神庙的还要巨大。他们使用机械，将巨石吊在滚轮之上；有时遇到困难，摩奴便会给予指示——或许是通过某些磁化方法——使工作变得更为容易。人们被允许用尽其力量与智慧来搬运这些巨大的石块，其中一些长达 160 英尺，并成功地将它们沿路拖行。但要将它们吊装至指定位置，则是由摩奴及其副手们用奥义的方法来减轻其重量。这些副手之中，有一些位阶高于真师，他们是“月亮之主”，已成为“光之法王”。他们在民众间走动，督导工作，并被冠以“大圣哲”（Maharshis）的统称。其中一些名字，如“楼陀罗”（Rudra），听起来喉音很重；听到的另一个名字是“婆苏吉”（Vasukhya）。<sup>1</sup>（<sup>1</sup>我们惊奇地发现，在如此遥远的年代，竟然存在着一种显然是梵语的、可辨识的语言形式。看来，“火焰之主”从金星带来的语言便是这种“母梵语”——一种真正的“神圣语言”——而在人们与祂们有接触的时期，这种语言便得以存续，未有太大改变。）

这些建筑的规模堪比埃及，但在外观上却要轻盈得多；这一点在白岛的建筑上尤为显著。那里的穹顶并非巨大的球体，而是在基部向外凸起，向上则收拢成一个尖顶，像一朵紧闭的莲花蕾，其向内收拢的花瓣又带有一种扭转的姿态。就仿佛将两个螺旋——一个右旋，一个左旋——叠加在一起，使其线条彼此交叉，并将这造型作用于那基部饱满的莲蕾之上。巨大建筑的下半部分极为坚固；其上则是宣礼塔与拱门构成的冠冕，拱门的曲线奇特而又极为优美；而在最顶端，则是那仙境般的莲蕾状穹顶。

整个工程耗时数百年，但完工之后的“白岛”，堪称一个奇迹。岛屿本身的地势向一个中心点缓缓抬升，建造者们便利用了这一点。他们在岛上建造了宏伟壮观的神殿，全部以白色大理石建成，并饰以黄金镶嵌工艺；这些神殿覆盖了

整座岛屿，使其成为了一座单一的神圣之城。这些建筑群朝着中心那座巨大的主神殿层层抬升，而主神殿则由前文所述的宣礼塔与拱门加冕，中央矗立着莲蕾状的穹顶。穹顶之下便是那座巨大的殿堂，四位库玛拉便是在此，于一些特殊场合——如盛大的宗教节日与国家庆典——之中现身。<sup>1</sup>（<sup>1</sup>读过1910年7月号《证道人》杂志中“时间帷幕的裂缝”一文的读者，应会记得在阿尔希恩的第十世中，关于移民首领们在这座殿堂中集会、以及四位库玛拉显现的描述。）

从远处——比如在十英里外的某条城市街道尽头——望去，那座白色与金色交相辉映的城市，宛如一座白色的穹顶，被安置在蔚蓝的戈壁海中央<sup>2</sup>（<sup>2</sup>当时的戈壁海，比今天欧洲的黑海略小。），其景象美得异乎寻常，令人叹为观止。所有的建筑都似乎向着中心、向着清澈的天空拔地而起，并最终由那几乎漂浮在空中的、仙境般的穹顶所加冕。

若像乘着气球一般，升到其上空俯瞰，我们便能看到，那座“白城”如同一个被十字划分的圆，因为其街道被设计成四条半径，交汇于中央的神殿。而若从西北方，从那早期定居地的海角望去，则会产生一种非凡的视觉效果，这几乎不可能是偶然的：整个景象看上去，就像是共济会象征符号学中的“全视之眼”，因透视缩短之故，曲线变成了圆柱形，而大陆上城市较暗的线条，则构成了虹膜。

无论内外，白岛上的神殿都饰有诸多雕刻。其中大量的雕刻都包含了共济会的符号，因为共济会的符号传承自古代秘仪，而所有雅利安人的秘仪，都源自这个古老的入道中心。在主神殿附设的一间显然用于教学的房间里，有一系列的雕刻，其内容始于物理原子，继而是按序排列的化学原子，并附有标示各种组合的解释性线条。诚然，太阳底下无新事。<sup>1</sup>（<sup>1</sup>如果本书的作者们当时便知晓这些雕刻的存在，他们在研究撰写《奥义化学》时，或许便能为自己省去许多麻烦了。）

在另一个房间里，则有许多模型；其中一个模型里，“克鲁克斯双扭线”（Crookes' lemniscates）彼此交错排列，从而形成了一个带有四瓣玫瑰形态的原子。还有许多事物，则被以高浮雕的形式塑造成了模型，例如“生命力原子”、“氧蛇”、“氮气球”等等。

哀哉！那场将这些宏伟建筑尽皆震为废墟的大灾难！若非如此，它们本可屹立千秋万代。

大陆上的那座城市，是由从山中采石场开采出的各色石料建造的，其中一些建筑因灰红两色的交错运用而效果卓著。粉色与绿色的组合是另一种备受青睐的搭配，而紫色斑岩的运用也随处可见，效果斐然。纵览其后数百年，我们看到，尽管工人已多出许多，但建造工作仍在继续，直到这座伟大的城市完全展露出其恢弘气派，成为一个历经千年营建、为一个注定要成为帝王之族的民族

而准备的首都。随着人口的增多，工人们向外扩展，将更多肥沃的土地用来耕种以维持生计；他们时而在田间劳作，时而又在他们巨大的神殿中劳作。一代又一代，这种扩张沿着戈壁海的沿岸、并顺着朝向山丘的大斜坡不断持续，始终遵循着摩奴最初的规划。

山丘中蕴藏着金矿，以及各种珠宝与宝石的矿藏。黄金被大量地运用于建筑之上，尤其是在那些由白色大理石建成的建筑上，营造出一种非凡而又雅致的华美效果。珠宝也同样被大量地用于装饰，作为色彩设计中的璀璨亮点被镶嵌其中；玉髓板被用于装饰图案，还有一种类似墨西哥缟玛瑙的宝石，也被加工成各种纹样。在大型公共建筑的装饰中，一种备受青睐且效果卓著的手法，便是将深绿色的玉石与紫色的斑岩相结合。

无论建筑内外，雕刻都被大量运用，但我们并未观察到任何绘画、平面素描，也没有透视技法。有一些表现游行队伍的长条饰带，是以高浮雕的形式制作的，所有人物的大小都相同，并未通过缩小人物尺寸来表现距离感；画面中没有树木或云彩作为背景，也未营造出任何空间感。这些饰带让人联想起“埃尔金石雕”（Elgin marbles），其工艺极为精湛，形态也十分自然。饰带中的人物常常被涂上颜色，独立的雕像也同样如此，而这类雕像，无论在公共街道还是私人住宅中，都随处可见。

这座城市，由一座宏伟壮丽的大桥与“白岛”相连——这座建筑是如此非凡，以至于城市也因其而得名，被称为“桥之城”。<sup>1</sup>【<sup>1</sup>亦称“摩奴瓦”，即摩奴之城（Manova, the City of Manu）。】这是一座悬臂桥，其造型极为优美，轮廓由巨大的涡卷状石雕勾勒而出，其两端安置在大陆的悬崖与岛屿之上，并饰有大型的雕像群。桥面的石块长达 160 英尺，其宽度也与之成比例——这是一座高贵的建筑，即便与其作为唯一通向的“白岛”相比，也毫不逊色。

公元前 45000 年，这座城市达到了其鼎盛时期。当时，它是一个庞大帝国的首都，其疆域囊括了整个东亚与中亚，西起西藏，东至海岸，北起满洲（注：即今天中国东北地区），南至暹罗；此外还宣称对从日本到澳大利亚的所有岛屿拥有宗主权。在这些国家中的一部分，至今仍能看到其统治的遗迹；雅利安血统那不可磨灭的印记，被烙印在了像日本的有毛阿伊努人（Hairy Ainus）以及澳大利亚所谓的土著这样原始的种族之上。

在其荣耀的巅峰时期，它拥有着我们前文所述的那种宏伟建筑：其规模是巨石式的，但工艺却极为精致，并被抛光到了一个非凡的程度。我们已看到，其建造者们修建了那些非凡的神殿，其宏伟的遗迹至今仍令所有在香巴拉见过它们的人叹为观止；<sup>1</sup>（<sup>1</sup>香巴拉至今仍是那“不朽的圣地”，四位库玛拉居住于此，各国入道者们每七年会在此集会。）正是他们，为这个世界留下了那座无与伦比的大桥，它曾将圣岛与大陆相连——至今仍可见其雄姿屹立，一如往昔，

尽管如今在其下流淌的，只有那流动的沙丘。正如我们所见，其雕塑也同样高贵，其色彩绚丽，其机械天赋也相当可观。在其鼎盛时期，它与亚特兰蒂斯相比也毫不逊色，并且，尽管其奢华程度从未及亚特兰蒂斯，其道德风尚却要纯粹得多。

这，便是由维瓦斯瓦塔摩奴所规划、并由其子孙后代所建造的那座宏伟之城。亚洲的城邦虽多且大，但“桥之城”却令它们尽皆黯然失色。而在那神圣的白岛之上，那些曾将、且至今仍将其尘世居所安于此地的伟大“临在”们，永远地庇荫着这座城市，在尘世所有的城市之中，唯有这一座，因与祂们近在咫尺，而获得了永恒的祝福。

## 第十六章

### 早期雅利安文明与帝国

摩奴的子民们绝非一个原始的民族；他们一开始，其身后便已有了数十万年的亚特兰蒂斯文明积淀，以及在他们自己的摩奴治下于阿拉伯和北亚度过的数千年。所有的人口都能读会写，包括那些从事着我们所谓的最低等工作的人；因为所有的工作，无论内容为何，都被视为是光荣的，是为摩奴而作，是祂的工作。我们曾注意到一个清扫街道的人，当一位显然身居高位、仪态庄严、衣着华美的祭司走来时，祭司会礼貌地称呼这位清道夫为兄弟、为平等之人，将其视为摩奴子孙这一大家庭兄弟会中的一员。

人们所培养的，是整个种族的兄弟之情，一种奇妙的、根本上的平等——有点像有时能在共济会成员之间看到的那样——以及一种相互的礼节。与此同时，人们也充分认可个人的功绩，敬仰更伟大的人并对其帮助深怀感激，并且完全没有粗鲁的自我标榜。当时有一种友善的氛围，人们总是看到他人的长处，并想当然地认为对方心怀善意；因此，争吵得以避免。在这一点上，雅利安文明与那更为精致奢华的亚特兰蒂斯文明截然不同，亚特兰蒂斯人只求自身的安逸与认可，彼此间互不信任、相互猜疑。而在这里，人们彼此信赖——一言既出，便已足够；违背诺言，则会被视为非雅利安人之举。

另一个奇特之处在于，每个人似乎都认识许许多多的人。在那里的大城镇里，就像今天的一个小村庄一样，在长达数个世纪的时间里，所有人都或多或少地彼此相识。随着人口的增长，这变得不再可能，于是，了解其辖区内的民众，便成了官员们的职责，而熟识大量民众，也成了任职的资格之一。

然而，这种兄弟之情，是一种同一种族内的兄弟之情；它并不会延伸至雅利安民族自身之外，例如，不会延伸至图兰人身上。他们认为后者属于不同的血统与文化，诡计多端且狡猾，不可信赖。对待他们，雅利安人会表现出一种显著而又极有分寸的矜持；他们对外国人并无敌意，也并不鄙视他们，但会以矜持待之，视其为家族之外的人。其他民族的人不被允许进入他们住宅的内部，只能到外院。有专为接待外来者而设的房屋与庭院，不过，当时的外来者很少；商人的驼队与别国的使团偶尔会来访，他们都会受到礼貌而好客的接待，但其中总带着那种宁静的矜持，那表明了一道不可逾越的界线。

在统治异族邦国时——正如他们后来所做的那样——他们偶尔会显得严厉；这一点，在一位管辖图兰人的总督身上便可观察到；他并不残忍，也不施行压迫，但却严峻，且有几分冷硬。这种严峻的态度，似乎正是他们对外统治的一

大特征，而这一点，与其对自身种族所怀有的最热忱的兄弟之情，也并无冲突。

看来，在此地，也如在任何地方一样，一个世俗世界中的“兄弟会”，需要一个由教育、文化、道德与荣誉所构成的共同基础。一个人既是“雅利安人”，便也是“高贵之人”，而这一事实，便意味着一套不容忽视的荣誉与风俗准则。他必须是一一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一一一位“绅士”，需要达到某种社会责任的标准。他可以从事任何种类的工作，也可以达到任何学识的层级，但在良好的行为与礼仪方面，却有一条他绝不能跌破的底线。由此，便生出了一种对所有“圈外人”的矜持感，因为对于后者的风俗、道德与品质，他们一无所知。摩奴的子孙们，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贵族民族，他们为自己高贵的血统而自豪，也充分认识到这份血统向他们提出的要求。对他们而言，“贵义”（Noblesse oblige）绝非一句空话。

这是一个极为光明而快乐的文明，充满了音乐、舞蹈与欢庆，而他们的宗教则助长了这种氛围，因为它本质上便是一个充满了赞美与感恩的宗教。人们时常吟唱着赞美诗，并认识到所有自然之力的背后，都有天神的存在。每个清晨，他们都欢快地吟唱赞美诗，歌颂“黎明少女”，而“太阳之灵”则是其主要的崇拜对象。四位库玛拉被尊奉为神明，而一个如此亲近自然、因而变得敏感且富有灵性的民族，也显然能感受到祂们的临在。在主神殿的大厅里，库玛拉们首领的宝座之后，有一个从墙壁上凸显出来的、巨大的金色太阳半球；在举行庆典的日子里，这个“太阳”便会发出耀眼的光芒。金星也被塑造成了一个崇拜的对象，这或许是源于“火焰之主”自金星降临的传说。天空本身也受到崇拜；并曾有一度，人们还崇拜原子，视其为万物之源，以及神在微缩形态下的显化。

下文所述的一场年度庆典，或可作为他们较为盛大的宗教节日的一个范例。

一大清早，便能看到民众——无论男女老少——正列队行进，沿着条条汇聚的街道，走向那座面对着宏伟大桥的巨大新月形广场。华美的丝绸从窗台与旗杆上飘扬，道路上则铺满了鲜花；巨大的香炉中升起袅袅的香云，人们身着五彩的丝绸，常常佩戴着厚重的珠宝、华丽的珊瑚饰品以及各式花环——那简直是一个色彩的仙境——他们伴随着金属片的铿锵声与嘹亮的号角声，阔步行进。

他们井然有序地列队走过大桥，但当他们踏上桥面的一刻，所有的声响都沉入了寂静；在寂静之中，他们穿行于宏伟的诸神殿之间，走向中央的圣殿，并继续进入大厅之内。那由天然岩石雕凿而成的巨大王座，镶满黄金与珠宝，矗立在其岩石基座之上，基座上则散落着由黄金锻造的巨大符号；王座之前，立着一座祭坛，此刻上面已堆满了芬芳的木材。在上方，巨大的金色太阳正发出微光，而行星金星则悬于空中，高居于穹顶之下。

当大厅已挤满了人，只留下巨大王座前方及两侧的一小片空地时，一个庄严的团体从后方进入，填满了这片空地，所有人都深深地鞠躬致敬；三位摩奴身着官袍，肃立其间；大上师，即当时的菩萨毗耶娑（注：又称广博仙人），则站在维瓦斯瓦塔身旁。苏利耶紧随其强大的兄长与前任之后，而离王座最近的，则是三位库玛拉；还有那悬于空中、排成巨大半圆形的、身着华美紫衣银甲的天神护法们，祂们警觉地侍立在旁，或许不为凡人所见，但肯定能被隐约感觉到的。

随后，全然的寂静降临在整个巨大的会场之上，仿佛人们连呼吸都已无法承受；一曲精致的音乐轻柔而甜美地流淌而出，几乎未曾打破这片寂静，它伴随着一段由那些围绕在王座周围的、最强大最神圣的存有所吟唱的圣歌——那是一段祈求主上、那位统治者，降临于其子民中间的祷文。庄严而静谧的音调消逝在寂静之中，随后，一个清脆如银铃般的单音响起，仿佛作为应答；巨大的金色太阳爆发出耀眼的光辉，而在其下，就在王座的正上方，一颗璀璨的星辰闪现而出，其光芒如闪电般，射向等候的人群头顶之上。

而祂便在那里，奥义阶制的至高之主，安坐在王座之上，其光芒比太阳与星辰更为炽盛，它们的光辉，也确实似乎是从祂那里汲取而来；所有人都俯伏在地，掩住双眼，以躲避祂临在时那令人目眩的荣光。

随后，祂温柔地收敛起那份荣光，好让所有人都得以抬起双眼，瞻仰祂——萨纳特·库玛拉（Sanat Kumara），“永恒的童贞处子”<sup>1</sup>（<sup>1</sup>该名称由梵语翻译而来，意为“永恒的童贞处子”，其词尾表明“童贞”一词为阳性。），瞻仰祂那亘古常在者永不褪色的青春之美。崇拜的人群中，发出了一声深深的、充满敬畏与惊叹的吸气；而一个灿烂的微笑，则回应了他们那单纯而虔敬的、充满爱与崇拜的凝视，使得那张精致而刚毅的面容，更显迷人。

随后，祂向面前的祭坛伸出双手，火焰便在其上熊熊燃起，直冲云霄。而后，祂便消失了一一王座空空如也，星辰已然不见，金色的太阳也只发出微光，唯有祂所赐予的圣火，依然不变地在祭坛上跳跃。从这圣火之中，一块燃烧的木柴被分给祭司们，用于各个神殿的祭坛；也分给每一位在场的户主。<sup>1</sup>（<sup>1</sup>在后期，当城市人口变得非常庞大时，则由官员们接收，再分发给其辖区内的各家各户。）户主会用一个带盖的容器来接收它，圣火便留存于其中，成为一团不灭的活火，直到被带回家中的祭坛。

游行队伍重新整队，静默地离开了圣地，再次走上大桥，由此回到了城市。随后，爆发出了一阵欢快的歌声，人们手拉着手，沿路而行，彼此道贺，长者为幼者祝福，人人都喜气洋洋。圣火被安放在家庭祭坛之上，用以点燃那将在一年之中长明不熄的火焰；人们又用它点燃火把，送往那些未能出席之人的家中，因为，直到一年之后节日再度来临前，将再也无法获得这样的圣火来使家

庭的神龛得以圣化了。此后，便是音乐、宴饮与舞蹈，直到整座欢乐的城市沉入睡乡。

这，便是在“桥之城”于每年仲夏日举行的“圣火节”。

有一部分人几乎全身心投于研究，并在奥义科学方面达到了极高的造诣，以便能致力于某些特定的公共服务部门。他们发展出了灵视力，获得了对各种自然之力的掌控，并学会了制造思想形状以及随意地离开自己的肉身。鉴于亚特兰蒂斯那奥义力量与无私及道德相分离所导致的悲惨后果，这些研究的导师们会极为谨慎地挑选学生，而摩奴的一位副手则会对这类班级进行总体监督。

一些学生在学有所成之后，便会有一项对国家的特殊职责，那就是保持帝国各部分之间的信息通畅；当时没有报纸，但他们运营着一个可被称为“新闻部”的机构。通常，新闻并不会被公开发布，但任何想了解帝国任何地方任何人的消息的人，都可以去这个中央办公室获取。因此，当时设有分管各国的“专员”，每一位都负责提供其管辖国度的信息——这些信息都是通过奥义的方法获得的。无论是为和平还是为战争任务而出征的远征队，其动向都会被如此追踪，并有相关消息被传回，正如今天通过无线电或其他电报技术所做的一样。

有一次，当科罗娜正在统治一个遥远的国度时，摩奴无法将祂的指令有效地传达给他；于是，祂便命令一位受过训练的学生离开其肉身，以星光体前往科罗娜那里，并在抵达时显现物质形态。通过这种方法，讯息便被传递给了处于清醒意识状态的科罗娜。以这种方式，无论帝国疆域延伸多远，摩奴始终是其实际的统治者。

书写是在各种不同的材料上进行的。我们曾观察到一个人，用一件锋利的工具，在一个长方形盒子里的蜡状表面上书写，仿佛是在进行蚀刻；之后，他又用一支空心的笔在上面过了一遍，笔中流出一种有色的液体，液体在干燥后会硬化，从而将文字嵌入蜡中。偶尔，也有人会独创出自己的方法。

当时的机械，并未发展到亚特兰蒂斯所曾达到的水平；它更为简单，更多的工作则由手工完成。摩奴显然不希望亚特兰蒂斯那种极度的奢华在祂的子民中重现。

从公元前 6 万年的那个小小的开端起，一个人口稠密的王国逐渐成长起来，它环绕着戈壁海，并一步步地获得了对周边许多民族的统治权，其中便包括了曾残酷屠杀其先祖的图兰人。这便是所有雅利安民族的根源所在，而自公元前 4 万年起，形成了雅利安各个次根族的数次大迁徙，也正是由此发源。它一直留在这片摇篮之地，直到已向西派出了四次这样的迁徙，并已向印度派出了许多批庞大的征服性移民，后者征服并占有了那片土地；其最后的残余，直到公元前 9564 年波塞冬尼斯沉没前不久，才离开故土，在印度与他们的先行者们会合。<sup>1</sup>事实上，他们之所以被送走，正是为了能逃脱那场巨大灾变所造成的毁

灭。

（<sup>1</sup>在证道学文献中，这个“根源群体”通常被称为“第一个次根族”，但我们绝不能忘记，它其实是最初的根族，所有的分支（即次根族）都是由此衍生的。因此，第一次迁徙形成的，便被称为第二个次根族，以此类推。而前往印度的移民，则全都来自这个亚洲的根源群体，他们便是“第一个次根族”。）

从公元前6万年到公元前4万年，这个母体根族成长并空前繁荣，于公元前约45000年达到了其最初的荣耀巅峰。它征服了主要由蒙古人——即第七个亚特兰蒂斯次根族——所居住的中国与日本，一路向北向东，直到被严寒所阻；它还将福尔摩沙（Formosa/台湾）与暹罗（Siam/泰国）入其帝国版图，那里居住着图兰人与特拉瓦特利人——即第四和第二个亚特兰蒂斯次根族。

之后，雅利安人又殖民了苏门答腊、爪哇及邻近的岛屿——那时的岛屿不像今天这般破碎；在这些地区，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受到了当地民众的欢迎，后者将这些面白的陌生人视为神明，并更倾向于崇拜而非与之战斗。在西里伯斯岛（Celebes）上，至今仍留有一个他们定居点的有趣遗存，那是一个被称为“托阿人”（Toala）的山地部落。这座位于婆罗洲（Borneo，又称加里曼丹）以东的岛屿，也归于他们的统治之下；他们的足迹一路向南，延伸至今天的马来半岛、菲律宾、琉球群岛、东印度群岛、巴布亚、通往澳大利亚途中的诸岛屿，乃至澳大利亚本土——当时，那里仍密集地居住着雷姆利亚人，即第三个根族。

我们发现，大约在公元前5万年，科罗娜正在这片岛屿星罗棋布的海域中，统治着一个庞大的王国；他出生于该地区，并为自己建立起一个王国，同时承认摩奴为最高宗主，并遵从来自祂的一切指令。在整个拥有诸多王国的庞大帝国之上，摩奴是最高君主。无论祂是否化身于世，诸王都以祂的名义进行统治，而祂也会不时地就各项工作的开展下达指令。

到了公元前4万年，帝国开始显现出衰落的迹象，其上的岛屿及外围省份，也纷纷宣告野蛮的独立。摩奴依然会偶尔化身降临，但通常是从更高的界面来指导事务。然而，中央王国在其文明上依然辉煌，并保持着一种知足而宁静的状态，又持续了两万五千多年；与此同时，主要的活动则转向了更远的地区，即各个次根族的建立，及其向四面八方的传播。

## 第十七章

### 第二次根族：阿拉伯人

我们应记得，当摩奴前往香巴拉之时——在祂带领着自己的“小羊群”从阿拉伯来到他们临时的北方栖息地，并在公元前 75025 年的大灾难之后，将他们带往“白岛”——奥义阶制的首领曾向祂展示过一幅在塑造其根族时所应遵循的蓝图。<sup>1</sup>（<sup>1</sup>参见第十四章。）戈壁海沿岸二十英里处，有一条山脉，其中有四个长长的山谷向内陆延伸，彼此间被丘陵完全隔开——这四个山谷，便将被祂用来隔离并培育四个不同的次根族。如今，这项工作即将开始。

摩奴首先从那群一直在高贵的雅利安文明中发展的“服务者”大军中，挑选出了几个愿意充当先驱者的家庭，让他们离开辉煌的“桥之城”，前往荒野建立祂的新殖民地。有一大群在我们这个时代曾是或正是证道学学会成员的人，被祂选中从事这项先驱工作<sup>1</sup>，而其中又有几个家庭，被派去打头阵。到了第三代，玛尔斯与墨丘利便在这些人的后裔中降生；之后，摩奴与其他一些伟大的人物也化身于此，以使这一人种类型专门化——摩奴准备了一具符合其目标的特殊身体，并在其发展至期望的程度时，化身于其中。

<sup>1</sup>他们正再度做着他们以前已多次做过的事：为一种新类型的人类与文明开辟道路。他们是一支不断前进的伟大军队的先驱者、工兵与矿工，为其披荆斩棘、开路架桥。这项工作或许吃力不讨好，但却是必要的，而且对许多人而言也性情相投。

每当一个新的次根族创立之时，便由这类高度发达的人物来设定其典型范式，而这个范式便是在其最佳状态下的呈现：这便是每一个民族在后世所回顾的“黄金时代”。之后，更年轻的真我进入，并将其延续下去，当然，他们无法始终保持在所设定的水平之上。在每一种情况下，都会有一批较年轻的真我被派去铺平道路；之后，一些更年长的真我——其位阶如今已包括了真师——便会到来；更伟大的存有们会从后者之中取得身体，并设定下新的典型范式。再之后，晚辈们便会蜂拥而至，并尽其所能地延续这个范式，起初由一些前辈们引领，之后便被留下，让他们自己通过经验来学习。

在被选中组成第一批先驱家庭的晚辈之中，我们注意到了赫拉克勒斯——科罗娜与西奥多罗斯之子——他娶了西里乌斯为妻。西里乌斯是一位身材高大、颇为健壮的女子，也是一位能干的主妇，对她那相当庞大的家庭十分友善；在他们的子女中，我们观察到了阿尔希恩、米扎尔、乌拉诺斯、塞勒涅和涅普顿。<sup>1</sup>（<sup>1</sup>完整列表见附录七。）

赫拉克勒斯曾在一场突袭中俘虏了一些特拉瓦特利贵族，其中一人的儿子阿匹

斯 (Apis)，娶了他的侄女杰米尼。这门婚事，被骄傲的雅利安家族视为一桩“门不当户不对”的亲事——一次对其纯正血统的不堪玷污——因而令他们大为恼火；但这无疑是摩奴暗中安排的，为的便是引入特拉瓦特利的血脉融合！他们生下了一对双胞胎，斯皮卡和菲代斯 (Spica and Fides)，是一对古雅的小家伙。

赫克托与奥罗拉是移民家庭中的另一对夫妇，他们的女儿阿尔比雷欧 (Albireo) 嫁给了塞勒涅；他们生下的孩子是墨丘利。乌拉诺斯娶了安德洛墨达 (Andromeda)，玛尔斯与维纳斯为他们所生；而乌尔坎则作为阿尔希恩的儿子降生。

在此我们应注意到，如今已是真师的乌拉诺斯与涅普顿二人，出生于第二代；如今同为真师的玛尔斯与维纳斯，则出生于他们的家族之中，是第三代；如今已是真师的墨丘利，也同样出生于第三代，是塞勒涅的孩子；而如今同样是真师的乌尔坎，也出生于第三代，是阿尔希恩的孩子。到了第四代，摩奴则作为玛尔斯与墨丘利之子而降生。

此时，我们的一些朋友正生活在“桥之城”——卡斯托 (Castor) 便是其中之一，他与瑞亚 (Rhea) 结了婚。他们认为，那些前往山谷的人行为愚蠢至极，因为现有的文明已然非常优越，放着城里的文化与秩序不去享受，反而跑到未开垦的山谷里去种萝卜、创造一个新文明，简直毫无意义。此外，山谷居民所信奉的新宗教也完全没有必要，旧的那个要好得多。

历代以来一直陪伴着卡斯托的另一位朋友拉克西斯 (Lachesis)，是一位行动迟缓的商人，他有个名叫维莱达 (Velleda) 的儿子，性情急躁、脾气暴躁，对顾客很不礼貌，这让他彬彬有礼的父亲大为不悦。拉克西斯娶了阿玛尔忒亚 (Amalthea) 为妻，而她后来却与卡吕普索 (Calypso) 私奔了——这一行为在当时被认为极不体面。由于她和她的情人不为城中所容，他们便去了山谷，但在那里也同样没有受到更热忱的欢迎。

一位来自波塞冬尼斯的托尔特克王子前来该城访问，而此人正是我们的老朋友克鲁克斯 (Crux)；在他的随行人员中，还有另一位老朋友，福西亚 (Phocea)。

在此后的数个世纪里，山谷中的人们不断繁衍生息，精细的专门化培育也在持续进行，直到公元前 4 万年，摩奴认为他们的人数已足够多，准备也已足够充分，可以被派往世界了。祂将他们派遣出去，让他们在玛尔斯的率领下，由科罗娜与西奥多罗斯襄助，去重走那数千年前他们曾走过的来路，并试图将他们那时曾留下的阿拉伯人的后裔“雅利安化”，因为在所有的亚特兰蒂斯人中，这些人最接近于拥有新的根族特征。

这些阿拉伯人，当时仍居住在祂曾安顿他们的地方——他们是一些半开化的部

落，占据着整个阿拉伯半岛，并在索马里海岸有一些定居点。当时，在今天被称为波斯与美索不达米亚的地区，存在着一个强大而友善的政权，而摩奴——祂后来也加入了移民队伍并亲自统帅——也毫无困难地获得了许可，得以率领其大军，沿着一条被精心规划且有卫兵守护的路线，穿过其国境。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迁徙在性质上与后来的几次有所不同。在后来那些前往印度的迁徙中，是整个部落——从老人妇女到婴孩——一同迁移；但这一次，老人以及那些带着许多年幼子女的人，则被建议留守，迁徙的人员仅限于处于战斗年龄的男子，以及他们的妻子和相对少数的孩童。其中许多还是年轻的未婚男子。战斗人员的数量约为十五万，而妇女儿童则可能为这支队伍又增加了十万人。

摩奴曾在两年前便已派出信使，为祂的到来知会阿拉伯各部落，但消息并未得到完全友善的回应，因此祂也绝不确定自己会受到欢迎。当祂率众穿过那片当时与今天一样、将阿拉伯与世界其他地方隔离开来的沙漠带，并望见第一个阿拉伯人定居点时，一队武装骑兵出现在祂面前，并立刻攻击了祂军队的前锋。

祂轻易地击退了他们，并俘虏了其中一部分人，努力让他们明白自己的使命是和平的。语言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至于他们完全难以互相理解，但祂还是设法安抚了俘虏，并派他们去安排与他们酋长的一次会面。在经历了一番周折并交换了更多信息之后，酋长前来了，他满腹狐疑且不愿和解；但一次长谈与详尽的解释，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他的态度，他想到，自己或许可以为了自身的目的，而利用这次不同寻常的“入侵”。他与一个相邻的部落有不共戴天之仇，而他手下又没有足以与摩奴那支精锐之师抗衡的力量，他便觉得，如果能将这些陌生人争取到自己一边，便可迅速解决他的宿敌。于是，他便采取了权宜之计，同意让这些访客在他领土边界的一个巨大而荒凉的山谷中安顿下来。

他们感激地接受了这一提议，并很快便让那片山谷的面貌焕然一新。由于他们来自一个高度文明的国度，他们深谙钻井之术，很快便让整个山谷都得到了高效的灌溉，一条大河在谷中潺潺流淌。不出一年，他们的整片土地便已得到彻底的开垦，并已获得了一些不错的收成；三年之内，他们便已完全立足，成为了一个繁荣兴旺、自给自足的社群。

然而，那位接纳了他们的酋长，却绝非心满意足；他对他们所做出的改良投去了嫉妒的目光，并觉得，既然这是他领土的一部分，那么收获其好处的，便应是他自己的子民，而非这些外来者。此外，当被邀请加入掠夺性的远征时，摩奴也曾相当直白地表示，尽管祂感激主人的收留，并随时准备好保卫主人免受侵犯，但祂绝不会参与任何对和平部族的无端攻击。此举令酋长勃然大怒——尤其是在他发现自己无法强迫对方执行其命令时，更是如此。最终，他与自己的世仇草草媾和，并说服对方与自己联手，企图一举歼灭这些新来者。

然而，这个小计谋彻底失败了。摩奴击败并杀死了两位酋长，并成为了他们联合邦国的统治者。战斗一结束，他们的臣民便达观地接受了这位新统治者，并很快发现，在改良后的政权之下，他们变得更为繁荣和幸福，当然这意味着更少的争斗和更规律的劳作。就这样，摩奴在阿拉伯稳固了祂的立足点，并迅速着手，以最快的速度将其新臣民“雅利安化”。

其他部落也曾不时地攻击祂，但无一例外地都以惨败告终，以至于他们很快便认识到，不去招惹祂才是明智之举。随着岁月的流逝，祂的王国日益强盛，而持续的内部斗争则使其他部落日渐衰弱贫困。自然的结果随之而来：祂抓住时机，逐渐地、通常是不流血地，在大多数民众完全同意的情况下，将一个又一个部落并入版图。四十年后，在祂去世之前，阿拉伯的北半部已尽归其统治，并可被视为已确定无疑地雅利安化了。

祂原本或许也能获得对南方的统治权，但因一位宗教狂热者的出现而没有实现——此人提醒他的人民，他们才是一个被选中的种族。这个人——由于他稍后还会再出现，因此需要一个用以区分的名字，我们称之为阿拉斯托——以他们自己的摩奴在远古时期所颁布的、禁止与外族通婚的指令为据理。因此，他们绝不能将自己的血液，与这些不知来自何方、带着虚伪的文明与可憎的暴政的“外邦人”相混合——那种“暴政”，甚至剥夺了人们只要高兴便可随意杀死同胞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这番话正迎合了阿拉伯人性格中一个突出的特征，即对管制的强烈反抗和不耐烦。于是，那些曾彼此间残酷争斗了数百年的南方部落，此刻竟联合起来，反对他们那位转世而来的领袖。而他们正是以摩奴自己的名义来反对祂，将祂最初关于保持种族纯洁性的命令，当作了反对祂本人的战斗口号。

维瓦斯瓦塔摩奴的教诲竟被如此用来反对祂自己，此事颇为古怪；但阿拉斯托（Alastor）实际上只是一个不合时宜之人，墨守成规，固不可移。当摩奴需要一个独立的民族时，祂曾禁止与外族通婚；而当祂希望将自己旧日追随者的后裔“雅利安化”时，通婚便成了必不可少的一环。但对于阿拉斯托——以及他的许多同类——而言，成长与顺应时势便是异端邪说，而他也正是利用了其追随者们的狂热盲信。

在这场漫长的斗争持续期间，于一段相对和平的间歇期里，摩奴欣然接待了祂强大的兄弟，大上师——即未来的佛陀——的一次来访。祂来到了第二个次根族之中，此时，该次根族尚未开始其漫长的征服生涯；祂此行的目的，是向他们灌输一种新的宗教，这种宗教是祂一直在埃及教导的、作为对当地盛行的古老信仰的一种改革。

曾统治埃及的那个伟大的亚特兰蒂斯帝国——它曾在公元前 75025 年、当维瓦斯瓦塔摩奴正率领其子民离开灾难之地、前往阿拉伯定居之时，与其发生过争

执——已在那场大灾难中、当埃及沉入水下之时毁灭了。后来，当沼泽变得可以居住之时，一个黑人部落曾占有这片土地一段时间，并在其后留下了不甚协调的燧石及其他类似的野蛮遗迹，作为其占领的标志。在他们之后，是第二个亚特兰蒂斯帝国，它有一个伟大的神圣君王王朝，以及许多后来被希腊人视为半神的英雄，例如完成了十二项功绩的赫拉克勒斯（Herakles），他的传说便传承到了希腊。这个亚特兰蒂斯帝国一直持续到公元前约 13500 年，之后，雅利安人从南印度前来，并在那里建立了一个雅利安根源种族的帝国。

因此，在公元前 4 万年、当摩奴再次身处阿拉伯之时，正是这个亚特兰蒂斯帝国在统治着（埃及）。它已达到了一个极高的文明水平，庄严而辉煌；它拥有巨大的神殿，例如卡纳克神庙，其中有漫长而幽暗的通道，以及极为华丽的仪式和精深的宗教教诲。

埃及人是一个极为虔诚的民族，他们全身心地沉浸在其信仰的故事之中，其真实感之强烈，如今或许只有在耶稣受难日那天的罗马天主教徒和英国圣公会教徒身上，才能看到一丝微弱的影子。他们富有灵性，能感受到超物理力量的作用，因此对更高层级的生灵与世界的存在，毫无怀疑；宗教便是他们的生命本身。他们建造巨大的神殿，它们给人浩瀚与伟大的印象，从而在下层民众的心中注入敬畏之情。生命中所有的色彩与辉煌，都围绕着他们的宗教而展开。民众平日里通常身着白衣，但宗教游行队伍则是一条条由绚烂色彩构成的华美长河，其上闪耀着黄金与宝石的光芒。庆祝奥西里斯（Osiris）之死的伴随仪式，充满了悸动的真实感；对这位被谋杀之神的哀悼，是真切的哀悼；民众大声哭泣，放声哀号，整个人群都被激情所席卷，呼唤着奥西里斯的归来。

正是向这个民族，大上师以泰胡提或透特（Tehuti or Thoth）——后来被希腊人称为赫尔墨斯——的形象降临。祂前来，向神殿的祭司们，向那由法老所领导的、强大的埃及祭司等级体系，教导“内在之光”的伟大教义。在主神殿的内院，祂教导他们关于“那照亮每一个来到世间之人的光”——这是祂的一句箴言，历经时代而传承，并在《第四福音书》中以其早期带有埃及色彩的言辞而得到呼应。

祂教导他们，光是无处不在的，而那光，也即是神，就安住在每个人的心中。祂吩咐他们复诵：“我即是那光，那光即是我。”祂说：“那光，才是真正的人，尽管人们或许不认识它，或许忽略了它。奥西里斯即是光；祂自光中来；祂居于光中；祂本身即是光。光隐藏在每一个角落；它在每一块岩石与每一颗石子之中。当一个人与‘光之奥西里斯’合一之时，他便与他曾是其一部分的那个整体合一了，那时，他便能看见每个人内在的光，无论那光被多么厚重地遮蔽、压抑与隔绝。所有其余的，都不是实相；唯有光是。光，是人的生命。对于每一个人——尽管有辉煌的仪式，尽管祭司有许多职责要履行，有许多方式去帮助人们——那光，比任何事物都更为贴近，就在他自身的心中。对于每

一个人而言，‘实相’都比任何仪式更为切近，因为他只需转向内在，便能看见那光。这便是每一个仪式的目的，而仪式也不应被废除，因为我来，不是要废除，乃是要成全。当一个人了悟之时，他便超越了仪式，他去往奥西里斯，他去往那光——那‘阿蒙-拉’（Amun-Ra）之光，万物皆由此出，万物也终将归于此。”

又言：“奥西里斯居于诸天之上，但奥西里斯也安住于人心之中。当心中的奥西里斯认识了天上的奥西里斯，人便成为了神，而那曾一度被撕裂为碎片的奥西里斯，也再度合而为一。但看啊！神圣之灵奥西里斯，与永恒之母伊西斯，共同赋予了荷鲁斯——他即是‘人’——以生命。人由二者所生，却又与奥西里斯为一。荷鲁斯融入奥西里斯，而那曾为‘物质’的伊西斯，则通过他，成为了生命与智慧的女王。而奥西里斯、伊西斯与荷鲁斯，则皆由‘光’所生。”

“荷鲁斯有两次诞生。第一次，祂生于伊西斯，是诞生于‘人性’之中的神，从那‘永恒之母’、‘永恒贞洁’的‘物质’取得了肉身。第二次，祂再通过融入奥西里斯之中而诞生，从而将祂的母亲，从那漫长的、寻找散落于大地的丈夫之碎片的苦旅中，救赎出来。当心中的奥西里斯看见了天上的奥西里斯，并了悟两者本为一体之时，祂便诞生于奥西里斯之中了。”

祂便如此教导，而祭司中的智者，则心生欢喜。

祂赐予君主法老的箴言是：“寻找光”；因为祂说，唯有一位君王看见了每个人心中的光，他才能施行善治。而祂赐予人民的箴言则是：“你即是光，让那光闪耀。”祂将这句箴言环绕着一座大神殿的塔门而刻，使其文字沿着一根廊柱向上，横跨门楣，再沿着另一根廊柱向下。这句箴言也被镌刻在寻常人家的门楣之上，人们还制作了许多刻有此言的塔门小模型，有贵金属制的，也有陶土烧制的，因此即便是最贫穷的人，也能买到带有棕色纹理、并上了釉的蓝色陶土模型。另一句备受喜爱的箴言是：“追随光”，这句箴言后来演变成了“追随君王”，并向西传播，成为了“圆桌骑士”的格言。人们也学会了在谈及逝者时说：“他已归于光。”

而埃及那本已欢乐的文明，也因祂——那化身之光——曾驻留其间，而变得愈发喜悦。曾受祂教导的祭司们，将祂的教诲与秘传融入了他们的秘仪之中，并代代相传；各国学子纷至沓来，学习“埃及人的智慧”，而埃及诸学派的声名，也由此远播四方。

此时，祂又前往阿拉伯，去教导那些定居于此的次根族的领袖们。当这对强大的兄弟紧握双手、相视而笑，并在这“流放”之地，思念起祂们遥远的家园——那“桥之城”与白色的香巴拉——之时，彼此心中都充满了深沉的喜悦。因为，即便是伟大如斯的存在，当祂们生活于凡夫俗子的渺小之中时，有时也难

免会感到疲倦。

就这样，至高的导师来到了第二个次根族之中，并向他们传授了“内在之光”的教义。

让我们回到这个民族在阿拉伯的成长历史。由于阿拉斯托在南方掀起了反对摩奴的运动，阿拉伯半岛被分裂为两部分，而摩奴的继任者们，在长达数代的时间里，都满足于维持其王国现状，而未曾寻求扩张疆土。数个世纪之后，一位更具雄心的统治者继承了王位，他利用了南方的局部纷争，率领大军，一路打到海边，并自封为阿拉伯皇帝。他允许其新臣民保留自身的宗教理念，并且由于新政权在许多方面都优于旧政权，因此，人们并未对这位征服者进行持久的反抗。

然而，南方人中某个狂热的派系，认为抗议他们眼中的“邪恶的胜利”是自己的责任；于是，在一位言辞粗犷却极富煽动性的先知的领导下，他们背井离乡，抛弃了已被征服的祖国，并在对岸的索马里海岸定居下来，形成了一个社群。

在那里，他们在先知及其继任者的统治下生活了数个世纪，人口大增，直到一件导致了严重分裂的事件发生。人们发现，当时在位的先知，在宣扬狂热的种族纯洁性的同时，自己却与一位来自内陆的年轻黑人女子产生了私情。当此事曝光后，便引起了一场巨大的骚动，但这位先知却处变不惊，并颁布了一道新的“神启”，宣称那条严禁通婚的禁令，只是为了防止他们与来自北方的“新来者”相混合，而完全不适用于黑人，后者实际上应被视为奴隶、动产与货物，而非妻子。

这个大胆的宣告使社群分裂了。大多数人起初犹豫不决，之后便热情地接受了它，并贪婪地购入黑人“奴隶”。但一个规模颇大的少数派反对此神启，并谴责其不过是为了袒护一位放荡祭司的拙劣伎俩（事实也的确如此）；当他们发现自己势单力薄之后，便惊恐地与多数派分道扬镳，并宣称自己再也无法居住在这些已抛弃一切原则的异端分子之中。一位一直渴望成为领袖的、野心勃勃的布道者，成为了他们的首领，他们组成了一支庞大的商队，在义愤填膺之中离开了。

他们绕着亚丁湾，又沿着红海海岸一路流浪，最终进入了埃及的领土。他们奇特的故事，恰好引起了当时法老的兴趣，法老便提出，若他们选择留下，便可将王国的一个边远地区赐予他们定居。他们接受了提议，并在那里和平地生活了数个世纪，在仁慈的埃及政府治理下繁荣发展，但从未以任何方式与当地人民相融合。

最终，某位法老向他们提出了增加税收与强制劳役的要求，而他们则认为这是对其特权的一种侵犯；于是，他们再度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迁徙，这一次，他

们定居在了巴勒斯坦，在那里，我们称他们为犹太人，他们至今依然坚守着自己是一个“被选中的民族”的信条。

但那些被留在索马里的大多数人，也同样有他们的遭遇。由于奴隶贸易，他们逐渐为内陆的部落所熟知——而在此之前，他们总是严格地将这些部落拒之门外。这些野蛮人认识到，从这些半开化的人身上可以掠夺到财富，便开始对该殖民地发动了一系列的袭击；这些袭击令其成员不堪其扰，在与之战斗了多年、丧失了数千生命、并发现自己的领土每十年都变得更为局限之后，他们也决定抛弃家园，再度迁徙，跨越海湾，回到他们祖先的土地。他们受到了友善的接待，并很快便融入了主体民族之中。

他们曾自称为“真正的阿拉伯人”，尽管他们比任何人都更不配这个称号；即便在今天，仍有一个传说，说真正的阿拉伯人是在亚丁登陆，并缓慢向北迁徙的。即便在今天，在该国南部的希木叶尔阿拉伯人之中，仍能看到数千年前那次黑人血统融合所留下的、不可磨灭的痕迹；即便在今天，我们也能听到一个传说，说北半部的穆斯塔拉布人（Mostareb，即“外来阿拉伯人”）曾以某种方式远赴亚洲，去了遥远的波斯之外，之后又再度归来，身上带着许多旅居异域的印记。

第二个次根族不断成长壮大，极度繁荣了数千年之久，并将其统治范围扩展至几乎整个非洲，唯有埃及掌控之下的那部分除外。在很久之后，他们曾一度入侵埃及，并作为喜克索斯王朝（Hyksos Kings）的君主，进行过短暂的统治；但他们最鼎盛的时期，是当他们统治着巨大的阿尔及利亚岛，并沿着东海岸一路南下，直抵好望角，建立起一个囊括了所有马塔贝莱兰、德兰士瓦和洛伦索马贵斯地区的王国之时。

我们的那支先驱者队伍，在阿拉伯转世了数次之后，也参与了这个南非帝国的建立。我们在那里发现，玛尔斯是其君主，而祂忠诚的赫拉克勒斯，则是祂麾下的一位行省总督。西里乌斯也出生在马绍纳兰（Mashonaland），并在那里娶了阿尔希恩为妻；在他们的黑人仆人之中，我们发现了那位历经多世的忠诚侍女——玻瑞阿斯（Boreas）。

马塔贝莱兰（Matabeleland）的风景十分优美，山谷中长满了秀丽的树木，羚羊群点缀其间。人们建造了巨大的、备受青睐的巨石式城市与宏伟的神殿，而逐渐建立起来的文明也绝非无足轻重。但两个民族——土著非洲人与阿拉伯征服者——之间的鸿沟实在太过巨大，无法跨越；非洲人始终是劳工与家仆，完全处于被奴役的地位。

阿拉伯人也曾在非洲西海岸建立定居点，但在那里，他们与来自波塞冬尼斯的人发生了冲突，并最终被彻底击退。马达加斯加也曾遭到入侵，南方的帝国曾试图占领它，但最终只成功地在沿岸的不同地区，维持了一段时间的定居点。

当那个统辖着波斯、美索不达米亚与土耳其斯坦的伟大的苏美尔-阿卡德帝国最终分崩离析、陷入混乱之时，一位阿拉伯君主构想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要将其在自己的领导下重新统一。他率领大军征伐，经过二十年的艰苦奋战，终使自己成为了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以及几乎整个波斯的主人，疆域直抵呼罗珊（Khorasan）的大盐湖——即今天沙漠所在之处。但他未能征服库尔德斯坦（Kurdistan），也未能制服那些沿途骚扰其军队的山地部落。

之后他便去世了，而他的儿子则明智地着手于巩固而非扩张其帝国。这个帝国安然维系了数个世纪，并且本可持续更久，但阿拉伯本土爆发了王朝内乱，波斯总督——阿拉伯国王的一位堂兄弟——便趁机宣告独立。他由此创立的阿拉伯王朝持续了两百年，但战火连绵不绝；之后，又迎来了一个动荡与小部落林立的时期，并时常遭到来自野蛮的中亚游牧民族的侵袭——他们在该地区的历史上扮演着一个极为突出的角色。

曾有一位阿拉伯国王，受其所听闻的、关于印度神话般财富的报告所诱惑，派遣了一支舰队跨海前去攻打；但那次行动却以失败告终，因为其舰队被迅速摧毁，其部下也或被杀、或被俘。

在那个统辖着波斯与迦勒底的阿拉伯帝国最终崩溃之后，是长达数个世纪的无政府状态与流血冲突，这些国度也因此变得几乎人烟绝迹；于是，摩奴最终决定前来拯救，并向他们派出了祂的第三个次根族，而后者则建立了伊朗人那伟大的波斯帝国。

## 第十八章

### 第三次根族：伊朗人

我们再次回到“桥之城”，此时已是公元前3万年，这座城市依然伟大，尽管其辉煌已有所消减。在第二个次根族被派遣出去之后，又过了一万年，摩奴才派出了第三个次根族。和其他次根族一样，为这项工作而准备的人们，也经过了长达数个世纪的精心培育；祂曾将他们分置于祂的一处山谷之中，并将其发展成一个相当独特的类型。

在祂最初于亚特兰蒂斯进行甄选时，祂曾纳入了一小部分最优秀的第六个亚特兰蒂斯次根族的成员，而如今，祂便利用了那些保存了最多阿卡德

（Akkadian）血统的家庭，派遣祂的先驱者群体在其中转世。其中一两个人，被派往更遥远的地方，以便从其位于更西部国度的家园，带回一股阿卡德血脉。

因此，我们观察到赫拉克勒斯——一个强壮英俊的年轻人——正从其出生地美索不达米亚，乘着一支商队抵达“桥之城”；他是个长颅型的、纯血的阿卡德人。他加入商队，纯粹是出于冒险精神，一种朝气蓬勃的年轻人渴望见识世界的欲望，并且他肯定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是曾被派往美索不达米亚投胎，如今又被吸引回中亚，去与老朋友们重聚，从事他们那早已习惯的先驱工作的。他被自己所进入的这个古老而有序的文明之美与辉煌深深吸引，并迅速地爱上了西里乌斯的女儿俄里翁（Orion），从而在此地安定了下来。

这一举动，遭到了西里乌斯及其妻子米扎尔的反反对；因为西里乌斯是维瓦斯瓦塔摩奴与墨丘利的小儿子，他不赞成将一个年轻的阿卡德人引入他的家族圈。但其父的一个暗示，便足以确保他的顺从，因为他一如既往地迅速服从权威，而摩奴既是他的父亲，也是他的君王。为遵循摩奴亲身制定的法律，赫拉克勒斯必须被一个雅利安家庭所收养，于是，他便被西里乌斯的兄长奥西里斯的家庭所接纳。

当时摩奴已垂垂老矣，而西里乌斯又并非王位继承所需之人，于是，他便连同其家人——包括他的女婿赫拉克勒斯及子女们——一同被派往了那个为培育第三次根族而选出的山谷。<sup>1</sup>（<sup>1</sup>完整列表见附录八。）帕拉斯——即后期历史中的柏拉图——当时在那里担任祭司，而赫利俄斯则是一位女祭司，她身材高挑，气度威严，举止庄重。

随着人口的繁衍，这个山谷里的人们，与其说是农耕民族，不如说是游牧民族，他们饲养着大群的牛羊与为数众多的马匹。

这一次，摩奴已大大改变了自己的外貌，并在第五代时降生于该次根族之中。祂让其子民繁衍了约两千年，直到拥有了一支三十万人的、能经受困苦与艰苦行军的战斗大军。之后，祂便派遣玛尔斯、科罗娜、西奥多罗斯、乌尔坎与瓦吉拉化身降世，作为祂军队的得力将领，并亲自率军出征。这一次，并非寻常的迁徙，而纯粹是一支行军的部队。妇女与儿童则被留在了山谷里，在那里，玛尔斯的妻子涅普顿，与科罗娜的妻子奥西里斯——两位强健而高贵的主妇——接管了事务的管理，并将社群治理得井井有条。<sup>1</sup>（<sup>1</sup>参见附录九。）

一支由年轻未婚男子组成的精锐卫队，充当着领袖们的参谋人员，随时准备被派往任何方向去传递讯息；他们对自己感到无比自豪，性情也十分快活，并对自己即将在摩奴亲自率领下去打一场酣畅淋漓的好仗这一想法，充满了热情。

但这绝非一次轻松的远征，因为路线要穿过一片艰难的地带；在天山山脉末端、蜿蜒进入喀什地区的一些关隘，海拔高达九千英尺；其中一部分路程，他们要沿着一条穿过峡谷与山谷的河流前进。摩奴将祂那三十万精锐大军，如潮水般涌入喀什，在穿越沙漠时，轻易地击败了那些胆敢前来攻击的游牧部落。这些部落在军队的边缘进行骚扰，因而发生了许多小规模冲突，但并无任何值得一提的大战。所使用的武器有长短枪矛、坚固的短剑、投石索和弓。骑兵使用长矛与剑，背后斜挎着圆盾；步兵则携带长矛，另有弓箭手与投石兵部队；前者行军于中央，弓箭手与投石兵则在外侧。

有时，当他们行近村庄时，那些对好战的山地部落既恐惧又憎恨的村民们，便会前来迎接他们，并带来各种牛羊与食物。长期以来，平原上的民众饱受突袭的骚扰，时常遭到攻击、抢掠与屠杀，因此，他们很乐于欢迎一支能恢复并维持秩序的力量。

在两年的时间里，波斯便被毫无困难地攻占，之后，美索不达米亚也被征服。摩奴以固定的间隔设立了军事哨所，并将国家分封给祂的将领们。人们建造了堡垒，起初是土垒，后来是石堡，直到在波斯全境建立起一个防御网络，以防止来自山区的侵袭。摩奴并未试图去征服那些好战的部落，而是实际上将他们限制在其山中要塞之内，使其再也无法劫掠平原上安居的民众。

那支卫队——如今已是胡须满面、久经沙场的战士——陪伴着他们的将领们南征北战，其国土南至沙漠，北抵库尔德山脉，皆被征服。在最初的几年里，仍有零星的战斗发生；直到国家完全和平安定下来之后，摩奴才下令，召唤那支由士兵们的妻儿所组成的、被留在了第三次根族山谷中的庞大人马前来。

他们的到来是一件大喜事，婚嫁频频发生。赫拉克勒斯与阿尔希恩同时爱上了当时的菲代斯，她是一位鼻梁高挺的漂亮姑娘；她更倾心于阿尔希恩，而郁郁寡欢的赫拉克勒斯则顿感生无可恋，决定自尽。然而，他的父亲玛尔斯却狠狠地训斥了他，命他不要犯傻，并将他派去远征一位名叫特拉佩齐姆

（Trapezium）的叛乱首领。在这种情况下，赫拉克勒斯振作了起来，他击败了对手，心满意足地归来，并娶了普赛克（Psyche）为妻——她是玛尔斯的侄女，在其父战死后被玛尔斯收养。

在随后的五十年里，摩奴一直将这个新帝国置于自己的直接统治之下，曾数次巡视，并任命其家族成员担任总督；但就在祂去世前，祂将自己在中亚的王位传给了其孙玛尔斯，并任命玛尔斯的弟弟科罗娜，为独立的波斯国王，而西奥多罗斯则在其麾下担任美索不达米亚总督。自此，第三个次根族的力量迅速增强。在数个世纪之内，它便已统治了整个西亚，其疆域西起地中海，东至帕米尔高原，南起波斯湾，北至咸海。这个帝国在经历了一些变迁之后，一直存续到公元前约 2200 年。

在这长达两万八千年的漫长时期里，有一个事件至关重要，脱颖而出——那便是公元前 29700 年，大上师作为第一位“查拉图斯特拉”（Zarathustra）降临，并创立了“拜火教”（或称祆教）。

在继承了科罗娜的历代君王的治理下，国家已变得相当安定；当时的统治者玛尔斯——当然已是在一具新的身体之中——便是第十任君主。军事管制已成过往，尽管偶尔的侵袭，仍会提醒居民们，在那道如今已坚固完善的堡垒防线之外，还有着骚动不安的邻居。这个国家以农耕为主，但也饲养着大量的牛羊畜群，而正是这些畜群，特别容易招来来自山区的劫掠。

玛尔斯的次子是墨丘利，而他的身体，则被选中作为至高导师的载体；当时的首席祭司兼大祭司是苏利耶，他是国教——一种混合了自然崇拜与星辰崇拜的宗教——的领袖。他手握重权，这主要源于其职位，但部分也因其王室血统。墨丘利已被选中、将献出其身躯以供大上师使用一事，早已传达给了他的父亲及首席祭司；因此，他自幼便为了那光荣的使命而接受着精心的培养，由苏利耶负责其教育，其父则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予以全力配合。

大上师首次公开显现的日子到来了；祂已在其精微身中自香巴拉而来，并占据了墨丘利的身体。一支盛大的游行队伍从王宫出发，前往城中的主神殿。队伍之中，国王庄严的身影走在右侧的金色华盖之下；大祭司镶满珠宝的华盖则在左侧闪耀；而在他们二人之间，是一项被抬至与肩同高的金色座椅，以便众人皆能瞻仰，座椅上坐着的，正是那位众人熟知的、国王的次子。

但当他经过之时，是什么引起了人群中那惊讶与好奇的私语呢？那真的是他们自幼便相识的王子吗？为何他被高高抬举，作为游行队伍的中心，而国王与大祭司却谦卑地随侍在侧？这份全新的庄严，这份未知的尊贵，这扫过人群的、如此锐利却又如此温柔的凝视，又究竟是为何？那位在他们中间长大的王子，其仪态、其目光，从未如此。

游行队伍继续前行，进入了神殿那巨大的庭院。院中挤满了身着节日盛装的民

众，每个人都披着其主宰行星颜色的斗篷；在通往神殿大门前平台的那段台阶两侧，则排列着身着白色长袍、外罩彩虹色丝绸礼服的祭司们。平台中央，矗立着一座祭坛，其上堆满了木材、芬芳的树胶与熏香，却没有一丝烟雾升起——因为，令民众惊讶的是，那堆祭品并未被点燃。

游行队伍行至台阶脚下，除三位中心人物之外，所有人都停了下来；三人登上了台阶，国王与大祭司分立于祭坛左右两侧，而那位王子，也即大上师，则立于祭坛之后、正中央的位置。

随后，大祭司苏利耶向祭司们与民众宣说，告知他们，此刻立于祭坛之后的那位，已不再是他们所熟知的那位王子，而是来自“至高者”、来自那居住于遥远东方——即他们先祖来处——的“火之子”（Sons of the Fire）的信使。祂已将祂们的圣言带给了祂们的子民，所有人都应对此致以尊崇与顺服；祂吩咐众人，静听这位伟大的信使以祂们的名义宣讲。作为其信仰的领袖，他谦卑地向祂表示了欢迎。

随后，大上师那银铃般的声音，在聆听的人群上方响起，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仿佛那话语只对他一人而说。祂告诉他们，祂来自“火之子”，即“火焰之主”，祂们居住在遥远香巴拉的、白岛之上的神圣之城。祂从祂们那里，为他们带来了一则启示，一个应能使其永驻心中的符号。祂告诉他们，火是所有元素中最纯净的，也是万物的净化者，自此以后，火便应成为他们心中“至圣者”的象征。火，显化于天上的太阳，也燃烧于——尽管是隐藏地——人的心中。它是热，是光，是健康与力量；万物因它而有生命，因它而有运动。祂还向他们讲述了许多关于火的深层含义，以及他们应如何在万物之中，看见火那隐藏的临在。

随后，祂举起右手，看啊！祂手中闪耀着一根权杖，如同被束缚的闪电，却又向四面八方射出电光；祂将权杖指向东方天际，并用一种未知的语言高声呼喊；霎时间，天空化为一片火海，圣火熊熊燃烧着降临在祭坛之上，一颗星辰在祂头顶上方闪耀而出，似乎将祂沐浴在其光辉之中。所有的祭司与民众都俯伏在地，苏利耶与国王也在祂的脚下俯身致敬；祭坛上升起的芬芳香云，将那三位的身影从人们的视线中遮蔽了片刻。

随后，大上师举手祝福，走下台阶，与国王及大祭司一道，随游行队伍返回了来时的王宫。民众们则无不惊叹，欢欣鼓舞，因为他们先祖的神明记起了他们，并为他们送来了和平的福音。他们将圣火降临时自天而落的花朵带回家中，供奉在自家的神龛里，作为传给子孙后代的珍贵传家宝。

大上师在该城驻留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每日都会前往神殿教导祭司们。祂教导他们，火与水是万物的净化者，绝不能被污染，而即便是水，也同样由火来净化；祂说，一切的火都是太阳之火，它存在于万物之中，并可作为火而被释

放出来；万物皆出自火与水，因为火与水便是两大“灵”：火即生命，水即形态。<sup>1</sup>

<sup>1</sup>后来的奥尔穆兹德（Ormuzd）与阿里曼（Ahriman）的教义，或许便是由此衍生而来。有一些段落表明，奥尔穆兹德的“对偶”（double of Ormuzd），最初并非一股邪恶的力量，而可能是指“物质”，而奥尔穆兹德本身则是“灵”。

大上师身边围绕着一个由真师及其他不那么高等的生灵所组成的、极为庄严的一个团体；在祂离开之后，祂便将这些人留下，以传承祂的教诲。

祂的离去，也与祂的首次布道一样，充满了戏剧性。

民众们聚集在一起，聆听祂的布道，正如祂偶尔会做的那样，但他们并不知道，这已是最后一次。祂如往常一般，站立在那座巨大的平台之上，但这一次，没有祭坛。祂宣讲着，向人们谆谆教诲获取知识与践行爱之责任，并吩咐他们要追随并服从苏利耶，祂将后者留在自己的位置上，作为导师。随后，祂告知众人自己即将离去，并祝福了他们。祂向着东方天际举起双臂，高声呼喊；一团旋转的火云自天而降，将站立着的祂包裹其中，之后，火云依然旋转着，向上飞升，向东而去，随即——祂便不见了踪影。

随后，民众们俯伏在地，高呼着祂是一位神，并为祂曾降临于他们中间而欣喜若狂；但国王却十分悲伤，为祂的离去而哀悼了多日。而墨丘利，则在其精微身中，始终随侍在祂身旁，之后便与祂一同回归了众圣之列，并在平和中暂作安歇。

在祂离去之后，星辰崇拜并未立刻消失，因为民众视祂的教诲为一次改革，而非替代，因此他们依然崇拜着月亮、金星、星座与行星；但“火”被奉为神圣，作为太阳的形象、象征与存在本身，而新的宗教与其说是取代了旧的，不如说是将其包容了进来。渐渐地，“火之信仰”变得日益强大；星辰崇拜则从波斯退守至美索不达米亚，并在那里作为主导信仰而留存下来，且呈现出一种极为科学的形式。占星术在那里达到了其巅峰，并科学地指导着人类的公共及私人事务。其祭司们拥有渊博的奥义知识，“东方先知”（Magi）的智慧也由此名扬东方。在波斯，“拜火教”取得了胜利，后来的先知们继承了伟大的查拉图斯特拉的事业，并建立起了琐罗亚斯德教信仰及其典籍；这一信仰，一直存续至今。

当第三个次根族在波斯与美索不达米亚定居下来时，其数量约有一百万之众；在他们新家园的优越条件下，他们迅速地繁衍生息，并将在他们进入该地时便已存在的稀疏人口，也并入了其民族之中。

在波斯帝国长达两万八千年的历史中，自然有诸多兴衰起伏；大部分时间里，

波斯与美索不达米亚都处于各自独立的统治者之下，其中一方有时会成为名义上的宗主；有时，这两个国家又会分裂成更小的邦国，对中央的君王履行一种松散的封建效忠。在其整个历史中，他们一方面与游牧的蒙古人之间纷争不断，另一方面则与库尔德斯坦及兴都库什的山民们时有冲突。有时，伊朗人会在这些部落面前暂时退却；有时，他们又会将文明的疆界向前推进，并将野蛮人击退。

他们曾一度统治过小亚细亚的大部分地区，并在几个地中海沿岸国家建立过临时定居点；他们也曾一度占有过塞浦路斯、罗得岛和克里特岛。但总的来说，在世界的那个区域，亚特兰蒂斯的力量对他们而言太过强大，因此他们避免了与之发生冲突。在其王国的西部边陲，强大的斯基泰与赫梯联盟，也曾在其历史的不同时期，对其统治权提出过挑战。他们至少曾有一次征服过叙利亚，但似乎发现其并无用处，很快便放弃了。他们还曾两次卷入与埃及的纷争，但都未能占到什么便宜。

在这段漫长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都保持着高水平的文明，其宏伟建筑的诸多遗迹，至今仍埋藏于沙漠的黄沙之下。在其曲折的历史进程中，曾出现过多个王朝，也曾盛行过数种不同的语言。他们避免了与印度的敌对，因为一片荒芜的无人区将他们隔开；阿拉伯也很少给他们带来麻烦，因为那里同样也有一道有用的沙漠带作为缓冲。他们是伟大的贸易商、商人和手工业者——一个远比第二个次根族更为安定的民族，并有着更为明确的宗教理念。

今天帕西人（Parsis）中最优秀的代表，可以让我们一窥其大致的容貌。如今的波斯居民身上，仍流淌着许多他们的血液，尽管已大量地与其阿拉伯征服者的血统相融合。库尔德人、阿富汗人与俾路支（Baluchis）人，也主要是他们的后裔，尽管也经过了各种血脉的融合。

## 第十九章

### 第四次根族：凯尔特人<sup>1</sup>

<sup>1</sup>我们的“服务者”团体，并未参与第四及第五次根族的建立。他们当时在许多国度工作，在《阿尔希恩的生平》一文中或可与他们相遇。

此时，伟大的中亚根族已远在衰落之途，但摩奴已在其经过诸多特殊培育的两个分支——即第四和第五次根族的种子——之中，审慎地保存了其尊严、力量与原始的活力。祂为他们所做的安排，与早期的几次分化有所不同。此时，该根族的类型，及其与亚特兰蒂斯人相区别的各个特征点，都已完全确立，因此，祂便得以将注意力转向另一种专门化的培育。

那些将要构成第四次根族的成员，也如往常一般被分选出来，进入了离首都不远的一处大山谷之中；摩奴从城中挑选了一批最为优秀之人，作为新次根族的核心，而在这个殖民地中，也随之出现了阶级的分化。因为摩奴正致力于发展某些新的特质，即唤醒想象力与艺术感受力，鼓励诗歌、演说、绘画与音乐；而那些对此有所响应的人们，则无法从事农耕及其他艰苦的体力劳动。任何在学校里显露出艺术天赋的人，都会被选拔出来接受特殊培养；因此，涅普顿便因其朗诵而被注意到，并受到了特别的关注，以发展其朗诵中所展现出的艺术才能。他相貌非凡，而外貌俊美，也正是该次根族的一个显著特征，尤其是在这个艺术阶层之中。人们也被训练得要富有热情，并要忠于其领袖。

人们花费了数个世纪的巨大心血来培育这些特质，其成效是如此显著，以至于它们至今仍是凯尔特人的特殊标记。这个山谷实际上被当作一个独立的邦国来管理，前述的各种艺术被赋予了极大的优势地位，并以各种方式得到资助。在这种特殊的待遇之下，随着时间的推移，该次根族变得有些自负，并看不起王国里的其他人，认为他们是我们今天所谓的“俗人”。而事实上，他们的这份虚荣也确有其道理，因为他们是一个相貌异常英俊、品味高雅、且极富艺术天赋的民族。

派遣他们出发的时间，选定在公元前约2万年。他们得到的指令是，要沿着波斯王国的北部边疆前进，并在我们今天称之为高加索的山脉中为自己赢得一片家园——那里在当时被一些具有掠夺本性的野蛮部落所占据，他们是波斯持续不断的烦扰。摩奴便利用了这一点，与波斯君主达成协议，不仅为其庞大的队伍争取到了自由通行权与食物补给，还让对方派遣了一支强大的军队与之同行，以协助征服那些山民。

即便有此协助，这也被证明并非易事。新来者们很快便为自己征服了一片栖身之地，并且当那些部落被说服进行阵地战时，他们便能轻易地将其击败；但一

且陷入游击战，他们便远没有那么成功了；许多年过去之后，他们才认为自己已相当安全，免于被攻击了。

他们最初在埃里温地区的塞凡湖畔某处定居下来，但随着数个世纪的流逝及其人口的大量增长，他们逐渐消灭了当地的部落，或使其屈服，直到最终，整个格鲁吉亚与明格列利亚（Mingrelia）都落入了他们手中。的确，在两千年之内，他们也占领了亚美尼亚和库尔德斯坦，之后，弗里吉亚（Phrygia）也归于其统治之下，最终，他们占据了几乎整个小亚细亚以及高加索地区。在他们的山中家园，他们极度繁荣，并成了一个强大的民族。

与其说他们形成了一个帝国，不如说是一个部落联邦，因为他们的国度被山谷分割得支离破碎，以至于无法自由通行。即便在他们已开始殖民地中海沿岸之后，他们依然视高加索为自己的家园，而那里，也确实是该次根族走向其光荣命运的第二个中心。到了公元前1万年，他们开始恢复西迁的步伐，但并非以一个统一民族的形式，而是以部落为单位进行迁徙；因此，他们最终是以相对较小的几波浪潮，抵达了他们命中注定要占据的土地——欧洲。

即便是一个部落，也并非整体迁徙，而是在其山谷中留下了许多成员，以继续从事耕作；这些人和其他种族通婚，其后裔——血脉中也融入了一些闪米特血统——便是今天的格鲁吉亚人（Georgians）。只有当某个部落计划前往一个已由其同一次根族所掌控的国家定居之时，他们才会举族离开故土。

从小亚细亚进入欧洲的第一批人，是古希腊人——并非我们“古代史”中所指的希腊人，而是他们遥远的祖先，那些有时被称为“皮拉斯基人”

（Pelasgians）的民族。我们应记得，在柏拉图的《蒂迈欧篇》与《克里提亚篇》（*Timæus and Critias*）中曾提及，埃及的祭司曾对一位后世的希腊人，谈起过一个曾在他土地上、先于其民族而存在的辉煌种族；他们曾如何击退了来自西方那个强大民族的入侵——那个曾征服一切的民族，最终却在这些希腊人英雄般的骁勇面前撞得粉碎。据说，与这些人相比，后世的希腊人——即我们历史中那些在我们看来已如此伟大的希腊人——简直如同侏儒。曾与后世希腊人作战的特洛伊人（Trojans），便是源自这个民族，而小亚细亚的阿加德城（Agadé），也由其后裔所居住。

这些古希腊人曾长期占据着小亚细亚的沿海地区，以及塞浦路斯和克里特岛，而世界那个区域的所有贸易，也都在他们的船只上进行。一个优美的文明在克里特岛逐渐建立起来，它延续了数千年之久，直到公元前2800年依然繁荣。米诺斯（Minos）的名字将作为其奠基者或主要建造者而被永远铭记，他便是这些远古希腊人的一员，甚至在公元前1万年之前便已如此。而他们最终作为一支力量明确地进入欧洲，其根本原因，则是来自波塞冬尼斯皇帝的一次侵略行动。

数个世纪以来，地中海沿岸及诸岛屿，都由一些小国所掌控，其中大部分是伊特鲁里亚人（Etrurian）或阿卡德人，也有一部分是闪米特人；而这些人，除了偶尔有些争执之外，通常都是和平的商人。但有一天，波塞冬尼斯的皇帝突然想吞并所有这些邦国，以扩张其疆域，并与其先祖的传统相媲美。于是，他便准备了一支大军与一支强大的舰队，开始了他的征服生涯。他毫无困难地征服了巨大的阿尔及利亚岛；他蹂躏了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的海岸，并迫使所有这些民族向他臣服。而并非海军强国的埃及，当时已在商议，是向他求和，还是以一场注定无望的抵抗来激怒他。

就在他自以为稳操胜券之时，一个完全意想不到的困难出现了。黎凡特（Levant）地区的希腊水手们，完全拒绝被他那强大的武力所震慑，并公然蔑视他，不许他干涉其贸易。他曾是如此确信胜利，以至于已将他的舰队一分为二，当时立即可用的只有一半；但他还是用这一半兵力，立刻攻击了那些傲慢的希腊人。后者则予以痛击，使其惨败，淹死了他数千名士兵，前来攻击的大批舰船全军覆没。

这场战役，与英国人摧毁伟大的西班牙“无敌舰队”颇有几分相似。希腊的船只比亚特兰蒂斯的小，武装也不那么强大，但却更迅捷、也更易于操控。他们对自己的海域了如指掌，并有数次将敌人引诱至大船必将覆灭之地。天气也助了他们一臂之力，正如当年西班牙无敌舰队的遭遇一样。亚特兰蒂斯的船只有巨大的桨排，笨拙而沉重，完全不适合恶劣天气，且极易进水；它们也只能在深水区航行，而敏捷的希腊船只则逃入了对它们而言尚可通航、但对其笨重的对手而言却是致命的航道，后者很快便搁浅了。

亚特兰蒂斯舰队的后半部分被匆忙集结起来，并发起了另一次攻击，但其结果并不比第一次更为成功，尽管希腊人在击退这次进攻时也损失惨重。

亚特兰蒂斯的君主本人逃脱了，并设法在西西里岛登陆，他的一些部队已在那里站稳了脚跟；但他舰队覆灭的消息一经传开，被征服的民众便纷纷起来反抗他，他不得不一路血战，才得以穿过整个意大利返回。他沿途撤回了他所建立的各个驻军，但尽管如此，当他抵达里维埃拉时，身边也只剩下寥寥数名筋疲力尽的追随者了。他乔装打扮穿过了法国南部，最终乘着一艘商船才回到了自己的王国。

他自然对希腊人发下了最恶毒的复仇誓言，并立刻下令准备另一次大规模的远征；但他舰队与军队全军覆没的消息，却使他自己岛上各种心怀不满的部落壮起了胆，纷纷揭竿而起。在他余下的统治生涯中，他再也未能有能力发动对外侵略了。

希腊人的这次成功，极大地巩固了他们在地中海的地位，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他们已在其诸多海岸上建立了定居点。但一个比波塞冬尼斯皇帝更为可怕

的敌人，此刻却袭击了他们，并暂时地征服了他们——尽管最终此事被证明是有益的。这个敌人，便是公元前 9564 年，波塞冬尼斯岛淹没时所引发的可怕海啸，它摧毁了他们大部分的定居点，并重创了其余的部分。戈壁海与撒哈拉海都变成了陆地，而最为骇人的地壳剧变也随之发生。

然而，此事对其高原家园中的主体族群，影响甚微；那些几乎被毁灭的移民派来的信使，抵达了高加索，紧急地乞求援助。他们奔走于各个部落之间，向民众们慷慨陈词，敦促他们向正在受难的同胞们伸出援手。部分是出于同胞之情，部分也是希望能通过商业来改善自身状况、增进财富，在灾难似乎已确定平息之后，各个部落便联合起来，派出探险队，去查明其海外同胞的命运；待探险队归来之后，又组织起了大规模的进一步救援。

早期的希腊人定居点都位于沿海地区，这些殖民者都是些勇敢的水手；内陆的居民对他们并不总是那么友善，尽管也为其冲劲与骁勇所震慑。但当这些希腊人几乎被大灾难尽数摧毁之后，少数的幸存者便时常遭到内陆种族的迫害，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被奴役。当撒哈拉海的海底隆起之时，其海水便通过埃及与突尼斯之间的巨大缺口——即今天黎波里（Tripoli）所在之处——奔涌而出，由此引发的海啸摧毁了沿海地区，而内陆则受损甚微；而希腊人定居的，恰恰便是这些沿海地区，因此他们便成了主要的受害者。之后，撒哈拉地区又逐渐下沉，一条新的海岸线升起，呈现出我们今天所熟知的非洲海岸的轮廓，巨大的阿尔及利亚岛屿也与大陆相连，并与新的陆地一同，形成了非洲的北部海岸。

几乎所有的船运都已荡然无存，新的舰队必须重新建造；然而，希腊人的精力是如此旺盛，以至于在短短数年之内，小亚细亚的所有港口便再度恢复运作，源源不断的新船从那里出发，去探查海外需要何种帮助，去重建殖民地，并通过将希腊人从异族的枷锁下解救出来，以重振希腊的声威。

在一段短得惊人的时间内，这一切便已完成；而这些古希腊人率先从大灾难的冲击中恢复过来这一事实，也给予了他们吞并新海岸线上所有最优良港口的机会。又由于埃及的大部分贸易也掌握在他们手中，地中海在数个世纪里，实际上一直是一片属于希腊的海洋。之后，也曾有一个时期，腓尼基人

（Phoenicians）与迦太基人（Carthaginians）与他们瓜分了贸易，但那已是晚得多的事了。他们甚至将贸易扩展至东方，曾有一支远征队远赴爪哇，并在那座岛上建立了一个殖民地，与其保持了长期的联系。

腓尼基人属于第四个根族，源自闪米特人与阿卡德人——即第五和第六个亚特兰蒂斯次根族——其中阿卡德血统占了绝大优势。后来的迦太基人，也同样是阿卡德人，其中混合了阿拉伯及少许黑人的血统。这两个都是商业民族；在更晚的时期，当迦太基成为一座强大的城市时，其军队几乎完全是由雇佣兵组

成，这些雇佣兵招募自非洲的部落，如利比亚人与努米底亚人。

从小亚细亚到欧洲的移民几乎是持续不断的，很难将其划分为泾渭分明的几波浪潮。如果我们将那些古希腊人算作第一个分支，那么我们或许可以将阿尔巴尼亚人算作第二个，将意大利民族算作第三个，后两者所占据的地域，都与我们今天所知的大致相同。之后，间隔了一段时间，又来了第四波移民，他们带着惊人的活力——现代民族文化学家仅将“凯尔特人”这一名称用于他们。这个民族缓缓地成为了意大利北部、整个法国、比利时及不列颠群岛、瑞士西部以及莱茵河以西的德国的主导民族。

我们“古代史”中所指的希腊人，则是一个混合体，源自第一波移民，又与来自第二、三、四波的定居者相融合，并注入了一股从北方南下、定居于希腊的第五次根族的血脉。正是他们，带来了偶尔能在希腊人中发现的、那罕见而又备受推崇的金发碧眼。

第五波移民，实际上已在北非消弭无踪，如今只能在柏柏尔人（Berbers）、摩尔人（Moors）、卡比勒人（Kabyles）、乃至加那利群岛的关契人（Guanches，后者还与特拉瓦特利人相融合）之中，找到其血脉的些许痕迹——其血脉已大量地与闪米特人相融合，后者包括了“闪米特”之名最初所属的、亚特兰蒂斯第五次根族，以及雅利安人的第二次根族，即阿拉伯人（有时也被称为闪米特人）。

这一波移民曾在西班牙半岛与第四波移民相遇并融合；在其存续的更晚阶段——仅约两千年之前——它为构成爱尔兰人口的诸多元素，贡献了最后一部分。因为，那些从西班牙涌入该岛的“米利都入侵者”便隶属于此——他们中的一部分还在法国建立了一个米利都王朝——并将爱尔兰束缚在了奇特的魔法形式之下。

但在此之前，一个远为更辉煌的元素已融入了爱尔兰的人口之中：那便是来自第六波的移民。他们以一个全然不同的方向离开了小亚细亚，一路向西北推进，直至抵达斯堪的纳维亚；在那里，他们与第五个次根族，即条顿人

（Teutonic），有了一定程度的融合——关于后者，我们将在下一章再作探讨。他们便由此从北方降临爱尔兰，并在其历史上作为“图阿萨-德-达南”

（Tuatha-de-Danaan）而备受歌颂，人们说到他们时与其说他们是人，不如说他们是神。与条顿次根族的些许融合，也赋予了这最后一波移民一些无论在性情还是在外貌上的特质，使他们有别于其同一次根族的大多数。

但总的来说，我们可以将这第四个，即凯尔特次根族的人，描述为拥有棕色或黑色的头发与眼睛，以及圆形的头颅。他们通常身材不高，其性格则清晰地展现了摩奴数千年前努力培育的成果。他们富有想象力、口才出众、富有诗意与音乐天赋，能满怀热情地效忠于一位领袖，并在追随他时表现出非凡的勇气，

尽管一旦失败便容易迅速陷入沮丧。他们似乎缺乏我们所谓的“商业头脑”，并且对真相也并不怎么在意。

第一座雅典城——即在今天雅典所在之处建立的城市——始建于公元前 8000 年。（我们历史中的雅典，则大约始于公元前 1000 年，其帕特农神庙建于公元前 480 年。）在公元前 9564 年的大灾难之后，一部分古希腊人在希腊本土定居下来，占据了那片土地；正是在那里，大上师，即至高的导师，以俄耳甫斯（Orpheus，又称奥菲斯）的形象降临于他们中间，祂便是最古老的“俄耳甫斯秘仪”的创立者，后世的希腊秘仪皆由此衍生。

祂大约在公元前 7000 年到来，主要生活在森林之中，并将祂的弟子们聚集在自己身边。没有君王出迎，也没有华丽的宫廷为祂喝彩。祂以一位游吟诗人的形象而来，在乡野间漫游，热爱着自然的生活、那阳光普照的旷野与绿荫掩映的林中幽居，厌恶城市与人群熙攘之地。一群弟子聚集在祂周围成长起来，祂便在林间的空地上教导他们；那里一片静谧，唯有鸟儿的歌唱与林间生命的悦耳声响，而这些声音，似乎也并未打破那份宁静。

祂以歌声、以音乐——人声与乐器的音乐——来教导，祂携带一件五弦乐器，那或许便是阿波罗里拉琴（Apollo's lyre）的原型，而祂则使用五声音阶。祂伴着琴声而歌，其音乐美妙绝伦，天神们也纷纷靠近，聆听那精微的音调；祂以声音作用于其弟子们的星光体与思想体，净化并扩展它们；祂以声音将精微身从肉身体中引出，并使其在更高维的世界中得以自由。祂的音乐，与那个根族的根源种族所采用的、并带入印度的、通过不断重复序列来达到同样效果的方法，截然不同。在这里，祂是通过旋律、而非通过重复相似的声音来运作；每一个以太能量中心的唤醒，都有其专属的旋律，能将其激发而活跃。祂向其弟子们展示由音乐所创造的、活生生的画面，而在希腊秘仪中，人们也以同样的方式来达成此举，这一传统便是由祂传承而来。

祂教导说，“声音”存在于万物之中，而如果人能使自身和谐，那么“神圣的和谐”便会通过他而显化，并使整个自然界欢欣鼓舞。就这样，祂歌唱着走遍希腊，在此处或彼处，拣选那些将要追随祂的人，也以其他方式为民众歌唱，在希腊的上空编织出一张音乐之网，以使其子孙后代变得美好，并滋养这片土地的艺术天赋。祂的弟子之一是涅普顿，一位容貌精致的青年，他处处追随，并常常为祂背负里拉琴。

关于祂的传说，在民众间代代相传，并广为流布。祂成为了太阳神“福玻斯-阿波罗”（Phœbus-Apollo），而在北方，则成为了“美丽的巴德尔”（Balder the Beautiful）；因为，正如我们所见，第六波凯尔特移民曾北上斯堪的纳维亚，并将这位“希腊歌者”的传说带到了那里。

当我们回想这位至高导师——祂曾化身为毗耶娑、赫尔墨斯、查拉图斯特拉、

俄耳甫斯——所使用的象征符号时，我们便能在万千符号之下，认识到其教诲的统一性。祂始终教导着“生命的一体”，以及“神与其世界的一体”。对毗耶娑而言，这化身为温暖万物、赋予生命的“太阳”；对赫尔墨斯而言，这化身为普照天地的“光”；对查拉图斯特拉而言，这化身为潜藏于万物之中的“火”；对俄耳甫斯而言，这化身为万物于其中共同振动的“和谐”。但无论是太阳、光、火，还是声音，都只传递着一个共同的信息：那唯一的爱，它超越万物，贯穿万物，亦存在于万物之中。

从希腊，一部分弟子前往埃及，与“内在之光”的导师们亲如手足；还有一部分则远赴爪哇传道。就这样，那“声音”传了出去，直至天涯海角。但至高的导师，不会再为教导某个次根族而降临了。将近七千年之后，祂来到了祂那古老的先民之中，这是祂最后一次投生；在一个印度人的身体之中，祂证得了最终的觉悟，圆满了祂在尘世的历次转世，成就了佛果。

## 第二十章

### 第五次根族：条顿人

现在，我们必须再度回到公元前 2 万年，以便能从其摇篮之地开始，追溯第五个次根族的源流。因为它与第四个次根族是同时被培育的，尽管方式有所不同。摩奴为此在远离其首都的、戈壁海北侧之处，分出了一片山谷，并在其中审慎地引入了一些未曾在第四次根族中出现的因素。祂从波斯——当时第三次根族已在那里完全专门化——带回了一些最优秀的个体，并也从阿拉伯召唤了一些闪米特人前来。祂特别为此挑选了那些身材高大、肤色白皙的人，而当祂自己降生于其中时，也总是使用一具明显带有这些特征的身体。

我们必须记住，摩奴开启每一个次根族，也正如祂开启根族一样——都是通过亲自化身于其中；而祂所选择的形态，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次根族的外貌。这个第五次根族，是一个非常强壮而有活力的类型，体型比前一个要大得多，他们身材高大、肤色白皙、头型较长，有着浅色的头发和蓝色的眼睛。其性格也与凯尔特次根族截然不同；他们顽强而坚毅，缺少第四次根族的那种冲劲；其美德并非艺术类型，而更偏向于商业与务实的常理，为人率直、诚实、坦白、直截了当，关心具体事务而非诗意思象。

当第四次根族正在其山谷中发展其优美而富于艺术性的类型时，更为坚毅的第五次根族，也在其指定的居所建立着自身的类型，两种不同的进化就这样同时进行着。待到他们都已准备好开始迁徙之时，彼此间的差异已泾渭分明；并且，尽管他们在公元前 2 万年一同离开了中亚，又一同穿过了波斯，其最终的命运却截然不同。

第五次根族人数不多，他们奉命沿着里海沿岸继续前进，并在达吉斯坦（Daghestan）的领土上定居下来。在那里，他们缓慢地发展了数千年，逐渐沿着高加索山脉的北坡扩张，并占据了捷列克和库班地区。在公元前 9564 年的大灾难之后，他们的人民依然留守在那里；事实上，又过了将近一千年，他们才开始了其征服世界的伟大进军。在这段漫长的等待期里，他们并未无所事事，因为他们早已分化成了几个不同的类型。

之后，仿佛不约而同地，既时中欧大平原的沼泽地已变得适宜居住，他们便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大军，向西北方进发，一直抵达今天波兰的克拉科夫（Cracow）。他们在那里休整了数个世纪，因为沼泽地尚未完全干涸，不宜安全居住，疾病也降临在他们身上，使其人数锐减。最终的数次迁徙，便主要是从这个次级中心出发的。

其中第一次是斯拉夫人（Slavonic）的迁徙，它又分为两个主要方向：一支转向东北，现代的俄罗斯人便主要由此而来；另一支则采取了更偏南的方向，如今的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与波斯尼亚人便是其代表。第二波是莱蒂什人（Lettish）的迁徙，尽管其成员并未远行；它衍生出了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与普鲁士人。第三波是日耳曼人的迁徙，其中至少一部分走得更远；因为，如果说那些被特别称为条顿人的，散布在了南德意志，那么其他被称为哥特人与斯堪的纳维亚人（Scandinavians）的分支，则席卷了欧洲的北端。

后来斯堪的纳维亚人南下诺曼底，以及哥特人进入南欧，这个第五次根族散布至澳大利亚、北美与南非，及其在印度的主导——该民族的根源种族定居之地——则都属于现代史的范畴了。

和它的前辈们不同，它尚未建立起自己的世界帝国，尽管其开端已在我们眼前。十八世纪那个将北美殖民地从大不列颠分裂出去的可怕错误，或许可以通过这两个被分割的部分之间缔结攻守同盟来补救；而若能再与条顿次根族的另一个主要分支——德国——缔结类似的同盟，便足以将整个（次根族）凝聚成一体，形成一个联邦帝国。近来的事件则显示，印度正在这个不断扩张的帝国中，崛起至其应有的位置，并注定要在东方与西方都同样强大。

当这个世界帝国在未来数个世纪里崛起至其巅峰之时，那个在第 69 页所提及的、由最伟大的天才们所组成的群体，便会被派往其中进行转世，以便将其提升至文学与科学荣耀的最高峰，直到它超越那些已然消逝的、雅利安血统的第二、第三和第四次根族所建立的阿拉伯、波斯与罗马帝国。因为，那不可抗拒的时代洪流，正展开着神圣的蓝图，并必将完成其使命，直到第五个根族已扮演完其角色，第六和第七个根族也已相继登场，塑造出那属于我们地球进化链第四个进化圈之故事的人类圆满之境。至于在更遥远的未来，还隐藏着何等不可思议的辉煌之巅，则非任何半进化之人的言语所能道尽。

## 第二十一章

### 源根族及其在印度的后裔

我们已大致勾勒出雅利安源根族的第二、三、四、五次根族自中亚迁徙而出的轮廓。我们已见证过其辉煌的文明，及其帝国的辽阔疆域，也见证了它自公元前4万年起便已在缓缓衰落。从公元前4万年到公元前2万年，维瓦斯瓦塔摩奴的主要工作都围绕着其各个次根族展开；在这两万年间，祂与祂的直系团体，一直在那些为培育次根族而分划出的特别区域中转世。

最初的帝国，早已度过其鼎盛时期，正如同所有人类的建制一样，在不断地消磨；与此同时，其各个次根族则正走向世界，去扮演它们被指定的角色，而帝国分崩离析的进程也已相当深入。蒙古与图兰种族，这些曾被其长久统治的民族，已纷纷宣告独立，而那个以“桥之城”为中心的王国，如今也只剩下一个小国了。人们不再兴建——他们生活在祖先伟大功业的废墟之中。那些展现出天才、追求高等教育的真我，都转世在了那些伟大的子文明之中，因此，在这个母邦，学识的水平便稳步下降了。贸易几乎已陷入停滞，人民也退化为纯粹的农牧民族。中央王国尚能维持，但外围的区域则已纷纷脱离，宣告独立。

如今，到了公元前18800年，那建立并派遣各个次根族的辛苦工作，暂时告一段落了。摩奴已完成了祂所有的迁徙事宜，并见证了其各个次根族的稳固建立。此刻，祂再度将注意力转向了根族本身，因为祂希望能将其逐步地带离其祖居之地，并在那片为其进一步进化而被选中的土地——印度——建立起来。

在印度，辉煌的亚特兰蒂斯文明，自大批亚特兰蒂斯人——在土地已足够干燥、适宜定居之后——涌过喜马拉雅山口、并占领该国之时起，便已在发展；在那之前，一个巨大的亚特兰蒂斯王国也曾存在于遥远的南方，并已在公元前75025年大灾难之前扩展至作为其北部边界的海洋。这个文明，因过度奢华，如今已变得衰败；其上层阶级，即托尔特克次根族，也变得懒惰而自私。然而，其高贵的文学遗产仍有许多留存，奥义知识的伟大传统也依然存在，这两者都是未来的工作所必需的，因此必须被保存下来。尚武精神已大体消亡，而该国被铺张展示的巨额财富，则正引诱着一个更富生机的民族前来征服，以便能继承并延续所有那些值得永存的事物。

将整个根族从其中亚家园全部迁离，是必要的，其原因如下：

(1) 香巴拉应回归其所需要的清静；那段与外部世界紧密接触的工作已暂时告终，而该种族也必须被留下，在没有外部监督的情况下自行成长；

(2) 印度应当被雅利安化；

(3) 在该根族遭遇即将来临的大灾难之前，应将其迁离险地，因为中亚地区届时将发生巨变。

自从祂率领第四和第五次根族离开之后，摩奴已有约一千二百年未曾化身于根族之中了；因为，如前所述，我们现在所处的时期是公元前 18800 年。因此，祂在中亚已几乎成了一个神话，而在几个世纪之前，关于祂所制定的通婚规定是否依然有效，曾有过意见分歧。一部分人认为，这些规定既已达到其目的，便已过时，一些家族便与某些鞑靼统治者的家庭通了婚。一场分裂由此产生，那些赞同新做法的人离开了王国，并建立起一个独立的社群。然而，他们在通婚的道路上并未走得更远，我们或可认为，那几次少数的异族通婚，本就是为了获得一种轻微却必要的血脉注入，或许也是为了促成期望中的分离而被安排的。

不和的最初原因消失之后，并未使这两个社群更加亲近，事实上，随着数个世纪的流逝，他们变得更为敌对，而中央王国不断增长的人口，也将分裂者们一步步地逼入了北方山丘的山谷之中。在上述时期，玛尔斯正是这些分裂者部落之一的王，他们正因那个更大民族的入侵而备受煎熬。持续不断的战斗，勉强才使其部落得以自保，而其最终的毁灭，也已成定局；他的导师朱庇特，劝他不要再战，但这于事无补。他绝望地思考与祈祷，试图为他的人民——他们如此勇敢、如此忠诚，却又如此寡不敌众——找到一条生路。

之后，在他困惑的危急关头，摩奴在梦中向他显现，并吩咐他率领自己的部落一路向西向南——作为有史以来最伟大之迁徙的先锋——进入那片已被指派给该根族作为居所的神圣土地——印度。祂被告诫，在前往未来家园的途中，要尽可能地避免战斗，不要攻击任何愿意让他们和平通过之人，并要一直向印度的最南端挺进。在未来，整个根族都将追随而至，而在未来的历次迁徙中，他也将时常参与其中；并且，在未来的某个时刻，他与他的妻子墨丘利，也将从事像祂——摩奴——当时正在从事的那样的工作。

得到了如此的鼓舞，玛尔斯满心欢喜，开始着手准备。他将自己的梦告诉了他的人民，并吩咐他们为远行做好准备。几乎所有人都相信了他，但我们那位老“朋友”，阿拉伯人阿拉斯托 (Alastor)，又再度出现；他率领一小撮人，拒绝跟随玛尔斯，声称自己不会因为一个过度紧张、心灰意冷之人的歇斯底里的梦，就抛弃故土与旧教。于是，他便留了下来，并将自己族人的路线出卖给了敌人，结果在追击的远征失败之后，他被处以死刑。

玛尔斯于公元前 18875 年出发<sup>1</sup>（<sup>1</sup> 参见附录十。），他沿着指定的路线，历经诸多艰辛与不少战斗——因为他虽从未主动攻击，却时常遭到袭击——最终抵达了印度的大平原，并暂时地享受了他历世以来的同志——毗罗阇——的热情款待，后者当时正以“波迪什帕尔王” (King Podishpar) 之名，统治着北印度

的大部分地区。波迪什帕尔之子科罗娜，与布里哈斯帕蒂（Brihaspati）成婚——她是玛尔斯和旅途中战死的乌尔坎的遗孀之女——从而巩固了双方的联盟。

当时，南印度是一个由“惠雅兰达王”（King Huyaranda），或称“拉希拉”（Lahira）——即我们的萨图恩——所统治的大王国；该王国的大祭司是我们的苏利耶，以“拜亚夏”（Byarsha）之名行事，而副大祭司则是奥西里斯。在这些陌生人抵达的数年之前，苏利耶便已告知萨图恩，他们是奉众神之命而来，因此，国王便派遣皇太子克鲁克斯前去迎接，并欢迎他们，将其安顿在自己的土地上。后来，苏利耶宣称，这些“来自北方的高鼻梁陌生人”适合担任祭司，并且应当世袭此职；那些同意此安排的人，便成为了祭司，也就是南印度婆罗门的祖先，他们戒绝与早期居民通婚，并作为一个独立的阶层而生活。

另一些人则与托尔特克贵族通婚，从而逐渐地将该国的整个上层阶级雅利安化，南印度也由此和平地归入了雅利安人的统治之下；因为，继承了萨图恩王位的克鲁克斯死后无嗣，而玛尔斯的次子赫拉克勒斯，则被民众推选继承了空悬的王位，从而建立起一个雅利安王朝。自此次迁徙之后，所有进入印度的移民，便都被称为“第一个次根族”，因为整个根族，即那个古老的源根族，都已迁移到了印度。降生于此的，便都被算作是降生于第一个次根族，无论其出生地是在印度本土，还是在被其殖民并雅利安化的国度。

在这次迁徙中，除了已提及的那些，我们还发现了一些老朋友：玛尔斯的长子是乌拉诺斯，他后来成了尼尔吉里斯的一位隐士；其三子则是阿尔希恩，他在奥西里斯因年老而辞职后，成为了副大祭司。他的次女是得墨忒耳（Demeter）。<sup>1</sup>（<sup>1</sup>参见附录十。）

一个从国外引入朋友的奇特例子，则是一位名叫陶鲁斯（Taurus）的年轻蒙古酋长的到来。他为躲避其兄长的怒火而逃离，并在玛尔斯的中亚王国寻求庇护；他带着妻子普罗基恩（Procyon）一同前来，而他的女儿之一西格纳斯（Cygnus），则嫁给了阿瑞斯（Aries）。

公元前约 13500 年，一个重要的使团从南印度的雅利安王国出发，前往埃及。该命令由奥义阶制的首领通过摩奴下达，而远征队则经由锡兰，沿水路北上红海——当时，红海几乎只是一个水湾。此行的目的并非殖民，因为埃及当时已是一个强大的帝国；而是为了在一个伟大、仁慈且高度文明的政权——即埃及政府——的治理下，在那里定居。

玛尔斯是这支远征队的统帅，而苏利耶则担任埃及的大祭司，正如他近三千年前曾在南印度担任此职一样；和那时一样，他为即将到来的雅利安人铺平了道路，他将他们的到来告知了法老，并建议法老欢迎他们。他的建议被采纳了；不久之后，他又建议法老将女儿嫁给玛尔斯，并指定后者为其继承人。此事得

以顺利完成，因此，在当朝法老去世之后，一个雅利安王朝便和平而有效地在埃及建立了起来。

它辉煌地统治了数千年之久，直到波塞冬尼斯沉没，那时，它与埃及人民一道，因埃及的洪水而迁至山丘地带。然而，洪水退去得相对较快，该国不久之后便得以恢复。曼涅托（Manetho）的历史显然便是关于这个雅利安王朝的；他将第五王朝的末代君主乌那斯（Unas）——其年代被定为公元前 3900 年，而我们则定为公元前 4030 年——记录在册。阿拉伯的喜克索斯王朝（Hyksos Kings）则被置于公元前 1500 年。在雅利安法老们的统治下，埃及的诸大学派变得更为著名，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引领着西方世界的学术。

如果我们将根族本身的帝国算作第一个，那么这（埃及帝国）便是第一个次根族的第二个强大帝国。雅利安血统便是从埃及被引入了几个东非部落之中；看来，对于那些进化程度不高、已历经数个次根族却未取得太大进步的真我而言，有时会需要一种较为低等的身体类型，并使其与一个更高等的种族相接触，以便能迫使其前进。第四和第五个雅利安次根族中，一些居住在贫民窟的、最低等的类型，其进化程度显然要比祖鲁人更低。另一方面，在一个未开化的部落中融入一丝雅利安血统，则会为其带来改进所需的某些特质。

除了雅利安化埃及的这次行动之外，南印度王国还在其他场合，被摩奴用作了一个次级的迁徙中心。祂从那里派出了殖民者，前往爪哇、澳大利亚及波利尼西亚诸岛；这也解释了，为何我们今天依然能在所谓的“棕色波利尼西亚人”——以区别于美拉尼西亚人——身上，观察到雅利安人的血统特征。

当这些安排正在南印度进行之时，摩奴依然在致力于将其根族，逐步地从中亚迁移至印度北部。其中一支早期移民在旁遮普定居下来，在经历诸多战斗之后，与当地居民达成了和平协议，时而劫掠他们，时而又保护他们。另一支则转向东方，在阿萨姆（Assam）和北孟加拉建立了据点。

在我们即将稍作停留详述的那次远征之前，紧邻的一次远征发生在大约公元前 17520 年；其中一部分，沿着玛尔斯在一千多年前曾走过的路线，安全抵达了目的地；而另一支较小的分队，在试图穿越今天所谓的“开伯尔山口”（Khyber Pass）时，则被全歼。

公元前 17455 年，第三支远征队<sup>1</sup>（<sup>1</sup>参见附录十一。）被派出，由玛尔斯率领，他是中央王国在位君主朱庇特的长子；朱庇特的妻子是萨图恩，妹妹是墨丘利。玛尔斯极为谨慎地挑选了他的远征队成员，选拔了他所能找到的、最强壮也最富活力的男女；其中包括普赛克及其妻子阿尔克图卢斯（Arcturus），还有他们的三个儿子阿尔希恩、阿尔比雷欧和勒托。卡佩拉与他的妻子朱迪克斯（Judex）也被选中。伟大的将领乌尔坎，是玛尔斯最为倚仗的战士，他与作为其副手的瓦吉拉，率领着远征队的一翼，而玛尔斯则统领另一翼。

远征队的两翼按计划会合，他们将妇女与儿童安顿在位于今天查谟（Jammu）与古杰兰瓦拉（Gujranwala）之间的一处防御坚固的营地中，而他们自己，则继续向今天德里所在之处挺进，并在那片帝王之地上，建造了第一座城市，并将其命名为“拉维普尔”（Ravipur），即“太阳之城”。途中，他们曾与一位强大的酋长卡斯托发生过一次小规模冲突，但还是成功地继续前进了。当新城建好之后，妇女儿童及其卫队便被带到了那里，而德里作为一座首都的第一次生命，也由此开始。玛尔斯将他的王国留给了其长子赫拉克勒斯，而后者则得到了比他年长九岁、也是他最挚爱的朋友阿尔希恩的大力襄助。

公元前 15950 年，发生了一次来自中央王国的、规模最为庞大的移民之一，当时组建了三支大军，由玛尔斯担任总司令；右翼的指挥权交予了科罗娜，他将穿过克什米尔、旁遮普以及今天所谓的“联合省”，前往孟加拉；左翼则要穿越西藏，前往不丹，再由此地前往孟加拉；中军由玛尔斯统帅，墨丘利担任副将，将要穿越西藏至尼泊尔，再由此继续前进，抵达总会合地——孟加拉，那将是他们的家园。

然而，科罗娜却花费了四十年的时间为自己建立了一个王国，直到已在孟加拉长长期统治的玛尔斯垂垂老矣之时，才抵达那里。乌尔坎则已加入了玛尔斯的队伍，并最终在阿萨姆站稳了脚跟。玛尔斯本人，在乌尔坎的协助下，已征服了孟加拉，并在一番苦战之后，又征服了奥里萨，最终将首都定在了中孟加拉；待到年迈之时，他便将长子朱庇特扶上王位，自己则退隐尘世。

这次影响深远的移民，其重要性之巨大，由一个事实便可标明：如今已是真师的十位尊者，都曾参与其中，他们是：玛尔斯、墨丘利、乌尔坎、朱庇特、布里哈斯帕蒂、奥西里斯、乌拉诺斯、萨图恩、涅普顿、毗罗阇。至于其他我们所熟悉的名字，其集会的规模也同样庞大。<sup>1</sup>（<sup>1</sup> 参见附录十二。关于其生动的记述，可见于《阿尔希恩的生平》一文中的第十世。）

自此以后，不断有移民从中亚涌入印度，有时只是小股人群，有时则是规模庞大的军队；旧的定居者常常抵抗新的，而新的则掠夺旧的。在数千年的时间里，移民浪潮一波接着一波；一些较有思想的雅利安人，研究了托尔特克人的哲学，并有时称后者为“智者”（Nagas，龙）。亚特兰蒂斯人口中的下层阶级，大多是棕色皮肤的特拉瓦特利人，他们称之为“达斯由”（Dasyas）；而那些被他们视为恐惧之物的、雷姆利亚人后裔的黑色人种，他们则称之为“代季耶”（Daityas）与“塔克沙卡”（Takshaks）。

在较为开明的雅利安人与托尔特克人之间，存在着一些通婚。我们发现，大约在公元前 12850 年，阿尔希恩与一位亚特兰蒂斯权贵——俄耳甫斯——之子普赛克关系甚密，并娶了后者的女儿米扎尔为妻；尽管他自己的父亲阿尔戈尔（Algol），是一位狂热的雅利安人，憎恨亚特兰蒂斯人及其文明。在这种情况下

下，他与年轻的妻子成了流亡者，然而，一位名叫维斯塔的雅利安领袖——一支入侵队伍的首领——却为他们提供了庇护；而维斯塔的一位亲戚，德拉科，及其妻子卡西奥佩娅——他们是某支在印度定居已久的队伍的成员——则帮助他们拥有了一处庄园。在那里，他与一位名叫阿勒忒娅（Aletheia）的、富有的亚特兰蒂斯人关系极为友好。因此，显而易见的是，至少在某些情况下，不同种族之间存在着友好的关系，而这些关系，也并未因玛尔斯再度率领大批雅利安人入侵、并在前往中印度开创帝国的途中路过此地而受到干扰。<sup>1</sup>（<sup>1</sup>参见附录十三。）

由于这些持续不断的迁徙，到了公元前约 9700 年，中亚王国的人口已然耗尽。伴随着公元前 9564 年那场大灾难而来的剧变，将“桥之城”震为了废墟，也摧毁了白岛上的大部分宏伟神殿。最后几批队伍抵达印度的过程并不顺利；他们在阿富汗和俾路支斯坦被耽搁了约两千年之久，许多人还遭到了蒙古袭击者的屠杀；其余的人则缓缓地进入了当时已人口稠密的平原。

当祂的子民们最终全数被迁往印度之后，一个危险出现了：在人数占绝对优势的亚特兰蒂斯人与亚特兰蒂斯-雷姆利亚人之中，雅利安血统可能会沦为了一丝微不足道的痕迹。于是，摩奴再度禁止了异族通婚，并于公元前约 8000 年，制定了种姓制度，以便不再产生新的血脉融合，而已有的融合则得以固化下来。祂最初只设立了三个种姓——婆罗门（Brahmana）、罗阇（Rajan）和吠舍（Vish）：第一个种姓是纯血的雅利安人，第二个是雅利安人与托尔特克人的混血，第三个则是雅利安人与蒙古人的混血。

因此，这些种姓便被称为“瓦尔那”（Varnas），即“颜色”：纯血的雅利安人是白色，雅利安人与托尔特克人的混血是红色，而雅利安人与蒙古人的混血则是黄色。最初，这些种姓之间被允许相互通婚，但一种婚姻应仅限于种姓内部的情绪，很快便滋生蔓延开来。后来，那些根本不具雅利安血统的人，被归入了“首陀罗”（Shudras）的总称之下，但即便是在这里，在许多情况下也可能出现少许雅利安血统。许多山地部落是部分雅利安血统——少数几个则是纯粹的雅利安血统，例如西亚波什人（Siaposh）与吉普赛部落。

在向印度移民的时期，有一个部落脱离了大部队，走向了另一个不同的方向，并设法在苏萨米尔（Susamir）地区的一处山谷中安顿了下来。在那里，他们被世界其他地方所遗忘，享受了长达数个世纪的原始游牧生活。

大约在公元前 2200 年，蒙古各部落中出现了一位伟大的军事领袖，他们蹂躏了所能及的一切亚洲土地，其中，波斯帝国的残余便被彻底摧毁。这位鞑靼领袖最终被推翻，其部落也四散而去，但他却在身后留下了一片彻底的荒芜。

大约百年之后，不知何故，关于一片肥沃却无人居住的土地的消息，传到了我们山谷里的雅利安人耳中；他们派出探子前去侦查，待消息证实之后，便举族

迁往了波斯。这些人便是使用“赞德语”（Zend）的人，而他们的姗姗来迟，也解释了为何即便在最后一位琐罗亚斯德的时代，该国依然处于一种奇特的动荡状态。那些只被驱逐出家园、并逃脱了大屠杀的第三次根族的残余，也回来与我们的部落联合起来，而最新的波斯帝国，便是从这些开端之中，逐渐发展而成的。

# 人类：去向何方

## 前言

以下篇幅，旨在勾勒出第六个根族的早期开端，其阶段可与第五个根族在阿拉伯的早期阶段相媲美。在第六个根族功成圆满、并占据其大陆——那片如今正在太平洋中、一片片地缓缓升起的大陆——之前，还将有数万年的光阴流逝。届时，北美洲将被震成碎片，而那片将要建立第一个殖民地的西部地带，则将成为新大陆最东端的边缘。

当这个小小的殖民地尚处萌芽阶段之时，第五个根族将正值其巅峰，世间一切的盛况与荣耀，都将集中于其中。在世人眼中，这个殖民地将是一个非常寒酸的存在，一群奴隶般地忠于其领袖的怪人所组成的团体。

这篇速写重印自《证道人》杂志，并完全出自于我同事之手。

A. B.

安妮·贝森特

## 第二十二章

### 第六根族的萌芽

#### 阿育王的神视

##### 引言

大约十二年前，本书的作者们曾对 H. S. 奥尔科特上校的一些前世进行过一番考察。学会的大多数成员都知道，他在最近这次转世之前的上一世，便是伟大的佛教君主阿育王（Ashoka）；而那些曾读过一份关于其前世历史的小备忘录（为一次美国大会而撰写）的人，则会记得，当那一世的生命行将结束之时，他曾有过一段极度沮丧与怀疑的时期。为缓解其心绪，他的真师向他展示了两幅非凡的图景，一幅关乎过去，另一幅则关乎未来。

他当时正为自己未能实现所有计划而悲伤，其主要的疑虑，则在于自己是否有力量能坚持到底，能维系与真师的联结，直至抵达终点。为打消此疑虑，真师首先通过一幅过去的神视，向他解释了他们之间的联结最初是如何在久远的亚特兰蒂斯建立的，以及当时又是如何许下了那联结永不中断的承诺；之后，又通过另一幅未来的神视，祂将自己显现为第六个根族的摩奴，而阿育王，则作为一位副手，在那个崇高的职位上于祂麾下服务。

场景铺陈在一片风景如公园般优美的郊野，那里鲜花烂漫的山丘，缓缓倾斜，延伸至一片蓝宝石般的大海。只见 M 真师正站立其间，被一小队学生与助手所环绕；而就在那位着迷的君王正凝视着这片可爱景象之时，K. H. 真师也步入其中，其后跟随着祂的一队弟子。两位真师相拥，两队学生也带着欢乐的问候交融在一起。随后，这幅奇妙的图景，便从我们出神的眼前渐渐隐去。

但它所留下的印象，至今仍未褪色，并随之带来了一种难以言喻的、奇特而又充满敬畏的认知。我们当时所运用的，是因果体的视觉，因此，构成那个人群的真我，在我们的神视之中都清晰可辨。他们中的许多人，我们立刻便认了出来；还有一些当时我们并不认识的，后来则已在物理界面上相遇。真的，这种感觉奇特得难以言喻——去（或许是在世界的另一端）遇见某个我们在肉身上素未谋面的成员，并在其背后，交换那心领神会的、确认彼此身份的一瞥，那眼神仿佛在说：“看，又一位将与我们同在，直至终点的同伴。”

我们也知道谁将不会在那里；但感谢神，我们无需就此得出任何推论，因为我们知道，大量在根族开端时并未在场的人，稍后也会加入其中，并且，与真师的工作相关的，也还有其他的活动中心。我们所观察的这个特定中心，将为了

奠定新根族之基石这一特殊目的而存在，因此也将是独一无二的；只有那些通过先前审慎的自我训练，使自己得以胜任其特殊工作的人，才能参与其中。我们之所以被允许将这幅未来生活的速写呈现在我们的成员面前，正是为了让大家清楚地了解那项工作的性质，以及为其所需的教育之特质。

那种自我训练，包含了至高的自我牺牲与严苛的自我磨灭——随着我们故事的进展，这一点将变得无比清晰——并且，它也包含了对真师们之智慧的全然信心。我们学会的许多优秀成员，尚不具备这些资格，因此，无论他们在其他方面可能已发展到何等高度，都无法在这支特定的工作团队中占有一席之地；因为摩奴的工作是艰巨的，祂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去浪费在与那些自以为比祂更高明的、顽固不化的助手们争论之上。然而，这个学会在未来数个世纪里的外在工作，仍将继续进行，在其巨大扩展的分支之中，将有足够的空间容纳所有愿意伸出援手之人，即便他们或许尚未能做到摩奴的助手们所要求的那种完全的自我磨灭。

当时，那展现给君王的神视中所看到的任何景象，都未曾就所预见之事件的日期或地点，给予我们任何线索；尽管如今我们已掌握了关于这些要点的全部信息。当时我们只知道，那是一个与新根族的建立相关的重要场合——的确，这一点也曾被告知阿育王；而由于我们本就知道我们两位敬爱的真师将在第六个根族中所要担任的职位，我们便得以轻易地将这两个理念联系起来。

于是，此事便一直搁置，直到很久以后；我们也不曾期望，会再蒙赐予任何进一步的阐明。突然之间，且显然是出于最纯粹的偶然，这个问题被重新开启了；一项在一个与第六个根族的建立全然无关的对教导部门所作的探究，竟被发现直接通向了其历史的核心，并为其方法带来了豁然开朗的启示。

故事的余下部分，便由那位被选中来传递它的讲述者来叙述。

### 天神助手

我正与一群朋友谈论《智慧书》(Jnaneshvari)中那段将瑜伽士描述为能“听闻并理解天神之语”的文字，并正试图解释，某些阶次的伟大天使们，是在何等奇妙的、由色彩与声音构成的狂喜之中来表达自身的。就在此时，我意识到他们中的一位已然临在，他在此前的几个场合中，曾仁慈地在我努力理解祂们那荣耀之存在的奥秘时，给予过我一些帮助。我想，他是看到了我描述时的辞不达意，便在我面前展现了两幅异常生动的小图景，并对我说：“喏，就向他们描述这个吧。”

每一幅图景，都展现了一座大神殿的内部，其建筑风格与我所熟知的任何一种都不同；而在每一幅图景中，都有一位天神正充当着祭司或司事，引领着一大群会众进行祷告。在其中一幅图景里，主祭者完全是通过操控一种难以言喻的、绚丽的色彩展现来达成其效果的；而在另一幅中，音乐则成为了媒介，主

祭者一方面通过它来感染会众的情感，另一方面则借此向神明表达他们的渴望。关于这些神殿及其所采用之方法的更详细描述，我们将在后文给出；此刻，让我们先继续探讨后来的调查，而这次的经历，不过是其开端。

展示了这些图景的天神解释说，它们所代表的，是未来的场景，在未来，天神们将在人间比现在更为自由地行走，并将不仅在祷告方面，也在许多其他方面，向人们提供帮助。我感谢了他的仁慈协助，并尽我所能地向我的小组描述了那两幅可爱的图景，期间他自己也偶尔会提出一些建议。

### 看见未来

会议结束之后，在房间里独处时，我以极大的愉悦回味着那些图景，将其最微小的细节都铭刻于心，并努力去探寻，是否有可能籍此看到与之相关的、其他周遭的环境。令我大喜过望的是，我发现这完全是可能的——我可以通过一番努力，将我的神视从神殿扩展至其周遭的城镇与乡野，并由此得以详细地看见并描述这未来的生活。

这自然便引发了一连串的问题：这种预见未来的灵视，究竟属于何种类型？这样的未来，在多大程度上可被视为是预先注定的？而我们所见的景象，又在多大程度上（如果可以的话）能被那些被观察到的、剧中的“演员”们的意志所改变？因为，如果一切都已安排妥当，而他们又无法改变，那我们岂非又一次要面对那令人厌倦的宿命论了吗？

我并不比成千上万曾著书立说探讨此事的人，更有能力去圆满地解决自由意志与宿命论的问题；但至少可以为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作证——那就是，存在着这样一个层面，从那里看去，过去、现在与未来都已失去了其相对的特征，而每一个都像其他的一样，真实而又绝对地，存在于意识之中。

我曾多次考察过往昔的记录，也曾不止一次地描述过，那些记录对于考察者而言，是何等的真切与鲜活。考察者简直就是生活在那个场景之中，他可以训练自己仅仅是作为一个旁观者从外部进行观察，或暂时地将自己的意识与场景中某个参与者的意识相认同，从而获得能以当事人的视角来看待所审视之事的巨大优势。

我只能说，在我所进行的这第一次漫长而连贯的未来神视之中，其体验是完全相同的；这个未来，也同样在各方面都如同任何一个过去的场景、或如同我此刻写作时所处的这个房间一般，是那样的真实，那样的历历在目；在这种情况下，也同样精确地存在着那两种可能性——或是作为一个旁观者来观察整件事，或是将自身与某个生活于其中的人的意识相认同，并由此确切地了知其动机为何，以及生命在其眼中呈现为何种样貌。

由于在考察期间，我清楚地看到正参与那个未来社群的某人，其肉身恰好也正

与我在一起，我便做了一番特别的努力，去探寻那个真我，是否有可能通过在中间这数个世纪里的行动，来阻止自己参与那场运动，或改变自己对它的态度。在经过了反复而又极为仔细的考察之后，我清楚地看到，他无法避免、也无法明显地改变这摆在他面前的命运；但他之所以无法做到，其原因在于，在他之上的单一体（Monad），即他内在的那个“灵”，已通过他自身作为真我的、那尚未发展的部分而行动，并早已对此作出了决定，也早已启动了那必将导致此结果的因。

真我在中间这数个世纪里，无疑拥有大量的自由。他可以偏离那为他划定的道路，或左或右；他可以加速或延迟其进程；但那无情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它同时也是他最真实的“自我”），将不会允许他作出如此绝对而最终的偏离，以至于可能导致他失去摆在面前的机缘。真正之人的“意志”早已设定，而那“意志”也必将得胜。

我深知，思考这个主题是何其困难，我也丝毫不敢冒昧地为其提出任何新的解决方案；我只是以一份证言的形式，为这项研究贡献一份力量。此刻，我只需表明：就我而言，我知道这是一幅关于那必将发生之事的准确图景；正因知晓此点，我才将其如此呈现于我们的读者面前，我想，此事对他们而言，将是一件饶有趣味之事，而对那些能接受它的人而言，则是一种巨大的鼓舞。与此同时，对于那些尚未确信“即便是最微小的细节，遥远的未来也可能被预见”之人，我丝毫没有意愿要强迫他接受什么。

C. W. 利比德

## 第二十三章

### 第六根族的萌芽

我们发现，那些华美的神殿仪式，并不代表那个时期世间普遍的崇拜方式，而是将发生在一个与世界其他地方隔绝生活的特定社群之中；只需稍作进一步的研究，便足以向我们表明，这正是那个在久远之前展现给阿育王的神视之中、作为其基础的一个社群。

这个社群，事实上便是由第六个根族的摩奴所分化出的群体；但我们的摩奴并未像第五个根族的摩奴那样，将其带往与世隔绝的遥远沙漠，而是将其“种植”在一个人口稠密的国度中央，并只通过一道“道德的边界”来保护它，使其免于与早期的种族相混合。正如第五个根族的素材，必须取自亚特兰蒂斯血统的第五个次根族一样，那将要用以发展第六个根族的物质身体，也将从我们当今雅利安根族的第六个次根族中被拣选。因此，这个社群将建立在北美大洲之上，是完全合乎情理的，在那里，如今已有步骤正在为第六次根族的发展而展开。同样合乎情理的是，被选中的那片大陆之地，应是在风景与气候上最接近我们天堂之理想的地方，也就是说，加利福尼亚州的南部。

我们发现，阿育王的神视中所描绘的事件——即该社群的实际建立——其日期距今几乎正好七百年；但天神所展示的图景（以及由其所引发的调查所揭示的图景），则属于在那以后大约一百五十年之后的一个时期，那时，该社群已完全稳固建立，并能完全自给自足了。

### 社群的建立

计划如下：从现在以及未来数个世纪的证道学学会之中，即将到来的根族的摩奴与大祭司——即我们的玛尔斯与墨丘利——将挑选出那些全然真诚、并忠于为祂们服务的人们，并向他们提供能在这项伟大工作中成为祂们之助手的机缘。不可否认，这项工作将是艰巨的，并将要求那些有幸参与其中的人，作出极大的牺牲。

逻各斯，在祂将其体系的这一部分变成现实之前，心中便已有一幅详尽的蓝图，规划了祂打算如何运用它——即每一个进化圈中的每一个根族应达到何种水平，以及其在哪些细节上必须与其前辈有所不同。祂那宏伟思想形状的整体，至今仍存在于“神圣心智”的界面之上；而当一位摩奴被指派去负责一个根族时，祂的第一步便是将这个思想形状向下物质化至某个界面，以便能随手取用，随时参考。之后，祂的任务便是从现世之中，甄选出那些与此类型最为相似的人，将其与其余人分离开来，并尽可能地，在他们身上逐步培育出那些

将成为新根族之特殊品质的特质。

当祂用手头现有的素材，将这一培育过程推进到了祂认为可能的极致之后，祂便会亲自降生于那个被隔离的群体之中。由于祂早已耗尽了一切障碍性的因果业报，祂便能完全自由地，精确按照逻各斯呈现在祂面前的蓝图，来塑造自己所有的载体——因果身、思想身与星光身。无疑，祂也能对其肉身体施加巨大的影响，尽管祂的这具肉身，仍须仰赖于其父母——他们毕竟仍属于第五个根族，即便自身已在很大程度上被专门化培育过了。

只有那些在肉身上直接传承自祂的身体，才构成了新的根族；而既然祂自己也显然必须与旧的第五个根族通婚，那么很显然，这个类型便不会是绝对纯粹的。在第一代，祂的子女们也必须从旧的根族中为自己选择伴侣，尽管仅限于那个被隔离的群体之内；但在那一代之后，便不再有旧血统的进一步融入，与新组建的家族之外的任何通婚，都将被绝对禁止。稍后，摩奴本人还将再度转世，或许会作为祂自己的曾孙降生，以便能进一步地净化这个根族；在此期间，祂将永不松懈其努力，去塑造他们所有的载体——甚至包括肉身——使其越来越接近于逻各斯所赐予祂的模型。

## 成员的召集

为使这项特殊的塑造工作能尽快、尽可能圆满地完成，一个极其必要的条件是：所有化身于这些新载体之中的真我，其自身都必须完全理解正在进行的事业，并全然地投身于这项工作。因此，摩奴为此目的而在祂身边聚集了大量的学生与助手，并将他们安置于祂亲自提供的身体之中；按照安排，他们应将自身完全奉献给这项任务，一旦发现有必要舍弃旧身体，便要立刻换上一具新的。

因此，正如我们所说，对于那些成为祂助手的人而言，这将涉及极为艰苦的劳作；他们必须一次又一次地降生，而没有在其他界面上通常会有间隔期；此外，在这不间断的一连串肉身生命之中，每一次生命都必须是绝对无私的——必须完全奉献给新根族的利益，而没有丝毫自我或个人利益的念头。事实上，承担此任之人，必须不为自己而活，而只为整个根族而活，且要如此坚持数个世纪之久。

这绝非一份轻松的重担；但另一方面也必须说明，承担此任之人，将不可避免地取得异乎寻常的飞速进步；他们将不仅拥有在人类进化中扮演领导角色的荣耀，更拥有那份无可估量的特权——即能在历次生命中，在他们所深爱的真师们的亲身指导下工作。而那些已蒙受恩典、得以品尝过祂们临在之甘甜的人，则深知，在那份临在之中，没有任何劳作会显得艰苦，也没有任何障碍会显得无法逾越；确切地说，是一切困难都烟消云散，而当我们惊奇地回首昨日的蹒跚之时，会发现已无法理解，自己当初何以会感到沮丧或绝望。这种感觉，正

如同那位使徒（Apostle）所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基督，凡事都能做。”

## 进入领地

当在祂看来最适合正式建立该根族的时机临近之时，祂将确保所有这些祂已拣选的弟子们，都将在那个第六次根族中诞生。待他们全部成年之后，祂（或他们联合）将在一个便利的地点购置一处大庄园，而所有人则将前往那里，开始他们作为一个社群的新生活。展现给阿育王的，正是这入主庄园的一幕，而那两位真师相遇的特定地点，便是在庄园边界附近的一处。

之后，他们便会带领其追随者们，前往那早已被选定为社群主城的中心地点，并在那里入主早已为他们准备好的居所。因为，在此之前很久，摩奴及其直系副手们，便已为这个时刻的到来，督建了一组宏伟的建筑群——一座巨大的中央神殿或主教堂，一些被规划为图书馆、博物馆和议事厅的宏大建筑，以及围绕着这些的、或许约有四百栋的住宅，每一栋都矗立在各自的地块中央。尽管在风格与细节上差异甚大，但这些房屋都遵循着一个特定的总体规划而建，我们将在后文对其进行描述。

所有这些工程，都已由在一个承包商手下工作的普通劳工完成——这是一大群人，其中许多来自远方；他们拿着高薪，以确保工程能达到最佳品质。殖民地的工作需要大量复杂的机械，在其早期，会雇用外来人员来管理这些机械，并指导殖民者们如何使用；但在数年之内，殖民者们便学会了如何为自身的福祉而制造并维修一切必需品，也因此得以不再需要外界的帮助。甚至在第一代之内，殖民地便已实现自给自足，此后，便再无任何劳动力从外界引入。建立殖民地并使其投入运作，会耗费大量的资金，但一旦它稳固地建立起来，便会完全地自给自足，并独立于外部世界。然而，这个社群并不会与世界其他地方失去联系，因为它总是会留意并熟悉所有新的发现与发明，以及机械方面的任何改进。

## 摩奴的子孙

然而，我们所作的主要考察，则关系到一个比此晚约一百五十年的时期。那时，该社群的人口已极大地增长，数量约在十万人左右，他们全都是摩奴的直系肉身后裔，只有少数人是在我们稍后将描述的条件下，从外部世界被接纳进来的。起初，我们觉得一个人的后代在那么短的时期内，竟能达到如此庞大的数量，似乎是不可能的；但对中间这段时期所作的粗略考察表明，这一切都发生得相当自然。

当摩奴认为适宜成婚时，祂所拣选的某些学生们，便会自愿地准备好，一旦祂能为他们提供新的身体，便立刻舍弃其旧的身体。祂总共有十二个孩子；值得

注意的是，祂会安排每一个孩子都出生在一种特殊的影响之下——用占星家的话来说——即每一个孩子都对应着黄道十二宫的一个星座。所有这些孩子之后都会长大成人，并与社群中其他成员的、经过甄选的子女成婚。

人们采取了一切预防措施，以提供完全健康和适宜的环境，因此，这里没有婴儿夭折的情况，而我们所谓的“大家庭”也成了常态。在社群建立五十年之后，摩奴便已有一百零四位孙辈在世。自开端算起八十年后，后裔的数量已多到不易计算；但从那一百零四位孙辈中随机抽选十位，我们发现，到那时，他们十人共已育有九十五个孩子，这使我们得以粗略估计，在那一代，已有一千名直系后裔，这还不包括最初的那十二个子女和一百零四位孙辈。再过四分之一世纪——也就是说，自社群最初建立算起一百零五年——我们发现直系后裔已足有一万人；于是，便不难理解，在随后的四十五年里，其人口要达到整整十万，是毫无困难的。

## 政府

现在，我们有必要来描述一下我们这个社群的政府与总体状况，看一看其教育与崇拜的方式，以及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最后一点，即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显得全然友善；该社群会为其土地，向所在国的中央政府缴纳一些名义上的税款，而作为回报，由于它自行修建道路，且无需外部政府提供任何服务，它也几乎被完全地听之任之，不受干涉。

在大众眼中，它备受敬重；其成员被认为是品行良好且真诚的人，尽管在某些方面有些不必要的苦行。外部的访客有时会成群结队地前来，正如二十世纪的游客一般，为的是欣赏其神殿及其他建筑。他们的到来既不受阻拦，也不受鼓励。而访客们的评论，则大体如此：“嗯，这一切都非常美丽有趣，但我可不想像他们那样生活！”

由于其成员已与外部世界隔绝了一个半世纪之久，旧有的家族联系已然淡化。只有在少数情况下，这类关系才依然被记起，偶尔也会有互访往来。对此，并无任何限制；殖民地的成员可以外出拜访朋友，也可以很自由地邀请朋友前来同住。关于这些事，唯一的规定是，社群内部成员与外人之间的通婚，是被严格禁止的。即便是上述的这类拜访，也并不频繁，因为整个社群的思想是如此全然地专一，以至于来自外部世界的人们，不大可能会觉得其日常生活有趣。

## 新根族的精神

关于这个社群，一个最主要、最显著的事实，便是那弥漫于其中的精神。其每一位成员都知晓，自己身在此地，是为了一个明确的目的，而他们也从未有片刻忘记过这个目的。所有人都已立下誓言，要为摩奴服务，以促进新根族的进步。他们所有人都绝对是认真的；每个人都对摩奴的智慧怀有最充分的信心，

绝不会梦想去质疑祂所制定的任何规定。

我们必须记住，这些人是精挑细选中的精英。在中间这数个世纪里，成千上万的人已被证道学所吸引，而从中被拣选出来的，则是那些最真诚、也最彻底被这些理念所渗透的人。他们中的大多数，最近都经历了一连串快速的转世，并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其记忆；而在所有这些转世之中，他们都已了知，自己在那新根族中的生命，将必须是为该根族而全然自我牺牲的生命。因此，他们已训练自己去摒弃一切个人的欲望，也因此，在他们中间形成了一种极强的、崇尚无私的公众舆论，以至于任何哪怕是最轻微的“性格体”的显露，都会被视为一种羞耻与耻辱。

“被选中参与此事，是一个光荣的机缘”——这一理念已根深蒂固；而若证明了自己不堪此任、并因此离开社群回归外部世界，则会被视为其荣誉之上一个不可磨灭的污点。此外，摩奴的赞扬，会给予那些取得进步之人，那些能为社群的发展建言献策、有所助益之人，而绝不会给予任何稍有私心之举的人。在他们之中，这种强大的公众舆论的存在，实际上已排除了通常意义上的法律的必要性。

整个社群，或可被恰当地比作一支奔赴战场的军队；如果个别士兵之间存在任何私人恩怨，在那一刻，为了击败敌人而完美合作的唯一念头，也会使这一切烟消云散。如果社群的两位成员之间出现了任何意见分歧，此事便会立刻被提交给摩奴，或祂委员会中离得最近的成员来裁决，而没有人会想到要去质疑所给出的决定。

## 摩奴及其委员会

由此可见，通常意义上的“政府”，在这个社群中几乎是不存在的。摩奴的统治是无可争议的，祂在自己身边聚集了一个由大约十二位其发展程度最高的学生所组成的委员会，其中一些已是“阿罗汉/Asekha”等级的圣人；他们也是负责管理各项事务的部门首长，并不断地进行着新的实验，以期增进该根族的福祉与效率。委员会的所有成员，都已发展到足以在所有较低的界面上——至少在到因果界之下——自由地运作；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他们实际上是处于一场“永不休会的会议”之中——即便是在实施行政管理的行为之中，也依然在不断地商议。

任何类似法庭或警察部队性质的机构，都不存在，也无此需要；因为在一群全然致力于同一个目标的人们之中，自然不会有任何犯罪或暴力行为。显然，如果可以设想，社群中有任何成员会违背其精神，那么唯一会、也唯一能被施予他的惩罚，便是将其驱逐出去；但由于这对当事人而言，将意味着其所有希望的终结，意味着其历经多世所珍视之抱负的彻底破灭，因此，我们不应设想，会有任何人去冒哪怕最微小的风险。

在思考这个族群的普遍性情时，我们还必须记住，某种程度的神通感知能力，在他们那里实际上是普遍存在的，且在许多人身上，已发展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因此，所有人都得以亲眼看见自己所要应对的各种力量之运作，而摩奴、大祭司及其委员会那远为超凡的进化程度，也作为一个确定无疑的事实而易见，从而使所有人眼前都有了最充分的理由，去接受他们的决定。

在普通的物质生活中，即便人们对一位统治者的智慧与善意怀有十足的信心，也依然会怀疑，这位统治者或许会在某些方面受到误导，并因此使其决定未必总是符合抽象的正义。然而，在这里，这样的疑虑连一丝一毫存在的可能都没有，因为通过日常的经验，人们都已深知，就这个社群而言，摩奴实际上是无所不知的，因此，任何情况都不可能逃过他的观察。即便他对任何事件的判断与人们所预期的有所不同，他的人民也会完全理解，那并非是因为有任何影响此事的情况为他所不知，而宁可是因为，他已将他们所不知的状况也一并纳入了考量。

因此我们看到，在普通生活中总是会引起麻烦的那两类人，在这个社群中是不存在的——一类是为了一己私利而蓄意犯法之人，另一类则是因自以为受了委屈或误解而引起骚乱之人。第一类人不可能存在于此，因为只有那些能抛弃自我、并全然致力于社群之福祉的人，才会被接纳进来；第二类人也不可能存在于此，因为对他们所有人都很清楚的是，误解或不公，是不可能发生的。在这样的条件下，治理的问题便成了一个简单的问题。

## 第二十四章

### 宗教与神殿

这种实际上毫无规章的状态，赋予了整个地方一种非凡的自由气息，尽管与此同时，那种专心致志的氛围，也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人们有许多不同的类型，并分别沿着智力、奉献与行动的发展路线前进；但所有人都同样地认识到，摩奴完全清楚自己在做什么，而所有这些不同的道路，都不过是为祂服务的诸多方法罢了——无论个人取得了何种发展，那都不是为他自己，而是为了整个根族，以便能将其传承给子孙后代。

在我们今天这个词语的意义上，那里已不再有不同的宗教，尽管那唯一的教诲，是以不同的典型形式来传授的。然而，宗教崇拜这个主题是如此重要，因此我们现在将专门用一个章节来探讨它，之后再探讨新的教育方法，以及该社群中个人、社会与集体生活的细节。

### 社群中的证道学

既然创立了证道学学会的两位真师，也同样是这个社群的领袖，那么，那里通行的宗教观点，便是我们今天所谓的“证道学”，也就相当自然了。我们如今所持有的一切——即我们“秘义学校”最核心圈子中所知晓的一切——都将是该社群的普遍信仰；而许多至今我们尚处启蒙阶段的知识要点，在那里则都已被透彻地掌握并被详细地理解。我们证道学的纲要，将不再是一个有待讨论的问题，而是一种确定无疑的事实；而关于死后生命、以及更高世界之存在与性质的事实，对几乎所有殖民地的成员而言，都将是可由实验验证的知识。

在这里，也如在我们这个时代一样，不同的研究分支会吸引不同的人；一些人主要思考更高等的哲学与形而上学，而大多数人则更倾向于沿着不同神殿为其提供的某些路线，来表达其宗教情感。一条强烈的实用主义脉络贯穿了他们所有的思想，而如果我们说这个社群的宗教便是“依教奉行”，那也相去不远。科学与宗教之间，没有任何形式的分离，因为两者都同样地完全致力于同一个目标，并只为国家（社群）的利益而存在。人们不再崇拜各种各样的显化，因为所有人都已拥有关于“太阳神”之存在的准确知识。对许多人而言，在日出时向太阳致敬依然是习俗，但所有人都完全清楚，太阳应被视为神之圣体中的一个中心。

### 天神

其宗教生活的一个显著特征，便是天神们参与其中的程度。二十世纪的许多宗教，都曾谈及一个过去的“黄金时代”，在其中，天使或神明曾在人间自由行

走，但那种幸福的状态后来却因那个进化阶段的粗鄙而中止了。而就我们的社群而言，这一点已再度实现，因为伟大的天神们已惯常地降临于民众之间，并为他们带来了许多新的发展可能性，每一位天神都会将那些与其自身本性相契合的人，吸引到自己身边。

这不应令我们感到惊讶，因为即便是在二十世纪，天神们也已在向那些能够接纳之人，提供着许多帮助。那样的学习机缘与进步途径，在当时并未向大多数人开放，但这并非出于天神们的不情愿，而是由于人类在进化上的落后。当时我们很像是在这所“世界大学校”里一个初级班的孩子；来自大学的伟大教授们，有时会来我们的学校教导高年级的学生，我们有时也会在远处看到他们经过；但他们的服务，对我们而言尚无直接的用处，仅仅是因为我们尚未达到能够利用它们的年龄或发展状态。课程一直在开着，老师们也一直在那里，一旦我们长得足够大，便可随时利用这些帮助。

我们的社群，如今已足够“年长”，因此，它正在收获着与这些伟大的生灵持续交往、并从祂们那里获得频繁教导的益处。

## 神殿仪式

这些天神们的显现，并非只是零星的出现，而是明确地，作为常规组织的一部分，在大祭司的指导下进行工作；而大祭司，则全权掌管着社群的宗教发展及其教育部门。对于该宗教的外在表达，我们发现，当时设有各种类型的神殿仪式，而管理这些仪式，便是天神们的特殊职能。我们观察到了四种类型的神殿，尽管其仪式的纲要与目的都全然相同，但在形式与方法上却有着显著的差异，我们现在便将努力对此加以描述。

神殿仪式的基调在于：每个人，因其所属的特定类型，都有一条能使其最轻易地触及神性、并因此也最轻易地被神圣影响所触及的特定途径。对一些人而言，那条途径是“爱”；对另一些人而言，是“奉献”；还有一些人，是“同情”；而对剩下的人，则是“智力”。

为此，便存在着这四种类型的神殿，而每一座神殿的目的，都是要将人内在的突出品质，与其在逻各斯之中相应的、作为其显化来源的品质，建立起一种活跃而有意识的关联，因为通过这种方式，人自身才能最轻易地得到提升与帮助。由此，他便能被暂时地提升至一个远超其通常所能达到的灵性与力量的水平；而每一次这样的灵性提升的努力，都会使下一次类似的努力变得更为容易，并也会将其常态水平略微提高。

一个人所参加的每一次仪式，都旨在对其产生一种确定且经过计算的效果；而一年或数年的仪式，则会为了会众的平均发展水平、并带着将其成员提升至某个特定水平的理念，而被精心安排。正是在这项工作中，天神的协作才显得如

此宝贵，因为他充当着民众与逻各斯之间真正的祭司与中介，接收、汇聚并传递他们那渴望向上之力，并将那作为来自崇高之境而降临的神圣影响之洪流，分配、应用并带到他们的层级。

## 深红神殿

为考察而进入的第一座神殿，便是天神最初在其图景中所展示的其中之一——在这里，进步主要通过“爱”而达成；其仪式的最大特征，便是那伴随其中、且实际上作为其主要表达方式的、绚丽的色彩洪流。

试想一栋宏伟的圆形建筑，有几分像一座主教堂，却又不属于我们今天所知的任何建筑体系，并且比任何在普通欧洲气候下的主教堂，都更为向外部空气开放。试想其中充满了虔敬的会众，而天神祭司则立于他们面前的中央，站在一座由金银丝细工所构成的、金字塔形或圆锥形的建筑顶端，如此一来，从这座巨大建筑的任何一处，都能同样清晰地看到祂。

值得注意的是，每一位信徒在进入时，都会安静而虔敬地在地面上就座，然后闭上双眼，在自己的心中，闪现过一连串的色片或色云，如同有时在入睡前的黑暗中，眼前会闪过的景象一般。每个人都有其自己的一套颜色顺序，而这些颜色，显然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他个人的一种表达。这似乎与二十世纪进入教堂时的预备祈祷性质相仿，其目的在于使人平静下来，收摄其游荡的思绪，并使其与周遭的氛围及其所服务的目的相协调。仪式开始之时，天神便会在其金字塔的顶端物质化显现，为这个场合，祂会呈现出一副宏伟而荣耀的人类形态，并在这些特定的神殿里，身着浓郁深红色的飘逸礼服（礼服的颜色会随神殿的类型而变化，这一点我们稍后便会看到）。

祂的第一个动作，是使其头顶上方闪现出一条绚丽的色带，有几分像太阳的光谱，只是在不同场合，其色彩的顺序与比例会有所不同。要准确地描述这条色带，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它远不止是纯粹的光谱：它是一幅画，却又并非一幅画；它内含几何图形，但我们目前却没有方法能将其描绘或再现，因为它存在于比我们现有感官所能感知的更多维度之中。这条色带，便是那场特定仪式的基调或“经文”，向那些能理解它的人，指明了其意在达成的确切目标，以及他们的喜爱与渴望所应倾注的方向。这是一个以天神们的“色彩语言”所表达的思想，因此，所有的会众都能理解。它在物理界面、星光界与思想界，都是物质上可见的；因为，尽管大多数会众都可能拥有至少是星光层面的视力，但可能仍有一些人，其此等视力只是偶尔才有。

此刻，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试图模仿这“经文”或基调，凭其意志之力，在自己面前的空气中，形成一条尽可能相似的、较小的色带。有些人比其他人要成功得多；因此，每一次这样的尝试，不仅表达了由天神所指明的主题，也表达了制作者自身的品格。有些人能将其制作得如此清晰明确，以至于在物理界面

上都清晰可见；而另一些人则只能在星光界与思想界层面将其显现。那些对天神所造形态作出了最绚丽、最成功之模仿的人之中，有一些也并未将其显化至物理界面。

天神向民众伸出双臂，此刻，便通过这个色彩形态，向他们倾泻下一股奇妙的影响之流——这股流，会通过他们各自相应的色彩形态而抵达他们，并精确地按照其色彩形态与天神之形态的相似程度，来提升他们。这份影响，并非仅来自这位天神祭司一人，因为在祂之上、完全超越祂、且独立于神殿或物质世界之处，还矗立着一圈更高等的天神，而祂，正是为祂们的力量充当着管道。

这次倾泻的星光层面的效果是显著的。一片淡深红色的光之海洋，弥漫在天神广阔的气场之中，并如巨浪般，在会众之上扩散开来，从而作用于他们，将其情感激发至更为活跃的状态。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向这片玫瑰色的海洋中，投射出其自身独特的形态，但这形态虽然美丽，其层级却自然要低于天神的形态，与那闪耀其间整体辉煌相比，个体的形态显得更为粗糙、也较为黯淡；于是，我们便看到了一幅奇特而美丽的景象：一簇簇深红色的火焰，刺穿了玫瑰色的海洋——正如人们可以想象的，火山的烈焰，在一场壮丽的日落之前喷薄而出。

为在某种程度上理解这种共鸣振动是如何产生的，我们必须认识到，一位天神的气场，要远比一个人类的更为广阔，也远为灵活。普通人心中表达问候之意的情感，会化为一个微笑，而在一位天神身上，则会引起其气场的一次突然扩张与闪耀，并不仅以色彩、也以音乐之声的形式显化出来。一位天神对另一位问候，便是一段华美的音乐和弦，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段琶音；两位天神之间的交谈，则如同一首赋格曲；而其中一位发表的演说，便是一部辉煌的清唱剧。

一位寻常发展的色界天神（Rupadeva），其气场直径常达数百码，而当有任何事令其感兴趣或激发其热情时，其气场便会立刻急剧扩张。因此，我们的天神祭司，正将其全部的会众都容纳于其气场之内，并因此能以一种最为亲密的方式——既从内也从外——来作用于他们。

我们的读者，若能回忆起《可见与不可见之人》一书中所描绘的阿罗汉的气场，或许便能想象出这个气场的样貌；但必须将其想得不那么固定，而更为流动，更富火光与闪耀——即几乎完全由脉动的火热光线所构成，却又呈现出与色彩排列大致相同的总体效果。就仿佛那些色彩的层圈依然存在，但却是由永远向外流淌的火热光线所形成的，而这些光线在穿过半径的每一段时，便染上了那一段的色彩。

## 与逻各斯的联结

这第一次影响的倾泻，其效果在于将每一个人都提升至其最高的水平，并从其身上唤起他所能有的、最为高贵的爱之情。当天神看到所有人都已调谐至正确的音调时，祂便会逆转其力量之流，将其气场集中并限定为一个较小的球形，并从其顶端升起一根向上延伸的巨大光柱。此时，祂不再将双臂伸向民众，而是将其举过头顶；在这个信号之下，会众中的每一个人，都向这位天神祭司送出其最丰盛的喜爱与渴望——在神明的脚下，倾泻出自身的崇拜与爱。

天神将所有这些火热的流，都吸入自身，再以一柱巨大而多彩的火焰喷泉的形式，将其向上倾泻而出；这火焰喷泉在上升时不断扩张，并被那一圈等候着的天神们所接住。祂们让其穿过自身，并将其转化，再如通过透镜折射的光线般，将其会聚，直到它抵达祂们那道“光”的伟大首领天神——那位能亲睹逻各斯圣容的、强大的统治者——之处，而这位首领天神，便相对于逻各斯而代表着那道“光”。

这位伟大的首领，正从其世界的各个角落，收集着类似的（力量）之流，并将这众多的流，编织成一条将地球系于其“神”之足下的伟大绳索；祂将这众多的流，汇聚成一条环绕着圣足的伟大江河，并将我们这片莲瓣，带至莲心。

而“祂”也作出了回应。在逻各斯自身的光辉之中，一瞬间闪耀出了一种更伟大的璀璨；那瞬间的“了知”，闪回至伟大的天神首领；借由首领，那力量的洪流向下倾泻至下方等候着的一圈天神；再经由这个圈，触及那正在其顶峰上期待着的天神祭司。祂便再度垂下双臂，将其在祂的子民上方展开，以示祝福。

一场言语无法形容的、华丽的色彩洪流，充满了整座巨大的主教堂；那如同液态火焰的洪流，却又如埃及日落的色调般精致，将每一个人都沐浴在其光辉之中；而从这全部的荣耀之中，每一个人，都各取所需，各取其自身的发展阶段所能吸收的部分。

在场的每个人的所有层次的载体都通过这一神圣力量的巨大涌动被激活到最高的活力中，此刻，每个人都尽其所能地领悟了神之生活的真正含义，以及如何在每个人中以对他人的爱来表现它。这比仪式开始时倾泻出的祝福更加深刻和个性化，因为这里面对每个人都有精确匹配的东西，它在他的弱点中给予他力量，同时又将他内在所有最优秀的品质发展到最高的潜能，不仅在当下提供了一个巨大且超越的体验，也留给他一个记忆，这将在未来许多天成为一束照亮他道路的光辉。这便是每日的仪式——属于这一爱之光的人们的每日宗教修行。

这项仪式的良善影响不仅限于在场者；其辐射波及广阔区域，净化星光界与思想界的氛围。即便距离神殿两三英里外，任何稍具灵敏度的人都能清晰感知其效应。每次仪式还会释放出大量玫瑰色的思想形状，如爱之思潮般轰击周边地

域，使整个空间充盈着爱的气息。在圣殿内部，一个巨大的深红色能量漩涡持续运转，其影响近乎恒常。任何踏入圣殿者都会立即感受到这种力量，同时它也持续向周边区域辐射能量。此外，每位礼拜结束后返家的信徒自身都成为强大的能量中心，当他们抵达住所时，从体内涌出的能量辐射，对于未能参与礼拜的邻居而言亦清晰可感。

## 布道

有时，除上述仪式之外，或许是作为一场独立的仪式，天神会进行一场可被称之为“色彩布道”的宣讲。祂会采用我们前文提及的、作为当日基调或“经文”的那个色彩形态，并通过一种层层展开的方式，且大多不使用言语，来向其子民解释它，并或许会使其经历一系列的演变，以向他们传达各种教诲。

一场这类性质的、极其生动而震撼的色彩布道，其目的在于展示，“爱”在与其所接触到的他人内在的各种品质相遇时，所产生的效果。恶意的黑云、愤怒的猩红、欺骗的浊绿、自私的硬棕灰、嫉妒的棕绿、以及沮丧的沉重暗灰，都依次经受了那炽热的、深红色的爱之火焰的洗礼。它们所经历的各个阶段都被展现了出来，而结果也清晰地表明：最终，没有任何一种品质能抵抗爱的力量，它们全都最终消融于其中，被其吞噬。

## 熏香

尽管在我们所描述的这场仪式中，色彩在各方面都是其主要特征，但天神也并不摒弃利用视觉之外的其他感官渠道。在祂整个仪式的过程中，甚至在仪式开始之前，熏香便已一直在祂那金色金字塔下方摇曳的香炉中燃烧，那里有两位童子负责照看。所焚烧的熏香种类，会随着仪式的不同部分而变化。

当时的人们，要比我们这些早期世纪的人对香气敏感得多；他们能准确地区分所有不同种类的熏香，也确切地知晓每一种的含义及其用途。以这种方式可用的怡人香气的数量，要远多于先前所使用的；他们还发现了一种使其更易挥发的方法，因此香气能瞬间弥漫至建筑的每一个角落。这便会作用于人的以太身，其效果有点像色彩作用于星光身一样，并有助于将人的所有载体都迅速地带入和谐状态。这些人拥有大量关于气味对大脑某些部分之影响的新知识，这一点，待我们探讨其教育过程时，将会更充分地看到。

## 声音

自然，每一种色彩的变化，都伴随着其相应的声音；尽管在我们前文所描述的“色彩神殿”中，这只是一个次要的特征，却也绝非毫无效果。然而，我们现在将尝试描述一场有些相似的仪式，它是在一座以音乐为主导特征、而色彩只起辅助作用的神殿中进行的——这恰如在“喜之神殿”中，声音辅助色彩一

样。

在通常的说法中，那些主要通过发展“爱”来取得进步的神殿，被称为“深红神殿”——首先，因为人人都知道，深红色是气场中代表“爱”的颜色，因此，那也是在其中发生的一切辉煌倾泻的主色调；其次，也因为基于同样的事实，所有优美的建筑线条，都由深红色的线条来勾勒，甚至还有一些神殿，通体都是这种色调。这些神殿中的大多数，是由一种美丽的淡灰色石材建造的，其抛光后的表面很像大理石；在这种情况下，便只有外部的装饰，会采用那种能标示其内部仪式性质的颜色。然而，有时，“喜之神殿”也会完全由一种悦目的淡玫瑰色石材建造，在它们总是环绕其周的、鲜绿的树木的映衬下，显得美得不可思议。

那些以音乐为主导因素的神殿，也类似地被称为“蓝色神殿”，因为，由于它们的主要目标是唤起最高可能的“奉献”，蓝色便是与其仪式相关的、最为突出的颜色，并因此成为了其内外装饰所采用的颜色。

## 蓝色神殿

“蓝色神殿”中仪式的总体纲要，与我们前文所描述的颇为相似，不同之处在于，在其仪式中，声音取代了色彩，成为了主要的作用媒介。正如“色彩神殿”的努力，在于通过将人之内的“爱”有意识地与“神圣之爱”相关联，从而激发前者；在这座神殿中，其目标则是通过“奉献”这一品质来促进人的进化——而借由音乐的运用，这种品质被极大地提升与加强，并被带入与作为其对象的逻各斯的直接关联之中。正如在“深红神殿”中，存在着一个由最高贵之“爱”所构成的永久漩涡；在这座“音乐神殿”中，也同样存在着一种类似的、无私“奉献”的氛围，它会立刻影响到每一个进入其中的人。

会众的成员们进入到这种氛围之中，每人手中都带来一件奇特的乐器，与地球上先前已知的任何乐器都不同。它并非小提琴；或许更接近于一种小型的圆形竖琴，上面装着闪光金属制成的琴弦。但这件奇特的乐器，却有着许多非凡的特性；事实上，它远不止是一件纯粹的乐器。它为自己的主人经过了特别的磁化，绝不能由他人使用。它与主人相调谐；它是主人的一个表达——一个能使其主人在这个物理界面上被触及的“漏斗”。他在演奏它，而与此同时，他自身也正被其所“演奏”。他通过它来发出并接收振动。

## 奉献仪式

当信徒进入神殿时，他会在心中唤起一连串美妙的声音——一段音乐，其所履行的职责，与“色彩神殿”中的人在仪式同一阶段眼前所闪现的一系列色彩相同。当天神物质化显现时，祂也会拿起一件类似的乐器，并通过在其上弹奏一个和弦（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段琶音）来开启仪式，这便履行了与另一座神

殿中所使用的“色彩基调”相同的功能。

这个和弦的效果极为震撼。祂的乐器虽小，且显然威力不大，其音色却美妙绝伦；但当祂弹奏之时，那和弦似乎便被祂周遭的空气所承接，仿佛被上千位无形的乐师所应和，响彻了整座巨大的穹顶，并化作和谐的洪流、奔腾的声海，倾泻在全体会众之上。此刻，每一位会众成员都触响了自己的乐器，起初极为轻柔，之后则逐渐汇成更洪亮的音量，直到每一个人都参与到这场奇妙的交响乐之中。

就这样，也如在“色彩神殿”中一样，每一位成员都得以与天神希望在这场仪式中所强调的主旨理念相调谐；而在这种情况下，也如在另一种情况中一样，一道祝福会倾降于民众之上，将每一个人都提升至其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并从其身上引发出一种热切的回应，这回应同时以声音与色彩的形式展现出来。

在这里，熏香也同样被使用，并如前例一般，会随着仪式的不同阶段而变化。之后，当全体会众都已完全调谐之时，每一个人便都明确地开始演奏。所有人都清楚地扮演着各自被认可的角色，尽管这似乎并未经过事先的安排或排练。一旦这个阶段全面展开，天神祭司便会收敛其气场，并开始将祂的声音向内而非向民众倾泻。每个人都将自己的生命倾注于演奏之中，并明确地朝向天神，以便能通过祂而上升。

这对民众的更高情感所产生的效果，是极为显著的；会众那鲜活的渴望与奉献，通过主祭的天神，化作一股强大的洪流，向上倾泻至上方那巨大的天神圆圈。祂们也如前例一般，将这洪流吸入自身，将其转化至一个全然更高的层级，再以一股更为强大的洪流，将其传送至祂们那道“光”之首的伟大天神那里。来自地球所有奉献之心的、成千上万股这样的洪流，都汇聚于祂一身；而祂则又反过来，将所有这一切都汇聚并编织为一体，当祂将其向上发送之时，便将祂与太阳逻各斯自身联结了起来。

在其中，祂正承担着自己在一场来自该体系所有世界的音乐会中的那一份职责；而这些来自所有世界的（力量）之流，便以某种方式，构成了那架宏伟的十二弦里拉琴，当逻各斯安坐于其体系的莲座之上时，便在其上演奏。此景无法以言语描述；但笔者曾亲眼见过，并知其为真。祂听闻，祂回应，祂亲自在其体系之上演奏。

就这样，我们第一次得以短暂地瞥见，祂在其他逻各斯同伴们中间，所过着的那种惊天动地的生活；但在这份荣耀之前，思绪已然断绝，我们的心智，亦不足以理解。至少，有一点是清楚的：伟大的音乐天神们，作为一个整体，向逻各斯代表着“音乐”本身，而逻各斯，则通过祂们，以音乐向其诸世界表达自身。

## 祝福

随后，回应便降临了——那是一股宏大得难以言喻的、有序的声音洪流，它通过那道“光”的首领，流回至下方等候的天神圆圈，再从祂们那里，流向神殿中的天神祭司，并在每一个阶段都被转化至更低的层级，以便最终能以一种可被其会众所吸收的形式，通过神殿中的主祭者倾泻而出——那是一片轻柔、甜美而又渐趋洪亮的声之海洋，一阵环绕、包裹并淹没他们的天界音乐的爆发；然而，它又通过他们自己的乐器，向其内在注入如此鲜活、如此令人提升的振动，以至于他们那更高层的身体都被激活，其意识也被提升至在其外在生活中甚至无法企及的水平。

每个人都在自己面前举着乐器，而这奇妙的效果，正是通过这乐器而作用于其身的。就仿佛，从那宏大的交响乐之中，每一件乐器都撷取了最适合其自身——也就是说，最适合作为其表达之主人的一一和弦。然而，每一把竖琴，又不知何故，不仅是在撷取与响应，更是在唤生着远超其自身音量的声音。

整个氛围都充满了“乾达婆”（Gandharvas），即“音乐天神”的能量，因此，每一个声音都被真切地放大，每一个单音，都衍生出一个由泛音与基音构成的、具有超凡脱俗之甜美与优雅的巨大和弦。这来自崇高之境的祝福性回应，是一场全然令人惊叹的体验，但当我们试图用言语来表达它时，却发现言语已然穷尽。它必须被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亲身所感，才可能被理解。

这宏伟的最终尾音，可以说是随着人们一同“回家”了；即便仪式已然结束，它依然鲜活地存在于他们内心，而成员们也常常会试图在家里一种小型的私人仪式中，在较小的程度上，将其再现。在这座神殿中，也可能会有相当于“布道”的环节，但在这种情况下，它是由天神通过祂的乐器来传达，再由民众通过他们各自的乐器来接收的。很显然，每个人接收到的并不相同——有些人能领会到更多，有些人则领会到较少，天神的意涵及其意在产生的效果。

## 智力

在“深红神殿”中，通过“爱”、借由绚丽的色彩海洋所达成的一切效果，在这里，则是通过“奉献”、借由这奇妙的音乐之运用而达成的。很显然，在这两种情况下，其作用都主要施加于人们的直觉体与情感体之上——对于那些已将其（直觉体）发展至能有所响应之阶段的人，是直接作用于直觉体；而对于其他稍欠发展之人，则是通过情感体来作用于直觉体。智力，只被来自这些界面的反射所触及；然而，在我们将要描述的下一个神殿之中，这种作用方式则是相反的，因为，其激励会直接施加于智力之上，而只有通过智力，直觉体才能最终被唤醒。最终的结果无疑是相同的，但其过程的顺序却有所不同。

## 黄色神殿

如果我们将“深红神殿”之人视为通过“色彩”来发展，将“蓝色神殿”之人视为利用“声音”来发展，那么我们或许可以将“形状”，视为“黄色神殿”中所主要运用的载体——因为，黄色自然便是那专门致力于智力发展的神殿的颜色，因为它正是以这种方式，在人的各种载体之中象征着自身。

再者，神殿的建筑与内部结构是相同的，不同之处在于，所有的装饰与轮廓线都是黄色的，而非蓝色或深红色。仪式的总体流程也同样是相同的——首先是那将所有人带入合一的“经文”或基调，之后是民众那能唤下逻各斯之回应的渴望、祈祷或努力。那种因找不到更好的名字、而被我称之为“布道”的教导形式，在所有仪式中也都占有一席之地。所有神殿都同样地使用熏香，尽管这座黄色神殿中所使用的熏香种类，与蓝色及深红色神殿中的，有着显著的不同。在这里，其能量漩涡会激发智力活动，因此，仅仅是步入神殿，便会使人在心智上感到更为敏锐活跃，也更能理解与领会。

这些人并不随身携带任何实体乐器，他们也不会像前者那样，在眼前闪现一连串的色云；取而代之的，是他们一旦就座，便开始观想某些思想形状。每个人都有其自身的形状，这形状显然是为了成为其自身的一种表达，正如音乐家的实体乐器，或“喜爱神殿”中信徒的特殊色彩方案一样。这些形状各不相同，其中许多都明确地暗示着一种能在物质大脑中观想出某些较简单的四维图形的能力。

自然，观想的能力也因人而异；因此，一些人所能构建的图形，便比其他人更完整、更明确。但奇怪的是，这种“不明确性”，似乎在尺度的两端都会出现。那些受教育较少、尚在学习如何思考的思想者们，其所构建的形状常常轮廓不清，或者即便起初能使其清晰，也无法维持，并会不断地滑向模糊。他们并不会将其物质化，但他们确实会在思想物质中将其强烈地构建出来，而几乎所有人，即便是在相当早的阶段，似乎都能做到这一点。这些形状，显然最初是由导师为他们指定的，而他们也被告知，应将其作为一种“手段”而非“沉思的对象”来加以持守。它们显然是为了成为其创造者的一种表达，其后续进步将涉及形状的修正，尽管这并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它。其目的，是让人能“通过它来思考”，并“通过它来接收振动”，正如音乐家通过其乐器、或“色彩神殿”的会众通过其色彩形态来接收振动一样。

对于更为聪慧之人，其形状会变得更为明确和复杂；但对于那些形状本已最为明确之人，其形状又会再度呈现出一种仿佛不明确的外观，因为，它已开始更多地存在于一个更高的界面之上——因为它正在呈现出越来越多的维度，并变得如此鲜活，以至于无法再保持静止。

## 智力的激励

当天神显现时，祂也会构建一个形状——并非一个表达其自身的形状，而是如

在其他神殿中一样，一个将成为该场仪式之基调、并定义其此次所要达成之特殊目标的形状。之后，祂的会众便会将自身投射入其各自的形状之中，并试图通过这些形状，来响应并理解祂的形状。有时，那是一个变化的形状——一个会通过一系列连续的运动，而自我展开或揭示的形状。

伴随着这一形状的构建，并通过它，天神祭司会向会众倾泻下一股巨大的黄色光流，沿着祂所指明的特定路线，对其智力官能施以强烈的激励。祂强烈地作用于他们的因果体与思想体，而相对地，对情感体或直觉体的作用则甚微。一些平日里尚未能运用思想体之意识的人，其意识会通过这个过程而被唤醒，从而得以首次相当自由地运用它，并借此清晰地视物；在另一些人身上，它则会首次唤醒其四维度的视力；而在那些发展程度稍逊之人身上，它则只会使他们将事物看得更清晰一些，并能暂时地理解那些通常对他们而言过于形而上学的理念。

## 智力的情感

思想上的努力，并非全然不伴随着情感；因为，其中至少有一种强烈的、向上的喜悦，尽管即便是这份喜悦，也几乎完全是通过思想体来感受的。和先前一样，他们都通过各自的形状，将自己的思想倾注于天神祭司，并将这些个人的贡献，作为自己所能献出的最好之物，奉献给逻各斯。他们进入祂，通过祂，将自己臣服于上方那燃烧的光；他们将自己融入祂，投身于祂。这，便是智力被提升至其最高力量的白热状态。

也如在其他神殿中一样，天神祭司会综合所有向祂传来的不同形状，并将所有力量之流融合在一起，之后再将其传送至祂上方的天神圆圈；而这一次，这个圆圈则是由我们称之为“黄色天神”的那个特殊类型所组成——他们是那些正在发展智力、并乐于协助和引导人之智力的存有。

和先前一样，祂们会吸收那股力量，但只是为了将其在更高的层面上、并以远为更巨量的形式，再度传送出去，送往那作为祂们那道“光”之首领、以及某种力量交换之中心的伟大首领那里。逻各斯的“智力”面向，从上方作用于祂、并通过祂而流布；而所有人类的智力，则从下方触及祂、并通过祂而上升。祂接收并传递来自神殿的贡献，反过来，祂又开启了“神圣智能”的闸门，那智能在途中历经数个阶段的降阶之后，倾泻于等候的人群之上，将他们从日常的自我之中提升出来，进入他们未来将成为的状态。

这样一次倾泻所带来的暂时性效果，几乎是不可估量的。所有在场的真我，都被激发至充满活力的状态；而因果体中的意识，也在所有已有可能之人身上被激活。在另一些人身上，这仅意味着思想活动的极大增强；一些人则被提升至脱离自身，以至于实际地离开了肉身；还有一些人则进入了一种“三摩地”的状态，因为其意识被提升至一个尚未能充分发展以表达它的载体之中。

来自上方的回应，并不仅仅是一种激励或刺激；它还包含了大量的形状——似乎是沿着当日之特定路线的一切可能的形状。这些形状，同样会被会众中那些能利用它们的人所吸收；而值得注意的是，同一个形状，对不同的人而言，其意义也大相径庭。例如，一个对某人而言只传达了物理进化之某些有趣细节的形状，对另一个人而言，则可能代表了宇宙发展的整个宏大阶段。对许多人而言，这就仿佛是以一种可见的形式，来观看《慈岩之书》(Stanzas of Dzyan)。

所有人都试图沿着同一路线来思考，但却以不同的方式进行，因此，他们会从那可供其支配的、巨大而有序的体系中，为自己吸引来不同的形状。每个人都会从这众多的形状之中，汲取出最适合自己的那一部分。例如，一些人只是就某个主题获得了新的启发，用另一个——实际上绝不比其原有的更优越，而只是问题的另一个侧面——的思想形状，来取代了其原有的。

人们显然是沿着这些路线，而被提升至直觉意识的。通过强烈的思索，通过对那汇聚之流的领会，他们首先在智力上把握了大宇宙的构成，之后，再通过强烈的向上压力，了悟并突破之。这突破通常会如潮水般涌来，几乎将人淹没——尤其因为，沿着其自身路线，他此前很少练习过去理解人类的情感。从其智力的视角来看，他一直都在哲学性地审视并剖析他人，仿佛他们是显微镜下的植物；而此刻，一瞬间，他突然领悟到，所有这些人，也都与他自己一样神圣；所有这些人，也都充满了其自身的感觉、情感、理解与误解；这些人，比兄弟还要亲密，因为他们实际上便在他之内，而非之外。这对经历此事之人而言，是一个巨大的冲击，他需要时间来重新调整自己，并去发展一些他至今已在某种程度上忽略的其他品质。仪式很像其他神殿那样结束，而每一个人的思想形状，都因其所经历的这次修行，而永久地得到了一些提升。

## 思想魔法

在这里，也同样有我们称之为“布道”的教导形式，而在这种情况下，它通常是一场关于某个特定形状或某组形状之演变的阐释。在此期间，天神偶尔会使用言语，尽管只是寥寥数语；这就仿佛是，祂正在向他们展示不断变化的幻灯片，并在其闪现而过时，为其一一命名。祂会将自己所要展示的那个特别的思想形状，强烈而清晰地物质化出来，而每一位会众成员，则会试图在自己的思想物质中，将其复制。

在我们观察到的一个案例中，所描述的，便是形状从一个界面向另一个界面的转移——这是一种“思想魔法”，它展示了一个思想是如何能被转变为另一个思想的。在较低的思想界面上，祂展示了一个自私的思想，是如何可能变得无私的。祂的信众中，没有一个是粗鄙自私的，否则他们便不会在这个社群之中；但即便如此，也可能仍残留着一些以自我为中心的、微妙的思想形状。同

样，也存在着某种智力上骄傲的危险，而布道则展示了，这种骄傲，是如何能被转化为对逻各斯之智慧的崇拜的。

在另一些案例中，则会展示一些极为有趣的变形——形状会如同一个球体般由内向外翻转，从而互相转化；例如，一个十二面体，便会以这种方式，变成一个二十面体。布道不仅会展示这些变化，也会解释其在所有不同界面上的内在含义；在此，观察那层层递进的密传意义之展开，并注意到一些会众成员如何停留于其中某个层面——将其感受至极致，并为能得见此景而心满意足——而另一些人则会超越他们，继续深入一、二、乃至更多个层级，直抵其意义的真正核心，也是一件有趣的事。

对大多数会众而言，只被当作自身思想之转化的东西，对少数已走得更远的人而言，则可能是一场宇宙力量从一个界面向另一个界面的转换。这样一场布道，是对思想强度与活动的名副其实的训练，需要高度集中的注意力才能跟上。

在所有这些神殿之中，一个共同的重点，都是对意志的训练——这种训练，是为了能在画面、音乐或思想形状的种种变化之中，将注意力集中于其各个不同的部分所必需的。这一切，都最为显著地体现在因果体的强烈光辉之上，但它也会反作用于思想载体、乃至物质大脑——在这些第六个根族的先驱者之中，其大脑总体上显得要比第五根族的人明显更大。许多人曾认为，大量的学习与智力发展，会极大地导致观想能力的萎缩或丧失，但对于“黄色神殿”的信众而言，则完全不是这样。其差异或许在于，在旧时代，学习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对文字的学习；而就所有这些人而言，他们已在历次生命中，也同样致力于冥想，而这些冥想必然地包含了高度而持续的观想练习。

## 绿色神殿

还有最后一种类型的神殿有待描述——这是一种以悦目的淡绿色为装饰的神殿，因为它之中所产生的思想形状，正是这种颜色。在前文提及的神殿之中，“深红”与“蓝色”神殿似乎有许多共通之处，而“黄色”与“绿色”神殿之间，似乎也有一条类似的纽带。人们或许可以说，“蓝色”与“深红”神殿，对应于印度所谓的“奉爱瑜伽”（Bhakti-yoga）的两种类型；在这种情况下，“黄色神殿”便可被认为是为我们提供了“智慧瑜伽”（Jnana-yoga），而“绿色神殿”则是“行动瑜伽”（Karma-yoga）；或者，用英语来说，我们或可将它们分别定性为“爱”、“奉献”、“智力”与“行动”的神殿。

“绿色神殿”的会众，也主要是在思想界面上运作，但其特定的路线，是将思想转化为行动——即“把事情做成”。发送出经过有意安排的思想流，是其常规仪式的一部分，这思想流主要朝向其自身社群，但也通过他们而朝向更广大的世界。在其他神殿中，人们也同样会心念外部世界，因为他们会将其包含在

自己“爱”与“奉献”的思绪之中，或在智力上加以对待；但这些“绿色神殿”之人的理念，则是要对一切都付诸行动，他们认为，除非已将一个理念转化为行动，否则便不算已确切地掌握了它。

另一方面，“黄色神殿”的人们，则对同一个理念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即便没有行动，也完全有可能获得最充分的领悟。但这座“绿色神殿”的信徒们则觉得，除非他们持续地处于活跃的行动之中，否则便不能算是真正地履行自己在世界上的职责。对他们而言，一个思想形状，若不包含一些他们典型的“绿色”——因为，按他们的话说，那便是缺乏“同情”——便算不上是一个有效的思想形状；因此，他们所有的力量，都表达在行动、行动、再行动之中；在行动之中，便是他们的幸福所在；而通过行动中的自我牺牲，他们获得成就。

他们的心中有强大而专注的计划，在某些情况下，我们注意到，他们中的许多人会联合起来，共同构思一个计划，并将其付诸实施。他们会审慎地积累大量关于其所专攻之任何主题的知识。常常，每一个人都会负责世界上的某个区域，为了一个确定的目标，而向其中倾注其思想形状。例如，某人会负责格陵兰的教育，或堪察加的社会改革。他们自然会去处理所有这类偏远之地，因为到了那个时代，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所听闻的每一个地方，所有可以想象的事，都早已完成了。然而，他们并不使用催眠术；他们绝不试图以任何方式去主宰任何他们希望帮助之人的意志；他们只是试图将其理念与改进之法，印刻于对方的大脑之中。

## 疗愈天神的路线

再者，他们仪式的总体流程，也与其他神殿相似。他们不随身携带任何实体乐器，但他们也拥有自己的思想形状，正如那些“智力之人”一样；只是，在这里，这些思想形状永远都是“行动的计划”。每个人都有自己正投身其中的某个特殊计划，尽管与此同时，他也正通过它而将自己奉献给有三条真理是绝对的，不可能消失各斯。他们会将自己的计划及其实现之景呈现在自己面前，正如其他人呈现其思想形状或色彩画面一样。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计划的构想，总是被提升至一个极高的高度。例如，某人关于组织一个落后国度的计划，会包含、并主要围绕着“提升其居民之思想与道德”这一理念。这些“绿色神殿”的信徒们，并非旧意义上的“慈善家”，尽管他们的心中充满了对同胞的同情——而这同情，也正以其典型色彩中最美丽的色调而显现出来。事实上，从我们对外部世界所瞥见的景象来看，普通的慈善事业显然已是完全不必要的了，因为贫困已然消失。他们的方案，全都是为了帮助他人，或以某种方式来改善现状的计划。

各种各样的活动建议，都在这里占有一席之地，而它们所诉求的，是那些活跃

的或疗愈性的天神们——即基督教神秘主义者所认同的、与大天使拉斐尔（Raphael）之等级体系相对应的类型。他们的天神祭司，会将其“经文”——或仪式的主导理念——呈现在他们面前，这理念会成为他们所有计划的一个面向，并会加强其中的每一个。他们会试图清晰地呈现各自的方案，并借由同情与帮助他人的努力，来为自己获得发展。在预备性的调谐与开场祝福之后，便是再度献上他们的计划。这开场的祝福，或可被视为是为他们所有的计划，带来了天神们的同情，以及天神祭司与其中每一个计划的认同。

当献上渴望的时刻到来，每一个人都会献上自己的计划，作为自己所能给予之物，作为自己的贡献，作为自己智慧的结晶，将其呈献于主前；同时，他也会心怀此念：他正将自己与自己的生命，投入其计划之中，作为为逻各斯而作的献祭。

我们再一次看到了同样的宏伟景象：那绚丽的光幕与喷泉，那由淡而明亮的落日绿所构成的、巨大而发光的海；而在这片绿海之中，则有由在场每一位成员的“同情”之念所化成的、深绿色的火焰向上喷薄而出。也正如先前一样，所有这一切，都会被天神祭司汇聚于一处焦点，再由祂传送至上方那疗愈天神的圆圈，再经由祂们，传至其那道“光”的首领，而首领则会再一次，将世界的这一面向，呈献给逻各斯。

当他们如此献上自身及其思想之时，那回应的巨流便会返回——那是一股善意与祝福的倾泻，它反过来会照亮他们所献出的、沿着各自所选路线而行的“献祭”。伟大的天神们，似乎会磁化那个人，并沿着这条及同源的路线，增益其力量，在增益的同时，又将其提升至更高的层级。这回应，不仅会加强他们已有的善念，更会向他们开启关于其思想之进一步活动的新构想。这是一次明确的“投射”行为，由他们在接受了祝福之后的一段静默冥想之中完成。

在这些人中，有许多不同的类型；他们会激活思想体中不同的脉轮或中心，而其思想力之流，有时会从这个脉轮投射而出，有时则从另一个。在最终的祝福之中，就仿佛逻各斯通过祂的天神们，将自身倾注于他们之内，之后又再度通过他们，流向其同情的对象，从而发生了一次额外的力量转化；而他们行动的顶点，便是成为祂之行动的一个活跃的媒介。强烈的“同情”，是这些人最努力培养的情感；这便是他们的基调，他们借此，逐渐地穿越思想体与因果体，而上升至直觉层面，并在那里，找到“同情”的极致，因为在那里，同情的对象，已不再外在于他们自身，而在其内了。

在这种情况下，其“布道”常常是一场阐释会，阐释各种类型的元素精华，对其所需要的思想力所具有的适应性。这样一场布道，会伴随着现场的演示，天神会在会众面前，构建出思想形状并将其物质化，以便他们能确切地学习到，生成它们的最佳方法，以及构建它们的最佳材料。

## 独立者

在这些神殿的特殊发展路线之中，似乎奇特地暗合了思想界面的四个较低子界面——正如它们在死后生命期间所呈现的那样。因为，我们应记得，“爱”是其中一个界面的主要特征，“奉献”是另一个的，“为神而行动”是第三个的，而“为正义而正义”的清晰理念则是第四个的。

然而，很显然的是，追随不同路线的真我之间，在进化程度上并无差异；所有这些道路显然都是平等的，无一例外都是从普通人性的水平，通往那能升至圣人果位之境的“圣洁之道”的阶梯。社群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属于这些类型中的某一种，因此，所有这些神殿，每日都挤满了前来礼拜的人群。

也有少数一些人，不参加任何这些仪式，仅仅是因为，对他们而言，这些都不是最合适的发展方式。然而，人们丝毫不会因此便觉得这少数人是不虔诚的，或以任何方式劣于那些最常参加仪式的人。人们已全然认识到，通往山顶的道路有许多条，而每个人都有绝对的自由，去走那条于他而言最好的路。在大多数情况下，一个人会选择自己的道路并坚持走下去，但他绝不会想到要去指责邻人选择了另一条，或甚至因其拒绝选择任何一条既有的道路而指责他。

每个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尽其所能，以便能胜任自己未来将要从从事的工作，并尽其所能地，完成好眼前的任务。没有人会因为看到他人做法不同，而心怀“我的方式比某某人更好”这样的念头。某座神殿的常客，也常常会去拜访其他的神殿；事实上，一些人宁可根据自己当下的感觉，轮流地去尝试所有神殿，他们会对自己说：“我想我今天早上需要一点‘黄色’来点亮我的智力”；或者：“或许我正变得过于形而上学了，让我试试‘绿色神殿’的一剂补药吧”；又或者：“我最近在智力的路线上用力过猛了，现在让我转向‘爱’或‘奉献’吧。”

## 亡者的会众

许多人也惯常参加那些常在神殿中举行的、表面上是为孩童而设的、宏伟却也更为初级的仪式；关于这些仪式，我们将在探讨教育的主题时再作详述。有趣的是，我们观察到，这个社群神殿仪式的独特性质，显然已在星光世界中吸引了大量的关注，因为有大批的亡者，都惯常地前来参加这些仪式。他们已发现了天神们的参与，以及由此而通过祂们运作的巨大力量，并显然希望能分享其益处。这支亡者的会众，完全是从外部世界招募而来的；因为，在这个社群之中，并无亡者——因为每一个人，当他舍弃一具肉身之时，便会立刻换上另一具，以便能继续其所投身的工作。

## 宗教之师

社群生活的宗教与教育方面，则是在 K. H. 真师的指导之下；祂本人会特意轮流造访所有的神殿，取代主祭天神的位置，并借此展现出祂自身已在最高程度上，融合了所有（发展）类型之全部品质这一事实。那些从事着与宗教及教育相关之工作的天神们，都全数听从祂的号令。社群中的一些成员，正受到天神们的特别训练，而这些人，似乎很可能将在适当的时候，转入天神进化的路线。

## 第二十五章

### 教育与家庭

#### 儿童教育

正如我们理所当然会预期的那样，在这个社群中，人们极为重视儿童的教育。它被认为具有至高无上的重要性，因此，任何能有所助益的事物，都不会被忽略，而各种各样的辅助手段，也都被投入了使用；色彩、光、声音、形状、电，都被用于服务教育，而在这项工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天神们，则会借助自然精魂大军的力量。人们已认识到，许多先前被忽略或被认为无足轻重的事实，在教育过程中都占有一席之地并发挥着其影响——例如，最有利于学习数学的环境，完全不必与最适合学习音乐或地理的环境相同。

人们已了解到，物质大脑的不同部分，可被不同的光与颜色所激励——对某些科目而言，一种轻微带电的氛围是有益的，而对另一些科目，则肯定是有害的。因此，在每一间教室的角落，都立着某种形式的电机，借助于它，周围的环境条件可以被随意改变。一些房间悬挂着黄色的饰物，完全以黄色的花朵来装饰，并充满了黄色的光；在另一些房间里，则相反，以蓝色、红色、紫色、绿色或白色为主导。各种香气也被发现具有激励的效果，而它们也同样会根据一套常规的体系来加以运用。

或许，最重要的创新，便是自然精灵的工作。他们在执行被委派的任务时，会感到强烈的喜悦，并乐于帮助与激励孩子们，正如园丁会因培育出特别优良的植物而感到欣喜一般。除此之外，他们还会运用所有适宜的光、色、声、电之影响，将其聚焦，并可以说是“喷洒”在孩子们身上，以便能产生最佳的效果。他们也会被老师们用于个别案例之中；例如，如果班上某位学生不理解摆在他面前的要点，一个自然精灵便会立刻被派去触碰并激励其大脑中的某个特定中心，之后，一瞬间，他便能理解了。所有的老师都必须具备灵视力；这是担任该职位的一个绝对先决条件。这些老师都是社群的成员——男女并无分别；天神们会为了一些特殊场合或讲授某些课程而频繁地物质化显现，但似乎从未承担过一所学校的全部责任。

由神殿所象征的那四个伟大类型，在这里也同样存在。孩子们会受到仔细的观察，并根据观察的结果而受到相应的对待。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在很小的时候，便会自行归入这些发展路线中的某一条，而他们也会被给予一切机会，去选择自己所偏爱的那一条。在这里，也同样不存在任何强制性的东西；即便是幼童，也完全熟悉这个社群的目标，并全然认识到，相应地规划自己的生活，既是他们的责任，也是他们的特权。

必须记住的是，所有这些人都是即刻转世的，他们中的大多数，都至少会带来其全部前世的一些记忆；因此，对他们而言，教育便只是一个尽快将一套新的载体掌控自如、并尽可能快地恢复任何在从一具肉身过渡至另一具时可能已丢失之联结的过程。

当然，这绝不意味着，一个走在（比方说）音乐路线上的男人的孩子，其自身也必须要有音乐天赋。由于其前世的经历总是为父母与师长所知，他们会被给予一切便利，以便能沿着其上一世的路线、或任何其他于他们而言似乎最为轻易的路线去发展。

父母与师长之间，有着最为充分的合作。我们曾注意到某位成员，他会带着自己的孩子们去见师长，向其详细地解释每一个孩子的情况，并时常拜访，与其商讨何种方式对孩子们最好。例如，如果师长认为某种颜色对某个特定的学生尤其有益，他便会将其想法告知父母，而无论是在家中还是在学校，大量的该种颜色都会被呈现在这个孩子面前；他会被这种颜色所环绕，它也会被用于其衣着之上，等等。所有的学校，都在 K. H. 真师的指导之下，而每一位师长，也都亲自由祂负责。

## 想象力的训练

让我以一座黄色神殿附设学校的做法为例，来看看他们是如何开启最低年级的智力发展的。首先，老师会在他们面前放一个小小的、闪闪发光的球，并要求他们在心中构建出它的影像。一些尚是幼童的孩子，便能做得相当出色。老师会说：

“你们都能看见我的脸；好，现在闭上你们的眼睛，还能看见吗？现在，再看看这个球；你们能闭上眼睛，并且仍然看见它吗？”

老师会运用其灵视能力，来观察孩子们是否正构建出令人满意的形象。那些能做到的孩子，会被安排去日复一日地练习，观想各种简单的形态与颜色。之后，他们会被要求去设想那个点在移动，并如流星般在身后留下一道轨迹；然后再去想象那道发光的轨迹，也就是，一条线。再之后，他们又会被要求去想象这条线与自身成直角地移动，其上的每一点都留下一道相似的轨迹，由此，他们便在心中为自己构建出了一个正方形。然后，这个正方形的各种排列与分割方式，便会被呈现在他们面前。它会被分解成各式各样的三角形，而老师则会向他们解释，事实上，所有这些图形，都是具有意义的、活生生的符号。即便是尚处襁褓的婴孩，也会被教导这些内容的一部分。

“这个点，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

“‘一’。”

“‘一’又是谁呢？”

“是神/上帝。”

“祂在何处？”

“祂无处不在。”

之后，他们很快便会学到，“二”象征着“灵”与“物质”的二元性；某种特定颜色与样式的三个点，意味着“神性”的三个面向，而另三个不同样式的点，则意味着人之内的灵魂。更高年级的班级，还会有一个居于中间的“三”，它显然意味着“单一体”。以这种将宏大理念与简单事物相关联的方式，即便是幼童，也拥有了一定量的证道学知识，这对于一个习惯于更陈旧、更不智能的教育体系的人而言，会显得相当惊奇。

我们观察到一种巧妙的、幼儿园式的机械装置，那是一个类似象牙的球体，当触碰一个弹簧时，它便会展开为一个十字，其上绘有一朵玫瑰，如同“玫瑰十字会”的符号，并从中滚出许多小球，而每一个小球又会再度细分。通过另一个动作，它又能再度合拢，其机械结构被巧妙地隐藏了起来。这意在作为一个象征，来阐明“一”生“万物”，以及“万物”最终归于“一”的理念。

## 更高年级的课程

在更高年级的课程中，那个发光的正方形，会再度与自身成直角地移动，从而生成一个立方体；再之后，立方体又会再度与自身成直角地移动，从而生成一个四维超正方体（tesseract），而大多数孩子都能看见它，并在心中清晰地构建出其影像。对此有天赋的孩子，会被教导去绘画，画树木、动物、风景与历史场景，而每一个孩子，都会被教导去使自己的画“活起来”。他会被教导说，其思想的专注，可以实际地改变物质的画面，而当孩子们能成功做到这一点时，他们会感到非常自豪。在尽可能好地画完一幅画之后，孩子们会专注于其上，并试图通过自己的思想，来改善它、修正它。大约一周之后，通过每日一段时间的专注练习，他们便能产生相当大的改变，而一个十四岁的男孩，通过大量的练习，则能相当迅速地做到这一点。

在修正了自己的画作之后，孩子会被教导去将其制作成一个思想形状，去注视它、认真地沉思它，之后再闭上眼睛，将其观想出来。他首先会用普通的实体画作来练习；之后，会有一个装着有色气体的玻璃容器被交给他，他必须通过其意志之力，将气体塑造成特定的形状——即以思想塑形——使其在容器之内，变成一个球体、立方体、四面体或诸如此类的形状。许多孩子只需稍加练习，便能轻易做到。之后，他们会被要求将其塑造成一个人的形状，再之后，则是他们先前所注视之画作的形状。

当它们能相当轻易地驾驭这种气态物质之后，他们便会尝试在以太物质、之后是星光物质、再之后是纯粹的思想物质中，进行同样的操作。老师本人会在必

要时，为他们制作出物质化的东西以供考察，他们便以这种方式，逐渐地向着更高等的思想创造之行为迈进。所有这些课程，都向父母与朋友开放，而许多年长者也常常乐于参加，并亲身练习那些为孩子们所设的功课。

## 学校体系

这里没有任何类似寄宿学校性质的机构，所有的孩子都快乐地生活在自己家中，并就近入学。在少数情况下，天神祭司们会训练一些孩子来接替他们的位；但即便是在这些情况下，孩子也不会被带离家庭，不过，他通常会被一个特殊的保护壳所环绕，以便天神向其倾注的影响，不至于受到其他振动的干扰。

一个孩子归属于某个班级的方式，与旧有的方法完全不同；每个孩子都有一份针对不同科目的数字列表；他可能在这个科目上属于一年级，在另一个科目上属于三年级，在其他某个科目上则属于五年级。即便是对幼童而言，这种安排也远不像一个“班级”，而更像是一种“讲堂”。

在试图理解这套体系时，我们绝不能有片刻忘记“即刻转世”所带来的影响；因此，这些孩子不仅平均要比同龄的其他孩子更为聪慧与发达，其发展也是不均衡的。有些四岁的孩子，对其前世以及当时所学之事的记忆，要比其他八九岁的孩子更多；还有一些孩子，能完整而清晰地记得某个科目，却又几乎完全丧失了对其他一些看似同样容易之科目的知识。因此，我们所面对的，是完全非同寻常的状况，而所采纳的方案，也必须与之相适应。

在相当于我们所理解的“开学”的时候，他们会全体起立，唱一些歌。上午的课程共有四节，但每节课都很短，且课间总有玩耍的时间。和他们所有的房屋一样，教室也没有墙壁，完全由廊柱支撑，因此，实际上，无论孩子还是社群里的其他人，其整个生活都是在户外度过的；但尽管如此，每节课后，孩子们还是会被“赶出”那个徒有其名的“房间”，到环绕着学校的公园里去玩耍。男孩与女孩不加区分地一同受教。上午的课程涵盖了所有可被称为“必修课”的科目——即人人都需学习的科目；下午则会为那些希望学习的人，开设一些关于额外科目的选修课，但有相当数量的孩子，对上午的课业已然心满意足。

## 课程设置

学校的课程设置，与二十世纪的大不相同。其科目本身大多都不同，即便有相同的科目，其教授方式也截然不同。以算术为例，它已被大大地简化；没有任何复杂的度量衡单位，一切都以十进制来安排；他们很少进行计算，而对一长串数字进行详细的演算，会被谴责为一种无法忍受的乏味之举。学校只教授那些可能对普通人未来生活有实际用处的东西；其余的一切，都属于可供查阅的参考资料。在早期的世纪里，人们有对数表，通过查阅它，便可避免冗长复杂

的计算；如今，他们则有了一套同样原理、但被极大地扩展、同时又被更为精炼的体系。这是一个能让熟悉此书之人，在片刻之间便能查到几乎任何复杂计算之结果的方案。孩子们知道如何计算，正如一个人或许知道如何制作自己的对数表一样，但他们习惯于使用参考书，以避免在涉及一长串数字的乏味过程中浪费时间。

对他们而言，算术几乎不被视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只是被当作通向那些与立体几何及更高维度相关的计算的入门引导。整套方法与先前的理念是如此不同，以至于难以清晰地描述。例如，在所有孩子们的算术题中，既没有关于金钱的问题，也没有复杂的计算；理解题目并知道如何去做，便已足够。在师长们的心中，其理论并非填鸭式地灌输，而是发展孩子们的能力，并告诉他们去何处寻找事实。例如，没有人会梦想着用一行六位数去乘以另一行同样的数，而是会去使用计算机（因为这很普遍），或是去查阅我曾提及的那类参考书。

读写的问题，已远比过去要简单得多，因为所有的拼写都是表音的，而当某个音节必定总是发某个音时，发音便不会出错。其书写方式，在外观上有点像速记。其中虽有许多要学，但与此同时，一旦学会，孩子便拥有了一件比任何旧有语言都更为精良、也更为灵活的工具，因为他写字的速度，至少能与普通人的语速相当。关于此，有大量的约定俗成的用法，一个完整的句子，常常只用一个如闪电般的符号便可表达。

他们所说的语言，自然是英语，因为该社群兴起于一个英语国家，但这种语言已被大幅地修改；许多分词形式已然消失，一些词汇也已不同。如今，所有科目的学习方式都已截然不同。没有人会学习任何历史，除了一些独立的、有趣的故事之外；但每个人的家中，都有一本能查到全部历史概要的书。地理学也仍在有限的范围内被学习着；他们知道所有不同种族居住在何处，并能极为精确地知晓这些种族有何不同、以及他们正在发展何种特质。但商业方面的内容已被舍弃；没有人会去费心保加利亚的出口，也没有人知道、或想知道哪里生产毛织品。所有这些事情，都可以在作为每家每户之免费“家具”一部分的参考书中随时查阅，而用这类无甚价值的事实来加重记忆的负担，则会被视为一种浪费时间。

这套教育方案在各方面都严格地遵循实用主义；任何能轻易从百科全书中查到的东西，他们都不会教给孩子。他们已发展出了一套将教育限定于必要且有价值之知识的方案。一个十二岁的男孩，通常在其物质大脑中，已拥有其前世所知的全部记忆。当时的习俗，是会将一个护身符从一世带到另一世，以帮助孩子在新载体中恢复记忆——这个护身符是他在前一世所佩戴的，因此它已完全充满了那一世的磁力，如今便能再度激起相同的振动。

## 儿童的仪式

另一个有趣的教育特色，是神殿里所谓的“儿童仪式”。参加这种仪式的，除了儿童，还有许多其他人，尤其是那些水平尚未能完全达到前文所述之其他仪式的人。

“音乐神殿”中的儿童仪式极为优美；孩子们会表演一系列优雅的队列表演，并在行进中且歌且奏。而“色彩神殿”中的仪式，则有点像一场尤为华美的“德鲁里巷”哑剧，并且显然经过了多次精心的排练。

在一个案例中，他们正在重现巴比伦祭司们的“合唱之舞”，这支舞蹈表现了行星围绕太阳的运行。这支舞是在一片开阔的平原上表演的，正如其过去在亚述一样；几组孩童会穿上特殊的颜色（代表不同的行星），并和谐地舞动，因此，他们在玩耍之中，也上了一堂天文课。但必须理解的是，他们全然地感到，自己正在参与一场神圣的宗教仪式；而尽善尽美地完成它，将不仅对自己有益，也构成了一种向神性奉献其自身服务的行为。他们已被告知，在数千年之前的一个古老宗教里，人们也曾这样做过。

孩子们对此乐在其中，而为了能被选中扮演“太阳”的一部分，还存在着相当激烈的竞争！骄傲的父母们也在一旁观看，并会高兴地说：“我的孩子今天水星的一部分”，诸如此类。所有的行星都有其卫星——在某些情况下，卫星的数量比过去所知的要多，可见天文学显然已取得了进步。土星的光环，则由一群孩子们以一种与“枪骑兵方块舞”第五组动作开头的“大链环”极为相似的队形，不停地移动，从而得到了绝佳的展现。一个特别有趣的细节是，就连土星内圈的“薄纱环”也被表现了出来，因为那些在下一个环内侧的孩子们，会让一件纱衣向外飘动，以模仿其形态。卫星则是由单个或成对的孩子们，在环外跳着华尔兹来扮演。

在此期间，尽管他们乐在其中，却从未忘记，自己正在履行一项宗教职能，并且正将此献给神。另一支舞蹈，则显然象征着生命从“月球进化链”向“地球进化链”的转移。各种各样的教诲，便以这种半是游戏、半是宗教仪式的方式，传授给了孩子们。

## 象征之舞

每座神殿都会通过这类特别的表演，来庆祝一些盛大的节日，而在这些场合，他们也都会在华美的装饰方面，做到尽善尽美。建筑的布置方式，使其线条能被一种永久的磷光所勾勒——那并非一排灯火，而是一种仿佛由物质本身所发出的光辉。建筑的线条优美雅致，其效果也蔚为壮观。

儿童仪式，便是一种关于色彩的教育。其色彩组合真是妙不可言，而孩子们的队列表演也完美无瑕。大批的孩子们身着同样款式的、色彩悦目——既雅致又绚丽——的服装，并在最复杂的图形之中，彼此穿梭舞动。在他们的合唱之舞

中，他们被教导说，不仅要为了场面壮观而穿上代表星辰的颜色，还必须在思想上，努力地去构建出同样的颜色。他们被教导要去想象自己就是那种颜色，并努力去认为，自己实际上便是水星或金星——视情况而定——的一部分。在移动之时，他们且歌且奏，每一颗行星都有其专属的和弦，因此，当所有的“行星”围绕着“太阳”运行时，便能营造出一种对“天体音乐”的模仿。

在这些儿童仪式中，天神们也常常会参与进来，并在色彩与音乐方面予以协助。欲界与色界的天神们，都在民众间相当自由地穿梭，并参与着他们的日常生活。

与“黄色神殿”相关的儿童仪式，也极为有趣。在这里，孩子们会频繁地以几何图形来舞蹈，但其队形变化却难以描述。例如，其中一场表演，便极为优美且效果显著：三十二个身着金色锦袍的男孩，以一种特定的顺序排列，并非都站在同一平面上，而是站在升起的高台之上；他们显然是在代表某个立体图形的各个顶点。他们手中握着金色的粗绳，并将其在彼此间传递，从而勾勒出某个图形——比方说，一个十二面体——的轮廓。突然，在一个预设的信号之下，他们会放下绳索的一端，或将其抛给另一个男孩，一瞬间，那轮廓便已变成了一个二十面体。这一幕的效果奇佳，并产生了一种将立体图形互相转换的、相当非凡的错觉效果。

所有这类变化，都遵循着一种特定的顺序，而这种顺序，又以某种方式，与太阳系肇始之时各界面的物质之进化相关联。另一个队形变化，则显然是为了阐释由“泡泡”形成原子的过程；孩子们扮演的便是“泡泡”。他们中的一部分会从中心冲出，并以某种方式排列；之后，他们又会冲回中心，再向更远处散开，并以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组合。所有这些都需要大量的训练，但孩子们似乎对此热情极高。

## 根本理念

教育与宗教是如此紧密地交融在一起，以至于难以清晰地将二者区分开来。孩子们正在神殿里玩耍。一直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根本理念是：所有这一切，都只是某个属于更高世界的、远为更伟大与更宏伟之物的物理面向；因此，他们会感觉到，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有其内在的面向，而他们也希望能了悟这一点，并能直接地看见与领会它；而这一点，则总是作为其努力的最终回报，而被呈现在他们面前。

## 诞生与死亡

那些在儿童教育中扮演着如此突出角色的各种影响，甚至在孩子出生之前，便已施加于其身了。我们必须再次重申，当一个新生命即将诞生之时，其父母及所有相关各方，都完全清楚将要来到他们这里的是哪个真我，因此，他们会确

保，在实际诞生之前的数月里，其周遭的环境在各方面都适宜那个真我，并有助于其获得一具完美的肉身。

人们极为强调优美环境的影响；准妈妈的眼前，总是会有悦目的图画与雅致的雕像。整个生活都充满了这种对美的追求——以至于任何丑陋或不雅观的事物，都会被视为是对社群的一种冒犯。在所有建筑中，线条与色彩之美都是首要的考量，而对于生活中的所有次要配饰而言，也同样如此。甚至在孩子出生之前，相关的准备工作便已为其做好；他的母亲会主要穿着某些特定的颜色，并让自己被认为是最适宜的花朵与光芒所环绕。

亲子关系，是所有相关方之间商议安排之事，而死亡，则通常是自愿的。由于这个社群的成员们过着完全健康的生活，并让自己被完美的卫生条件所环绕，疾病实际上已被消除；因此，除了在罕见的意外情况中，没有人会死于衰老之外的原因，而只要身体尚有用处，他们便不会舍弃。他们完全不觉得自己在放弃生命，而只觉得是在更换一具磨损了的载体。忧虑与不健康状况的消失，无疑已在总体上延长了肉体生命的长度。没有人会在至少八十岁之前显露老态，而许多人都能活过百岁。

当一个人开始感到自己的力量正在衰退之时，他便也会开始在周遭为自己寻觅一次理想的转世。他会挑选一对自己认为合适的父母，并前去拜访，询问他们是否愿意接纳自己。如果他们愿意，他便会告知对方自己预计将不久于人世，之后便会将自己佩戴了一生的个人护身符交予他们，同时也会将任何他希望带来世的个人物品送去。

这护身符，通常是一件适合其真我之特定类型的珠宝，它取决于该真我所属的黄道十二宫星座，即其最初获得个体性时所处的影响。他会一直佩戴着这枚护身符，使其能完全浸润自己的磁力，并会谨慎地安排，使其能在自己下一世时被交还，以帮助在新身体中唤醒前世的记忆，从而能更容易地保持作为“真我”之生命的认知不致中断。

这个护身符总是与他作为真我的名字——即他生生世世所携带的名字——相对应。在许多情况下，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便已在使用这个名字了，尽管在另一些情况下，他们会将自己初入社群时所使用的名字永久化，将其从一世带到另一世，并根据当下的性别来改变其词尾，以区分阴阳。因此，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名字，即其永久的名字；此外，在每一次转世中，他还会采用自己碰巧或选择降生于其中的那个家族的姓氏。

个人物品中，不包含任何类似金钱性质的东西，因为金钱已不再被使用，而任何人对房屋、土地或其他财产，都只拥有终身的权益。但他有时会有一些希望保存的书籍或饰品，若是如此，他便会将这些物品交予其未来的父母，后者在听闻其死期将近之时，便可开始为他做准备。他并不会改变自己平日的生活方

式，也不会做任何与自杀类似之事；但他只是会失去活下去的意志——可以说是，任由自己的生命离去——并通常会在一段很短的时间内，在睡梦中平静地逝去。事实上，通常一旦协议达成，他便会搬去与未来的父母同住，并在其家中逝世。

这里没有任何形式的葬礼，因为死亡不被视为任何重要的事件。遗体不会被火化，而是被置于一种蒸馏罐之中，再向其中倒入一些化学品——或许是某种强酸。之后，蒸馏罐被密封起来，一股类似电、但却远为更强的力量会穿过其中；酸液会剧烈地沸腾，数分钟之内，整个身体便会完全溶解。待蒸馏罐被打开、整个过程完成之后，便只剩下一些细微的灰色粉末了；这些粉末不会被保存，也不会被报以任何敬意。处置遗体的操作，可轻易地在家中进行，需要时，相关的设备便会被带到那里。

没有任何形式的仪式，逝者的友人们也不会为此聚集。然而，他们确会在其转生之后不久，前去探望，因为看见他们，被认为有助于在新生的婴孩身体之中，重新唤醒其记忆。在这些情况下，自然不会有任何为亡者而设的祈祷或仪式，也无需在星光层面上提供任何帮助；因为社群的每一位成员，都记得自己的前世，并完全清楚自己即将在何时、一旦准备妥当便会取得的那具身体。许多社群成员，会继续作为“不可见的帮手”，去帮助世界上的其他人，但在社群内部，则无需任何此类帮助。

摩奴会为其社群中的每一位成员，仔细保存其历次转世的记录；在一些罕见的情况下，祂也会干涉某个真我对其父母的选择。通常而言，社群的所有成员，都已清偿了那些会限制其选择的、较为粗重的因果业报，他们也已足够了解自身的类型以及所需之条件，不至于会作出不当的选择，因此，在几乎所有情况下，他们都能完全自由地作出自己的安排。然而，此事总是在摩奴的知晓之中，因此，如果祂不赞同，祂便可以改变该计划。

通常，临终之人可以自由地选择其下一世的性别，而许多人似乎也习惯于在男女之间交替转生。对此并无实际的规定，一切都尽可能地保持自由；但与此同时，社群中性别的适当比例必须得以维持，而如果任一性别的数量暂时低于应有水平，摩奴便会号召志愿者前来，以使（性别比例）再度回归和谐。

父母们通常会安排生育十到十二个孩子，且男女数量大致相当；双胞胎乃至三胞胎，也并不少见。每一胎之间，大多会间隔两到三年，而关于此事，也显然有着一套理论。其伟大的目标，是生育出完美的孩子，因此，你看不到任何跛子或畸形之人，也没有任何婴儿夭折的情况。很显然，分娩的劳苦，已几乎减少到了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事实上，或许除了第一胎会有些许痛苦之外，似乎几乎没有任何麻烦。

## 婚姻

这便将我们引向了婚姻的问题。对此，除了一个重大的限制，即任何人都不许与社群之外的人通婚，并无任何限制；但人们普遍认为，具有相同类型宗教情感的人，彼此通婚是不甚理想的。对此并无明文规定，但大家都明白，总的来说，摩奴更希望此事不要发生。有一个确切的、且足以说明一切的说法，它实际上能将任何事情都置于无需讨论的境地，那便是：“那并非祂的意愿。”

人们会为自己选择一生的伴侣——事实上，也会坠入爱河——这很像他们过去的样子；但“责任”这一主导理念，永远是至高无上的，即便是在内心之事上，也没有人会允许自己去做任何、或感受任何他认为并非是为了社群之最高利益的事。伟大的动机，并非激情，而是责任。普通的性激情，已被全然掌控，因此，人们如今的结合，明确地是为了延续社群，并为此目的而创造出优良的身体。他们主要将婚姻生活视为达成此目的的一个机缘，而要达成此等“生产”，则需要一种需被审慎引导的、宗教性与魔法性的行动。它构成了向逻各斯献上自身之一部分，因此，任何人都绝不能在与之相关之事上，失去其平衡或理智。

当人们坠入爱河，并——如我们称之为——订婚之时，他们会前往摩奴本人那里，请求祂为他们的结合赐予祝福。通常，他们也会与一位未来的子女事先商议好，因此，当他们前往摩奴那里时，便会说，某某人希望从他们这里降生，并请求准许他们成婚。摩奴会审视他们，看他们是否彼此适合，如果祂认可，便会为他们宣告一句祝福：“你们的共同生活将被祝福。”婚姻，几乎完全是从未来后代的角度来被看待的；有时，它甚至是由后代来安排的。一个人会去拜访另一个人，并说道：

“我预计将在几周之内离世，并希望能由您与 X 小姐，来做我的父母，因为我与二位之间，尚有一些希望能了结的因果业报之联结；不知二位意下如何？”

这样的建议，似乎常常会被接受，而计划也进行得很顺利。我们为考察而随机选取的一位男子，便发现有三位真我渴望通过他而转世，因此，当他带着自己未来的妻子去见摩奴时，他便问道：

“我们二人可否成婚，以让这三位正等候着的真我，通过我们而降生？”

而摩奴也给予了祂的同意。除了摩奴所赐予的这份祝福之外，再无其他结婚仪式，婚礼也不会成为宴饮或送礼的场合；也没有任何类似婚约性质的东西。婚姻的安排是完全的一夫一妻制，也没有离婚这回事，尽管那份（婚姻）协议，总是可以通过双方同意而终止。

人们结婚，明确地是为了给某个灵魂提供一具载体，而当此事已安然完成之后，是否要续签协议，似乎便完全取决于他们自己的选择了。由于父母都是经

过审慎挑选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协议都会被续签，而他们也会作为夫妻共度一生；但也有些情况，协议会被终止，而双方则会各自再结良缘。

在这里，也如在其他一切事务中一样，责任是唯一的支配因素，每一个人，都随时准备好，为了那被认为是于整个社群最为有利之事，而放弃自己的个人偏好。因此，在这些生命之中，激情要远少于更古老的世纪；而最深厚的情感，或许便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情感了。

在某些情况下，那条关于不与同类型之人通婚的不成文规定，会被废止，例如，当人们希望能生育出可被天神们训练为某座特定神殿之祭司的孩童时。在罕见的意外死亡案例中，死者会立刻被“扣留”于其星光体之中，并为其转世作出安排。

大量的人渴望能降生为委员会成员的孩子；然而，这些人只会生育通常数量的子女，以免（后代）品质下降。能降生于摩奴本人的家庭，则是所有荣誉之中最伟大的；但当然，祂会亲自挑选自己的子女。

两性之间，并无地位之分，他们会无差别地承担任何需要完成的工作。关于此事，记录一下我们为特定目的而考察的、那个时代的某个人思想中的观点，或许会很有趣。这个人似乎并不太在意男女之间的区别。他说，两者都必须存在，如此根族才能得以建立，但“我们知道，一个更美好的时代正为女性们而来”。他觉得，在生育子女方面，女性承担了更为艰辛的那部分工作，因此应受到怜悯与保护。

然而，委员会完全由男性组成，并且，在摩奴的指导下，其成员们正在进行创造“意生身”的实验。他们已制造出了一些像样的人类复制品，但尚未能成功地令摩奴满意。

## 第二十六章

### 建筑与习俗

#### 根族特征

在外貌上，该社群依然与其所源自的第六次根族相似——也就是说，这是一个白色皮肤的根族，尽管其间也有一些发色与瞳色较深、以及带有西班牙或意大利人肤色的人。该种族的身材已明显增高，因为所有男子的身高都不低于六英尺，即便是女子，也只略逊一筹。人们都肌肉发达、身材匀称，并极为重视锻炼及肌肉的均衡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到了垂暮之年，他们也依然保持着舒展而优美的体态。

#### 公共建筑

我们在开头曾提及，在该社群建立之初，便已建起了一片巨大的中央建筑群，而第一批定居者的房屋，便围绕着这片建筑群而建，尽管彼此间总留有充足的空间，以作美丽的花园。此时，该地区已出现了许多附属的城镇——尽管“城镇”一词，或许会误导二十世纪的读者，因为这里丝毫没有与他所习惯的那种城镇相像之处。这些定居点，更应被称为稀疏地散布于可爱公园与花园之中的别墅群；但至少，所有这些定居点，都有其各自的神殿，因此，每一位居民，都能轻易地去往自己所偏好的那一类神殿。庄园的居住区面积不大，直径约在四十到五十英里之间，因此，即便是那些巨大的中央建筑，对任何希望前去参观的人而言，也终究是相当方便的。每一座神殿的附近，通常都有一片其他的公共建筑群——包括一座公共大厅，一座广阔的图书馆，以及一组学校建筑。

#### 房屋

在社群建立之初为其建造的房屋，都遵循着同一个总体规划；尽管在此后建成的房屋之中，已展现出大量的个人品味，但其宏观原则依然未变。其建筑有两大特征，使其与此前几乎所有的建筑都大相径庭，那便是：没有墙壁，也没有角落。房屋、神殿、学校、工厂——所有这些，都不过是由廊柱支撑的屋顶罢了；这些廊柱，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与埃及神殿的廊柱同样高耸，但却远为轻盈与优美。然而，也有预备的装置，可在必要时将廊柱之间的空间封闭起来——那是一种与早期世纪的专利自动卷帘有几分相似的东西，但却可以被随意地变为透明。然而，这些装置极少被使用，而民众们日夜的全部生活，实际上都是在户外度过的。

形态各异、大小不一的穹顶，是其突出的特征。其中一些，其形状类似圣彼得大教堂的穹顶，只是尺寸较小；一些则低矮而宽阔，如同巴勒莫的圣乔瓦尼-德

利-埃雷米蒂教堂 (San Giovanni degli Eremiti in Palermo); 还有一些, 则带有穆斯林清真寺那般的莲蕾形状。这些穹顶上开满了窗户, 或常常其本身便由某种各色透明的物质建造而成。每一座神殿都有一个巨大的中央穹顶, 而每一栋房屋, 也至少有一个。

房屋的总体格局, 便是在穹顶之下, 设一个巨大的圆形或椭圆形大厅, 作为通用的起居室。其周长的整整四分之三都是完全开放的, 但在剩下的四分之一的后方, 则常常建有各种房间与办公室, 其高度通常只及廊柱的一半, 其上则另有一些用作卧室的小房间。所有这些房间, 尽管彼此间由隔板分开, 却没有外墙, 因此, 身处其中, 也依然如同在户外。任何地方都没有角落, 每一个房间都是圆形或椭圆形的。屋顶总有一部分, 是可以在上面行走的。

每一栋房屋都充满了鲜花与雕像, 而另一个显著的特征, 则是随处可见的充沛的水源: 喷泉、人造瀑布、微型湖泊与水池, 四处点缀。

房屋的照明, 总是来自屋顶。看不到任何灯具或灯笼, 而是让穹顶本身发出一团光, 其颜色可被随意改变; 而在较小的房间里, 天花板的某个部分, 也被安排以同样的方式发光。所有的公园与街道, 在夜间都被一种柔和、如月光般、却又富有穿透力的光线所彻底照亮——这种光, 要远比此前所获得的任何光线, 都更接近于白昼之光。

## 陈设

其家具, 主要以其“缺少”而引人注目。房屋里几乎没有任何椅子, 而在神殿或公共大厅里, 也没有任何形式的座位。人们有点像东方风格、或更确切地说, 像古罗马人那样, 斜靠在坐垫之上, 因为他们并不盘腿而坐。然而, 这些坐垫颇为奇特: 它们要么是气垫, 要么是完全由某种特别柔软、与椰子纤维有些相似的纤维材料所填充的植物制品。这些东西都是可清洗的, 且确实也常常被清洗。当去往神殿、图书馆或任何公共集会时, 每个人通常都会随身携带自己的气垫, 但在房屋里, 也总能看到大量的坐垫散放着, 可供任何人使用。

有一些低矮的小桌子——或者, 更确切地说, 是书架, 它们可以被调整得像桌子一样平坦。所有的地板, 都是由大理石、或被抛光得如大理石般的石材铺就的——常常带有浓郁的深红色调。床, 则要么是气垫床, 要么是水床, 或由与坐垫相同的植物材料制成, 被直接铺在地板上, 或有时像吊床一样悬挂起来, 但并不使用床架。

在少数一些有相对固定之墙壁的地方, 例如卧室、办公室与大厅之间, 墙上总是绘有优美的风景与历史场景。奇怪的是, 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可以互换的; 有一个部门, 随时准备安排交换事宜——那是一种“装饰品流通图书馆”, 通过它, 任何人都可以随时更换装饰其房屋的墙板或雕像。

## 服装

当地人的服装简约而雅致，但同时也严格遵循实用主义。其大部分服饰与印度的并非迥异，尽管我们有时也能看到一种向古希腊服饰靠拢的趋势。服饰并无统一的样式，人们会穿各种各样不同的衣物；但其中并无任何不和谐之处，一切都品味绝佳。无论男女，都会穿着既绚丽又雅致的色彩，因为两性的服装之间，似乎并无分别。

没有任何一件衣物是由羊毛制成的；人们从不穿羊毛。所用的材料，完全是亚麻或棉，但会将其浸泡在某种能保护其纤维的化学品之中，因此即便每日清洗，衣物也能经久耐穿。这种化学处理，会赋予其一种光滑如绸缎的表面，却丝毫不会影响材料的柔软度与弹性。

社群的成员不穿鞋、凉鞋或任何其他足部遮蔽物，也几乎没有人戴帽子，尽管也有少数类似巴拿马草帽的帽子，我们也曾见过一两顶小小的亚麻帽。为特定职位而设的独特服装之理念，已然消失；人们不穿任何形式的制服，唯一的例外是，主祭的天神在主持仪式时，总会在其自身周围物质化出与其神殿颜色相应的礼袍；而孩子们，也如前文所述，在将要参加宗教节日时，会穿上特定的颜色。

## 饮食

这个社群是完全素食的，因为“不得杀生”是其长期不变的规定之一。即便是外部世界，此时也已大体上是素食的了，因为人们已开始认识到，食肉是粗鄙、庸俗的，而最重要的是——不合时宜的！

费心自己准备餐食、或在自己家中用餐的人，相对较少，尽管如果他们愿意，也完全可以自由地这样做。大多数人会去我们所谓的“餐馆”，尽管由于这些餐馆实际上完全是在户外，或许更像是茶园。

水果在那个时期的饮食中占了很大比重。我们拥有多得令人眼花缭乱的水果品种，人们已花费了数个世纪的心血，致力于水果的科学杂交，以便能生产出最完美的营养形态，并同时赋予其非凡的口味。

如果我们去视察一座果园，便会看到，专用于每一种水果的区域，总是被划分为更小的区块，而每一个区块，都被标注为带有一种特定的风味。例如，我们可能会看到，比方说，带有草莓风味、丁香风味、香草风味的葡萄或苹果等等——对于不习惯之人而言，这种混合会显得颇为奇特。这是一个几乎不下雨的国度，因此，所有的种植都通过灌溉来管理；而在灌溉这些不同区块时，他们会向水中投入一种被称为“植物养料”的东西，并通过改变养料的配方，来成功地赋予水果不同的风味。通过改变养料，生长可以被加速或减缓，而果实的大小，也同样可以被调节。该社群的庄园一直延伸至山丘地带，因此，他们便

有机会，在不同的海拔高度，栽培几乎所有可能的水果品类。

最常被食用的一种食物，是一种有点类似法式奶冻的物质。它有着各种各样的颜色，而颜色便代表了其风味，正如古秘鲁时一样。其选择范围很广；或许，食物中不同风味的选择，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许多如今已消失的习惯，例如吸烟、饮酒或吃甜食。还有一种看上去像奶酪、但却是甜的物质；它肯定不是奶酪，因为人们不使用任何动物制品，而除了宠物之外，殖民地里也不饲养任何动物。人们也饮用奶，但完全是从有时被称为“牛树”的植物中获取的植物奶，或是由某种豆子制成的、精确的仿制品。

看不到刀叉，但勺子仍在使用，而大多数人会随身携带自己的勺子。服务员有一种类似短柄斧的工具，用以劈开水果和坚果。它由一种具有黄金所有特质、但却刃口坚硬的合金制成，显然无需再度打磨；它或许是由某种更为稀有的金属，例如铌，所制成的。在这些“餐馆花园”里，同样没有椅子，每一个人，都在地面上的一个大理石凹槽中半躺半卧；在他面前，有一块可以转动的大理石板，可以将食物放在上面，待用餐完毕，只需将其翻起，便有水流过其上（以作清洗）。

总的来说，人们的食量明显要比二十世纪时少。通常的习惯，是在一天正午时吃一顿正餐，早晚则吃一顿清淡的水果餐点。每个人都在日出后便用早餐，因为人们总是在那时或稍早一些便已起床。清淡的晚餐大约在五点钟，因为大多数人都睡得很早。就我们所见，没有人在晚上会坐下来吃大餐；但关于所有这些事，人们都有完全的个人自由，因此，大家也都会遵循各自的口味。我们未曾观察到有人喝茶或咖啡；事实上，似乎也很少有人喝任何种类的饮品，这或许是因为人们食用了大量水果的缘故。

尽管几乎不下雨，但水源却随处可见。他们有着巨大的海水蒸馏工程，海水被提升至极高的高度，再以极为充沛的规模输送出去。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专门用于饮用的水，并非纯粹的蒸馏产物，人们会向其中添加一小部分特定的化学品——其理论在于，纯蒸馏水并非最健康的饮用水。蒸馏厂的管理者解释说，他们会尽可能地使用天然泉水，但其储量远不足够，因此必须用蒸馏水来补充；但之后，便有必要向其中添加化学品，以便使其口感清新、气泡丰富，并能真正地解渴。

## 图书馆

其文献的安排，奇特而又完美。每一栋房屋，都会免费配备一种极为全面的百科全书，作为其永久设施的一部分；其中包含了几乎所有已知知识的概要，文字尽可能地简洁，细节却又极为丰富，足以涵盖一个普通人在任何主题上可能想要了解的所有信息。

然而，如果出于某种原因，他需要了解更多，只需前往最近的地区图书馆即可——每一座神殿，都附设有一座。在那里，他会找到一部内容远为更详尽的百科全书，其中关于任何一个主题的条目，都包含了一份关于所有曾论述过该主题之书籍的、审慎的概要——这是一项极为浩大的工程。

如果他仍想了解更多，或想查阅那些以古老语言或如今已废弃的古罗马字体印刷的原版书籍，他便须前往社群的中央图书馆，其规模与大英博物馆相当。在这些原版书之后，总会附有以这种速记式文字印刷的、翻译成当时英语的译本。

因此，任何人都可以最充分地研究自己感兴趣的任何课题，因为所有研究工具与书籍，都以这种方式免费提供。关于所有可以想象之主题的新书，也在不断地被撰写着。当时的虚构文学，几乎完全基于转世的主题，其中的人物总是历经生生世世，以例证因果业报的运作；但那时的小说家写作，并非为了名利，而总是为了社群的福祉。

有些人会写一些短文，而这些文章总会在其所在地区的圣殿大厅中展出。任何人都可以前去阅读，而任何感兴趣之人，只需前去索要一份副本，便可获得。如果有人在写书，也会以这种方式，一章一章地展出；整个生活，便以这种方式，成为了共享的——人们会在做事的同时，与邻人分享自己正在做的事。

## 报纸

日报已然消失——或者，我们或许更应该说，它以一种经过大幅改良的形式，存续了下来。为便于理解，必须先作说明：每一栋房屋里，都有一台机器，它是一种电话与磁带记录机的结合体。这台机器与首都的中央办公室相连，其设计不仅能让人像用电话一样通过它通话，而且，任何被书写或绘制在一块特制板上、并放入中央办公室之大型机器的盒子里的东西，都会自动地在落入每家每户之机器盒子里的纸条上，复制出来。

取代晨报的，便是以这种方式运作的东西；可以说，每一个人，都在自己家中“印刷”自己的报纸。任何时候，若有任何重要新闻，都会立刻以这种方式被发送至社群的每一户人家；但每天清晨，还是会发送一份这类新闻的特别合集，通常被称为“社群早餐谈”。这是一份相对小型的刊物，与目录和索引有几分相似，因为它只给出新闻的最简短摘要，但会为每一条目附上一个编号，而不同的版块，则会以不同的颜色印刷。如果任何人想了解任何条目的完整信息，他只需致电中央办公室，索要某个编号的详情，而所有可用的信息，便会立刻沿着其线路被发送，并投递至其面前。

但这种报纸，与旧时代的报纸大相径庭。其中几乎没有任何政治新闻，因为即便是外部世界，也已在许多方面发生了改变。有大量关于科学主题以及新理论

的信息。依然有关于王室成员私人事迹的记录，但都相当简短。还有一个社区新闻版块，但即便是这个版块，也主要关注科学论文、发明与发现，尽管它也会记录婚丧嫁娶之事。

同样的设备，也在必要时，被用来更新家庭百科全书的内容。只要有任何需要补充的内容，额外的纸条便会每日发出；因此，正如报纸会一天到晚零散地被投递一样，不时地也会有一些小纸条送来，以增补百科全书的各个版块。

## 公共聚会

每一座神殿，都附设有一套明确的教育建筑规划，因此，总的来说，每个地区的学校教育，都是在其神殿的庇护下进行的。宏伟的中央神殿，则附设着巨大的露天集会场所，必要时，几乎整个社群都能聚集于此。更为常见的是，当摩奴希望能向其全体子民颁布法令或讯息之时，祂会亲自在中央神殿宣讲，而祂所说的话，则会通过一种经过全面改良的留声机系统，在所有其他神殿中被同步播放。似乎，每一座地区神殿，在中央神殿里都有一台相应的“代表性留声机”，它会在线路的另一端，记录下中央神殿所发生的一切，从而使所有细节都能以这种方式被即刻再现。

## 科学部门

我们已提及过那座与中央神殿相连的、巨大的中央图书馆。除此之外，作为同一巨大建筑群的另一部分，还有一个设施完备的博物馆，以及一个可被称为“大学”的机构。许多研究分支都在此进行，但其所采用的方法，则与旧时不同。例如，动植物的研究，完全且只通过灵视来进行，绝不通过任何形式的破坏；也只有那些已发展出足够灵视力、能以此方式工作的人，才能成为这些领域的教授与学生。还有一个我们可以称之为“自然地理学”的部门，它已通过大量的大比例尺模型，绘制出了整个地球的地图；这些模型，通过彩色的标记与铭文，不仅展示了表层土壤的性质，也展示了在相当深度的地层中所能找到的矿物与化石。

此外还有一个精细的人种学部门，其中陈列着所有曾在地球上存在过的人类种族的真人大小雕像，以及存在于此进化链中其他行星上之生命的各种模型。甚至还有一个关于太阳系其他进化链的部门。每一座雕像，都附有一份详尽的描述与图表，以展示其更高层级的载体有何不同。全部的展品，都从摩奴的视角被制成表格并加以排列，以展示人类在各个根族与次根族之中的发展历程。许多关于未来的事物也同样被展示了出来，并同样附有模型与详细的解释。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解剖学部，处理着过去、现在与未来的人类及动物身体的全部精细解剖结构。这里并无严格意义上的医疗部门，因为疾病已不复存在，它已被消除了。然而，依然保留着为处理意外事故而设的外科，尽管即便是外

科，也已得到了极大的改进。具备这种技能的教授已没有太多，因为意外事故自然是罕见的。这里没有任何与旧时代的大医院相对应之物，只有几间明亮通风的房间，以便在必要时，能将意外事故的受害者暂时安置其中。

与这个学习中心相连的，还有一个精美的博物馆，收藏着自开端以来、世间曾存在过的各式各样的艺术与工艺品。馆中还有各种机械的模型，其中大部分对我们而言都是新奇的，因为它们是在二十世纪与十八世纪之间被发明的。此外还有许多早已被遗忘的亚特兰蒂斯机械，因此，对于任何这类路线的研究，都有着完备的安排。

历史仍在被撰写着，这项工作已持续了一百多年；但其撰写，是基于对“阿卡西记录”的解读。其插图，则采用了一种对我们而言相当新奇的方法——一种能在认为重要之时，从记录中将某个场景“沉淀”出来的方法。此外，我们还有一系列用以阐明各个时期之世界历史的模型。在中央图书馆里，有一些类似电话亭的小房间，学生们可以将历史上任何重大事件的记录带入其中；通过将其放入一台机器并使其运转，他们便能让整个场景以可听可见的方式再现出来，其中演员们的外貌被精确地呈现，其话语也带着当初被说出时的原声原调。

此外还有一个天文学部，其中有极为有趣的机械，能指示出天空中所有可见之物在任何时刻的确切位置。关于所有这些世界，都有着海量的信息；有两个部门，一个负责通过各种方法进行直接观察，另一个则负责将通过证言所获得的信息制成表格。这些信息中的许多，都是由与各个行星和恒星相关的天神们所给予的；但这部分信息，总是与直接观察的结果完全分开保存。

化学，已被发展到了一个奇妙的高度与深度。所有可能的组合，如今都已得到完全的理解；而这门科学，在与“元素精华”相关联之处，还有一门分支，它引向了关于“自然精灵”与“天神”的整个问题，并将其作为一个明确的科学部门，用图解模型来进行研究。此外还有一个护身符部，因此，任何敏感之人都可通过“接触感应”，去超越那些纯粹的模式，而看见事物本身。

## 艺术

“讲座”似乎完全不占有任何突出地位。有时，一个正在研究某个课题的人，或许会和几位朋友谈论此事，但除此之外，如果他有任何想说的，便会将其提交给官员，之后便会登上每日新闻。如果有人写了诗或散文，他会与家人分享，或许还会将其张贴在地区大厅。人们依然会绘画，但只作为一种消遣；如今，已没有人会将全部时间都投入于此了。然而，艺术，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入地渗透了生活，因为每一件物品，即便是最简单的日用品，都是被艺术性地制作出来的；人们会将自身的一部分倾注于其作品之中，并总是在尝试新的实验。

这里没有任何类似“剧院”的东西；当我们将这个理念告知一位居民时，他心中浮现出的定义是：一个人们过去曾在其中跑来跑去、高声吟诵、假扮他人、并扮演伟人之角色的地方。他们认为这既过时又幼稚。那些宏大的合唱之舞与游行，或可被视为具有戏剧性，但在他们看来，这些都属于宗教修行。

游戏与体育，在这新的生活中占据着突出地位。这里有体育馆，而无论男女，都极为重视身体的发展。一种很像草地网球的游戏，是人们最主要的爱好之一。孩子们则如往昔一般四处玩耍，并享有极大的自由。

## 意志力

意志的力量，在社群之中得到了普遍的公认，许多事情也都是通过其直接作用而完成的。自然精灵是众所周知的，并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一个突出的角色，大多数人也都能看见他们。几乎所有的孩子都能看见他们，并能以各种方式来运用他们的力量，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常常会失去一部分这种能力。

运用这类方法，以及心灵感应，在孩子们中间是一种游戏，而成年人也认识到，孩子们在这方面更为优越；因此，如果他们想向远方的朋友传递讯息，常常会叫来最近的孩子，请他代为发送，而不是自己去尝试。孩子可以将讯息以心灵感应的方式，发送给另一端的某个孩子，后者便会立刻将其传达给指定的接收人；这是一种相当可靠、也颇为寻常的沟通方式。成年人常常会在婚后失去这种能力，但也有少数一些人保留了下来，尽管对他们而言，这需要比孩子付出更大的努力。

## 经济状况

我们曾试图理解该殖民地的经济状况，但发现并不容易。这个社群是自给自足的，能自行制造所需的一切。唯一来自外部的进口品，是诸如古代手稿、书籍与艺术品之类的珍奇之物。这些物品，总是由社群的官员们来付款，他们拥有一定数量的、由游客或访客所带来的外部世界的货币。此外，他们也已学会了通过炼金术来制造各种黄金与珠宝的秘诀，而这些也常常被用来支付少数从外界进口的商品。如果某位成员希望能得到只能从外部世界购买的东西，他便会将其愿望告知最近的官员，而一份额外的、在其日常工作之外的工作便会被分配给他，以便他能借此赚取到其所渴望之物的价值。

每个人都会为了社群的福祉而承担一些工作，但具体做什么，则通常完全由个人来选择。没有任何一种工作，会被认为比另一种更高贵，也没有任何形式的种姓理念。孩子在某个年龄，会选择自己将要做什么，而他也可以在给予适当通知之后，随时从一种工作换到另一种。

教育是免费的，但中央大学的免费教育，则只提供给那些在自己希望深造的领

域中，已展现出特别才能的人。食物与衣物，是免费提供给所有人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会定期地向每人分发一些代币，用其中一枚，便可在殖民地各处的任何一座大型“餐馆花园”中换取一餐。或者，如果他愿意，也可以去某些大型商店，在那里获取食材，带回家按自己的意愿来烹制。这套安排，在外人看来似乎颇为复杂，但在那些全然理解它的人们中间，其运作却又无比简单。

所有的人，都在为社群而工作，而所做的工作之中，便包括了食物与衣物的生产，之后再由社群进行分发。以一座服装厂为例：这是政府的工厂，它平均会生产一定数量的布料，但其产量可以被随意地增减。这项工作主要由女孩们承担，她们都是自愿加入工厂的；事实上，由于只需要一定数量的人手，要进入工厂还存在着竞争。如果没有需求，便不会生产；如果需要布料，工厂便会生产；如果不需要，它便只会等待。负责政府布料仓库的主管，会计算出在某个时期内将需要多少布料，现有多少库存，因此需要补充多少，并相应地提出需求；如果他什么都不需要，他便会说库存已足够。工厂从不关闭，尽管其工作时间会有相当大的变化。

在这座服装厂里，工人们大多是很年轻的女性，而她们的工作，也只不过是监督某些机器，并确保其不出差错。她们每人都在管理着一台织布机，并在其中输入了若干种图案。试想一个类似巨大钟面的东西，其上有许多可移动的钮；当一位女孩启动她的机器时，她会根据自己的理念来排列这些钮，而当机器运行时，其运动便会产生出一种特定的设计。她可以设置机器生产出五十块图案各异的布料，之后便歇工。每个女孩都会以不同的方式来设置机器——这便是她们的艺术性所在；每一块布料都与其他任何一块不同，除非她允许机器在完成五十块的生产之后，再重复运行一遍。同时，在启动了机器之后，女孩们只需偶尔看上一眼即可，而那机械设备是如此完美，以至于实际上绝不会出任何差错。其运行被设计得近乎无声，因此，在她们等待之时，便会有一位女孩，向其他人朗读一本书。

## 新能源

一个造成巨大差异的特征，便是动力的供应方式。任何地方都不再有任何明火，因此也就没有了热、污垢、烟雾与几乎任何灰尘。到了这个时代，整个世界都已进化到了超越蒸汽、或任何其他需要热能来产生的动力形式的阶段。

似乎曾有过一个中间时期，当时人们发现了一种能将电力无损耗地远距离传输的方法；在那个时期，地球上所有可用的水力都被集中并联合起来，中非及各种偏远之地的瀑布，都被利用起来贡献其力量，而所有这一切，都被汇集于巨大的中央电站，并向全球分配。尽管以那种方式可获得动力已是极为巨大的，但如今，它已全然被超越了；而所有那些精密的安排，也因人们发现了利

用已故的基利先生 (Mr. Keely) 所谓的“动力球体力”——即隐藏于每一个物质原子之中的力量——的最佳方法，而变得毫无用处。

我们应记得，早在 1907 年，奥利弗·洛奇爵士 (Sir Oliver Lodge) 便已评论道：“一座百万千瓦发电站三千万年的总发电量，正永久地、且以目前无法获取的方式，存在于每一立方毫米的空间之中。”（《哲学杂志》，1907 年 4 月，第 493 页。）在我们如今所描述的这个时期，这种力量已不再无法获取，因此，无限的动力被免费地供应给全世界的每一个人。它如同煤气或水一般，在这个社群的每一栋房屋与每一座工厂之中，以及在任何其他需要它的地方，都可随时取用，并可被用于动力所能转换的一切可能之目的。

如今，全世界的每一种工作，都是以这种方式来完成的。供暖与照明，都只是它的显化而已。例如，每当需要热能之时，在任何文明国度，都没有人会梦想着去经历点火那笨拙而又浪费的过程。他只需打开那股力量，并通过一个可被携带于口袋之中的微型仪器，便可将其在确切需要之处，转化为热能。数千度的高温，可在任何需要之处被瞬间产生，即便是在一个针尖般大小的区域。

在我们视察过的那座工厂里，所有的机器都由这种动力来驱动，其结果之一，便是所有的工人在一天工作结束之后，双手都甚至不会沾染上一丝污渍。另一个结果则是，工厂已不再是我们早期时代所痛苦地习惯了的那种丑陋而光秃的可怖之物。它被装饰得极为优美——所有的廊柱都雕刻并缠绕着繁复的饰物，四周还矗立着白色、玫瑰色与紫色的雕像——最后一种是由精美抛光的斑岩制成的。和所有其他建筑一样，工厂也没有墙壁，只有廊柱。女孩们的发间戴着鲜花，而事实上，工厂的四处也都点缀着大量的鲜花。在建筑上，它与一座私人宅邸同样优美。

## 工作条件

一位前来视察工厂的访客，客气地向女经理——一位黑发上戴着华美猩红色花环的年轻姑娘——问了几个问题。后者答道：

“我们被指定需要完成的工作量。社区布料店的负责人会根据需要，预计他在特定时间需要多少布料。有时候需求不多，有时候需求很大，但总会有一些需求，我们的工作就是根据这些需求来安排。我会根据需求告诉我的员工第二天需要来工作多久——可能是一小时、两小时或四小时。通常情况下，大约三小时是公平的一天工作量，但在重要节日来临时，她们可能会一天工作五小时。不是因为节日需要新衣服，而是女孩们想要完全放假一周，参加节日庆典。我们总能提前知道未来一周或一个月我们需要完成的工作量，我们可以通过每天工作大约两个半小时来完成。如果女孩们想要为节日放一周的假，我们可以通过在那周每天工作五小时来将两周的工作压缩到一周，然后下周全面停工，但仍能按时交付所需的布料。我们很少真的需要工作五小时；通常我们会将假日

那周的工作提前到前几周完成，每天多工作一小时就足够了。如果个别员工想要放假，她可以安排别人来替她工作，或者其他员工会乐意每天多工作几分钟，以确保完成她应该做的份额。她们彼此关系很好，生活非常幸福。当她们休假时，她们通常会去参观中央图书馆或大教堂，而为了舒适地进行这些活动，她们需要整天的自由时间。”

一位来自外部世界的访客，对于在一个毫无强制的地方，竟会有人愿意工作而感到好奇，并询问人们为何如此，但从居民们那里，却并未得到多少同情或理解：

其中一人答道：“您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在这里，就是为了工作。有工作要做，那便是为祂而做。如果没有工作，那便是一场不幸，但祂最清楚该如何安排。”

“这简直是另一个世界！”访客感叹道。

“可还能有什么别的世界呢？”困惑的殖民社区人反问道，“人活着，不就是为此吗？”

访客绝望地放弃了之前的论点，转而问道：

“可又是谁来告诉你们要工作，以及何时何地工作呢？”

“每一个孩子，都会达到某个阶段，”殖民社区人答道，“他会一直受到老师及其他人的仔细观察，以看出他的天赋在哪一个方向上能最轻易地施展。之后，他便会据此作出选择，这选择是完全自由的，但也会有他人的建议来帮助他。您说工作必须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开始，但那是由工人们之间自行商议，并每日作出安排的。”

要理解这场对话，有一定困难；因为尽管语言是同一种，但许多新词已被引入，语法也已被大幅修改。例如，有一个通性代词，既可指“他”也可指“她”。这一发明之所以成为必要，很可能是因为人们都记得、且常常不得不谈及自己曾为两种不同性别的转世。

在我们参观过的所有各类工厂里，其工作方法都大同小异。在每一个地方，人们的工作都是看着机器干活，偶尔触摸一下调节按钮，或重新启动机器。总的来说，短工时是常态，只是“餐馆花园”的安排略有不同。在这种地方，工作人员不能全体同时缺席，因为食物必须随时供应，所以总会有一些工人在值班，而若无事先安排，任何人都不能离开一整天。在所有需要人员常驻的地方，如餐馆、某些维修店以及其他一些部门，都有一个精密的轮替方案。工作人员的数量，总是远超实际所需，因此，在任何时候，都只有一小部分人在当班。例如，在每一家餐馆，每一餐的食物烹制或准备，都只由一位男士或女士来完成——一位负责正午的大餐，另一位负责早餐，还有一位负责茶点，每人

值班约三个小时。

烹饪，已被彻底革新。负责这项工作的女士，坐在一张类似办公桌的桌子前，手边是密密麻麻、如森林般的旋钮。关于所需菜品的消息，会通过电话传达给她；她会按下某些特定的旋钮——例如，将所需的风味注入牛奶冻中——之后，食物便会通过一根管道被“射”下，并被递送给在下方花园里等候的服务员。在某些情况下，需要进行加热，但她也同样无需离开座位，只需通过另一组旋钮的安排便可完成。

一些八到十四岁的小女孩，在她身边徘徊侍候。她们显然是正在学习这门手艺的学徒；能看到她们从一些小瓶子里倒出东西，或是在小碗里混合其他食物。但即便是在这些小女孩之中，如果有人想要休一天或一周的假，她会请另一个小女孩来代班，而这个请求也总会被应允；并且，尽管代班者自然可能技艺不精，但同伴们总是会热心地帮助她，因此，从未出现过任何困难。

在所有这些事务中，总是有着大量的互动与交流；但或许，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那份热忱而又普遍的善意——每个人都渴望帮助他人，而没有人会觉得自已受到了不公的对待或“被占了便宜”。

此外，也如前文所述，我们很高兴地看到，没有任何一种工作会被认为比另一种更低等。但事实上，任何卑贱或肮脏的劳动，都已不复存在。人们已不再从事采矿业，因为所有需要的东西，通常都可以通过炼金术，以省事得多的方式来生产。他们对化学之内在层面的知识，已达到如此的程度，以至于几乎任何东西都能以这种方式被制造出来；但有些东西的制造过程较为困难，因此在日常使用上并不可行。有许多合金，是旧时代所不曾知晓的。

如今，所有的农活都由机械完成，已无人再需用手来挖掘或犁地。就连个人私家花园的挖掘，也不必亲力亲为，而是使用一台奇特的小机器——它看上去有点像一个长着腿的桶，能根据设定的方式，挖掘出任何所需深度与间距的洞穴，并会自动地沿着一行移动，只需有人看着，并在行尾将其掉头即可。旧意义上的体力劳动已不复存在，因为即便是机械本身，如今也是由其他机械制造的；而尽管机械依然需要上油，此事似乎也能以一种干净的方式完成。真的已无需任何卑贱或肮脏的劳动了。这里甚至没有排水渠，因为一切（废弃物）都会被化学转化，并最终变成一种无味的灰色粉末，有点像灰烬，被用作花园的肥料。每一栋房屋，都有其自身的转换器。

在这种生活模式中，没有仆人，因为实际上已无事可做；但若有需要，总会有许多人乐意前来帮忙。在每一位女士的生活中，有时会暂时无力处理家务；在这种情况下，总会有人前来帮忙——有时是友好的邻居，有时则是一类“女士帮手”，她们前来，是因乐于助人，而非为了薪酬。每当需要这类协助之时，需要之人只需通过公认的通讯方式提出申请，便会立刻有人自愿前来。

## 私有财产

这里几乎没有关于任何事物的“私有财产”之理念；例如，整个殖民区域，都属于社群。一个人住在一栋特定的房屋里，花园也归其所有，因此他可以按自己选择的任何方式来改造或布置它们，但他不会以任何方式将他人拒之门外，也不会侵占邻居的地方。社群中的原则，并非“拥有”事物，而是“享受”它们。

当一个人去世时——由于这通常是自愿的——他会注意安排好自己所有的事务。如果他尚有妻子在世，她便会持有其房屋，直到她去世或再婚。由于除了在极为罕见的情况下，所有人都能活到老年，因此，几乎不可能有任何孩子会被留下而无人照看；但如果真有此事发生，总会有许多志愿者渴望收养他们。当父母双方都去世之后，如果孩子们都已成婚，房屋便会归还社群，并被转交给附近下一对碰巧结婚的年轻夫妇。

通常，年轻夫妇在婚后会住进一栋新房，但也有一些情况，父母会要求某个子女与他们同住，并为他们照管房屋。在一个案例中，一栋房屋为了一个成婚的孙辈而进行了扩建，以便她能依然与老人们保持紧密联系；但这是例外情况。

并没有任何限制，来阻止人们积攒动产，并在去世前将其交予为下一世所选定的父母。正如前文所述，这总是与护身符一同完成的，而一些书籍、有时或许还有一幅钟爱的画作或一件艺术品，也常常会随之交付。正如我们所提及的，一个人如果愿意，也可以赚钱，并以常规的方式来购买物品；但他并无此必要，因为食物、衣物与住所都是免费提供的，而私自拥有其他物品，也并无任何特别的好处。

## 一座公园般的城市

尽管在这个社群之中，大量的人口都聚集于一座中心城市及其他附属中心，却丝毫没有拥挤之感。如今，已丝毫不存在任何与早期世纪“市中心”之含义相像的东西了。宏伟的中心城市，其心脏便是那座主教堂，及其附设的博物馆、大学与图书馆建筑群。这或许与华盛顿的国会大厦及国会图书馆建筑群有几分相似，只是规模要大得多。正如后者一样，一座巨大的公园环绕着它。

整座城市、乃至整个社群，都存在于一座公园之中——一座大量点缀着喷泉、雕像与鲜花的公园。随处可见的、异常丰沛的水源，是其显著特征之一。四处都能看到壮丽的喷泉，其喷涌之势，有如旧日的水晶宫。在许多地方，人们都会欣喜地认出一些对古老而熟悉之美景的精确复制品；例如，有一座喷泉，便是完全仿照罗马的“特莱维喷泉”而建。道路也完全不是旧意义上的“街道”，而更像是穿过公园的车道，房屋总是远远地退立在道路之后。任何房屋之间的距离，都不允许小于某个最低限度。

这里几乎没有任何灰尘，也没有街道清洁工。道路是由一整块材料铺就的，而非由石块砌成，因为如今已没有马匹会在此滑倒。其路面是一种优美的抛光石材，表面如大理石般光滑，却又带有几分花岗岩的颗粒质感。道路十分宽阔，两侧有低矮的路缘石；或者更确切地说，道路本身略低于两侧的草坪，而路缘石则升至与草坪齐平的高度。如此一来，整条道路便成了一条由抛光大理石构成的浅浅渠道，每天清晨都会被水冲洗，从而无需寻常的清洁工大军，便能保持道路的洁净无瑕。铺路的石材有各种颜色；大多数主干道是悦目的淡玫瑰色，但也有一些是铺设成了淡绿色。

因此，供人们行走的，实际上只有青草与高度抛光的石材，这也解释了为何他们总能赤脚而行，不仅毫无不便，且极为舒适。即便经过长途跋涉，双脚也几乎不会沾染污渍；但尽管如此，在每一栋房屋或工厂的门口，石头上都有一个凹槽——一种浅浅的水渠，其中总有清水不断地流过。人们在进入房屋之前，会踏入其中，其双脚便会立刻被冷却并洗净。所有的神殿，都被一圈浅浅的流水所环绕，因此，每一个人在进入之前，都必须踏入其中。这就仿佛，通往神殿的其中一级台阶，本身便是一道浅浅的水渠，如此一来，便无人会将哪怕一粒灰尘带入神殿了。

## 交通方式

所有这些公园式的布局以及房屋间的宽敞空间，使我们社群的首都，无疑成了一座“壮丽宽广的城市”。然而，这并不会造成丝毫的实际不便，因为每一户人家，都拥有数辆外形优美的轻便行车。它们丝毫也不像任何一种汽车——倒更像是由轻金属金银丝细工（或许是铝）制成的“浴室椅”，其轮胎由某种极富弹性的物质制成，但显然并非充气式的。它们行驶起来极为平稳，并能达到高速，但又极为轻便，即便是最大的尺寸，也能用一根手指轻易推动。

它们由那“宇宙动力”所驱动；一个人若想开始旅程，只需从“动力龙头”为一个安装在座位下方的、扁平的浅盒充电即可。这便足以使其在无需再度充电的情况下，径直穿过整个社群；而如果他希望能走得更远，只需拜访最近的人家，并请求允许将其蓄电池接到龙头之上片刻即可。这些小车被普遍使用，它们实际上便是寻常的交通方式，而那些优美的、中空的抛光道路，也几乎完全是为它们而设，因为行人大多是沿着草地里的小径行走的。这里很少有重型运输——没有巨大而笨拙的车辆；任何大量的货物或材料，都由数辆小车来运载，即便是巨大的房梁与栋梁，也是被支撑在数辆能分散重量的小车之上。

飞行器，被观察到在外部世界被普遍使用，但在社群之中却并不时髦，因为成员们觉得，他们理应能在自己的星光体中自由来去，因此，反倒有些鄙视其他的空中交通方式。他们在学校里便被教导要运用星光意识，并有关于星光体投射的常规课程。

## 卫生和灌溉系统

关于卫生，则毫无问题。前段时间提及的化学转化法，包含了除臭功能，而其所排出的气体也无任何害处。它们似乎主要是碳与氮，以及一些氯，但没有二氧化碳。气体会被通过含有某种溶液的水，这水有一种强烈的酸感。所有的气体都完全无害，那微量的灰色粉末也是如此。如今，一切恶臭，即便是在外部世界，也都是违法的。

镇上没有我们所谓的“特别商业区”，尽管为便于交换各种产品，某些工厂会建得相对彼此靠近。然而，工厂与私人住宅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差别，以至于难以将二者区分开来；而由于工厂既不产生噪音，也无任何气味，它便也绝不会成为一个惹人讨厌的邻居。

这些人所拥有的一个巨大优势，便是其气候。这里没有真正的冬天，而在不同的季节里，整片土地也如其他时节一般，依然覆盖着鲜花。即便是在不耕作的地方，他们也同样进行灌溉；在一些情况下，灌溉系统已被扩展至田野、林地与一般的乡野，即便是在没有直接耕种的地方。他们已将花菱草专门化培育——这种花甚至在数个世纪之前，便已在加利福尼亚极为常见——并已发展出许多变种，既有绚丽的橙色，也有猩红色；他们将其四处播撒，任其野生。显然，他们最初曾从世界各地，广泛地引进了各种各样的种子。

人们有时会在自己的花园里，种植一些冬季需要额外热量的植物，但这并非通过将其置于温室之中来达成，而是通过用其热能形态的“动力”所产生的小股喷流来环绕它们。

他们尚未需要在社群的边界线附近进行任何建造，而在那边界的另一侧，相当一段距离之内，也同样没有任何城镇或村庄。在他们买下它之前，整个庄园便是一座巨大的农场，而其周围，也主要是一些更小的农场。外部世界的法律，不会给这个社群带来麻烦或影响，而该大陆政府，也绝不以任何方式干涉它，因为它每年都会收到来自社群的名义上的贡金。该社群的人们，对外部世界的消息十分灵通；即便是学童，也知道世界上所有主要城镇的名称与位置。

## 第二十七章

### 结论

#### 国家联邦

本次考察的全部目的，在于获得尽可能多的、关于第六个根族之开端、以及摩奴与大祭司为此而建立之社群的信息。因此，我们的特别关注点，自然并未投向世界上的任何其他地方。尽管如此，我们也偶然地瞥见了一些其他地方的景象，将其记录下来或许会颇为有趣；但我们只是如其所见地将其记下，并未试图整理其次序或求其完整。

实际上，整个世界在政治上都已联邦化了。欧洲似乎成了一个带有一种“议会式的联邦”，所有国家都向其派遣代表；这个中央机构负责协调各项事务，而各国的君主们则轮流担任联邦的主席。促成这一奇妙变化的政治机制之重组，是尤利乌斯·恺撒的功劳，他曾在二十世纪的某个时期、伴随着基督前来重申“智慧”而转世。

各个方面都已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而人们也不禁为那必定曾被挥洒于其上的、非凡丰盛的财富而感到震撼。当恺撒成功地组建了联邦，并说服所有国家放弃战争之后，他便安排，每一个国家，都应在一定的年限内，将其惯常用于军备开支的一半或三分之一的资金留出，并将其投入到他所指定的某些社会改良之中。根据他的计划，全世界的税收会逐渐减少，但尽管如此，仍有足够的资金被保留下来，以养活所有的穷人、摧毁所有的贫民窟，并为所有城市引入奇妙的改良。

他安排那些曾实行义务兵役制的国家，暂时保留这一习惯，但要让其应征入伍者，为国家从事建造公园、道路、拆除贫民窟以及在各地开辟交通线路的工作。在他的安排下，旧有的负担将逐渐被减轻，但又设法用其所余，来使世界焕然一新。他确实是一位伟人，一位最非凡的天才。

起初似乎有些麻烦，也有过一些初步的争执，但他召集了一群能力卓绝之人——那可说是一个由世间曾出现过的、所有最优秀的组织家所组成的“内阁”——包括拿破仑、大西庇阿（Scipio Africanus）、阿克巴（Akbar）及其他人的转世——是前所未见的、为实际工作而设的最优秀的团体之一。整件事的规模也极为宏大。当所有的君王与首相齐聚一堂，以决定联邦的基础之时，恺撒为这个场合，特意建造了一座有许多扇门的圆形大厅，以便所有人都能同时进入，而无任何君主能凌驾于他人之上。

## 基督的宗教

恺撒安排了这场奇妙革命的全部机制，但其工作的得以实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基督本人的降临与布道；因此，我们在这里所见的，是一个在所有意义上都全新的纪元，不仅是在外在的建制上，也在内在的情感上。从我们所观察的这个时代来看，所有这一切都已是久远的往事，而基督，如今对人们而言，也已变得有几分神话色彩，正如祂在二十世纪初对许多人而言那样。

如今，世界的宗教，便是由祂所创立的；这便是“正宗”，此外再无任何真正重要的宗教，尽管仍有一些残存的教派，而世人也都以一种有几分轻蔑的态度宽容待之，视其为奇特的宗教或古怪的迷信。也有少数一些人，代表着更旧形式的基督教——他们曾以基督之名，在祂以一种新的形态降临时，拒绝接受祂。大多数人，则视这些人已无可救药般过时。

总的来说，全世界的状况，显然要比早期文明时期，更为令人满意。陆军与海军已然消失，或只由一种用于警察目的的小型部队来代表。贫困，也已实际上从文明国度中消失；大城市里所有的贫民窟都已被拆除，取而代之的，并非其他建筑，而是公园与花园。

## 新的语言

这种奇特的、经过改良的英语形式，以一种带有许多“单符字”的速记方式来书写，已被采纳为一种通用的商业与文学语言。每一个国家受过普通教育的人们，除了自己的母语之外，也都通晓这门语言；而事实上，很显然的是，在上层及商界阶层之中，它正在迅速地取代各个国家自己的语言。

自然，每个国家的平民，依然说着自己的旧语言，但即便是他们也认识到，要在世界上取得成功，第一步便是学习这门通用语言。例如，绝大多数的书籍，都只以这种语言来印刷，除非其目标读者是特别针对未受教育之人。以这种方式，一本书如今便可能拥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广泛的发行量。依然有大学教授与博学之士通晓所有古老的语言，但他们只是极少数，而所有语言中所有特别优秀的书籍，也早已被翻译成了这种通用语。

在每一个国家，都有一大批中上层阶级的人，他们不懂其他语言，或者只知道一些为了与仆人及劳工沟通所必需的本国语言的词汇。极大促成这一改变的一个因素，便是这种新的、经过改良的书写与印刷方法，它最初是结合英语而引入的，因此也比其他语言更为适用。在我们的社群之中，所有的书籍，都以深蓝色的墨水，印刷在淡海绿色的纸张之上；其理论显然在于，这种方案，要比旧有的白底黑字，对眼睛的伤害更小。同样的方案，也正在世界其他地方被广泛采纳。文明的统治或殖民，已传播至世界上许多曾一度野蛮而混乱的地区；事实上，如今已几乎看不到任何真正的野蛮人了。

## 旧有的国家

人们还没有超越民族情感。国与国之间已不再互相争斗，但每一个民族，依然怀着自豪感来看待自身。最大的益处在于，他们如今已不再彼此畏惧，也已没有了猜疑，因此，便有了远为更深厚的兄弟情谊。但总的来说，人们并无太大改变；只是如今，他们更好的一面，有了更多机会来展现自身。至今，各个民族之间尚未有太多的融合；大多数人，依然会在自己的邻里通婚，因为那些耕种土地的人，几乎总是倾向于待在同一个地方。犯罪偶尔还会出现，但已比旧时少得多，因为总的来说，人们比过去懂得了更多，而主要原因，则是他们变得更为知足。

新的宗教已广为流传，其影响力也无疑是强大的。这是一个完全科学的宗教，因此，尽管宗教与科学依然是各自独立的机构，它们却已不再像过去那样彼此对立。自然，人们依然会争论，尽管其主题已非我们所熟知的那些了；例如，他们会讨论不同种类的“通灵”，并争论，除了那些已被当时的正统权威所授权和担保的之外，聆听任何“鬼魂”的话语是否安全。

学校随处可见，但已不再受教会的控制，而教会，除了培养自己的布道者之外，也不再教育任何人。普通的慈善事业已无必要，因为贫困已实际上消失了。医院依然存在，且都是政府机构。所有的生活必需品都受到管控，因此其价格不可能有剧烈的波动。各种奢侈品与非必需品——如艺术品及此类事物——则依然掌握在私人贸易的手中。但即便如此，与其说是竞争，不如说是业务的分工；如果某人开了一家出售饰品之类的商店，另一个人便不大可能会在附近开张，仅仅是因为没有足够的生意来养活两家店；但在这方面，并无任何对自由的削减。

## 土地与矿产

关于私有土地、矿山与工厂的所有权状况，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至少有大量的土地，名义上是从君主那里持有的，基于某种租约，土地会在一千年期满后无条件地归还给他；但如果他愿意，他也有权在期间的任何时候收回土地，并给予一定的补偿。在此期间，土地可以父子相传，或被出售、分割，但绝不能未经当局的同意。对于许多这类地产，也有相当多的限制，涉及其上可以建造何种类型的建筑。

所有生产必需品的工厂，都是国家财产；但依然没有任何限制，来阻止任何人在愿意的情况下，开办类似的工厂。采矿业依然存在，但已比旧时少得多。欧洲北部的许多旧矿井，其洞穴与坑道，如今都被用作了疗养院，以治疗罕见的肺结核、支气管或其他疾病，因为其冬夏恒温。也有一些从极深处开采金属的设施，它们不能被严格地称为“矿井”，因为其更像是“井”；这或可被视为

一种现代而改良的矿井类型。井下的工作，已很少由人类来完成；而是由机器来进行挖掘、切出巨大的矿块并将其吊起。所有这些，最终都归国家所有，但在许多情况下，私人所有者会从国家那里租赁它们。铁，会以某种方式从各种土矿中被提炼出来，而获取这种材料，也比旧时省事得多。

## 英国政府

英格兰的政府已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所有实权都掌握在君主手中，尽管仍有大臣负责各个独立的部门。这里没有议会，但有一套机制，在我们匆匆的一瞥之中，不易完全理解其运作方式；它或多或少具有“全民公决”的性质。每个人都有权提出陈情，而这些陈情会通过一个专门负责接收投诉或请愿的官员团体之手。如果这些陈情显示了任何不公之处，便会无需上报更高当局而被迅速纠正。每一份此类请愿，只要能被证明是合理的，都会得到处理，但通常不会直达君主本人，除非有许多人都在请求同一件事。

君主制依然是世袭的，依然以“塞尔迪克后裔”之名进行统治。大英帝国，似乎与二十世纪时大同小异，但它是一个比那个更宏大的联邦更早成立的联邦，并且它自然会永久地承认一位君主，而“世界联邦”的主席则在不断更换。一些过去曾是殖民地总督的职位，如今也已通过世袭来承袭，其职位便如同进贡的藩王。

## 伦敦

伦敦依然存在，且规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宏大，但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为如今全世界都已没有了明火，因此也就没有了烟雾。一些旧的街道与广场，其总体轮廓依然可辨，但也已有了大量的拆除，以及大规模的改造。圣保罗大教堂依然矗立，作为一处古迹而被悉心保存；伦敦塔则已被部分地重建。那种“无限动力”的引入，在这里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大多数所需之物，似乎都遵循着“打开龙头即来”的原则而被供应。在这里，也已很少有人会在私宅中烹饪，而是像在那个社群中一样外出用餐，尽管这里的上菜方式有所不同。

## 其他地区

匆匆一瞥巴黎，便能看到它也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所有的街道都变宽了，整座城市，可以说是，变得更为疏朗；人们已拆除了整片的街区，并将其改造成了花园。一切都已变得面目全非。

再看荷兰，我们看到一个人口如此稠密的国度，以至于看上去几乎就是一座坚实的城市。然而，阿姆斯特丹依然清晰可辨；他们已设计出了一套精密的系统，借此增加了运河的数量，并设法每日更换所有运河的全部水量。这里没有任何自然的水流，而是采用了一种奇特的中央抽吸方案，那是一种带有深层中央挖掘工程的、巨大的管道系统。其细节尚不清晰，但他们以某种方式将该区

域抽空，并将所有污水及此类物质都吸入其中，再通过一条巨大的海底管道，输送至相当远的距离之外，之后便以巨大的力量喷射而出。由于其力量过大，没有任何船只从那附近经过。

在这里，也如在那个社群之中一样，他们会蒸馏海水，并从中提取物质——获取能用以制造许多东西的产品——其中包括食品，以及染料。在一些街道上，他们通过在树木周围，保持着其“热”面向的“动力”之持续流动，从而得以在户外种植热带树木。

几个世纪前，他们开始尝试给街道加盖并加温，仿佛是一个大型温室；但随着无限能源的出现，他们决定放弃这些屋顶，因为它们带来了许多不便。在对世界其他部分的简短观察中，几乎没有发现值得记录的事件。中国似乎经历了一些风波。这个民族依然存在，人数似乎并未减少。尽管一些城镇在表面上发生了许多变化，但这个民族的绝大多数在文明方面并没有真正的变革。大部分乡村居民仍然使用他们的母语，但所有的领导人物都掌握了全球通用语言。

印度是另一个可观察到的变化甚微的国家；古老的印度村庄，依然是印度村庄的模样，只是如今已没有了饥荒。该国分成了两三个大王国，但依然是那个伟大帝国的一部分。显然，其上层阶级的血统融合，要比过去多得多，与白色人种的通婚也更为普遍；因此，很显然的是，在大部分受过教育的人们中间，种姓制度必定已在很大程度上被打破了。

西藏似乎已对外开放了许多，因为借由飞行器，已可轻易地进入其中；然而，即便是这些飞行器，也因高海拔的空气稀薄，而会偶尔遇到困难。中非则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维多利亚湖附近，已变成了一个遍布着大酒店的、瑞士般的地方。

## 阿迪亚

自然，看看此时我们的阿迪亚总部已是何等景象，是很有趣的；而发现它依然繁荣，且规模远比往昔宏大，则更是令人欣喜。那里依然有一个证道学学会；但由于其第一个目标已在很大程度上得以实现，它便主要致力于其第二和第三个目标。它已发展成为一所宏大的中央大学，以促进这两条路线上的研究，并在世界各地设有附属中心。

如今的总部大楼，已被一座带有巨大穹顶的华美宫殿所取代，其中央部分，必定是阿格拉的泰姬陵的仿制品，只是规模要宏大得多。在这座宏伟的建筑中，他们用廊柱与铭文，将某些地点标记为纪念之处，例如：“此处曾是布拉瓦茨基夫人的房间”；“某某书曾于此处写就”；“此处是最初的神龛室”，等等。他们甚至还立有我们一些人的雕像，并已用大理石，复制了立于大厅之中的创建者们的雕像；即便是这件大理石复制品，如今也被视为是遥远年代的遗

迹了。

学会如今已拥有了阿迪亚河，以及其对岸的土地，以便不会有任何建筑被修建在那里而破坏其景致；并且，学会已用某种石材铺设了河床，以保持其洁净。他们已用建筑覆盖了整个庄园，并或许已沿海岸线，额外获得了一平方英里的土地。在奥尔科特花园之外的远处，他们还有一个“奥义化学”部，在那里，所有原版的图板都已被按更大的比例复制，此外还有所有不同种类化学原子的、极为精美的模型。他们拥有一座宏伟的博物馆与图书馆，而一些在二十世纪初曾存在于此的物件，如今依然可见。一份古老而精美的珐琅手稿依然存在，但能否有任何书籍能追溯至二十世纪，则颇为可疑。他们拥有《秘密教义》的副本，但都已被转录成了那种通用语言。

### 证道学学会

学会在世界上已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是世界科学界一个独特的部门，并拥有一系列似乎无人传授的独特专业。它正产出着大量的文献——或许是我们所谓的“经文”——并维系着人们对古老宗教与被遗忘之事的兴趣。它正在发行一套宏大的丛书，有点类似于旧时的《东方圣书》，但规模要宏伟得多；刚发行的那一卷，已是第 2159 册。

有许多专研过去的权威学者；每一个人，似乎都专攻一本书。他会将其烂熟于心，知晓其一切，并已通读所有相关的评注。其文学部门规模巨大，并是一个世界性组织的中心。尽管他们依然使用英语，但其口音已有所不同，不过，他们依然保留着学会那以其原始形式书写的学会座右铭。

学会在世界其他地方的附属机构，实际上都是在所有主要国家中的、自治的大型机构与大学；但他们都依然仰望阿迪亚，视其为该运动的中心与源头，并将其作为一个朝圣之地。奥尔科特上校，尽管正在加利福尼亚的社群之中，作为摩奴的一位副手而工作，却依然是学会的名誉主席，并至少每两年会访问一次其总部。祂会前来，并在创建者们的雕像前，领导致敬仪式。

### 三种转世之法

正如在考察加利福尼亚社群之时，我们曾看到许多能被清晰地辨认为二十世纪之友的人，因此，探究他们是如何设法去到那里的，似乎便很有必要——他们究竟是经历了一连串快速的转世，还是计算好了自己在天界的逗留时间，以便能在正确的时刻抵达？

这项探究，引向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方向，也带来了比预期更多的麻烦，但至少，有三种度过这中间时期的方法，已被发现。

第一种，是一些工作者确实会经历天界生活，但会极大地将其缩短与强化。这

种缩短而强化的过程，会在因果体中产生相当巨大而根本的差异；其效果，无法以任何方式被描述为是更好或更坏，但却确凿无疑地有所不同。这是一种远比其他类型更易受天神影响的类型，而这也是引入各种变异的方式之一。那段更短的天界生活，并非被封闭在其自身的小世界里，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向这种天神的影响敞开。沿着这条路线而来的人，其大脑是不同的，因为他们保留了一些在其他情况下早已萎缩的接收管道。他们能更容易地被无形的存有们向善的方向影响，但也相应地，会更容易受到不那么理想之影响的左右。其性格不那么醒觉，但其内在之人，则会相应地更为醒觉。那些经历更长天界生活的人，实际上会立刻将其全部的意识都集中于一处，但这种类型的人则不然；他们的意识，会更为均匀地分布在不同的层面，因此，他们通常不会那么专注于物理界面，也较难在其上取得成就。

还有另一些人，则被提供了另一种机缘，因为他们曾被问及，是否觉得自己能忍受一连串快速的、致力于建立证道学学会的、辛苦工作的转世。自然，这样的提议，只会提供给那些已明确地使自己达到了某种有用之境地的人——那些努力工作、足以对未来作出令人满意之承诺的人。对他们，便提供了这样一个继续其工作的机缘：在世界各地，一次又一次地转世，而无任何间隔期，以将证道学运动，推升至能为那个社群提供这支庞大队伍的水平。

在我们所观察的那个时期，该社群的规模，要远大于二十世纪的证道学学会；但在中间这数个世纪里，那个学会已然以几何级数增长——其规模如此之大，以至于尽管那社群中几乎全部的十万成员，都曾是其一员（其中大多数人还曾多次加入），依然还有一个庞大的学会留存下来，以在阿迪亚及全世界其他大的中心，继续开展活动。

我们已见过了两种方法，可使那些在二十世纪身处学会之人，成为二十八世纪那个社群的一部分——其一是通过强化天界生活，其二则是通过进行特别而又重复的转世。另一种方法，则远比这两种都更为非凡——这是一种或许只在有限案例中才被应用的方法。

引起我们对此注意的，是一个案例：某人在其二十世纪的转世行将结束之时，曾为这项工作而向真师立下誓言，并毫无保留地投身于相关的准备工作。被分配给他的准备工作，确实极为不寻常，因为他需要某种特定的发展，以完善其性格，并使其真正有用——而这种发展，只有在存在于该进化链中另一个行星的条件之下，才能获得。因此，他便被转移至那个行星转生数世，之后再被带回此地——这是一个经由大法王本人所准许的特别实验。在某些情况下，其他真师们也曾为其学生们，获得过同样的许可，尽管这样一种极端的措施，是极少有必要的。

社群的大多数成员，都已历经了一定数量的转世，并因此得以在所有这些生命

之中，都保存着相同的星光体与思想体。因此，他们便保留了相同的记忆，而这也意味着，他们已在数世之中，都知晓关于这个社群的一切，并早已心怀此念。

通常，这样一系列特别而又快速的转世，只会为那些已接受了第一次伟大“入道”之人而安排。对他们而言，一般认为，平均七次这样的生命，应能使其达到“阿罗汉”入道阶位；而在那之后，再有七次，便应足以断除剩余的五“结”，并证得“无学阿罗汉”（Asekha）的圆满解脱。十四次转世这个数字，只是作为一个平均数给出；通过特别真诚而专注的工作，是有可能大大缩短这个时间的，而另一方面，任何的懈怠或疏忽，则会将其延长。为这个社群的工作所作的准备，是常规法则的一个例外；并且，尽管其所有成员都明确地以“正道”为目标，我们却绝不能设想，他们所有人都已达到了那更高的高度。

有少数一些来自外部世界的人，因早已认可该社群的理想，有时会前来并希望能加入，而其中至少有一部分人，会被接纳。由于社群对其根族之特殊纯洁性的严格要求，他们不被允许与社群内部成员通婚，但会被允许前来，并在其他人之中生活，且受到与所有其他人完全相同的对待。当这些成员去世之后，他们便会在属于该社群之家族的身体之中转世。

关于整个社群在给定时间内所应取得的进步程度，摩奴有着高瞻远瞩的理念。在主神殿里，祂保留着一份类似“气象图”的记录，用线条来显示祂所期望的、以及实际或多或少已达成的进度。该社群的整个计划，都是由我们两位真师所安排的，而祂们那警觉关怀之光，也永远盘旋于其上。所有已写下的文字，都只呈现了那道光的些许微光——一个关于祂们即将成就之伟业的部分预示。

## 我们该如何准备

在我们学会历史上的此刻，能蒙获准许，来出版这份关于那未来待竟之伟业的、首次明确而详尽的预报，这当然并非毫无特定的意图。几乎可以肯定，伟大存有们允许此事的意图之一，不仅是为了鼓励与激励我们忠实的成员，更是为了向他们指明，如果他们渴望能有幸分享那光荣的未来，他们便必须特别地沿着何种路线来发展自身，以及，他们能（如果有的话）做些什么，来为那即将来临的变革铺平道路。此时此地，为迎接这光荣的发展，我们所能做的一件事，便是真诚地去促进我们的第一大宗旨，即促进不同国家、种姓与信条之间的更好的互相理解。

在这一点上，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帮上忙，无论我们的力量是多么有限；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去努力理解并欣赏我们自身民族之外的其他民族的优良品质；我们每一个人，在听到任何针对其他民族之人的愚蠢或带有偏见的言论

时，都可以抓住机会，提出问题的另一面——即推荐大家去关注其优点，而非其缺点。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抓住机会，对自己碰巧接触到的任何一位外国人，都报以特别友善的态度，并去感受那伟大的真理——即当一位陌生人来访我们的国度时，我们所有人都暂时地对他扮演着主人的角色。如果我们有机会出国——而任何有此机会之人，都不应忽略它——我们必须记住，对于我们碰巧遇见的人，我们暂时便是我们国家的代表；而我们对这个国家负有责任，要努力地给人留下最好的印象，即友善、并乐于去欣赏那将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万千姿态的美，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忽略、或以最好的方式来对待任何在我们看来是缺陷的地方。

我们能为之准备的另一种方式，便是努力去促进美在其一切面向上的展现，即便是在我们周遭最寻常的事物之中。未来社群最显著的特征之一，便是其对美的强烈热忱，因此，即便是最普通的器皿，也以其简约的方式，成为了一件艺术品。我们应确保，至少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在今天便已如此；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用昂贵的珍宝来环绕自身，而宁可是，在选择简单的日常必需品之时，我们应始终考量和谐、适宜与优雅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并在这种程度上，我们都必须努力变得富有艺术性；我们必须在自身之内，培养那种欣赏与领悟之力，而这，正是艺术家性格中最恢弘的特质。

然而，另一方面，在如此努力地去发展其优良一面的同时，我们也必须审慎地避免其有时会随之而来的、不那么理想的品质。艺术家或许能凭借其对艺术的奉献，而全然地超拔于其寻常的俗世自我；借由那份强烈的热情，他不仅奇迹般地提升了自己，也提升了那些能对此激励有所响应的其他人。但除非他是一个异常平衡之人，否则，在这奇妙的昂扬之后，几乎总会伴随着其反作用——一种相应地巨大的消沉。这个（消沉的）阶段，不仅通常会比前一个（昂扬的）阶段持续得长久得多，而且其所倾泻出的思想与情感之波，会影响到相当大范围内的几乎每一个人；而能够响应那艺术之提升影响的，（很可能）却只有少数几人。

许多具有艺术气质的人，总的来说，是否如此地弊大于利，这的确是一个问题；但未来的艺术家，将会学会“完美的平衡”之必要与价值，并因此能在创造美的同时而不带来患处；而这，也正是我们必须追求的目标。

显然，摩奴与大祭司的工作，需要协助者，而在这样的工作之中，也有空间能容纳一切可以想象的、不同天赋与性情之人。任何人，都无需因自认为缺乏智力或狂喜之情、而对自己的用处感到绝望；这里有容纳所有人的空间，而如今所缺乏的品质，也可在社群将要提供的特殊条件之下，被迅速地发展出来。所需要的，是善意与温顺，以及对摩奴之智慧与能力的全然信心；而最重要的，则是那份能全然忘我、并只为那必须为了人类福祉而完成之工作而活的决心。若无这最后一点，所有其他的资格，都不过是“枉溉沙田”罢了。

那些献身相助之人，必须在某种程度上，怀有一支军队的精神——一种全然自我牺牲、奉献于领袖并信赖于祂的精神。最重要的是，他们必须忠诚、服从、勤勉、无私。他们也可能拥有许多其他伟大的品质，且越多越好；但至少，这些是他们必须具备的。

这里将有空间，来容纳最敏锐的才智、最卓越的独创力以及各个方向上的能力；但若没有即刻服从、并全然信赖真师们的能力，所有这一切都将毫无用处。自负，是发挥作用的绝对障碍。那个因总自以为比权威更高明而永远无法服从命令之人，那个无法将其性格体全然沉浸于被交付之工作、并与同事们和谐合作之人——这样的人，在摩奴的军队中，将没有一席之地，无论他其他的资格可能有多么超凡卓绝。

所有这一切，都有待我们去完成，而无论我们是否参与其中，它都终将被完成；但既然这个机缘已被提供给我们，如果我们忽略了它，那无疑便是犯罪性的愚蠢了。甚至，准备工作已然开始；收成诚然丰盛，但至今，劳动者却依然寥寥无几。“庄稼的主”正在呼召甘愿的帮手；在我们之中，又有谁已准备好响应呢？

## 尾声

显然，关于加利福尼亚社群及二十八世纪世界的轮廓，不过是人类将要行经的那条“去往何方”之路上一个无穷小的片段。在我们与我们这条进化链之终点间那无限延伸的里程之中，它不过是一两英寸的距离；而即便在那之后，一条更长的“何去何从”之路，也依然向前延伸。

它所讲述的，是第六个根族最初的微小开端，而这开端之于该根族的整个生命，其意义，便如同当年那数千人聚集于鲁塔东南部的海岸之举，之于如今正领导着世界的、伟大的第五个根族一般。

我们不知道，从那些和平的岁月，到美洲将被地震与火山爆发撕裂成碎片的那些年代，其间将有多少时光流逝；而一片新的大陆，也将在太平洋中隆起，成为第六个根族的家园。我们看到，后来，那片社群所在的、位于墨西哥远西部的地带，将成为新大陆远东的边缘，而墨西哥与美国，则将成为废墟。那片新大陆，将伴随着许多次火山能量的狂野爆发而逐渐隆起，而那片曾是雷姆利亚的土地，也将从其长达万古的沉睡中苏醒，再度沐浴于我们尘世白昼的阳光之下。

可以想见，在新的大陆为新的根族准备妥当、及其摩奴与菩萨将率众前往之前，还将有一段漫长的时期，被这些巨大的地壳变动所占据。

之后，便会迎来其七个次根族相继兴起、统治与衰落的时代；再之后，便是其未来的摩奴，从第七个次根族中，拣选出第七个根族的胚芽，以及那位新摩奴与其兄弟新菩萨的长期劳作，直到它也同样地，成长为一个明确的新根族，并继承这片大地。它也将有其七个次根族，相继兴起、统治与消亡——当地球自身陷入沉睡，并进入其第四个“休眠”之时，便也随之消亡。

“生命之太阳”将在一片新的大地上——行星水星——升起，而那颗美丽的星球，也将度过其万古的长昼，之后，太阳也将再度落下，黑夜也将再度降临。在我们这个进化圈的球体F与G之上，将有一次新的升起，一次新的落下，以及这个进化圈的终结，与其所有果实被收纳入其“种子摩奴”的怀抱之中。

之后，在漫长的安息之后，便是第五、第六与第七个进化圈，直至我们的地球进化链也成为过去。再之后，在一次“进化链间涅槃”之后，依然还有第五、第六与第七个进化链，尚待来临与逝去，直至那“崇高众神之日”也缓缓西沉，而那轻柔静谧的“夜晚”将笼罩着一个安息的体系，伟大的“守护者”将安卧于“时间”的多头蛇之上。

但即便在那时，“去往何方”之路，也依然向前延伸，进入不朽生命的无尽纪元。眩晕的双眼已闭合，麻木的大脑也已静止。但在上方、下方，在每一方，都延伸着那作为“神”的、无限的生命；而人类的子孙，也将永远在祂之中，

生活、行动、存续。

愿众生平安

## 附录

### 附录一 月球链

历经诸时代而被追溯出的个体之名——采纳自《时间帷幕的裂缝》一文，并有诸多后续补充——已尽可能地被归入附录之中。在一本面向普罗大众的书中，过多的此类名字会显得冗长乏味；但另一方面，它们对证道学学会的成员们而言，则极富趣味，他们中的许多人，或可借此追溯自己的一些前世转世。在正文中，我们只在故事情节需要之处，保留了这些名字，而在附录之中，则以附录的形式，增添了大量的人物、家族关系等信息。

第 35 页。在月球链第四进化圈的球体 D 上实现个体化者：玛尔斯与墨丘利；或许还有许多其他后来在地球进化链中成为真师之人。然而，更为崇高的生灵们，则是在更早的进化链中实现个体化的。因此，大上师与苏利耶，在第二进化链第七进化圈球体 D 的“审判日”时脱离，并来到第三进化链（即月球链）第四进化圈的球体 D 上——作为原始人，并带着准备好个体化的、来自第二进化链的动物们。朱庇特或许也与他们在一起，还有维瓦斯瓦塔摩奴——地球进化链第四进化圈中第五根族的摩奴。

第 38 页。在第五进化圈的球体 D 上实现个体化者：赫拉克勒斯、西里乌斯、阿尔希恩、米扎尔，以及或许所有那些后来被称为“服务者”、历经诸时代而共同工作之人——见下一段。许多在其他路线上已取得巨大进步的其他人，或许也是在这个进化圈期间个体化的。同样在第五进化圈的球体 D 上个体化者：斯科皮奥，及其诸多同类；但他们在第六进化圈的“审判日”时再度脱离。这些人最初是在第六进化圈被注意到的，显然与赫拉克勒斯、西里乌斯、阿尔希恩和米扎尔处于同一阶段；因此，他们必定是在第五进化圈便已个体化了。

### 附录二 公元前约二十二万年，于金门之城

在这些列表之中，所有截至写作之时已被辨认出的人物，无论是否已在正文中出现，都将被列出，以便读者若有兴趣，能毫不费力地绘制出一张世系图表。

玛尔斯是皇帝，皇太子是瓦吉拉，国家的大祭司是墨丘利，尤利西斯是宫廷卫队长。在帝国卫队中被辨认出的人物有：赫拉克勒斯、品达、贝阿特丽克斯、杰米尼、卡佩拉；卢泰西亚、贝罗娜、阿匹斯、阿尔科尔、卡普里科恩

（Capricorn）、西奥多罗斯、司各脱、萨福。赫拉克勒斯有三位特拉瓦特利青年为仆——阿尔克墨涅、许革亚与牧夫（Bootes）——他们是其父在战斗中俘获，并赐予他的。

### 附录三 古代秘鲁

当关于古代秘鲁的文章刊登于《证道学评论》之时，利比德先生为其撰写了如下引言，在此重印，或不无裨益。此文写于 1899 年。

当我在写作关于“灵视”这一主题时，曾提及考察“阿卡西记录”为历史学者所开启的宏伟可能性，当时有数位读者向我建议说，我们的证道学读者大众，会对任何能被呈现于其前的、此类研究的吉光片羽，都深感兴趣。这无疑是事实，但要执行这一建议，却并不如想象中那般容易。

我们必须记住，这些考察的进行，并非为了乐趣，也非为了满足纯粹的好奇心，而只在当它们对于妥善完成某项工作、或为了阐明我们研究中的某个晦涩之点而成为必要之时，才会进行。那些曾令我们的探究者们深感兴趣并为之欣喜的世界过往历史场景，其大多数，都是在我们为了收集关于伟大的因果业报与转世法则之运作的信息，而将某一条或另一条生命线，追溯回遥远古代的过程之中，才展现在我们眼前的；因此，我们对遥远古代的所知，与其说是一幅持续的图景，不如说是一系列的惊鸿一瞥——与其说是一部历史，不如说是一座画廊。

尽管如此，即便只是以这种相对随意而散漫的方式，许多极富趣味之事，也已在我们眼前被揭示——不仅是关于埃及、印度与巴比伦的辉煌文明，以及晚近的波斯、希腊与罗马诸邦，更是关于那些在规模上远比它们更为广阔宏伟的文明——事实上，后者之于前者，不过是昨日的蓓蕾；那些强大的帝国，其开端可追溯至太古的黎明，即便其痕迹的些许碎片，至今仍留存于世，以待有缘得见之人。

或许，所有这些之中最伟大的，便是古亚特兰蒂斯“金门之城”的神圣统治者们那囊括寰宇的宏伟霸业；因为，除了围绕着中亚海沿岸的最初雅利安文明之外，自那时以来，所有被人们称为伟大的帝国，都只不过是其非凡建制的、孱弱而不完整的摹本罢了；而在它之前，则根本不存在任何能与之相提并论者，唯一真正大规模的政权尝试，只有雷姆利亚人的“蛋形头”次根族，以及早期亚特兰蒂斯远西之地那无数的特拉瓦特利筑丘人部落。

关于那曾以辉煌的“金门之城”为中心、并延续了数千年之久的政体之轮廓，已在伦敦分会的一份会报中有所阐述；我现在所希望做的，便是为其后世的摹本之一，作一粗略的速写——这个摹本，虽与其强大的母体相比，规模甚小，却依然将那作为那个宏伟古老体系之生命本身的、辉煌的公共精神与至高的责任感，一直保存到了几乎是我们所说的历史时期。

那么，为此目的，我们必须将注意力引向的世界之一隅，便是古代的秘鲁王国——然而，这个王国所囊括的南美大陆，要远比我们今天称之为秘鲁的那个共

和国、乃至十六世纪时西班牙人所发现的、印加人所占有那片土地，都更为广阔。诚然，这个后期王国中曾令皮萨罗（Pizarro）赞叹不已的政体，其目的便在于再现我们现在将要谈及的、那个更早期也更宏伟的文明之盛况；然而，尽管即便是那个苍白的摹本，也被公认为是非凡的，我们却必须记住，那不过是一个摹本，是由一个远为低劣的种族，在数千年之后，为了试图复兴那些其精华早已被遗忘的传统，而组织起来的。

我们的考察者们初次接触这个极为有趣的时代，正如前文所暗示的，是在一次努力追溯一条漫长转世线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在经历了两次高贵地承受了巨大辛劳与压力的生命之后（而这本身，显然是其前一世某次严重失败的结果），其历史正被我们追溯的主角（埃拉托），在有利的环境下降生于这个伟大的秘鲁帝国之中，并在那里度过了一生——尽管这一生也无疑像其前两世一样充满了辛劳，却又与之不同，其所受的尊崇、幸福与成功，远超凡俗之辈。

自然，这样一个大多数社会问题似乎都已得到解决、没有贫困、没有不满、也几乎没有犯罪的国度之景象，立刻便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尽管我们当时未能停留作更仔细的考察。但后来，当我们发现我们所感兴趣的其他几条生命线，也同样在那个时期存在于那个国度，并由此开始越来越多地了解其风俗习惯之时，我们才逐渐认识到，我们偶然发现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物质层面上的“乌托邦”——一个无论如何，其人类的物质生活，都比世上任何别处或许曾有过的，都组织得更好、更幸福、也更有价值的时代与地方。

无疑，将有许多人会自问：“我们如何知道，这篇记述与其他‘乌托邦’的记述有何不同？我们如何能确信，考察者们并非是在用美丽的梦境自欺欺人，并将自己的理论观点，灌入到那些他们自以为所见的神视之中？事实上，我们又如何能向自己保证，这不仅仅是一个童话故事？”

对于这类疑问，唯一能给出的回答是：对他们而言，并无任何保证。考察者们自己，是确信无疑的——这份确信，来自长期积累的、纷繁多样的证据，这些证据本身或许微不足道，但其组合却无可辩驳；这份确信，也来自他们通过许多次耐心的实验而逐渐获得的、关于“观察”与“想象”之差异的知识。他们深知，自己曾多么频繁地，与那些完全意想不到、无法想象之事相遇，而他们所珍视的先入之见，又曾多么频繁、多么彻底地被推翻。在实际的考察者之外，也有少数一些人，已实际上达到了同等的确定性，这或是通过其自身的直觉，或是通过对从事这项工作之人的亲身了解；而对于世上其余之人，所有关于如此遥远之往昔的探究结果，都必然只能停留在假说层面。事实上，他们或许会将这篇关于古代秘鲁文明的记述，视为一个纯粹的童话故事；但即便如此，我想，我或许依然可以期望，他们能承认，这是一个美丽的童话故事。

我想，除了通过这些灵视的方法，如今要复原我们将要考察的那个文明的任何

痕迹，都将是不可能的。我毫不怀疑，其痕迹依然存在，但这或许需要广泛而精细的发掘，才能使我们获得足够的知识，以任何确定性，将其与其他的、更晚期的种族之痕迹区分开来。或许，在未来，古文物学家与考古学家们，将会相较现在而言，更多地将其注意力转向这些奇妙的南美洲国度，而那时，或许，他们便能梳理出那些曾相继占领并统治此地的、不同种族的各种足迹了。但目前，我们（在灵视之外）对古秘鲁的全部所知，也只是西班牙征服者们曾告诉我们的那一点点；而那个曾令他们惊叹不已的文明，也只不过是那个更古老、更宏伟之实相的一个微弱而遥远的倒影罢了。

其种族本身，也已发生了变化；因为，尽管西班牙人所发现的那些在那里的人，依然是那个辉煌的、亚特兰蒂斯第三次根族的分支——那个似乎被赋予了远比其后任何分支都更为持久之力量与活力的次根族——然而很显然的是，这个分支，在许多方面，都已处于衰落最后阶段，在许多方面都比我们即将谈及的那个更为古老的分支，更为野蛮、堕落与粗鄙。

这世界历史中的一小页——这自然之浩瀚画廊中的惊鸿一瞥——向我们揭示了一个与今天存在的任何国度相比，都更像是一个“理想国”之所在；而它对于我们有意思的地方则在于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现代社会改革家们所追求的一切成果，在那里都早已被完全实现，但其实现的方式，却与如今所提倡的大多数方法，都截然相反。那里的人民和平而繁荣；贫困闻所未闻，也几乎没有任何犯罪；没有任何一个人有理由心怀不满，因为每一个人——如果他有的话——都有施展其天赋的机会，并能为自己选择其职业或活动路线，无论那是什么。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有任何过于辛苦或繁重的工作被强加于人；每个人都有大量的闲暇时间，去追求任何向往的成就或事业；教育是充分、免费且高效的，病弱与年老之人，也得到了完美、乃至奢侈的照料。

然而，这整套为促进物质福祉而设的、精妙绝伦的体系，其得以运行——且就我们所见，也只可能得以运行——却是在一个世界前所未见之最绝对的独裁统治之下。

## 附录四 公元前约一万二千年，于秘鲁

这是如今正在证道学学会中工作的那些人，规模最大的集会之一。玛尔斯是当时的皇帝，而下文的列表，便从其父母开始。当时共有三个家族，他们被分配于其中，即朱庇特、萨图恩与普赛克的后裔。

朱庇特娶了乌尔坎为妻，育有二子——玛尔斯与乌拉诺斯。

玛尔斯与布里哈斯帕蒂成婚，其家族育有二子，湿婆（Siwa）与品达，二人分别娶了普罗透斯与托洛萨为妻。湿婆与普罗透斯也育有二子，科罗娜与俄耳甫

斯；科罗娜娶了帕拉斯为妻，育有尤利西斯、奥西里斯二子，及女儿西奥多罗斯——尤利西斯娶了卡西奥佩娅，毗罗阁是他们的儿子；奥西里斯娶了雅典娜；西奥多罗斯嫁给了德内布（Deneb）。俄耳甫斯娶了赫斯提亚，二人育有托尔、雷克斯二子，后者又分别娶了伊菲革涅亚与埃阿斯为妻。

品达与托洛萨育有三女一子，三女分别是赫拉克勒斯、阿德罗娜与刻图斯，儿子是奥林匹亚。赫拉克勒斯嫁给了卡斯托；阿德罗娜嫁给了贝勒尼基；刻图斯嫁给了普罗基恩；而奥林匹亚则嫁给了狄安娜。

乌拉诺斯娶了赫斯珀里亚为妻，育有三子二女，三子为：西里乌斯、肯陶洛斯与阿尔希恩；二女为：阿奎瑞斯与萨吉塔瑞斯。

西里乌斯的妻子是斯皮卡，二人育有三子二女：儿子是波吕克斯、维加与卡斯托，女儿是阿尔刻提斯与密涅瓦；菲代斯是其养子，娶了格劳科斯为妻。

- 波吕克斯娶了墨尔波墨涅，育有三子二女：儿子是昔兰尼、阿匹斯与芙洛拉，女儿是厄洛斯与查马龙（Chamaeleon）。其中，阿匹斯娶了牧夫为妻，厄洛斯嫁给了派西斯，查马龙嫁给了杰米尼。

- 维加娶了波摩纳，育有一子二女：儿子乌尔萨娶了拉刻塔为妻；女儿喀耳刻，以及嫁给了雷克斯的埃阿斯。乌尔萨的后代包括女儿坎瑟、儿子阿拉斯托、女儿福西亚与儿子忒提斯。其中，阿拉斯托娶了克利俄，育有一女特拉佩齐姆及一子马卡布。

- 卡斯托嫁给了赫拉克勒斯，其后代有：儿子瓦吉拉，以及娶了温塞斯拉斯为妻的儿子奥罗拉；女儿拉刻塔、阿尔克墨涅与萨福，她们分别嫁给了乌尔萨、许革亚与多拉多。

- 阿尔刻提斯嫁给了尼科西亚，二人育有一子福尔马托。

- 密涅瓦嫁给了贝阿图斯。

乌拉诺斯的次子是肯陶洛斯，他娶了吉梅尔为妻，他们的儿子是贝阿图斯。

阿尔希恩娶了米扎尔为妻，他们的子女有：儿子珀尔修斯、利欧、卡佩拉、雷古勒斯与艾琳，以及女儿奥索尼亚。

- 珀尔修斯娶了亚历山德罗斯为妻。

- 利欧娶了康科迪娅为妻，其子女有：娶了西奥多罗斯为妻的德内布；嫁给了忒勒马科斯的埃格里娅；娶了帕耳忒诺佩为妻的卡利俄佩；嫁给了托尔的伊菲革涅亚；以及嫁给了波拉瑞斯的达勒斯。

- 卡佩拉娶了苏摩为妻，育有二子一女：儿子忒勒马科斯与阿奎拉；女儿帕耳忒诺佩嫁给了卡利俄佩。忒勒马科斯娶了埃格里娅为妻，二人育有一子贝斯。

- 奥索尼娅嫁给了罗摩。
- 雷古勒斯娶了马特马提库斯为妻，二人育有一女特雷福伊尔，她嫁给了阿奎拉。
- 艾琳嫁给了弗洛斯。

乌拉诺斯的女儿们之中，阿奎瑞斯嫁给了维耳戈，萨吉塔瑞斯嫁给了阿波罗。当时萨图恩的第二个大家族，其妻子是维纳斯。他们共有六个子女：

- 女儿赫斯珀里亚，嫁给了乌拉诺斯。
- 儿子墨丘利，娶了里拉为妻，育有二子一女：儿子苏利耶与阿波罗；女儿安德洛墨达嫁给了阿尔戈斯。
- 儿子卡吕普索，娶了阿维莱多为妻，育有一子一女：儿子瑞亚娶了扎马，生下二子西罗娜与拉克西斯；女儿是阿玛尔忒亚。
- 女儿克鲁克斯，嫁给了涅普顿，育有五个子女：儿子墨勒忒娶了厄拉托，生下二子赫柏与斯特拉；女儿托洛萨嫁给了品达；儿子维耳戈娶了阿奎瑞斯，其子欧佛洛绪涅娶了卡诺普斯为妻；女儿阿尔巴嫁给了阿尔泰；儿子勒奥帕杜斯娶了奥丽加为妻。
- 儿子塞勒涅，娶了贝阿特丽克斯为妻，育有六个子女：女儿厄拉托嫁给了墨勒忒；儿子阿尔德巴兰娶了俄里翁，其后代有：娶了达克提尔为妻的忒修斯；嫁给了卡普里科恩的阿尔科尔，其后代有：嫁给了阿尔克墨涅的许革亚，嫁给了阿匹斯的波奥忒斯，嫁给了查马龙的杰米尼，以及嫁给了达勒斯的波拉瑞斯；儿子福马尔豪特；嫁给了尼托克丽丝的阿尔克图卢斯；以及嫁给了欧佛洛绪涅的卡诺普斯。
- 儿子维斯塔，娶了米拉为妻，育有一子四女：儿子贝拉特里克斯娶了提费斯为妻，其子朱诺娶了米诺卡，普洛塞庇娜嫁给了科罗苏斯。其四女为：嫁给了阿尔德巴兰的俄里翁；嫁给了阿尔希恩的米扎尔；嫁给了得墨忒耳的阿喀琉斯，其后代有：嫁给了司各脱的艾尔莎，嫁给了俄菲乌科斯的阿勒忒娅，二人育有二子多拉多与福耳图娜，后者又分别娶了萨福与欧多克西亚为妻；儿子阿瑞斯与陶鲁斯；以及嫁给了刻图斯的普罗基恩；以及嫁给了西格纳斯的菲莱。

第三个家族是普赛克的家族，其妻子是利布拉。他们育有如下子女：

- 女儿里格尔，嫁给了贝特尔基斯，育有六个子女：
  - 阿尔泰，娶了阿尔巴为妻（其子阿拉娶了丕平）。
  - 赫克托，嫁给了阿尔比雷欧（其子珀伽索斯娶了塞克斯坦斯为妻，贝勒尼基娶了阿德罗娜为妻）。

- 奥丽加，嫁给了勒奥帕杜斯（其女弗洛斯嫁给了艾琳）。
- 维奥拉，娶了厄勒克特拉为妻（其女奥卢斯嫁给了诺尔玛，其子尼托克丽丝娶了阿尔克图卢斯为妻）。
- 西格纳斯，娶了菲莱为妻（其女米诺卡嫁给了朱诺）。
- 得墨忒耳，嫁给了阿喀琉斯。
- 米拉，嫁给了维斯塔。
- 儿子阿尔戈尔，娶了伊里斯为妻，育有五个子女：
  - 赫利俄斯，娶了洛米娅为妻（其女马特马提库斯嫁给了雷古勒斯）。
  - 德拉科，娶了菲尼克斯为妻（其子阿塔兰忒娶了赫尔米尼乌斯为妻）。
  - 阿尔戈斯，娶了安德洛墨达为妻（其女丕平嫁给了阿拉，达克提尔嫁给了忒修斯）。
  - 女儿丰斯，与儿子赞托斯。

玻瑞阿斯，也被注意到是当时的人物之一。

## 附录五 公元前约七万二千年，于戈壁海之滨

摩奴有孙辈：玛尔斯、瓦吉拉、尤利西斯、毗罗阇与阿波罗。

玛尔斯娶了墨丘利为妻，育有四子一女，儿子为：西里乌斯、阿喀琉斯、阿尔希恩、俄里翁；女儿为米扎尔。

- 西里乌斯娶了维加为妻，其子女米拉、里格尔、埃阿斯、贝拉特里克斯与普洛塞庇娜，皆于大屠杀中遇难。
- 阿喀琉斯娶了阿尔比雷欧为妻，育有一女赫克托。
- 阿尔希恩娶了利欧为妻，育有二子二女：儿子乌拉诺斯与涅普顿；女儿苏利耶与布里哈斯帕蒂。他们都从大屠杀中幸免于难。身为女子的苏利耶，嫁给了同样幸免于难的萨图恩，维瓦斯瓦塔摩奴、毗罗阇与玛尔斯便是他们的孩子；在下一代中，赫拉克勒斯是玛尔斯的儿子。
- 回到玛尔斯与墨丘利的子女，女儿米扎尔嫁给了毗罗阇之子赫拉克勒斯，二人育有三子二女：儿子卡普里科恩、阿尔科尔、菲代斯；女儿普赛克与品达。

科罗娜娶了德内布为妻，育有二子，其中之一是多拉多。阿德罗娜的儿子是波

吕克斯。刻图斯娶了克利俄为妻。

其他被看到的人物还有俄耳甫斯、乌尔坎与维纳斯——他们二人都幸免于难——以及社群的首领朱庇特。维加与利欧是姐妹，阿尔比雷欧与赫利俄斯也是姐妹，后者是一位极为美貌而娇媚的年轻女子。斯科皮奥，则出现在图兰人攻击者之中。

## 附录六 公元前约六万年，于香巴拉

玛尔斯，一位来自波塞冬尼斯的托尔特克王子，娶了摩奴之女朱庇特为妻。他们育有一子毗罗阇，毗罗阇又娶了萨图恩为妻，维瓦斯瓦塔摩奴便是由他们所生。

## 附录七 公元前约四万年，于桥之城及第二次根族之山谷

当时主要由两个家族提供了移民：科罗娜与西奥多罗斯，他们送去了二子赫拉克勒斯与品达；得墨忒耳与福马尔豪特，送去了儿子维加与奥罗拉，以及女儿西里乌斯与多拉多；他们余下的儿子米拉与女儿德拉科，则与他们一同留在了城里。当时城里的还有卡斯托与瑞亚；娶了阿玛尔忒亚为妻的拉克西斯，其子为维莱达；以及与阿玛尔忒亚私奔的卡吕普索；外国人克鲁克斯，与福西亚，则作为访客前来。

赫拉克勒斯娶了西里乌斯为妻，他们的子女有：阿尔希恩、米扎尔、俄里翁、阿喀琉斯、乌拉诺斯、阿尔德巴兰、湿婆、塞勒涅、涅普顿、卡普里科恩，以及其他一些未被辨认出之人。

- 阿尔希恩娶了珀尔修斯为妻，乌尔坎、贝拉特里克斯、里格尔、阿尔戈尔与阿尔克图卢斯是他们的孩子。
- 米扎尔娶了德内布为妻，他们的孩子是温塞斯拉斯、俄菲乌科斯与西格纳斯，以及许多未被辨认出之人。
- 俄里翁娶了厄洛斯为妻，其家族中有萨吉塔瑞斯、忒修斯与穆。
- 阿喀琉斯娶了利欧为妻，其子女有尤利西斯、维斯塔、普赛克与卡西奥佩娅。
- 乌拉诺斯娶了安德洛墨达为妻，玛尔斯与维纳斯为他们所生。
- 阿尔德巴兰娶了珀伽索斯为妻，卡佩拉与朱诺是他们的子女。

- 塞勒涅娶了阿尔比雷欧为妻，墨丘利降生于其家族；她后来嫁给了玛尔斯，二人育有一子维瓦斯瓦塔摩奴。
- 卡普里科恩嫁给了她的堂兄波拉瑞斯，他们的孩子是瓦吉拉、阿德罗娜、波吕克斯与狄安娜。

品达娶了贝阿特丽克斯为妻，他们的孩子是杰米尼、阿尔科尔与波拉瑞斯。杰米尼嫁给了一个外国人阿匹斯，斯皮卡与菲代斯是他们生下的一对双胞胎。

西里乌斯的子女已于上文列出；他的兄弟维加娶了赫利俄斯为妻，他们的孩子有利欧、普洛塞庇娜、卡诺普斯、阿奎瑞斯与埃阿斯。奥罗拉嫁给了赫克托，他们的孩子之一是阿尔比雷欧。多拉多有一女阿勒忒娅，她嫁给了阿尔戈斯。

## 附录八 公元前约三万二千年， 于桥之城及第三次根族之山谷

摩奴娶了墨丘利为妻，育有小儿子西里乌斯。西里乌斯娶了米扎尔为妻，其子女有：阿尔希恩、俄里翁、维纳斯、尤利西斯、阿尔比雷欧与萨图恩；之后他们便去了山谷。

- 阿尔希恩娶了阿喀琉斯为妻，后者是维斯塔与阿尔德巴兰的女儿，并有一个兄弟名叫利布拉。
- 俄里翁娶了阿卡德人赫拉克勒斯为妻，二人育有六子：长子卡佩拉，是一位优秀的骑手；菲代斯，是一位出色的跑者，身材苗条轻盈；多拉多，骑术尚佳，且精于游戏，喜爱一种类似套环的游戏；第三、第五与第六子，则分别是厄勒克特拉、卡诺普斯与阿尔科尔。其女儿则有：杰米尼，她如同八千年前故事的奇特重演一般，嫁给了一位远道而来的阿拉伯人阿匹斯；福耳图娜；德拉科；许革亚，一个很胖的女孩，婴儿卡普里科恩正使劲地抱着她；还有一个性情热烈的孩子波拉瑞斯，当时正趴在她背上大声尖叫，因为一只动物叼走了她的玩具。
- 阿尔比雷欧嫁给了赫克托，珀伽索斯、利欧与贝勒尼基是其家人。

帕拉斯与赫利俄斯也在山谷之中，如正文所述。

## 附录九 公元前约三万年，于迁徙途中

- 领袖：维瓦斯瓦塔摩奴。
- 其麾下将领有：玛尔斯（其妻为涅普顿）、其弟科罗娜（其妻为奥西里

斯)、乌尔坎(其妻为维纳斯)、西奥多罗斯(其妻为阿尔德巴兰)、以及瓦吉拉。

- 其卫队成员有：尤利西斯、赫拉克勒斯、西里乌斯、阿尔科尔、利欧、阿尔希恩、波拉瑞斯。

家族关系：

- 墨丘利娶了罗摩为妻，瓦吉拉娶了乌拉诺斯为妻。
- 尤利西斯娶了斯皮卡为妻。
- 赫拉克勒斯，玛尔斯之子，娶了普赛克为妻，育有四子一女：儿子卡佩拉、德尔芬、卢泰西亚与卡诺普斯；女儿达佛涅。
- 西里乌斯娶了阿喀琉斯为妻，奥罗拉娶了多拉多为妻。
- 卡佩拉娶了贝拉特里克斯为妻。
- 利欧娶了勒托为妻。
- 阿尔希恩娶了菲代斯为妻，其子女有西格纳斯、米拉、珀尔修斯、普洛塞庇娜、得墨忒耳。
- 波拉瑞斯娶了密涅瓦为妻。
- 维加娶了赫利俄斯为妻。卡斯托娶了阿瑞斯为妻，育有一子拉克西斯，后者又娶了瑞亚为妻。
- 卡吕普索娶了阿玛尔忒亚为妻，托洛萨是他们的子女之一。
- 维莱达的子女中有昔兰尼与西罗娜。
- 马卡布是一名士兵，娶了克利俄为妻。

其他被看到的人物还有：维斯塔、米扎尔、阿尔比雷欧、俄里翁、埃阿斯、赫克托、克鲁克斯与塞勒涅。特拉佩齐姆则是一位叛乱首领。

## 附录十 公元前一万八千八百七十五年， 第一次雅利安人向印度的移民

玛尔斯娶了墨丘利为妻，育有三子二女：儿子乌拉诺斯、赫拉克勒斯与阿尔希恩；女儿布里哈斯帕蒂与得墨忒耳。

- 布里哈斯帕蒂先嫁给了乌尔坎，在其死后，又嫁给了毗罗阇之子科罗娜，育有一子五女：儿子特雷福伊尔娶了阿尔克图卢斯为妻；女儿菲代斯嫁给了贝特尔基斯，托尔嫁给了伊菲革涅亚，罗摩嫁给了珀尔修斯，代达罗斯嫁给了艾

尔莎，雷克托嫁给了福马尔豪特。

当时，萨图恩是南印度的国王，其子为克鲁克斯；苏利耶是大祭司，奥西里斯是副大祭司。

玛尔斯的后代：

- 儿子赫拉克勒斯娶了卡佩拉为妻，育有三子二女：儿子卡西奥佩娅、阿尔泰与勒托；女儿阿尔戈斯与肯陶洛斯。
  - 卡西奥佩娅嫁给了卡普里科恩，育有三子一女：儿子刻图斯、斯皮卡与阿德罗娜；女儿西罗娜。斯皮卡娶了库多斯为妻，阿尔泰娶了波拉瑞斯为妻并育有一子托洛萨，勒托娶了杰米尼为妻。
  - 阿尔戈斯先嫁给了安德洛墨达，其子阿尔科尔娶了涅普顿与赫克托之女米扎尔为妻，后者的儿子还有湿婆与俄耳甫斯（狄俄墨得斯嫁给了俄耳甫斯），雷古勒斯与艾琳是阿尔科尔与米扎尔的女儿。阿尔戈斯后又嫁给了第二个丈夫马特马提库斯，育有三女：狄俄墨得斯、嫁给了贝阿图斯的朱迪克斯、以及库多斯。
  - 肯陶洛斯娶了康科迪娅为妻。
- 儿子阿尔希恩娶了忒修斯为妻（忒修斯是格劳科斯与忒勒马科斯之女，后者有一个妹妹苏摩），育有四子三女：
  - 儿子们：安德洛墨达（如前述嫁给了阿尔戈斯，早逝）、贝特尔基斯（娶了菲代斯为妻，其子为弗洛斯与娶了朱迪克斯为妻的贝阿图斯）、福马尔豪特（娶了雷克托为妻）、珀尔修斯（娶了罗摩为妻）。
  - 女儿们：德拉科（嫁给了狄安娜）、涅普顿（嫁给了赫克托）、阿尔克图卢斯（嫁给了特雷福伊尔）。
- 女儿得墨忒耳嫁给了温塞斯拉斯，其子艾尔莎、伊菲革涅亚与狄安娜，分别嫁给了代达罗斯、托尔与德拉科。

其他人物：

- 阿拉斯托当时在中亚。
- 蒙古人陶鲁斯，其妻为普罗基恩，其女西格纳斯嫁给了阿瑞斯。

## 附录十一 公元前一万七千四百五十五年，一次雅利安人向印度的移民

朱庇特的家族：朱庇特娶了萨图恩为妻，育有一子玛尔斯，其妹为墨丘利。玛尔斯娶了涅普顿为妻，育有三子三女：儿子赫拉克勒斯、湿婆与米扎尔；女儿奥西里斯、品达与安德洛墨达。

- 赫拉克勒斯娶了刻图斯为妻，育有二子三女：儿子杰米尼与阿尔科尔；女儿波拉瑞斯（嫁给了狄安娜）、卡普里科恩（嫁给了格劳科斯）与阿德罗娜。
- 湿婆娶了普洛塞庇娜为妻。米扎尔娶了罗摩为妻，育有二子二女：儿子狄安娜与代达罗斯；女儿狄俄墨得斯与库多斯。
- 奥西里斯嫁给了珀尔修斯。

乌尔坎的家族：乌尔坎娶了科罗娜为妻，其三女罗摩、雷克托与托尔，分别嫁给了米扎尔、特雷福伊尔与勒托。

普赛克的家族：玛尔斯的朋友普赛克，娶了阿尔克图卢斯为妻，育有四子三女：儿子阿尔希恩、阿尔比雷欧、勒托与埃阿斯；女儿贝阿特丽克斯、普罗基恩与西格纳斯。

- 阿尔希恩娶了里格尔为妻，育有三子三女：儿子卡西奥佩娅（嫁给了狄俄墨得斯）、克鲁克斯（娶了库多斯为妻）与温塞斯拉斯（娶了雷古勒斯为妻）；女儿陶鲁斯（嫁给了康科迪娅）、艾琳（嫁给了弗洛斯）与忒修斯（嫁给了代达罗斯）。
- 阿尔比雷欧嫁给了赫克托，育有一女贝阿图斯，后者嫁给了伊菲革涅亚。
- 勒托娶了托尔为妻，育有一子弗洛斯。
- 埃阿斯娶了艾尔莎为妻。贝阿特丽克斯嫁给了马特马提库斯。西格纳斯嫁给了福马尔豪特。

卡佩拉的家族：玛尔斯的另一位朋友卡佩拉，娶了朱迪克斯为妻，育有二子三女：儿子珀尔修斯（娶了奥西里斯为妻）与福马尔豪特（娶了西格纳斯为妻）；女儿赫克托、得墨忒耳（嫁给了阿瑞斯）与艾尔莎（嫁给了埃阿斯）。

瓦吉拉的家族：瓦吉拉娶了俄耳甫斯为妻，育有二子三女：儿子德拉科与阿尔泰；女儿布里哈斯帕蒂、乌拉诺斯与普洛塞庇娜。

- 德拉科娶了阿尔戈斯为妻，育有一子康科迪娅，后者娶了陶鲁斯为妻。
- 阿尔泰娶了肯陶洛斯为妻，其女雷古勒斯嫁给了温塞斯拉斯。

贝特尔基斯的家族：贝特尔基斯娶了卡诺普斯为妻，育有二子一女：儿子斯皮

卡与奥林匹亚；女儿里格尔。斯皮卡娶了忒勒马科斯为妻，育有二子格劳科斯与伊菲革涅亚（其婚姻已于上文提及）。

卡斯托的家族：卡斯托娶了波吕克斯为妻，育有二子三女：儿子阿瑞斯与阿拉斯托；女儿密涅瓦、西罗娜与波摩纳。

## 附录十二 公元前一万五千九百五十年，一次雅利安人向印度的移民

苏利耶是玛尔斯与墨丘利之父。

玛尔斯娶了布里哈斯帕蒂为妻，育有三子三女：儿子朱庇特、湿婆与毗罗阇；女儿奥西里斯、乌拉诺斯与尤利西斯。

- 朱庇特娶了赫拉克勒斯为妻，育有三子三女：儿子贝阿特丽克斯（嫁给了品达）、阿勒忒娅（嫁给了陶鲁斯）与贝特尔基斯；女儿卡诺普斯（嫁给了福马尔蒙特）、波吕克斯（嫁给了墨尔波墨涅）与赫克托（嫁给了涅普顿）。

- 乌拉诺斯娶了利欧为妻。

- 尤利西斯娶了瓦吉拉为妻；后者育有三子三女：儿子克利俄（娶了康科迪娅为妻）、墨尔波墨涅与阿拉斯托（娶了杰米尼为妻）；女儿艾琳（嫁给了阿德罗娜）、西罗娜（嫁给了斯皮卡）与贝阿图斯（嫁给了苏摩）。

墨丘利的家族：墨丘利娶了萨图恩为妻，育有四子三女，儿子为：塞勒涅、利欧、瓦吉拉与卡斯托；女儿为：赫拉克勒斯、阿尔希恩与米扎尔。

- 儿子塞勒涅，娶了奥罗拉为妻，育有三子三女：儿子温塞斯拉斯（娶了克鲁克斯为妻）、忒修斯（娶了利格努斯为妻）与波拉瑞斯（娶了普洛塞庇娜为妻）；女儿陶鲁斯（嫁给了阿勒忒娅）、阿尔克图卢斯（嫁给了珀尔修斯）与阿尔戈斯（嫁给了德拉科）。

- 儿子利欧，娶了乌拉诺斯为妻，育有三子三女：儿子勒托（娶了得墨忒耳为妻）、德拉科与福马尔蒙特（二者婚配如上文所述）；女儿肯陶洛斯（嫁给了阿尔泰）、普洛塞庇娜与康科迪娅（嫁给了克利俄）。

- 儿子卡斯托，娶了伊菲革涅亚为妻。

- 女儿阿尔希恩，嫁给了阿尔比雷欧，育有四子三女：儿子涅普顿（娶了赫克托为妻）、普赛克（娶了克拉里昂为妻）、珀尔修斯（娶了阿尔克图卢斯为妻）、埃阿斯与卡佩拉；女儿里格尔（嫁给了森图里奥）、得墨忒耳（嫁给了勒托）与阿尔戈尔（嫁给了普里阿摩斯）。

- 女儿米扎尔，嫁给了格劳科斯，育有二子苏摩与弗洛斯，其女狄俄墨得斯

与忒勒马科斯，则分别嫁给了特雷福伊尔与贝特尔基斯。

乌尔坎的家族：乌尔坎娶了刻图斯为妻，育有一子三女：儿子普罗基恩；女儿奥林匹亚、密涅瓦与波摩纳。

阿尔科尔的家族：阿尔科尔娶了卡普里科恩为妻，育有四子四女：儿子阿尔泰、阿德罗娜、斯皮卡与特雷福伊尔；女儿品达、卡佩拉、克鲁克斯与杰米尼。

科罗娜的家族：科罗娜娶了俄耳甫斯为妻，育有三子三女：儿子罗摩（娶了维纳斯为妻）、卡西奥佩娅（娶了雷克托为妻）与阿瑞斯；女儿安德洛墨达嫁给了代达罗斯，艾尔莎嫁给了马特马提库斯，帕拉斯嫁给了狄安娜。

托尔的家族：托尔娶了库多斯为妻；其子为马特马提库斯、狄安娜与代达罗斯——他们娶了前文科罗娜的三个女儿为妻——以及朱迪克斯；其女为雷克托。

在人类进化的一极，于此次移民之时，矗立着四位库玛拉、摩奴与大上师；而在遥远的另一极，则是斯科皮奥，大祭司雅-乌利。

## 附录十三 公元前一万二千八百年，于北印度

玛尔斯与墨丘利是兄弟。

玛尔斯的家族：玛尔斯娶了萨图恩为妻，育有二子二女：儿子瓦吉拉与毗罗阇；女儿乌尔坎与赫拉克勒斯。

- 瓦吉拉的后代：瓦吉拉娶了普洛塞庇娜为妻，育有三子三女：
  - 儿子尤利西斯，娶了菲莱为妻，育有三子三女：儿子西格纳斯（娶了狄安娜为妻）、卡利俄佩（娶了帕耳忒诺佩为妻）、派西斯与埃阿斯；女儿贝拉特里克斯（嫁给了托尔）、阿奎瑞斯（嫁给了克拉里昂）与丕平（嫁给了利格努斯）。
  - 儿子菲代斯，娶了伊菲革涅亚为妻，育有四子四女：儿子阿奎拉（娶了萨福为妻）、库多斯、康科迪娅、贝阿图斯与吉梅尔；女儿赫尔米尼乌斯（嫁给了尼科西亚）、塞克斯坦斯（嫁给了维耳戈）、萨吉塔瑞斯（嫁给了克利俄）与帕耳忒诺佩（嫁给了卡利俄佩）。
  - 儿子塞勒涅，娶了阿喀琉斯为妻，育有二子五女：儿子阿尔德巴兰（娶了厄勒克特拉为妻）与赫利俄斯（娶了洛米娅为妻）；女儿维加（嫁给了利欧）、里格尔（嫁给了勒托）、阿尔刻提斯（嫁给了奥罗拉）、科罗苏斯（嫁给了阿瑞斯）与厄洛斯（嫁给了朱诺）。

- 女儿贝阿特丽克斯，嫁给了阿尔比雷欧，育有二子二女：儿子贝勒尼基（娶了卡诺普斯为妻）与德内布；女儿品达与里拉，分别嫁给了卡佩拉与欧佛洛绪涅。
- 女儿赫克托，嫁给了温塞斯拉斯，育有四子二女：儿子利欧、勒托、诺尔玛（嫁给了墨勒忒）与尼科西亚（嫁给了赫尔米尼乌斯）；女儿埃阿斯（嫁给了派西斯）与克鲁克斯（嫁给了得墨忒耳）。
- 女儿赫斯提亚，嫁给了忒勒马科斯，育有二子四女：儿子托尔、狄俄墨得斯（嫁给了克里索斯）；女儿萨福、特雷福伊尔、米诺卡（嫁给了洛贝利亚）与马格努斯（嫁给了卡吕普索）。
- 毗罗阁娶了奥西里斯为妻。
- 乌尔坎嫁给了乌拉诺斯。
- 赫拉克勒斯的后代：赫拉克勒斯嫁给了波拉瑞斯，育有三子一女：
  - 儿子维奥拉，娶了埃格里娅为妻，育有四子二女：儿子贝特尔基斯（娶了伊里斯为妻）、尼托克丽丝（娶了布伦希尔达为妻）、陶鲁斯（娶了提费斯为妻）与珀尔修斯（娶了丰斯为妻）；女儿洛米娅（嫁给了赫利俄斯）与利布拉（嫁给了玻瑞阿斯）。
  - 儿子多拉多，娶了达克堤尔为妻，育有三子二女：儿子森图里奥（娶了西奥多罗斯为妻）、珀伽索斯（娶了普里阿摩斯为妻）与司各脱（娶了奥索尼亚为妻）；女儿阿尔克图卢斯（嫁给了雷克托）与布伦希尔达（嫁给了尼托克丽丝）。
  - 儿子奥林匹亚，娶了米拉为妻，育有四子一女：儿子克拉里昂（娶了阿奎瑞斯为妻）、波吕克斯、坎瑟、普罗基恩、阿维莱多与卡普里科恩、扎马；女儿阿尔科尔嫁给了肯陶洛斯。
  - 女儿菲尼克斯，嫁给了阿塔兰忒，育有三子三女：儿子杰米尼、利格努斯与维耳戈，他们分别娶了阿德罗娜、丕平与塞克斯坦斯为妻；女儿达勒斯（嫁给了雷古勒斯）、德尔芬（嫁给了福尔马托）与达佛涅（嫁给了阿匹斯）。

玛尔的后裔至此结束。

墨丘利的家族：玛尔斯的兄弟墨丘利，娶了维纳斯为妻，育有二子三女：儿子涅普顿与乌拉诺斯；女儿奥西里斯、普洛塞庇娜与托洛萨。

- 儿子乌拉诺斯娶了乌尔坎为妻，育有二子二女：儿子罗摩与阿尔比雷欧，二人分别娶了格劳科斯与贝阿特丽克斯为妻；女儿布里哈斯帕蒂与雅典娜，二

人嫁给了阿波罗与朱庇特。

- 罗摩与格劳科斯育有二子朱诺与阿拉，二人分别娶了厄洛斯与俄菲乌科斯为妻；其四女为：嫁给了贝勒尼基的卡诺普斯，嫁给了西格纳斯的狄安娜，嫁给了狄俄墨得斯的克里索斯，以及嫁给了艾琳的朱迪克斯。
- 阿尔比雷欧嫁入了瓦吉拉的家族，其子女已于上文提及。
- 布里哈斯帕蒂与阿波罗育有三子一女：儿子卡佩拉（娶了品达为妻）、科罗娜与湿婆；女儿普罗透斯嫁给了雷克斯。
- 奥西里斯嫁给了毗罗阇，育有二子朱庇特与阿波罗，后者娶了布里哈斯帕蒂为妻；其女帕拉斯嫁给了卡斯托，二人育有五子：克利俄（嫁给了萨吉塔瑞斯）、马卡布（嫁给了刻图斯）、阿瑞斯（嫁给了科罗苏斯）、阿格莱亚（嫁给了波摩纳）与西罗娜（娶了奎伊斯为妻）。

墨丘利的后裔至此结束。

阿尔戈尔的家族：阿尔戈尔娶了忒修斯为妻，育有一子阿尔希恩；后者娶了俄耳甫斯之女、普赛克之妹米扎尔为妻。

- 阿尔希恩与米扎尔育有五子三女：
  - 儿子：福马尔豪特（娶了亚历山德罗斯为妻）、阿尔泰（娶了阿尔巴为妻）、温塞斯拉斯（娶了赫克托为妻）、忒勒马科斯（娶了赫斯提亚为妻）、苏摩（娶了弗洛斯为妻）。
  - 女儿：伊菲革涅亚（嫁给了菲代斯）、格劳科斯（嫁给了罗摩）、菲莱（嫁给了尤利西斯）。
- 福马尔豪特与亚历山德罗斯育有三子三女：
  - 儿子：雷克斯（娶了普罗透斯为妻）、雷克托（娶了阿尔克图卢斯为妻）、勒奥帕杜斯。
  - 女儿：墨勒忒（嫁给了诺尔玛）、奥索尼亚（嫁给了司各脱）、康科迪娅（嫁给了库多斯）。

阿尔泰的家族：阿尔泰与阿尔巴育有三子三女：儿子阿匹斯（娶了达佛涅为妻）、肯陶洛斯（娶了阿尔科尔为妻）与芙洛拉；女儿查马龙、吉梅尔（嫁给了贝阿图斯）与普里阿摩斯（嫁给了珀伽索斯）。温塞斯拉斯、忒勒马科斯、伊菲革涅亚与菲莱的子女，已于玛尔的后裔中给出；而格劳科斯的子女，则已于墨丘利的后裔中给出。苏摩与弗洛斯育有四子二女：儿子阿拉斯托（娶了墨尔波墨涅为妻）、玻瑞阿斯（娶了利布拉为妻）、雷古勒斯（娶了达勒斯为妻）、艾琳（嫁给了朱迪克斯）；女儿福西亚与代达罗斯，则嫁给了泽费罗斯与勒奥帕杜

斯。

阿勒忒娅的家族：阿勒忒娅娶了斯佩斯为妻，育有二子四女：儿子莫娜与福耳图娜；女儿阿喀琉斯、奥卢斯、弗洛斯与阿尔巴。

- 莫娜娶了安德洛墨达为妻，其子为：洛贝利亚（娶了米诺卡为妻）与泽费罗斯（娶了福西亚为妻）；其女为：阿德罗娜（嫁给了杰米尼）、刻图斯（嫁给了马卡布）、墨尔波墨涅（嫁给了阿拉斯托）与阿维莱多（嫁给了普罗基恩）。
- 福耳图娜娶了奥丽加为妻，其二子赫柏与斯特拉，分别娶了特雷福伊尔与查马龙为妻；其女为：伊里斯、提费斯、嫁给了芙洛拉的欧多克西亚、以及嫁给了阿格莱亚的波摩纳。
- 奥卢斯娶了阿尔戈斯为妻，育有三子二女：儿子卡吕普索（娶了马格努斯为妻）、福尔马托（娶了德尔芬为妻）与密涅瓦；女儿厄勒克特拉与俄菲乌科斯，则嫁给了阿尔德巴兰与阿拉。

普赛克的家族：普赛克，米扎尔之兄，娶了马特马提库斯为妻，育有三女：埃格里娅、艾尔莎（嫁给了贝斯）与米拉。

- 艾尔莎与贝斯育有三子二女：儿子奥罗拉、得墨忒耳与欧佛洛绪涅，分别娶了阿尔刻提斯、克鲁克斯与里拉为妻；女儿西奥多罗斯（嫁给了森图里奥）与丰斯（嫁给了珀尔修斯）。

德拉科的家族：德拉科娶了卡西奥佩娅为妻，育有四子四女：儿子阿尔戈斯、贝斯、阿塔兰忒与卡斯托（娶了帕拉斯为妻）；女儿安德洛墨达、达克提尔、亚历山德罗斯与奥丽加。

维斯塔当时也在场。

## 附录十四 埃及的雅利安化

在本书正文之中，我们曾三次提及（分别在第 250、293、341 页），摩奴曾为着“雅利安化”埃及贵族这一明确目的，而从南印度派出过一支远征队。在本书付印期间，我们又作了一些进一步的考察，发现能为该主题带来一些额外的启示，并在某种程度上，能将其与公认的埃及史联系起来。由于本书的前半部分早已排版付印，我们所能做的，便是在此附上一篇文章，以阐明这些后来的发现。

关于我们在第 341 页的评论，即“曼涅托的历史显然便是关于这个雅利安王朝的”，我们如今看到，他——相当合理地——是从摩奴治下埃及的重新统一开始记述的；而我们的研究为这次统一所定的日期（尽管尚未能完美精确地验证），也正落在公元前 5,510 年的前后数年之内，那也是当今在世最杰出的埃及

古物学家为第一王朝之开端所选定的最晚近日期。新的埃及古物学理论，如今则将法老乌那斯的年代，定得比我们早约两百年。

我们的其他一些人物，除了玛尔斯所带走的少数人之外，也可在公元前 13,500 年的埃及被找到；待到《阿尔希恩的生平》一书出版之时，所有人的完整列表都将被给出。

在阿尔希恩的第六世之中，我们追溯了第一次伟大的雅利安人迁徙，即从当时的中亚海沿岸，前往印度半岛南部。雅利安人在那里建立起的宗教王国，随着数个世纪的流逝，正如我们前文所述，被摩奴用作了一个次级的迁徙中心。

同样地，那支注定要实现埃及“雅利安化”的远征队，也是从南印度派出的，其执行方式、以及参与其中的许多真我，都与五千年前那次我们刚刚提及的、从中亚而来的迁徙，大同小异。

大约在公元前一万三千五百年（就在阿尔希恩的第十三世与俄里翁的第十二世之后不久，当时我们的许多人物，都已降生于栖居在波塞冬尼斯岛南部的特拉瓦特利种族之中），毗罗阇是伟大的印度帝国的统治者。他娶了布里哈斯帕蒂为妻，玛尔斯便是他们的儿子之一。摩奴以星光体向这位皇帝显现，并指示他派遣玛尔斯经由锡兰，渡海前往埃及。毗罗阇遵从了旨意，玛尔斯便开始了他的长途旅行，并（根据所收到的指示）带走了一队年轻男女，其中有十二位是可辨认的：男士中有埃阿斯、贝特尔基斯、德内布、利欧、珀尔修斯与西奥多罗斯；女士中则有阿尔克图卢斯、卡诺普斯、奥林匹亚、乌尔坎、帕拉斯与奥西里斯。

当他们抵达当时正由托尔特克人统治的埃及之时，他们受到了当时的法老朱庇特的迎接。他只有一个孩子——女儿萨图恩——其妻已在分娩时去世。大祭司苏利耶，曾在大上师的神视中得到指示，要以荣誉接待这些陌生人，并建议朱庇特将女儿嫁给玛尔斯为妻，而他也照办了；在一段相对较短的时间里，所有新来者便都与当地的贵族安排了婚事。

尽管这次雅利安血统的输入规模甚小，但在数代之内，它便已浸染了整个埃及贵族阶层。因为，既然法老已对这些异族通婚盖上了其庄严的御印，所有的贵族家庭便都热切地争夺着与这些新来者的子女联姻的荣耀。这两个种族的融合，产生了一种崭新而独特的类型，它有着高贵的雅利安人特征，却又带着托尔特克人的肤色——这便是我们从埃及古迹中所熟知的那种类型。雅利安血统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即便在历经数个世纪的稀释之后，它依然显示出其明确无误的痕迹；而自此以后，一次在埃及主要阶层中的转世，便被算作是第五个根族的第一次根族中的一次诞生。

随着数个世纪的流逝，许多变化发生了，而由雅利安人之复兴所带来的那股动力，也逐渐消亡。该国从未堕落至像与之并行的波塞冬尼斯文明那般低下的水

平，这主要是因为，某个宗族保留了雅利安的传统，其成员宣称，自己是唯一直接传承自玛尔斯与萨图恩王室血脉的后裔。在“雅利安化”之后的一千多年里，这个宗族一直统治着该国，法老也总是其首领。但后来有一个时期，在位的君主出于政治原因，娶了一位异邦的公主为妻，后者逐渐地对其施加了巨大的影响，以至于能使他背离其先祖的传统，并建立起为整个宗族所不容的新崇拜形式。厌倦了雅利安人之严苛的国民，追随着其君主，陷入了放纵与奢华；该宗族则严厉地表示反对，并团结起来，自此以后，其成员便显著地与主流社会保持距离——他们并不拒绝在军队或国家部门中任职，但只在内部通婚，并极为重视维系古老的习俗、以及他们所谓的宗教与种族的纯洁性。

在将近四千年过去之后，我们发现，当时的埃及帝国，其宗教、乃至其语言，都同样地堕落与腐朽。只有在那个保守的宗族之中，我们才能找到一丝早期埃及的苍白倒影。大约在这个时期，在该宗族的祭司之中，出现了一些先知，他们在埃及重申着当时也正在波塞冬尼斯被传达的讯息——一个警告，即由于这些强大而悠久的文明之邪恶，它们注定要被毁灭，而少数正义之士，理应迅速逃离那即将来临的怒火。正如相当一部分的山地白人种族离开了波塞冬尼斯，这个宗族的成员们，也全体抖落了脚上的埃及尘土，乘船跨越红海，在阿拉伯的山脉中找到了避难之所。

如我们所知，在适当的时候，预言应验了。公元前 9,564 年，波塞冬尼斯岛沉入了亚特兰蒂斯洋之下。这场大灾变对世界其余部分的影响，是极为严重的，而对埃及这片土地而言，则尤其具有毁灭性。在此之前，埃及曾有过广阔的西部海岸线，而尽管撒哈拉海很浅，却也足以容纳那些由相对较小的船只所组成的、往来于亚特兰蒂斯与阿尔及利亚诸岛的庞大舰队。在这场大灾难之中，撒哈拉海的海床隆起，一股巨大的海啸席卷了埃及，几乎其全部的人口都被摧毁。而即便在一切都平息下来之后，这个国度也已成了一片荒野，其西部边界，不再是一片美丽而宁静的海洋，而是一片巨大的盐沼，随着数个世纪的流逝，它最终干涸成了一片不宜居住的沙漠。在埃及所有的荣耀之中，唯余金字塔，在孤独的荒凉中高耸矗立——而这份荒凉，也持续了一千五百年，直到那个自我流放的宗族，已成长为一个伟大的民族，并从其山中避难所归来。

但在此之前很久，一些半开化的部落已冒险进入这片土地，在那条曾承载过一个强大文明之商船队的、并将再度见证那些古老荣耀之复兴、再度映照奥西里斯与阿蒙-拉之庄严神殿的大河两岸，进行着他们原始的战斗。弗林德斯·皮特里教授（Professor Flinders Petrie）描述了其中五个更早的种族，他们曾侵占该国的不同地区，并彼此间漫无目的地交战：

1. 一个利比亚-亚摩利类型的鹰钩鼻种族，它曾占领该国大部分地区，并比任何其他种族都更长久地守住了自己的地盘，维持了长达数个世纪的、相当水平的文明。

2. 一个有着卷发与辫须的赫梯种族。
3. 一个有着尖鼻与长辫的民族——山民，身着厚长的衣袍。
4. 一个有着短而上翘之鼻的民族，他们曾一度在该国中部地区立足。
5. 上述种族的另一个变体，鼻子更长，胡须突出，他们主要占据了地中海附近的沼泽地带。

所有这些，都可通过灵视来观察，但他们已相互融合得如此之深，以至于常常难以区分；而除了这些种族之外，还有一个或许比他们中任何一个都更早来到此地的、来自非洲内陆的野蛮黑人种族，它几乎没有留下任何其经过的记录。

我们的宗族，便进入了这场种族混杂的乱局之中。他们由祭司率领，从其阿拉伯的山丘，跨海而来，并逐渐地在上埃及站稳了脚跟，在阿拜多斯建立了首都，并缓缓地占有了越来越多周边的土地，直到凭借其优越文明的分量，而被公认为主导的力量。在其早期的数个世纪里，其政策与其说是征战，不如说是融合——即从这片混乱的民族之中，建立起一个能烙印上其世袭特征的种族。

自他们抵达已过了一千年，那时，在阿尔希恩的第二十一世中，我们发现玛尔斯正统治着一个已然高度组织化的帝国；但又过了一千四百年之后，摩奴本人（祂的名字如今已被讹传为“美尼斯”）才将整个埃及统一于一个政权之下，并同时建立了第一个王朝及其伟大的城市孟菲斯——由此，亲自开启了那始于公元前一万三千五百年、由祂所指示之工作的又一个新阶段。

在一群不赞同雅利安人移民、并策划阴谋反对的埃及政治家之中，我们注意到了克利俄与马卡布。克利俄的妻子阿德罗娜，与马卡布的妻子阿维莱多，也牵涉于其阴谋之中。他们四人最终都被流放，阿德罗娜的妹妹坎瑟，也同样如此。

## 證道學學會的使命

通過培養不斷深化的理解和實現永恒智慧，精神自我轉化和所有生命一體性來服務人類。

## 證道學學會的三個宗旨

- 一、 打破種族、信仰、性別、種姓或膚色界限，形成一個凝聚人類為一家的核心。
- 二、 鼓勵對各種宗教、哲學和科學的比較性學習。
- 三、 探索自然的秘密及人類的潛能。

中文網站——<https://chinesetheosophy.net/>

英文資料網站——<https://www.theosophy.worl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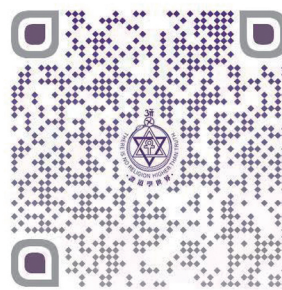
如果決定入會，請登錄新加坡證道學學會的中文網站，直接在“聯繫我們”一欄裏網上填表申請。

如有任何關於證道學，證道學學會和入會的問題，請微信至**SLTS1875**或電郵至**admin@chinesetheosophy.ne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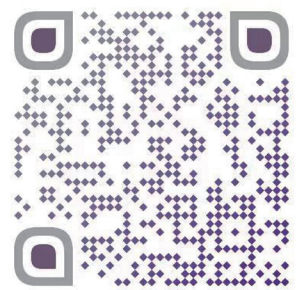
### 新加坡證道學學會

The Singapore Lodge Theosophical Society



證道學世界公眾號

公眾號ID—zheng dao xue shi jie



證道學學會中文網站

<https://chinesetheosophy.net/>

非賣品